当代外国文学

瘦子麦麦德

第一卷

雅萨尔·凯马尔著



瘦子麦麦德

第一卷

〔土〕雅萨尔·凯马尔著

李 贤 德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前　言

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是当代土耳其优秀作家雅萨尔·凯马尔的代表作，是土耳其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雅萨尔·凯马尔，原名凯马尔·戈克切利，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土耳其南安纳托利亚的塞汉省一农村。在那里，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中途停学。为了谋生，凯马尔的足迹遍及整个安纳托利亚半岛。他曾在地主的大庄园当过长工，还当过代课教师、记者等多种职业，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为他成为作家准备了条件。

一九四三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哀歌集》出版以后，在一些知名的进步作家的帮助下，开始与一些进步报刊发生联系，并为伊斯坦布尔的许多报刊杂志撰写文艺小品、短篇小说和报道。一九四六年凯马尔应征入伍，退役后，继续从事写作。一九五二年他的第一本描写家乡丘库尔奥瓦平原农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酷热》问世。一九五五年凯马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盒》出版。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写的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帮助安纳托利亚农民提高生活水平，从而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的故事。这部小说使凯马尔在土耳其文学界获得了声誉。同年，发表了小说《白头巾》，并拍成电影，在

土耳其影坛和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描写了土耳其贫苦农民反对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英勇斗争。作品的思想鲜明，刺痛了当时的曼德勒斯① 独裁政权，他们竟借口这部作品是号召农民造反，长期不准影片上映，并且把作者及编导定为“不可靠分子”。

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第一卷也是在这一年问世的，全书共分三卷，现已完成两卷。这是凯马尔最成功的作品。据土耳其报载，在土耳其的农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傍晚，一个识字的人高声朗读《瘦子麦麦德》，在一旁听着的农民们热烈地议论着这本书，还常把书中的事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

凯马尔是非常多产的作家。在这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写作《瘦子麦麦德》外，还写了《铁地铜天》、《长生草》、《海魂衫》等作品。其中《海魂衫》被誉为一九七八年土耳其两部最佳小说当中的一部。

雅萨尔·凯马尔的作品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多次获奖，较著名的有：世界戏剧会演第一奖、法国最佳小说奖和法国一九七八年度最佳外国作品奖等。

* * *

《瘦子麦麦德》（第一卷）描写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初土耳其农民武装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故事。

---

① 阿德南·曼德勒斯一九五〇年五月至一九六〇五月任土耳其总理，于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被当时的军政府绞死。

瘦子麦麦德就是农民反抗者的典型代表。

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占领军，废除了旧帝国的标志——哈里法制度，实行了一系列进步改革，但是，久遭战争浩劫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安纳托利亚山区的贫苦农民依然呻吟在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们的盘剥压榨下，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广大的贫苦农民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最后不得不上山当“强盗”，去加入“埃什克雅”①行列。小说《瘦子麦麦德》就是以此为背景、以麦麦德与他的情人哈切的爱情为主线的一个悲剧故事。

作品开始时描写了安纳托利亚偏僻乡村农民的悲惨生活和地主阿布迪对农民的残酷压榨。瘦子麦麦德象牛马一样地在荆棘地上为地主耕作。后来他实在无法忍受阿布迪的折磨，便逃出村子去寻找长工杜尔逊说的那个“不打骂孩子，不让孩子们去放牧，地上不长荆棘”的美好世界，但没有成功。麦麦德仍被逮回来，继续给阿布迪当牛马。后来有一次，他和朋友一起进城，路上无意中遇见了一个早就听说过的著名的“埃什克雅”英雄——阿赫迈特。麦麦德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埃什克雅”队伍，打死了阿布迪的侄子，与残忍成性的疯子杜尔杜分道扬镳，杀富济贫，将土地分给农民，最后决定为乡亲们牺牲自己盼望已久的自由，永不放下手中枪，为贫苦农民战斗到底。终于在乡亲们的帮助和支持下，杀死了万恶的阿布

---

① 土耳其语音译，意思是“强盗”、“高尚的叛逆者”。

迪，为父母、妻子报了仇，为受苦农民雪了恨，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农民们象等待传说中的英雄一样期待着麦麦德的到来。

作品成功地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剥削压迫者的无比憎恨，表现了他们反抗意识的逐渐增强，表现了他们和旧制度斗争的坚决果敢精神。这种思想在麦麦德的头脑中开始是自发的。他最初只是为了自己向阿布迪老爷一个人复仇，后来随着故事的发展，他进而仇恨所有剥削农民劳动、强占农民土地的地主老财。他已经不仅是为了个人幸福，而是为了所有的贫苦农民而斗争了，而贫苦农民们也逐渐地从麦麦德那里接受了这个思想。当阿布迪老爷逃到城里去之后，农民们破天荒第一次得到了全部收成。他们自然而然地要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永远摆脱阿布迪老爷。小说第一卷是以农民的这种空前觉醒结尾的。

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故事性强，情节紧凑起伏，人物性格刻画深刻，而且语言朴实简练，地方色彩很浓，读来引人入胜。这些特点显然是受了中近东地区民间文学的影响。抒情的格调、富有诗意的人物描写、叙述英雄人物事迹时的夸张手法……都来源于英雄史诗和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学的表现手法。可以说，他的作品把民间英雄史诗、歌谣、传说中的手法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段自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了。这也是这部作品在土耳其国内外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译　者

一九八〇年十月北京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有一百五十多个绿林好汉，活跃在托罗斯山区。本书所描写的瘦子麦麦德，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个。

第 一 部 分

一

绵延千里的托罗斯山脉起于地中海之滨，从山脚到山顶呈现出一脉缓坡。岸边，碧波潋滟，浪花飞溅。大海上空，时而飘浮着朵朵白云。岸上，肥沃的、油汪汪的粘土，整整齐齐，好象磨平了似的。从海岸到平原深处几小时的路程上，海的气息一直伴随着你。到处散发着刺鼻的咸味。走过平整的、耕耘过的土地就是丘库尔奥瓦平原的灌木丛。这是一片深绿色的、一望无际的平原，覆盖着茂密的灌木林、芦苇、黑莓、野葡萄藤和芦荟。它比阴森的树林更凄凉、更沉寂、更黑暗。

向伊斯拉希耶方向走去，越过阿纳瓦尔扎和奥斯曼尼耶，你就走近茫茫的沼泽地。炎热的夏天，骄阳似火，这沼泽地似乎沸腾了。四周水气缭绕，十分肮脏，使人无法靠近。它散发出一股腐烂了的芦苇、杂草、树枝和泥土的霉味。而在严寒的冬天，这里却是一片透明的、闪闪发光的水面。夏季，密密层层的水草和灌木把水面遮盖了。冬天，水面却象被一幅巨大的床罩铺盖着。过了沼泽地，你就又看见耕地了。这里的土地肥沃得发亮。它热情亲切、慷慨无私地把一切给予当地的

农民。

在长满香桃木的山丘后面，巉岩峭壁，高矗云端，山石突兀，峻峭神奇，令你惊诧不置。岩石上长了一片青松，晶莹闪亮的松脂直流到地上。在松林后面又出现了平原。那里的土地是灰色的，贫瘠的，荒芜的。白雪覆盖的托罗斯山峰近得似乎一伸手就可摸到。

这就是迪肯里平原。平原上有五个村庄。村里的农民没有土地。这里的地全归地主阿布迪一人所有。迪肯里是与世隔绝的。这里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和习惯。这里的人除了自己的村庄，外面的事情几乎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很少离开这块土地。外地人不了解迪肯里平原，也不可能知道这里的居民是如何生活的。甚至连收税人也是两三年才来一次。他们从来不跟农民们说话，对他们冷若冰霜。这些人来了之后，拜访一下阿布迪老爷，就扬长而去了。

戴伊尔缅奥鲁克村是迪肯里平原上最大的村庄。阿布迪老爷就住在这里。村庄位于平原的东边，就在峭壁之下。这里的悬崖峭壁是淡紫色的，顶端点缀着乳白色、绿色、银灰色的斑点。

古老的悬铃木树威严地挺立在那里。它的枝干一直垂到地面。离悬铃木树一百米到五十米的地方，仍然会什么也听不见，周围是一片可怕的寂静。甚至离这棵树仅仅二十五米远的地方也还是这样。但如果从峭壁那边向它走去，那就另是一种样子了。开始，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而后，渐渐习惯起来，似乎这声音变小、变弱了。

发出轰鸣的地方是戴伊尔缅奥鲁克山泉的泉眼。泉水呼

啸着从岩石下喷射出来。如果将一根棍子扔进漩涡，那么，这根棍子可以一天、两天，甚至整整一周在水面上打转。有人甚至认为，在这漩涡中连石块也不会下沉。其实，这里并不是泉眼。泉水从阿克恰达阿山上直泻而下，流经小松林，带着马约兰和百里香的芬芳到达这里。就在这岩石下，它潜入地下，吐着泡沫，咆哮着，又疯狂地轰响着在别处出现。

从源泉到阿克恰达阿山，托罗斯山脉到处山石嶙峋，简直难以找到一块能盖房子的平地。在千奇百怪的山岩之间，雄伟的松树和千金榆直刺青天。这一带几乎没有什么野兽。晚间，偶尔能看见一只鹿一动不动地站在岩顶，它微微地向后仰着那长着粗大的、弯弯曲曲的鹿角的头，极目远望。

二

荆棘生长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这些土地是白色的，象干奶酪一样。这里寸草不生，但到处长满了荆棘。

在肥沃的土地上是找不到一棵荆棘的，因为好田地总是有人在那里耕作、播种，这样的地是不会荒芜的。何况荆棘也不喜欢那些好地。

荆棘也生长在那些不好不坏的荒地里。人们先把它们除掉，然后再播种。托罗斯山峰附近的人们就是这样耕种的。

荆棘最高的枝干有一米长，满枝开花，花朵有五个花瓣，就象一颗小星星，花托上长着许多尖锐的硬刺。每一丛荆棘都盛开着上百朵小花。

在这些地方，荆棘不是一、两棵，也不是四、五棵，而是纵

横交错、密密麻麻，连蛇都别想在那里穿行。要是把一根针扔到荆棘丛里，它都不会落到地上。

春天，这些荆棘的嫩绿枝干还不坚硬。微风吹拂，它们就微微低垂，象是在抚爱着大地。仲夏时分，它们的叶脉呈现天蓝色。渐渐地，枝干也都变成浅蓝色。随后，颜色愈变愈深，无边无垠的原野就变成一片不寻常的、美丽的蔚蓝色平原。太阳下山时，晚风轻轻吹来，蓝色的田野上泛起了微波，沙沙作响，就象浩瀚的海洋。这蔚蓝色的田野披上了落日的余辉，活象被晚霞映红的大海。

秋天，这些灌木丛干枯了，蓝色褪尽，露出了白色。荆棘发出噼啪噼啪的迸裂声。在这个季节里，成百成千个乳白色小球象一只只小蜗牛挂满枝头。

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四周长满了荆棘，没有田野，没有菜地，没有花园，只有那带刺的灌木遍地丛生。

从灌木丛中跑出来一个气喘吁吁的男孩子。他跑了一阵子，突然停住了。他看见自己的双脚被荆棘划破一道道血痕。这孩子已经支撑不住，几乎要摔倒了。他神色惊慌，就象立刻会被追捕他的人抓住似的。他回头看了看，看不见人影，小男孩高兴了。他往右拐去，又跑了一阵，精疲力尽地钻进了灌木丛，躺了下来。在他的左边，他看见了一群蚂蚁，这些蚂蚁大得出奇，在那里乱爬。男孩子把什么都忘掉了，出神地看着大蚂蚁。突然，他又想起了什么，赶紧起来，从右边走出荆棘丛。他跪在荆棘丛边，突然想到有人会从荆棘丛上看见他的头，就蹲下了。脚在流血，他抓了把土敷在伤口上，泥土一落到伤口上，就被血渗湿了。

峭壁已经不远了。男孩子又鼓足勇气向峭壁那边跑去，在最高的峭壁边的一棵悬铃木树旁停下。树旁峭壁象一口深井，使人望而生畏。有着红色叶脉的金黄色的落叶铺满了悬铃木树的周围，厚厚的一层，几乎都快遮住树干的半腰了。干树叶沙沙作响。他倒在树叶堆上，树叶的声响惊起了一只停在光秃秃的悬铃木树枝上的小鸟，她抖动着翅膀飞走了。男孩子精疲力竭，要是能在这柔软的干树叶上过一夜该多好啊！他累得已经无法站起身来。"不行！"他自言自语地说，"在这儿野兽会把我吃掉的。"枯树叶不断地从树上飘落，飘落，飘落……一片接着一片，不断地飘落。

他大声说话，似乎身旁有人在听他讲。

"是的，"他说，"我会找到那个村庄的，谁也不会知道我上那儿去了。我一定要找到它。我现在就去，永远不回来了。我去当个牧童，我去种地，我这就去当牧童，去种地。让妈妈来找我吧，她爱怎么找就怎么找吧。这个山羊胡子阿布迪老爷再也不会看见我了，永远不会再见我了。如果我找不到那个村庄怎么办？找不到？！那我就饿死，饿死算了。"

秋高气爽，温暖的阳光在抚慰着悬崖、悬铃木树和松树。油亮亮的土地似乎换上了新装。几枝晚秋开放的花朵在金色的秋阳下竞相吐艳，另外一些花也正含苞欲放。松脂晶莹闪亮，山里的秋天包含着树脂的芳香。

这个男孩子在荆棘丛中徘徊了一、两个小时。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太阳落山了，夜幕已经降临。他不再自言自语，振起了精神。他突然感到又有人追来了。他害怕极了。看了一下太阳。太阳正缓缓地向山后移去。现在该去哪里？他感到

很茫然。这时，他发现前边有一条羊肠小道，就信步沿着它跑去。他爬过山岩，穿过荆棘丛，越过石头地，走了很久。这时，气喘吁吁的男孩停住脚步，往后看了看，又继续向前跑去。

他踉踉跄跄地跑着，绕过一棵枯树，看见了树上有一条小蜥蜴。不知为什么，这小蜥蜴使男孩子很高兴，但蜥蜴见到他，就飞快地爬到树下去了。

突然，男孩子的身体摇晃了一下，他停止奔跑。他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眼花。他四肢颤抖，向后面望了一下，又跑了起来。草丛中飞起了几只野鸡，小男孩吓得直哆嗦，极轻微的声响都使他害怕。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绝望地回头看着，浑身淌着汗水，双膝颤动，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坐下来，闻到了刺鼻的汗味和芳草的清香。他费力地睁大双眼，战战兢兢地抬起头来，又往下面看去。落日的余晖渐渐从大地上消逝。这时，他看见了山下似乎有个泥屋顶，他高兴得发狂了。接着他又看到烟囱里升起了缕缕炊烟。但是，那烟柱不是黑色的，而是浅蓝色的。身后好象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男孩子迅速掉转头去，左边是黑魆魆的森林。现在，他又自言自语地大声地说着，穿过森林。他扯着嗓子大喊：

"我去对他们说……我对他们说……我到你们这儿来给你们当牧童，我还会耕地，收割庄稼。我说，我叫默斯特克，黑黑的默斯特克。我没有母亲，也没有父亲，我说，也没有阿布迪老爷。我给你们放羊，耕地，做你们的儿子，我会的！我不是瘦子麦麦德，我名叫黑黑的默斯特克，随妈妈去哭吧……我会这样做的！让那个异教徒阿布迪老爷来找我吧。我去给别人当儿子，我这就去给别人当儿子。"

此刻他放声地哭起来。漆黑的森林无边无际。他不停地哭泣。眼泪,只有泪水才能带给他一些宽慰。

下坡后,他止住了哭声,用右袖口擦了擦鼻子和眼睛。袖子都湿透了。

当男孩子走进一座院落时，天已经黑了。远处还有几座房子,依稀可辨。他站了一会儿。他想,是这个村子吗? 一个长胡子老汉在门口收拾马鞍,老汉抬起头来,看见了院子中间一动不动的人影。人影移近了,而老汉并没有注意,他仍继续干自己的活。当天色全黑时,他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把马鞍搁在一边,站了起来,回头一望,他看见那个人影还停在原地。

“喂! 喂!”老汉开口了,“喂!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我,”那黑影回答道,“大叔,我想给您当放牛娃,我会耕地,我给你们干什么活都行,请收下我吧,大叔。”

长胡子老汉拉住那人的手说:

“进来吧,到里边谈谈……”

东北风轻轻地吹着,麦麦德全身颤抖。

“扔些柴火到炉子里!”老汉说,“孩子冷得发抖。”

“他是谁?”女人轻声地问。

“真主的客人。”老汉答道。

“这样的客人我从来没看见过。”女人笑着说。

“那你就看吧!”老汉说。

这个老妇人很快地出去了,她抱了一把柴火来,往炉子里扔了几根劈柴。火慢慢地着起来了。

男孩子在火炉的左边贴着炉壁蜷缩着。他的脑袋很大,因为被太阳曝晒而微微变红的长长的黑头发垂在前额和脸

上。在瘦瘦的小脸上有一对褐色的大眼睛。他浑身晒得黝黑，看来只有十一岁左右，在卷到膝盖的被荆棘撕破的裤腿下，露出两条满布伤痕的腿。他光着脚，虽然炉子里的火烧得很旺，但他还是冷得发抖。

"孩子，你饿了。我马上就给你汤喝。"女人说。

"好！好！"男孩子回答。

"吃了就暖和了。"女人说。

"那我就不发抖了。"男孩子说。

女人走到炉边，提起座在火上的大铜锅，把汤倒到盘子里。麦麦德目不转睛地看着那热气腾腾的汤锅。

她把盘子放在男孩面前，又给了他一个木勺。

"快吃吧！"女人说。

"好，我这就吃。"男孩子回答。

"别着急，小心烫着。"老汉劝他。

"烫不着的。"男孩答道。

小男孩笑了笑。老汉也笑了。老妇人没有注意他们为什么笑。

"喝了汤，小英雄不再发抖了。"老汉笑着说。

"不发抖了，"小男孩答道，"不发抖了。"

老妇人也笑了。

炉台用泥抹得很干净。房顶也是泥做的，地上铺着碎木条。天花板经年被烟熏着，已经黑得发亮了。房子分为两间，一间是牲畜棚，从开着的门那边透过来暖暖的湿气，可以闻到粪肥、麦草和湿树枝的气味。

从隔壁房间走过来老汉的儿子、儿媳妇和女儿。男孩子怀

着兴奋的心情友好地望着他们。

“对我们的客人说‘你好’，”老汉对儿子说。

“你好，小兄弟，”儿子一本正经地问道，“过得好吗？”

“谢谢你，很好，”麦麦德学着他的腔调回答。

“你好，”女儿和儿媳也问候客人。

劈柴在炉膛里熊熊燃烧。

男孩子把双手揣在怀里，缩作一团。老汉坐到他身旁。炉膛的火焰在炉壁上形成奇怪的影子，看着这些影子，老汉似乎在猜测麦麦德的想法。老汉长时间地盯着随火舌移动着的影子，当他把目光从影子移开时，他的长长的和善的脸在微笑。他的脸瘦长，胡子雪白卷曲，前额已被阳光晒成古铜色。当炉膛里的火光照亮老头的脸庞时，他的前额、面颊和脖子象红铜一样发亮。

突然，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老汉站起来，问道：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你还没有告诉我们呢。”

“我叫瘦子麦麦德。”

他立刻后悔了自己说的话，男孩子咬着下嘴唇，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忘了在路上叫自己为黑黑的默斯特克。“管他呢！”他想，“黑黑的默斯特克算什么？我有我自己的名字！我为什么要隐瞒，在这个村子里谁能认出我来呢？”

“准备吃晚饭吧，”老汉对儿媳妇说。

盘子放好了，全家和麦麦德都坐在餐桌旁。吃饭时谁也不说话。晚饭后往炉子里又放了一把柴火。老汉拿来了一大块劈柴，把它扔进炉膛里，火舌从四周包围了它。老汉已经习惯于这样做了，这是他最大的娱乐。老太婆弯下身子，凑近他

的耳朵轻轻地问：

“苏雷曼，让小男孩睡在哪里啊？”

他和善地笑一笑说：

“就在大马的食槽里吧……还能在哪儿呢？反正不能和咱们在一起……谁知道亲爱的客人是从哪儿来的。”

老汉回过头去，看见麦麦德已经暖和得疲惫无力，打起瞌睡来了。

“我的客人，想睡觉了？”老汉微笑着问道。

麦麦德哆嗦了一下：

“没有，根本不想睡……”

苏雷曼看着男孩子的眼睛说：

“听着，瘦子麦麦德，请告诉我们你是从哪来的，准备上哪儿去？”

瘦子麦麦德揉了揉睡眼矇眬的双眼回答：

“我从戴伊尔缅奥鲁克村来，到那个村去。”

“我们知道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可是‘那个村’在哪里？”苏雷曼好奇地问道。

“就是杜尔逊的村庄，”麦麦德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地解释道。

“哪一个杜尔逊？”苏雷曼追问。

“你知道阿布迪老爷……”小男孩说着就沉默了。他的双眼注视着一个地方。

“怎么样？”苏雷曼继续问。

“这是我们的老爷，杜尔逊是他的长工。他耕地，他种阿布迪老爷的地，就是这个杜尔逊。”

他的眼睛发光了。稍停了一会，麦麦德继续说：

"不久前他抓住了一只隼雏。就是这个杜尔逊啊！现在，大叔，您该想起来他是谁了吧？"

"对，想起来了，那又怎么样？"苏雷曼说。

"我就是要到他的村子里去的。杜尔逊对我说过：'在我们那里不打孩子，不让他们耕地，我们的田野里不长荆棘。'我就是到那里去的。"

"那个村庄叫什么名字？难道杜尔逊没有告诉你吗？"苏雷曼问道。

麦麦德不作声了。他深思起来，把大拇指伸进嘴里，他久久地思索着。突然，他说：

"没有，杜尔逊没有告诉我村名。"

"奇怪，"苏雷曼说。

"对对，很奇怪，"小男孩应道，"我们和杜尔逊一起种地。他坐在石块上就说：'唉，如果你能到我们的村里去就好了！田里没有石块，石块都深埋在地下，那儿有大海、树林，能够走海路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杜尔逊就是从那个村庄逃出来的。他不让我告诉别人他是从那里逃出来的。我连对妈妈都没说过。"

麦麦德凑近苏雷曼的耳朵小声说：

"你也别告诉人好吗，大叔？"

"别担心，我不告诉别人。"苏雷曼说。

媳妇站起身走出去了，又很快背了一个大口袋进来。她把大口袋放在屋子中间，解开了，棉铃就全都滚到地板上。她开始剥棉桃。棉花是雪白雪白的，就象白云一样。屋里充满

了浓浓的湿棉花的气味。

“来吧，瘦子麦麦德，剥棉桃，”老头高高兴兴地说，“让我们看看你的活计。”

瘦子麦麦德把一大堆棉桃放在自己前面，说道：

“剥棉桃，这也算干活？”

小男孩干惯了这种活。他的双手熟练地活动着。

“瘦子麦麦德，你怎么去找那个村庄呢？”老汉的儿子问。

瘦子麦麦德对他的提问很不高兴，叹了口气说道：

“我要去找，找那个大海边的村庄，我要去找的。”

“要知道，瘦子麦麦德，这儿离大海有十五天的路程呢，”老汉的儿子说。

“我要去找的，我死也不回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去，无论如何不回去，就是这样。”瘦子麦麦德说。

“瘦子麦麦德，你出了什么事了？讲给我们听听吧。你为什么就这样上路了？”苏雷曼接过话题问道。

瘦子麦麦德垂下了双手说：

“别着急，大叔，我全都告诉你。我爸爸死了，只有一个母亲，再没有亲人了。我种阿布迪老爷的地。”

讲到这里，孩子的双眼涌上了泪水，嗓子发痒，但他忍住了，不让眼泪夺眶而出。

“我种了两年他的地。地里都是荆棘，象狗似地咬人的脚。我就是种这样的地。阿布迪老爷每天都把我打得半死，昨天早上又狠揍了我一顿。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跑了出来。我要到那个村子去，到了那里，阿布迪老爷找不到我，我给人家种地，放牲口，如果他们同意，我就做他们的儿子。”

说着说着，麦麦德注视着苏雷曼。泪水涌上了麦麦德的双眼，只要再说一个字，他就会放声大哭起来。于是，苏雷曼改变了话题不再提阿布迪老爷了，他说：

"好吧，既然如此，你就留在我这里吧！"

顿时，瘦子麦麦德容光焕发。喜悦的热浪传遍了全身。

"大海离这儿很远，瘦子麦麦德，要找到那个村庄是不容易的。"老汉的儿子说。

棉桃都剥好了。屋里爬满了从棉桃里爬出来的小虫子，黑色的小棉虫……

给麦麦德在炉子边铺了一张小床。他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他不时地往床铺那边看。苏雷曼老早就察觉到了。

"睡吧，"他指着床铺对孩子说。

麦麦德什么也没回答。他一躺下就缩做一团，膝盖弯屈到胸前。他浑身酸痛，就象被狠揍了一顿一样。

"我就做他们的儿子吧，一定这样！让妈妈去找我吧，让那个阿布迪老爷找我吧，让大家都来找我吧，一直找到世界末日好了。我不回去！"麦麦德自言自语地说。

离太阳出来还有两小时光景，麦麦德醒了，从床上跳起来。他习惯这时候起身到地里去。麦麦德揉着朦胧的睡眼走到院里，立刻就想起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和长着白胡子的苏雷曼。

"这是苏雷曼的家，"他自言自语，"为什么我还要到那个村子去呢？我到那里去干什么？我最好还是留在这里做苏雷曼大叔的儿子，但我无论如何不回戴伊尔缅奥鲁克去。"

外面很冷。他回到屋里又钻进被窝，缩做一团，过了一会

儿，他觉得暖和了一些。他知道自己今天可以睡到太阳升起，就立刻又进入了梦乡。

太阳的光辉驱散了清晨的冷意。老妈妈把粥锅拿起来放在炉子边上。锅里的粥热气腾腾，香喷喷的。儿子早就上地去了，苏雷曼坐在马鞍旁边开始干起昨天丢下的活儿。

“苏雷曼，”女人叫他，“粥早就煮好了，都快凉了，来吃吧！”

“客人起来了吗？”苏雷曼问道。

“可怜的孩子，”老妇人说，“他昨天累成这样，睡梦中还在哼哼呢。”

“别叫醒他，他昨天跑了一整天，看得出来他很不好受。”苏雷曼说。

“他是从哪儿跑出来的？”女人问道。

“他受尽了欺侮。”老汉回答。

“真可怜，这么好的孩子，那些该死的恶棍，他们要把孩子怎么样？”女人愤愤不平。

“他愿意在咱们家呆多久，就让他呆多久。”苏雷曼说。

麦麦德醒来了。他揉了揉眼睛，往炉子那边看了看。煮粥的锅没盖锅盖，正冒着热气呢。他回头向院子里一望。阳光象是被小刀割断了似的，从门那边投进来长长的光束。麦麦德很快就跳下床来。

苏雷曼看出麦麦德不安的神色，就说道：

“别害怕，孩子，没关系，再睡一会儿吧！”

麦麦德走到炉灶那边，拿起铜罐就到院里去了。他用许多水洗了脸，走到苏雷曼身边看他收拾马鞍。

"你们去喝粥吧，快凉了。"女人再次催促着。

苏雷曼放下活计站起来，眯起眼睛笑着对麦麦德说：

"走吧，一起吃饭去。"

这是小麦牛奶粥。屋里满是牛奶和煮熟了的麦子的香味。他们用木勺吃着。麦麦德很爱吃这粥。"我就做他的儿子吧……"他决定了。

苏雷曼的活儿快干完了。他往马背上堆干麦草时，麦草几乎要从他那长长的老年人的手指缝间钻出来了。

秋天的太阳把光亮撒满大地。苏雷曼装干麦草时扬起了一股金色的尘烟。这尘烟在阳光照射下向四周飘去。

"阿布迪老爷把你欺负得够戗吧？"苏雷曼问道。

麦麦德对他的问题感到突然，但他镇静地说：

"他把我打得死去活来。逼我在长满荆棘的地里光着脚耕地。那还是冬天呢。他凶狠地毒打我。有一次他打得我遍体鳞伤，整整躺了一个月。他谁都打，对我更凶狠。我妈妈说，如果没有萨勒·霍贾的护身符，我早就死了……"

"那么，你要留在这里了？"苏雷曼问他。

"我去那个村子干什么？十五天的路程，那儿有大海，那又怎么样？那儿没有荆棘，你们这里也没有，我留下来，谁也找不到我，对吗？戴伊尔缅奥鲁克远着呢，谁也找不到我的，对吗？"

"听着，小笨蛋，要知道，戴伊尔缅奥鲁克就在山那边，你不记得你跑来的那条路了？"

麦麦德惊呆了，他睁着大大的眼睛，额上渗出了冷汗。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他想说些什么，可是话卡在嗓子里了。

雄鹰在蓝天上飞翔。麦麦德看着它们渐渐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他向苏雷曼靠近了一步。

“那我就到那个村去，给别人当儿子，怎么样？如果阿布迪老爷在这儿找到我，他会打死我的。”麦麦德说道。

“那有什么办法，你到那个村子去给别人做儿子吧。”苏雷曼很委曲地回答。

“我要是能做你的孩子，那该多好啊！”麦麦德喊了起来，“那该多好啊，但是……”

“什么‘但是’？！”苏雷曼问。

“如果他抓住我……他是不会怕真主发怒的……他会把我撕成碎片……”麦麦德喃喃地说。

“你说什么，他会怎么样？”苏雷曼问，放下手中的活，抬起了头。麦麦德紧锁着双眉，脸色苍白，神色黯然。

麦麦德发现苏雷曼在看着他，就抓住了老汉的手。

“那你会怎么样呢？”他问道，鼓足了勇气看着苏雷曼的眼睛。

“别害怕，没关系。”苏雷曼回答。

麦麦德笑了一下。这是痛苦的微笑，它包含着兴奋和恐惧。

苏雷曼做完了活，站起来，对麦麦德说：

“听我说，麦麦德，我家有许多事，我该去干活了。你随便玩吧，如果高兴，就到村里走走。”

麦麦德与他分手后就到村里去了。村里有一、二十座泥砌的东倒西歪的不象样子的房子，这些房子都凑凑合合地立在石块上，高出地面一米，一座紧挨一座。

他从村子这头走到那一头，孩子们在一堆粪肥上玩耍。他看见女人们在荫凉处坐着捻线。不知道谁家的一条狗，挟着尾巴，战战兢兢地贴着墙根走着。村子里到处是粪堆，他就这么徘徊到傍晚。谁也没问他是什么人，到哪儿去。在他们戴伊尔缅奥鲁克村没有一个外来人不被发现的，孩子们会立刻围住他。这个村子却完全不一样。麦麦德对这种情况可不怎么喜欢。他在回去的路上遇到了苏雷曼。

"瘦子麦麦德，你这一天都上哪儿去了？情况怎么样？"苏雷曼问。

"挺好的。"麦麦德说。

麦麦德在村里又闲晃了几天，和孩子们混熟了。他常和他们在一块儿玩耍。没有谁能胜过麦麦德；但是他从不为自己的机灵而洋洋得意，别人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早就忍不住骄傲起来了。麦麦德每次只是耸耸肩，认为这是小孩的玩艺儿。所以，他的胜利并不惹孩子们生气。

托罗斯山区秋天的雨季来临了。落叶般大的雨点沉重地打在山坡上。

雷声隆隆。大块的石头被急流冲击着，从村头的山上滚下来。山上丛林里的参天巨木遮天蔽日。

有一天麦麦德对苏雷曼说：

"苏雷曼大叔，这样闲着没事干，往后该怎么办呢？我不干活，白吃你的面包，感到真寂寞。"

"再歇几天吧，你着什么急啊？往后有你的活干的，瘦子麦麦德。"苏雷曼对他说。

过了几天，雨停了。在阳光的照耀下，湿漉漉的石块、岩

石、树林、大地都在闪闪发光。

雾气在阳光下冉冉上升。在村子里，潮湿的空气还带着粪土的气味。蓝天上，银白色的云块缓缓飘浮，不时地遮住了太阳。

瘦子麦麦德坐在房前的石块上。他穿着苏雷曼用鞣皮做的还没有干透的恰勒克①。从鞋面上的紫色皮毛看，它是用小牛皮做的。

看到这双鞋，麦麦德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苏雷曼走近他，看看他怎样系恰勒克。麦麦德系得很灵活，他很快地把鞋带穿过鞋眼，拉了拉，把它们系上。

"瘦子麦麦德，你还是个系恰勒克的能手呢！"苏雷曼夸奖他。

瘦子麦麦德抬起头来微微一笑。

"我还会自己做恰勒克呢，苏雷曼大叔，但你做的这双非常好。"

麦麦德站了起来，在地上跺了几脚，来回走了十几步，又看看恰勒克，他高兴极了。

他们上路了。一路上麦麦德双眼不离恰勒克，他一会儿快走几步，一会儿又慢慢地走，有时甚至停下脚步，弯下腰，摸一摸鞋上的皮毛。

苏雷曼和麦麦德一样高兴和满意。

"你很喜欢它吧，麦麦德？"

"是的，我喜欢穿这双恰勒克，穿着挺合适。"麦麦德回答。

---

① 土耳其农民穿的一种鞋子。

“你看，你到那个村子里就不会有人给你做恰勒克了。”苏雷曼说。

“难道那个村子里的人不穿鞋吗？”麦麦德调皮地问道。

苏雷曼不明白他是无知还是天真，他说：

“穿鞋的，但不穿恰勒克。”

“我明白了。”麦麦德说。

他们走出了村子。今天麦麦德很高兴。田野一直伸延到山脚下，田地里看不到一个干活的人。虽然这里没有荆棘丛，但这地也是荒芜的，到处是石块。

麦麦德停住了脚步，问道：

“我们到哪儿去啊，苏雷曼大叔？”

“我们出来散散步。”苏雷曼说。

麦麦德不再说话。他们继续走着。麦麦德的新恰勒克粘上了泥土，他的脚也湿了。他骂了一句。

村子远远地留在后面了，只有两柱袅袅上升的炊烟还依稀可辨。

“瘦子麦麦德，”苏雷曼开了口，“你就在这里放羊，我只许你把羊群赶到这座山前。别再往前走了。那边就是你们的村子了。别让他们发现你，把你抓走。”

“我不会上那儿去的，”男孩子说，“多亏你提醒了我。”

“现在我们回家去吧！”苏雷曼说。

他们往回走了。蓝天上飘动着白云。在布满石块的田野里散布着一块块象深绿色的孤岛似的打谷场。在田野里间或能见到附伏在长草上的蜗牛。

“麦麦德，那个山羊胡子阿布迪老爷对待你太凶狠了吧？”

苏雷曼问道。

麦麦德停住了脚步，苏雷曼也不再往前走了。麦麦德又一次看了看脚上的新的恰勒克。

“我们在这儿坐一会儿吧！”苏雷曼说。

“好的，”麦麦德回答道。于是，他讲起了自己的遭遇：

“苏雷曼大叔，是这样的，我父亲死了以后，阿布迪老爷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抢了去。妈妈想申辩几句，老爷就打她。他把我抓住推倒在地上。有一年夏天他把我捆在树上就走了，整整两天我被捆在树上，在烈日下曝晒。幸亏妈妈来了，解开了绳子，救了我的命，不然我就会被恶狼吃掉了。”

“原来是这样！”苏雷曼叹了口气，站了起来。

麦麦德也站了起来。

“瘦子麦麦德，你得听我的话，”苏雷曼说，“别越过山那边去。要是有人看见了你，去告诉那个山羊胡子阿布迪老爷，他们就会立即把你抓走的。”

“我决不会去的！”麦麦德说。

翌日早晨，麦麦德醒得很早，他立刻跑到院里。天已经亮了。他跑到苏雷曼的床前。苏雷曼还在打呼噜呢。麦麦德轻轻地推了他一下。

苏雷曼睡眼惺忪，喃喃地问：

“谁呀？是你吗，瘦子麦麦德？”

“是我，”麦麦德很神气地回答，又说：“已经迟了，我放羊去了。”

苏雷曼立刻下了床，叫了声老伴。她早已起身了，在院子里挤牛奶呢。他对妻子大声说道：

“快给麦麦德准备吃的吧！”

老太婆在大瓦盆边上擦了擦沾了牛奶的手，说：

“算了，晚上再挤吧。”

她给麦麦德盛了一盘子在炉子上温好的粥，把盘子端到他面前，把干粮放到背包里。麦麦德迅速吃完饭，把背包系在腰间，就到羊圈去了。他从头上摘下满是油污的旧帽子扔到羊群里，扯开嗓子喊起来：

“啊……罗……，万岁！”

“祝你好运气！”苏雷曼喊道。

他一直看着麦麦德赶着羊群消失在拐弯处。

“唉！还是个孩子啊！……”苏雷曼自言自语道。

妻子走到他面前问道：

“你又难过了？为什么？”

苏雷曼叹了口气，说：

“山羊胡子阿布迪老爷在这孩子身上干了多少坏事啊！看看这孩子，我的心都要碎了。我认识他的父亲，是个诚实的好人，从不欺负人。你看，把孩子折磨成什么样子了？他都不想活了，想到山里去，可那里除了飞禽，就是狼群！……你看！”

“苏雷曼，你把什么都挂在心上。快进屋吃饭吧！”老太婆安慰他。

三

夜幕降临。人们都从田地里回来了，但总是不见瘦子麦麦德的踪影。

太阳落山了，瘦子麦麦德没有回来。

天色漆黑，瘦子麦麦德还没有回家。

邻居家翟涅弗大嫂对麦麦德的妈妈喊道：

“德涅！德涅！麦麦德还没回家吧？”

“还没有呢，大姐，我的麦麦德到现在还没回家，怎么办？”德涅叹着气说。

翟涅弗已经对德涅说过几十次了，现在又说：

“你去问问阿布迪老爷。也许在他那儿呢。去吧，大姐，去问问！真是不幸啊！……唉，可怜的德涅！……”

“多么可怕的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了！多么不幸啊！我的麦麦德一进村总是立即回家的，他从来不在别的地方耽搁。他什么时候在阿布迪老爷那里多呆过一分钟！……我还是去问问吧，也许……”德涅说。

云层遮住了月亮，天上连一颗星星也看不见。黑漆漆的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德涅向阿布迪老爷家走去，她走得很快。远处，可以看见手掌大的玻璃窗里透出一丝微光。快到了，德涅狂跳着的心突然停住了。她焦急不安地倒吸了几口气，手脚颤抖着，艰难地、有气无力地从紧咬着的牙齿缝里挤出了一句话。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阿布迪老爷，阿布迪老爷！让我吻你的双脚。麦麦德还没有回来呢……我到这儿来向您打听，他是不是留在您这里了？”

屋里一个粗鲁的声音高声问道：

“谁在那儿？这么晚了，你要干什么？……”

“阿布迪老爷，让我为您去死吧！我的麦麦德没回家……

也许，他在您这里吧？我到这儿来问问……”德涅又说。

“原来是你啊，德涅，你见鬼去吧！”那粗暴的声音吼了起来。

“是我，老爷，”德涅回答。

“进来，你要干什么？”还是那个声音在吼叫。

德涅低着头弯着身子走了进来。在火炉旁的软榻上，蜷缩着双腿坐着那个阿布迪老爷。那顶天鹅绒小帽的帽沿滑到了他的左耳上。他老是这样戴着帽子，不管是在路上，在城里，还是在镇上。他就是这样来表现自己对真主的虔诚。他穿着绣花绸衬衫。手里哗啦哗啦地捻着大粒琥珀珠子。

阿布迪老爷一张阴险的粉红色长脸上，长着一对蓝绿色小眼。他又问了一遍：

“你又来干什么？说吧！”

德涅把两手放在胸前，弯着腰，把左手放在右手掌心里，低着头站着。

“老爷，”她说，“麦麦德还没从地里回来。我来问您，他是不是在您这里？”

“什么？！”阿布迪站起来问，“他还没回家？哼，这狗崽子！他还没回来？！我的牛呢？……”他很快从身上脱下花衬衫，走到院子里喊着：

“杜尔逊，奥斯曼，阿里，你们在哪儿？”

“我们在这里，老爷。”三个声音从三个地方回答。

“快到这里来！”他说。

从黑暗中跑出来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杜尔逊，是个壮壮实实的四十来岁的汉子。和他在一起的是两个十五岁的

小伙子。

“你们立刻到地里去，找那个狗崽子，赶快去找我的牛，找不到我的牛就别回来！明白了吗？”阿布迪老爷厉声地说。

“我们就是想这样做的，麦麦德出了什么事了？他为什么还没回来？我们已经在说，该去找找他了，”杜尔逊回答。

德涅哭了。

“得了，得了！”阿布迪老爷打断她，“我们拿你的这个狗崽子怎么办？如果牛出了什么意外，我就要敲碎他的骨头，把他碾成粉末！”

杜尔逊、阿里和奥斯曼走了。德涅跟着他们。

“大姐，”杜尔逊对德涅说，“你留下吧，如果我们找到他，就把他送回家去，也许他把犁或是辕弄坏了，不敢回家。你别去了。我们找到他就送他回家。你回家吧，德涅大姐！”

“真主赞美你！找不到我的儿子可别回来啊！杜尔逊大叔，我就指望你了。找不到我的儿子可别回来啊！我的孩子是很爱你的，杜尔逊大叔，”德涅说。

她转身回家去了。

杜尔逊、阿里和奥斯曼消失在黑暗中。静静的夜晚。听得见远去的脚步声。在黑暗中，他们毫不费劲地找到了路，他们的脚对这些路太熟悉了。他们走过了一小块石子地就爬上了悬崖，行人有时就在这里休息。他们三个人并排坐着，一个紧挨着一个，长久地沉默着。只有虫子的吱吱声打破这黑夜的寂静。

杜尔逊第一个开了口。他好象在和黑夜说话：

“奇怪！这孩子出了什么事了？他到哪儿去了？”

“谁知道……”奥斯曼说。

“你们知道吗，麦麦德对我说过些什么？”阿里插话了，“‘我，’他说，‘到那个村子去，就是把我打死了，我也不留在这儿了’。”

“麦麦德不会是跑掉了吧？他可别做出这种蠢事来。”杜尔逊说。

“如果他真跑了，他可真是个好样的。”阿里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

“好样的！”奥斯曼附和着。

“我们的日子比死还难熬呢，”阿里说。

“如果我们到丘库尔奥瓦村去就好了。”奥斯曼说。

“离丘库尔奥瓦村不远，”杜尔逊说，“有一个叫于列伊尔的地方，那是我的家乡，我就是从那个村子来的。在那儿你得干许多活，你是自己的主人。谁也不干涉你的事情。自己种自己的地。那里的土地黝黑黝黑，好象乌黑的云层飘落在地上。那儿的棉花长得好极了，收获后，一个奥卡① 可以换十个库鲁士②。一个夏天挣的钱要比给阿布迪老爷干一年还多五倍。那边有一座叫做阿达纳的城市。整座城市都是用纯玻璃砌成的，不管白天或黑夜都闪闪发光，就象太阳一样。你可以尽情地在那里散步，每座房子周围的小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象镜子一样明亮。火车东去西来，海上轮船往返。大轮船有一个村庄那么大呢，它们航行到世界各地。这些轮船也象太阳一样明亮耀眼。看见了它们，你就不忍离开。丘库尔奥瓦

① 土耳其重量单位，一奥卡相当于一二八三克。

② 土耳其货币单位，一百库鲁士等于一里拉。

真是遍地黄金，够所有的人化，只是你得干活。”

“世界究竟有多大？”奥斯曼突然问道。

“很大。”杜尔逊回答。

他们站了起来，杜尔逊继续谈着自己的村庄。

他们攀过悬崖，来到一片荆棘地。荆棘绊脚，刺得很痛。

“就在这里，在这片地里，麦麦德干过活，”奥斯曼大声说。

“这我不知道，你们应该知道的，”杜尔逊回答。

“就在这里，”走在右边的阿里十分肯定地说。

“这里？！”杜尔逊不相信地反问。

“当然是这儿啦。难道你没有闻到新翻过的土地的气息？”

杜尔逊停下脚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原来是这样。”

“我的脚踩到犁沟了，”走在前面的奥斯曼喊道。

“我也是，”阿里说。

“等等我，我也去，”杜尔逊喊了一声。

他们停下了脚步，杜尔逊赶上了他们。

“现在我们去找他耕过的地，”杜尔逊说，“你们看怎么样？”

“这容易，我们能找到。”奥斯曼说。

“你们听着，我已经冻坏了，”阿里说。

“我们立刻就找到他，到那时再……”杜尔逊安慰他。

突然，奥斯曼喊了起来：

“这些犁沟还是昨天的，他今天没有耕地。”

阿里用脚试了试犁沟，在犁过的地里走了几遍。

“对，今天麦麦德没有耕地，这是他昨天耕过的旧犁沟。”

“他可别出什么事……”杜尔逊很担心地说。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得出，他觉得这里有些名堂。

“他不会出什么事的，他是个小机灵鬼。他不会出什么事的……”奥斯曼说。

“杜尔逊大叔，你是知道他的。难道他会出什么事吗？”阿里说。

“愿真主保佑麦麦德平安！麦麦德是个好孩子，是孤儿，”杜尔逊说。

他们在这块耕过的田里坐了下来。奥斯曼捡了些干柴来。当阿里与杜尔逊在那里说话时，他把篝火点着了。他们往火堆挪近些，就开始了各种猜想：那孩子也许让狼拖走了？也许牛被贼偷走了？各种猜测都有可能发生，但又都无法肯定……

在火光的照耀下杜尔逊的脸成了红铜色，一丝暗暗的微笑掠过他的双唇。

篝火着过了，炭块象一只只小猫的眼睛在发亮。他们三人都感到悲愁。阿里唱起了歌，忧郁的歌声在静静的黑夜里荡漾：

他在修马车，我坐在门口，
沉重的悲伤，压在我心头；
我要照着圣书指天发誓，
除了你，我不向任何人问候。

他们冷得直打颤。奥斯曼捡了些干树枝，又点燃了篝火。

杜尔逊和阿里也起身去捡干树枝。他们捡了一大堆柴火堆在篝火旁。

“喏，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奥斯曼问道。

“如果我们两手空空地回村去，”杜尔逊说，“阿布迪老爷就会大发雷霆。还是在这儿躺一会儿吧。明天早晨再找找，无论如何得找到他。”

“麦麦德是找不到了。他到那个村去了。‘那个村子在哪儿？’这个问题他老是念念不忘，”阿里说。

杜尔逊笑了。

为了防止篝火熄灭，阿里坐着不停地添着干柴、照看着。杜尔逊和奥斯曼躺下睡了。阿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火焰。过了一会，他抬起了头，望着夜空自言自语：

“麦麦德走了，让他走吧。他做得对。他到那个玻璃城去了，到于列伊尔那块温暖的大地去了。让他走吧，他做得对，让他去吧！”

奥斯曼起来轮换阿里照看篝火。阿里把一块带草的泥枕在头下，对奥斯曼说：

“奥斯曼，他到那儿去了。对吗？麦麦德到杜尔逊讲的那个地方去了。”

“到那个地方去了……”奥斯曼重复了一句。

当他们醒来时，东方黎明的晨曦正在给粉红色的朝霞镶嵌着金边。云彩很快就变成一片白色。微风拂面，清晨的空气是那么清新凉爽。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周围的一切了。从耕地的尽头，荆棘丛一直蔓延到天边。

他们三个很费劲地站起身。清晨的阳光把他们长长的影

子投在地上。他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绕着麦麦德耕过的地走了一圈。

“你们看看这些踪迹，”奥斯曼说，“牛带着犁跑了，它们还拖着犁呢……我们沿着牛的足迹去找吧！”

他们沿着踪迹走了很久，突然停住了脚步。可以清楚地看出牛在地里躺过。这些牛是套在一起的：犁把泥土都翻乱了。

太阳升起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他们三人走出灌木丛，走到小河边。阿里突然打了个口哨，另外两人就向他那边走去。他们看见了套在一起带着犁耙的牛。一头是灰色的，另一头是棕黄色的。这些牛都瘦极了，瘦得连肋骨都历历可数。

奥斯曼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

“不知他想出了些什么主意。如果麦麦德逃走了，他是不会把牛套在一起留在这里的。他一定是想干些什么。”奥斯曼说。

“他什么也没想，”阿里反驳他的话，“他是很机灵的。他故意把牛套在一起留在这里。他到‘那个村子’去了。”

“到那个村子、那个村子……你们也这么说……‘那个村子’在哪儿啊？你怎么啦，发疯了？”奥斯曼生了气。

杜尔逊微微一笑，说道：

“别拌嘴了，孩子们。”

他们赶着牛往回走。当他们进村时，日头已经高照。山上的雾气开始消散了。

小孩子、女人们和小伙子们都聚集在德涅的房子旁。看

见这几个长工赶着牛回来了，大家立刻站了起来。谁也不说一句话，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这两头牛。

德涅喊叫了一声，就向他们跑去。

“你把我的孩子怎么啦？杜尔逊？他是很爱你的啊！”

“我们在河边只找到了牛，”杜尔逊说。

这个女人忍不住哭了起来：

“麦麦德，我的孩子……不幸的孤儿！”

“大姐，”杜尔逊说，“他不会出什么事的，我要去找他，我会找到他的。”

德涅什么也听不进去。她一边哭着，一边不停地叫着：

“我的儿子……苦命的孩子！”这不幸的女人倒在地上呻吟，脸上和头发上沾满了灰土。灰土和泪水在她的脸庞上留下道道污痕。

人们看着德涅和那两头牛，都惊呆了。两个女人走出人群，走到躺在地上的德涅跟前，拉着她的双手，把她扶了起来。德涅已经失去了知觉。她的头象死人的头那样垂在右肩上。那两个女人扶着她回家去。

德涅走后，人群里立刻议论纷纷。真涅特老婆子首先开了口。大家都叫她‘马脸真涅特’。她个子高高的，长了一张布满皱纹的长脸，细细的手指象树枝似的。

“可怜的德涅，”她说，“她的儿子出了什么事了？”

埃里夫插了话。这是个爱唠叨的小个子农民。

“要是麦麦德没有死，他就回来了，”他说。

大家都随声附和着：

“要是麦麦德没死，他就回来了。”

“要是麦麦德没死，他就回来了。”

“要是麦麦德没死，他就回来了。”

“也许麦麦德被他父亲的仇人杀死了，”埃里夫补充说。

“他的父亲没有仇人，伊布拉辛连蚂蚁都不曾欺负过。”真涅特说。

那些包着白头巾的，穿着各种颜色的披肩的，或是戴着淡紫色的非斯卡[1]小帽，帽沿上还钉着一个个小铜钱的人们都激动地议论着：

“伊布拉辛连蚂蚁也不欺负的。”

“伊布拉辛连蚂蚁也不……”

“……连蚂蚁也不欺负。”

后来，这些声音都混杂在一起了。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说法：

“唉，麦麦德！”

“唉，可怜的孤儿！”

“可恶的异教徒！让他瞎了眼！”

不知谁出了个主意：

“叫德涅到山鹰盘旋的地方去找！”

“山鹰总是在尸体上盘旋。”

“在那里，在山鹰盘旋的地方……那里……”

“在那里……”

“他也许掉到泉水里了。”

刹那间大家都向作出这个猜想的女人转过身去。

---

① 土耳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人民戴的一种帽子，圆锥形，平顶，带穗。

人群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人们又都开了口：

“他掉到水里去了。”

“落水了。”

“水里……”

人们向东边跑去，光着脚的男孩子们跑在最前面。光着脚的女人们跑在他们后面。孩子们首先跑到荆棘丛那边，随后是女人们……孩子们的脚都被荆棘划破了，流着血，但他们谁都没感觉到疼，继续往前跑。女人们都在抱怨那些刺人的荆棘：

“让你们都枯死了才好呢！”

在荆棘丛后面可以看见悬崖了。那些被荆棘丛划破了双脚的孩子们，已经跑得精疲力竭，落在后面了。而女人们都走在前头。

女人们走到一棵大悬铃木树旁时，她们也已经疲乏不堪。树叶随风飞舞，沙沙作响，水流轰鸣。女人们放慢了脚步，喘着气走到泉水边。大家都盯着水看。女人们密密麻麻地围成一圈。水，吐着泡沫，从岩缝里喷薄而出。在悬崖的左边是一个水池。几片树叶落在喧腾的水面上。但是，水流没有带走它们，却让它们在白色的水泡里打转转。

女人们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水面。

“如果孩子掉进这水里，他总会浮上水面的，哪怕是一次。”真涅特说。

人群又骚动了。可以听见他们在说：

“他哪怕浮上来一次呢……”

“他不会沉在水底的……总是要浮上来的……”

“会浮上来的……”

人们精疲力竭，怀着绝望、忧愁的心情，摇摇晃晃地回村去了。孩子们现在走在最后面，一路走一路玩耍。人们垂着脑袋，三三两两地走着。

从这天以后，德涅就病倒了，她不停地哭泣，发着高烧。村里姑娘们来照顾她。几天以后德涅可以下床了。她的双眼布满血丝。她用一块白布包着前额。

有一天，一个消息传遍全村：“德涅不吃不喝，整天坐在山泉旁等着看儿子的尸体浮上水面。”

这是真的。每天清晨，当太阳还没升起时，德涅就来到山泉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就这样，十天过去了。她终于失去了希望，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后来，她又给自己找到了事情：清早起来就爬上屋顶，久久地仰望天空。当她看见了蓝天上飞翔的雄鹰，她就奔向它们盘旋的地方。她消瘦了。有时雄鹰在亚穆尔山顶上盘旋，到那里得走整整一天路。但遥远的路程也阻止不住她。

一天傍晚，有人来敲德涅的门。

“开门，大姐！是我，杜尔逊。”

德涅惊慌而又满怀希望地开了门。

“进来吧，杜尔逊！我的麦麦德是很敬爱你的。”

杜尔逊不慌不忙地坐在德涅给他铺的垫子上说：

“听我讲，大姐，我说心里话，你的儿子还活着。我猜想他是瞒着大家，独自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以后，我会找到他的。”

德涅走近杜尔逊，说：

“我的兄弟，你知道了什么了吧？”

“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我心里有数。”杜尔逊说。

“真主赞美你！”

“我要去找他，我会找到他的。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他活着，麦麦德没有死。”杜尔逊说。

“我就指望你了，兄弟。唉，只要知道我的孩子还活着，还在这世界上，我就别无他求了。你是知道的，杜尔逊兄弟，对于你，我任何东西都不吝惜……”德涅和杜尔逊告别时这样说。

四

酷暑。收割季节来到了。炎热烤焦了一切。在丘库尔奥瓦，炎热被称为“黄热”，而在托罗斯山区，炎热叫作“白热”。白热已经降临。

麦麦德作为儿子——不是牧童，进入了苏雷曼的家。苏雷曼非常喜爱他。但是，最近，这个愉快聪明的孩子不知出了什么事，他默默无言，总是在想些什么。前些日子他整天唱着歌，唱那些忧郁的歌。如今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

麦麦德经常把羊群赶到上好的牧场去，有时也在树林里放羊，那里有嫩绿的、多汁的树叶。只要麦麦德发现有哪一只羊吃得不欢，好象病了，他立刻就照顾它。而现在他让羊群散在草地上，自己坐在悬崖的背阴处，用小棍子支撑着下巴，陷入深思。有时他忍不住自言自语：

“啊，我可怜的妈妈，…我的妈妈！谁替你收割庄稼？异教徒阿布迪！妈妈！麦子熟透了，麦粒会脱落的，没有我，现

在谁替你收麦子啊，我可怜的妈妈？！”

麦麦德看着天空、云彩、大地，看着在炎热中渐渐发黄的庄稼，他想：

“我们田里的庄稼现在就已经熟透了。谁来收割？妈妈！一个人……你怎么办啊？”

他彻夜不眠，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总是惦记着田里的事。“所有的麦子都要脱落了，妈妈一颗也收不到。如果现在不收割，那就将颗粒无收。”

清晨，麦麦德疲乏不堪地起床了。他浑身酸痛，抑郁不欢。放羊的时候，羊群走散了，他也不着急。他根本就不照看它们。突然，他眼前闪现出苏雷曼老人微笑的脸庞。他那双满含抚爱的眼睛使麦麦德感到惭愧。他把羊群赶到一块很好的草地上……但这种悔过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浮想联翩。他坐在地上，地面发烫，但他一点也感觉不到。

“田地……”他喃喃地说，“我的妈妈……”

傍晚在不知不觉中降临，太阳落山了。麦麦德把羊群赶到一处，又把它们赶到在落日的余辉照耀下的克纳勒山丘旁。他把羊群留在山脚下，就爬上了山顶，从上面眺望着平原。夜雾弥漫。平原上覆盖着大片荆棘地。麦麦德看不见戴伊尔缅奥鲁克。一座山岭象一块巨大的帘子挡住了他的视线。到处是一堆堆灰色的土块。地上的草干得似乎要燃烧了。麦麦德突然想起了什么，就暗暗地责怪自己。苏雷曼是怎么再三叮嘱的？他说：“不要到克纳勒山那边去！”在克纳勒山的那一边看不见任何人影儿。麦麦德对此更加生气。他从山上跑下来，很晚才把羊群集合起来。他进村时天已经全黑了。当苏

雷曼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时，麦麦德撒了谎："找到了一块好草地就舍不得把羊群赶回来。"

有一次，他象平常一样起得很早，然后到羊厩里去了。闷热的夜。羊厩散发着粪肥气味。麦麦德把羊群赶到地里。有时，清晨，还在太阳升起以前，天边就呈现出一片淡淡的玫瑰红色，再过一会儿，白云就镶上了银边，接着，天亮了。麦麦德现在又看到了天边的玫瑰红色：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他心里高兴起来，突然感到自己象小鸟一样地轻快、自由。清晨的风在轻轻地爱抚着他的脸。

他的心狂跳起来。他赶着羊群朝克纳勒丘岭走去。羊群在前面奔跑，踢起了尘土，麦麦德在后面跑着追赶它们。在山脚下他赶上了羊群并挡住了它们。羊群向四面八方走散了。麦麦德心情激动地坐在地上，用小棍子撑着下巴。他久久地默想着。过了一会，他突然跳了起来，想把羊群赶到山顶上去。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又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陷入沉思。一只小羊跑到他身边，舐着他的脖子和手，但他好象没有感觉到。小羊走开了。周围显得这么明亮，似乎山峦、石块、村庄和草地都沐浴在光亮里了。

麦麦德垂下双手，睁开了眼睛，明亮的光刺得他好半天睁不开眼睛。当他的眼睛适应了光亮时，他费力地站了起来。好不容易集合起羊群又把它们赶到山顶。到了山顶，羊群就向另一个山坡走去。麦麦德把它们赶到南边。他把手放在眼眶上挡着光亮，向远处眺望。他似乎看见了一棵巨大的悬铃木树的三根支干。他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山的北面是一片平原。在戴伊尔缅奥鲁克村，荆棘地和平原之间密密地排列着

一座座灰色的山丘。他把羊群赶到那里，前面飞起两只小鸟。

平原上是死一般的寂静。远处白云象是从地里直接升起的。突然，他看见了山丘下一小块田地。田里有一个黑色的人影，他一会儿弯下腰去，一会儿又伸直身子。麦麦德心情沉重地、慢慢地把羊群赶到那里。走近了几步后，他认出了割麦子的人是潘贾尔·赫叙克老汉。他头也不抬，不停地挥动镰刀，聚精会神地割麦子，却没有看见麦麦德和羊群。羊群已经走到田边了，赫叙克仍没有发现。突然羊群从四面八方跑进麦田里，麦穗摇曳，发出了沙沙声。潘贾尔·赫叙克终于发现了羊群，他发怒了。他把镰刀向羊群扔去，又跑去驱赶它们。麦麦德一动不动地看着那喘着粗气，想把羊群赶出麦田的老汉。突然，潘贾尔·赫叙克发现了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小孩。赫叙克猜到了这就是羊倌，就更生气了。他丢下羊群，拾起了镰刀，大声骂着，向小男孩走去。

“好啊，你这个狗崽子！……”他喊道，唾沫四溅，“羊群跑到麦田里了，你还站在那里看！看我不抓住你，你这个臭娘养的狗崽子！”

男孩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老汉想，如果小男孩逃走，他是追不上的。他捡起石块等着，男孩子一跑，他就扔石块。他向男孩子走去，越走越近，但是，那个男孩子并没有逃走。赫叙克一把抓住他，举起镰刀，突然，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他一下子松了手。

“麦—麦—德？！是你啊，孩子！”他拉长了声音喊道，“大家都以为你死了呢！”

他喘着气，一下就坐到地上。在他那晒黑的脖子上和脸

上汗水淋淋。这时羊群又走到麦田里了。

"去,把羊群赶出去,再到这里来,"赫叙克说。

直到这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的麦麦德才突然醒悟了。他跑到麦田里,赶走了羊群,把它们赶远些,就又走到老汉这里来了。

"我的麦麦德,"赫叙克说,"人们到处找你。我们都以为你淹死了。你妈妈伤心得几乎死去。你难道不可怜你妈妈吗?"

麦麦德弯下身子,用棍子支撑着下巴,沉默着。

"这是谁的羊群?"赫叙克问。

麦麦德没有回答。

"我在问你呢,麦麦德,这是谁的羊群?"赫叙克追问。

"凯斯迈村苏雷曼的,"麦麦德轻声回答。

"苏雷曼是个好人,"赫叙克说,"唉,你呀,疯小子。你要逃走,哪怕告诉你妈妈一声啊。这个无耻的阿布迪使你忍无可忍,你就告诉你妈妈一声,愿意往哪儿跑就跑吧。"

麦麦德一听到阿布迪老爷的名字,就向赫叙克走近几步,抓住了他。

"赫叙克大叔,你对谁也别说,别说我在苏雷曼大叔家放羊,也别说你看见了我。要是阿布迪老爷知道了,他会把我打死的。"

"谁也不会拿你怎么样的,"赫叙克说,"傻瓜,难道能瞒着母亲吗?她呀,真可怜,因为挂念你几乎活不成了……"

赫叙克话说了一半就停住了。随后他站起来,也没看麦麦德,就到田里去了。他继续割麦子,割得很快,割麦穗的沙

沙声一直传到麦麦德的耳边。

赫叙克专心致志地割麦子，连头也不抬，只有当他感到背痛时，他才直起身子，双手叉着腰，看看远方，又继续割麦子。他好象把麦麦德忘却了。麦麦德站在田边，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时近黄昏，长长的人影拖在地上。

麦麦德看了看太阳，太阳象鲜红的圆盘悬挂在天上。平原上的青草反射着暗淡的光亮，随风摇曳着，就象海浪一样。

麦麦德走近赫叙克。他还是那样起劲地干活，飞快地割麦子。麦麦德又朝他走近了几步。男孩子的心跳得激烈。听见麦麦德的脚步声，赫叙克直起身子，汗水和泥土弄得他浑身污黑。他们的目光相遇了，疲乏不堪的赫叙克聚精会神地直视着麦麦德的眼睛，似乎要看到他的心灵深处。麦麦德垂下双眼，又向前走了几步，拉住赫叙克的双手说：

“看在真主的面上，赫叙克大叔，你别告诉妈妈，别告诉任何人说你看见我了。”说罢，他立即放开老汉的双手，头也不回地转身跑了。

麦麦德一口气爬上了山岗，累得汗流浃背。太阳下山了。不知为什么他又高兴，又忧愁。他爬上山顶，盯着山脚下那一小块田地，在田地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在移动着。

回村路上赫叙克一直微笑着，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他知道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但不打算告诉任何人。赫叙克见人就微笑着打招呼，但谁也没有发现他喜悦的神情。他径直向德浬家去。德浬站在自己家门口，看见潘贾尔·赫叙克向她走来，心里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他向她微笑。潘贾尔很少有

笑脸，也从来不到德涅家或别人家串门。他只走一条路：从家门口到田里，再从田里到家里。所以，如果今天来访的是别人，德涅就不会特别注意的。闲时老汉总是坐在自家门前的席子上默默不语，用小木头雕刻各种漂亮的小匙、小纺锤、松木杯子、念珠等等。现在他却站在德涅门前，看着她只是默默地微笑。德涅不知该怎么办，她好奇地望着赫叙克，然后说道：

“你好，赫叙克大叔，进屋坐会儿吧……”

赫叙克好象没听见她的话，还是微笑着。

“德涅！德涅！”他喊道。

德涅聚精会神地听着。

“德涅！我给你带来了好消息，你该怎么感谢我呢？”赫叙克问道。

“感谢，当然……赫叙克大叔……”德涅的声音激动得发抖。

“我今天看见了你的儿子。”

德涅什么也没回答。她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你的儿子今天到我那里去了。他长高了，长成个结实的小伙子了，”赫叙克接着说。

“真主赞美你，赫叙克大叔，”她喃喃地说，“谢谢，当然……你说的话都当真吗？真的吗？”德涅再三地问他，“谢谢，当然……为了你我将不惜牺牲一切，我的赫叙克大叔……”

赫叙克进屋坐下后，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地向德涅讲了一遍。德涅激动得坐立不安，在屋里不停地徘徊。

瞬息间，潘贾尔·赫叙克带来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村。男女老少，全村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德涅家门口。月光照亮了德涅家的泥屋顶和门前吵吵嚷嚷的人群。

鼎沸的人群突然安静了。人们的视线突然都集中到从村南边过来的骑马人的身上。挽具在月光下闪着金属的光芒。骑马人冲入人群，勒住了马。

“德涅！德涅！！”他喊道。

“我在这儿，阿布迪老爷，”一个微弱的女人声音在人群中应声而答。

“我听到的事是真的吗，德涅？”他问。

德涅走出人群，走到马前。

“潘贾尔·赫叙克看见了，他到我这儿告诉我的。”

“那个潘贾尔在哪儿？”阿布迪老爷吼叫起来，“让他走过来！”

人群里传来了声音：

“赫叙克不在，没在这里。”

“什么时候赫叙克跟大家在一起过？！”

“哪怕到了世界末日，他也不会走出家门的。”

“去把赫叙克带到这里来！”阿布迪命令道。

赫叙克还没有来到之前，人们屏声息气地等待着。一片可怕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赫叙克穿着白色贴身内衣被带来了。两条汉子紧紧地抓着他的手，他挣扎着想摆脱他们。

“这么晚了，你们要找我干什么？有什么事？让真主惩罚你们，坏蛋！”

“是我叫你来的，赫叙克，”阿布迪老爷说。

听到了老爷的声音，赫叙克的头立刻垂下来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下，是阿布迪老爷叫我来，你们这些没良心的？”赫叙克发了火，他又转向阿布迪老爷说，“原谅我，老爷！”

“赫叙克，你看见德涅的儿子了，是吗？”阿布迪老爷问。

“我告诉德涅了。”赫叙克说。

“现在你讲给我听听！”

人们紧紧地围住了赫叙克。听他讲他如何看见了麦麦德，又差点没用镰刀砍他的经过。他讲得很详细：连一点点的细微末节都没有漏掉。阿布迪老爷听完后怒不可遏：

“好啊，好啊，苏雷曼！”他说，“是你把我的长工偷去了，当了你的牧童，这可太好了，苏雷曼！是那个凯斯迈村的苏雷曼，对吗？”

“就是他。”赫叙克回答。

“明天我就去把麦麦德抓回来！”阿布迪对德涅说。

说完，他抽了一马鞭就走了。人群在他的后面喧哗。

* * *

阿布迪老爷在苏雷曼的家门前勒住了马。

“苏雷曼！”他喊道。

苏雷曼走出门来，看见了阿布迪老爷，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灰白。阿布迪老爷从马上弯下身来，对苏雷曼说：

“苏雷曼，你真不知羞耻！你竟拐骗了我的长工，没良心的东西！能从阿布迪家把人抢走吗？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事

情？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真替你害羞，苏雷曼，你的白胡子都一大把了……”

“请下马吧，老爷！下马进屋坐一会，我把一切都告诉你，”苏雷曼说。

“不，我不到你家去，”阿布迪老爷气势汹汹地说，“那个小家伙在哪儿？快说！”

“请您息怒，老爷！”苏雷曼说，“我这就把他找来。”

“什么息怒不息怒的！”阿布迪老爷吼叫着，“你说，小家伙在哪儿？”

“好吧，老爷，咱们走，”苏雷曼在马前带路。一路上谁也不说话。他们走近羊群。麦麦德坐在石块上沉思。看见了来人，他猛地跳了起来。阿布迪老爷的到来并不使他感到突然。麦麦德和苏雷曼的目光相遇了。苏雷曼低下了头，似乎在说：“我还能怎么办呢？”

阿布迪老爷把马向前赶了几步，到了麦麦德跟前。

“前面走！”他命令道。

麦麦德什么也没说，就这样走了。

他们在中午时分进入了村子：麦麦德在马前走着，后面跟着阿布迪。一路上阿布迪老爷什么也没问，麦麦德也沉默不语，他只担心阿布迪老爷会把自己撞倒，踩死。麦麦德是知道阿布迪老爷的暴戾的性格和脾气的。

他们在德涅家门前停了下来。阿布迪老爷向屋里喊道：

“德涅，德涅！把你的狗崽子领去吧！”

当德涅在门口出现时，阿布迪老爷掉转马头走了。德涅喊了一声，拥抱了儿子。村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跑来了，人群

将麦麦德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他：

"你到哪儿去了，麦麦德？"

"你怎么啦，麦麦德？"

"啊，麦麦德？"

麦麦德低垂着头，一声不响。越来越多的人都聚集到德涅家。

五

麦麦德把最后几捆麦子扔到场上。下雨了，麦穗都粘住了。脱粒时，一捆捆的麦子冒出了一缕缕黑色的烟尘。麦麦德从清晨开始就干活。现在几乎无法辨清他的脸。他浑身污黑，只有牙齿在闪闪发光。麦麦德垛好了麦垛。高高的麦垛把四周都遮住了。打麦场变成一片灰绿。

疲乏不堪的麦麦德走出打麦场，张着嘴仰首望着太阳。在收割过的庄稼地里一群群蚂蚁在蠕动。他用手遮住眼睛上方，抬头看了看太阳，贪婪地用嘴呼吸着。

麦麦德在到处是飞帘[1]的地里，接连干了好几天了。他一个人收割完麦子，母亲来帮助他脱粒。他用碌碡碾麦穗已经好几天了。他瘦得皮包骨头，干裂的脸上满是皱纹，双眼深陷，两腮也塌陷了。

在靠近麦田不远的打麦场上，一匹马拉着碌碡碾麦穗，这是一匹老马，大约有十五岁了，它是这样瘦弱，好象立刻就会

---

① 多年生草本植物，茎上有刺，花紫红或淡蓝色，约一米高，可作饲料。

倒下。苍蝇在老马的眼睛周围飞舞，在马背正中间，一个不收口的伤口流着脓血，土和血混在一起。从一捆捆麦子里散出的灰尘落到伤口上，一群黑色大苍蝇围绕在那里来回乱飞。

太阳升得很高了，麦麦德回头看了看。他浑身湿透，用手擦了擦脸，摔去了脸上黑色的汗水。

一捆捆的麦子和整个平原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刺眼的光芒，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累极了，躺在麦茬地里，看了看那匹马。

在瘦马旁边有四、五只燕子，麦麦德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他的手挡住了蚂蚁的路，它们爬到了他手上。

麦麦德使出了最后一点力气，起身坐在地上。他把头搁在右膝盖上，象往常一样，陷入沉思，过一会儿，又清醒了。他艰难地用手支撑着站了起来。蚂蚁在他的脸上、脖子上爬着。他很快把它们打落到地上。马的身上蒙着一层尘土。它站在黑草莓丛边，舐着前腿。麦麦德走到瘦马跟前，把它牵到一边去。

阵阵微风吹动着飞帘丛蓝色的大花朵。

麦麦德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马套到碌碡上。这匹马已经不能担当这项劳动了。麦麦德从碌碡上跳下来，牵着马碾麦穗。马不时地绊倒，站起来又倒下。这可把麦麦德惹急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马浑身发黑，汗水淋漓，它不停地喘着气，它的肋骨和胸部急促地起伏着。腰部、背部和臀部都冒出了汗水。麦麦德也浑身是汗，汗水流入双眼，刺得很痛。腐烂了的麦子的湿气使他难受得喘不过气来。过了一会儿，碌碡碾平了麦穗，阻力减小，碌碡渐渐好使了，转速加快了。麦穗在碌碡的

滚压下发出沙沙的响声。

午饭前，全部麦捆都脱粒完毕。麦粒脱去了黑色，闪着金光。在滚动的碌碡后面，卷起了淡淡的金色的烟尘。这烟尘微微有些刺鼻，很快地向四周散发。

远处，有人在垛麦捆。更远的地方可以看见两个男人在脱粒。除此而外，在广阔的平原上就看不见人影了。

麦茬很高……用收割机收割时，在田里只留下短短的，仅有一拃长的麦茬。有的麦子甚至被连根拔去了。而用镰刀割，只能把麦穗割下，地上留下长长的麦秆，在麦茬之间又长出了一片荆棘。

麦麦德口干舌燥。由于炎热，马也垂着头，懒洋洋地挪动着步子。麦麦德坐在碌碡上，低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他没有看见飞到场上来的燕子，他似乎睡着了。马低下头去，咬住麦秆，慢吞吞地嚼咽着。麦秆从它的嘴边掉下来，麦麦德什么也没看见。近午时分真是骄阳逼人，麦麦德站起来，向村子那边望着，远处一个人影也不见。

"唉，妈妈真是……"麦麦德低声地说。

妈妈应该给他送食物和水来。麦麦德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嘴里又干又苦。他打起瞌睡来了。马停住了脚步，把头伸向麦捆。半醒半睡的麦麦德起初没有看见，当他醒来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拉住了缰绳，喊了起来：

"嗨，喏，亲爱的，喏！"

马用自己的尾巴驱赶那些缠扰着它的苍蝇，但它们却老是缠着不放。

焦急不安的麦麦德又站了起来向村子那边眺望。在飞帘

从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头，又过了一会儿，他认出了来的是他的母亲，他就转怒为喜了。

母亲浑身是汗，她手里拿着的那只包着食物的包裹几乎要拖到地上了。

"怎么样，孩子？"她问道，"干完了吗？"

"把所有的麦捆都倒了一遍，"麦麦德回答。

"你是不是堆得太多了？"母亲问。

"多是多了些，但没什么关系，"麦麦德说着，急急地从母亲手里接过水罐，送到嘴边。他喝得那么贪婪，那么久。水从罐口边流下来，流过下巴，弄湿了胸口和脚。

"你下来吧，孩子，让我来赶一会儿马，你吃点东西！"母亲说。

麦麦德把缰绳交给了母亲，就坐在黑莓丛下荫凉处，解开了包裹。包裹里有些葱和盐。皮囊里的阿伊兰[①]已经流了出来。还有一些小虫爬到皮囊上去了。他把阿伊兰倒在碗里。

吃完了饭，麦麦德躺在灌木丛下，躲避那炽热的阳光。他立刻就睡着了。

他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他揉了揉眼睛就跑到场上去了。

"妈妈，你累了吧？你一定很累了，"麦麦德说。

"给你缰绳，孩子，"德涅沉重地喘息着回答。

两天之后，脱粒、扬场全部结束了。第三天他们捡回了一些没有脱粒的麦穗。第四天所有的麦子都收完了。红色的麦

---

① 土耳其人饮用的一种用酸牛奶和水做的饮料。

粒在场上发光，但是，当天他们是不能把麦子装进口袋里背回家去的，因为阿布迪老爷还没有来取走他自己的那一份呢。一大堆麦子就这么躺在场上。夜里，麦麦德和母亲一起留在地里看着麦子。苍蝇、蚊子不断地叮吮着他们。早晨来临了，但阿布迪老爷没有出现，中午他也没来，直到傍晚他才骑着马和三个长工一起到场上来了。他的脸色黑得可怕。德涅被吓住了，因为她早就了解他。这女人黝黑的、皱皱巴巴的脸上的皱纹显得更多了。阿布迪做了个手势唤她前来，然后命令长工们：

“四分之三归我，四分之一归德涅。”

德涅一下子拉住马镫，说：

“你不能这样做，老爷。今年冬天我们会饿死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做呵！让我吻你的双脚，老爷！”

“别诉苦了，德涅！我给你的是你应该得的那份，”老爷说。

“我应该得到三分之一，”德涅抽抽嗒嗒地回答。

老爷从马上向德涅弯下身子，盯住她的眼睛说：

“谁耕的地，德涅？”

“我耕的，老爷，”德涅回答。

“我的长工帮助你没有？”

“帮了，老爷。”

“德涅！”

“我听着呢，老爷！”

“让你的儿子记住，叫他别再跑到什么苏雷曼家去给人家当什么羊倌、牛倌的……”

德涅的脸色象死人一样灰白。老爷赶着马在她的眼前消失了。

德涅望着阿布迪去的方向喊道：

“让我吻你的双脚，老爷，不要这样！”

长工们开始分麦子，三份倒在老爷那边，一份给德涅，老爷的那堆麦子越来越大，而德涅的那堆却变得很小。

德涅看了看自己的那堆粮食，就骂起来了：

“别逼死我们，山羊胡子！你给自己留着买药吃吧！噎死你！”

长工们把老爷的粮食装到三匹马上，他们谁也不对德涅说一句话，似乎都成了哑吧。

麦麦德走到母亲身边坐下，在扬着灰尘的场上留下了一小堆麦子，刚才它还是多大的一堆啊！他一会儿看看妈妈，一会儿看看麦子，认错似地嘟囔着什么。

“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把你从苏雷曼那里带回来时没打你。我明白了……原来他是要抢我们的粮食，可恶的异教徒！”

麦麦德忍不住哭了起来：

“都怪我！……”

母亲把儿子拉近身边，紧紧地抱住他。

“有什么办法？”她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啊？”

“冬天我们吃什么？”麦麦德问。

“冬天……”德涅重复着，也哭了起来，“唉，你父亲活着就好了，父亲……”

六

麦麦德的母亲仅有的一头母牛，今年生了小牛犊。假如他们家有一德纽姆[1]的地，那么，明年就会增添一头小牛，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两头小牛一起长大，在一大块草地上两头长角的小牛犊在吃草……要把它们套在马具上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你不偷懒，它们会象小羊羔那样听话。田里长荆棘？让它们长吧！长一年、两年，到第三年往荆棘根部洒硫磺水。只要土地属于你就行了。

在新出生的小牛犊红色的皮毛上还能依稀辨出紫色。随后皮毛的颜色变了，变成褐色的，红亮红亮的，还透着青色。

它们长着天鹅绒般柔软的耳朵，当你用手掌抚摸它们时，你会很舒服地感到一阵颤抖在全身掠过。

在穷人家里，小牛都是在靠近炉子、主人睡觉的地方，给它们垫上松软的干草喂养的。房子里总是散发着春天的花香、干草味、粪臭和小牛身上的奶味。

秋天小牛长大了，就把它们放到牛棚里去。

整个春季，母亲顾不上照管这头小牛犊。如果没有麦麦德精心照料它们，那它们就只能在房子里乱跑了。

麦麦德的家就是一间矮小的茅屋。屋顶是泥糊的，墙壁只有一米多高。村子里所有的房子的房顶都经不住秋雨浇淋，只有麦麦德家的屋顶不漏雨。父亲去世前不久，麦麦德到

---

① 土耳其面积单位，一德纽姆等于四十平方阿尔申，即九一三.三平方米。

萨勒恰沙克去了一趟，从那里带回一些泥，抹了屋顶。萨勒恰沙克的泥土不象我们所知道的那种尚未开垦的黑色沙土。那里的土象水晶块一样——黄色、红色、雪青色、天蓝色、绿色，各种颜色的泥土混杂在一起，所以房顶在阳光下象彩虹一样闪着光。

母亲和儿子拼死拼活地干了整整一个夏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到了秋天，他们还是两手空空。不安和悲伤笼罩着这间破烂的小屋。突然，他们想起了还有一头小牛犊呢，差点儿把它忘了。现在它已经长大了。

母亲把一块劈柴扔到炉子里。乌云自北向南移动着，闪电把屋里照得通亮。炉子里的火势旺起来了。就在这时，麦麦德走进屋来。他双手冻得通红。麦麦德靠近炉边坐下，回头又看了看那头安安静静地反刍着的母牛。它面前放着干草，但它不吃。房子的另一角也堆着干草。

麦麦德站起来走到母牛旁边，抓住了站在它身旁的小牛犊的耳朵，小牛犊挣脱了他，跑到母牛的另一侧。麦麦德微微地笑了。

"当你不在这里时，我们的芬德克就出生在阿勒奇勒河边，"德涅说，"我找了很久，到夜里才在灌木丛里找到小牛。母牛站在那里舐着它。起先母牛不让我走近小牛，后来我把小牛包在围裙里带回家来。"

"现在它长得多么大了！"麦麦德说。

"是啊……"德涅应声说道。

他们的对话突然中断了，他们俩谁也不敢看对方的眼睛，都低下了头，看着火苗。

“没法子，只能把它卖了，我们已经没有面粉了……”

麦麦德没有回答。

“阿布迪老爷恨我们，”母亲接着说，“他会把小牛犊牵走的。我们熬不到夏天了。”

麦麦德沉默着。

“没法子，孩子！”德涅说，“你记得吗，你是怎么逃走的？阿布迪老爷现在又欺负我们了。”

麦麦德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母亲，双眼含满着泪水。

“这只是借口，”他说，“即使我不逃走，他也会找到碴儿的！”

“他任何时候都有借口，我的孩子，”德涅说，“这个异教徒是你父亲的死对头。”

他们又谈起了那头牛。这是一头喂得肥肥壮壮的，前额有斑点的漂亮的母牛。

隆冬。积雪齐膝。午后天色渐渐黑了。雪蒙蒙的，乌云把天空都遮住了。母亲把装满水的黑铁锅放在炉子上。水很快就开了。

真涅特走了进来。

“进来坐一会儿，邻居，”德涅说，“坐下吧！”

“好吧，就坐一会儿，”真涅特深深地叹了口气，在角落里坐下。

“一清早我就从这家走到那家。我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现在该到哪里去。我听说你也没有小麦和大麦了。我们家一周前就断了粮。面口袋早就空了，今年我们地里的麦子长得不好，如果能有你们地里那样的收成就好了……我丈夫几

乎走遍了村里的家家户户，想去借一些粮食，可是谁家也没有——没什么可以给的。”

真涅特看见炉上的锅里装着开水就问：

“你要往水里撒什么呀？”真涅特提问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德涅的双唇上掠过一丝微弱的苦笑。

“装满了水！”德涅说。

“怎么，你们也什么都不剩了？”真涅特问。

“所有的都在炉子上了。”德涅说。

“你怎么办呢？”真涅特担心地问。

“不知道。”德涅说。

“到穆斯图鲁那里去借些什么吧，”真涅特出了个主意。

“我去过。但是，他也什么都没有了。”德涅说。

暴风雪。狂风夹着雪片接连几天呼啸着，吹得人连眼睛也睁不开。屋边的狗也见不到了。村子里寂然无声，就象荒秃的山顶。大家都呆在家里，那些有奶牛的人家把干草拿进屋里，就不再迈出家门。邻居们也停止了来往。

为了求得一些帮助，德涅走遍了全村。一个多星期来，她天天在踩别人家的门槛。

“宁可饿死，但决不去乞求阿布迪老爷！”德涅打定了主意，“宁可饿死……”

年年如此。村里半数以上挨饿的农民最后还得去向阿布迪老爷求助。

德涅没有去。随他吧！她还有儿子。几天来，麦麦德一直默默无言。他脸无血色，紧闭的双唇象一片煞白的薄纸。他默默地坐着，象死人似的一动不动。有时他双手抱着头，沉

思着，就这样一直坐到晚上。只有他的一双大眼睛表达着他的整个灵魂和全部活力，诉说着他的爱和恨，流露出恐惧和力量。从那双眼睛里时时闪射出仇恨的火花，但随即就熄灭了。这是可怕的闪光！这样的闪光可以在准备扑向猎物的老虎眼睛里看到。他这是怎么啦？也许，他生来就是这样？不，是折磨和痛苦使他变成这样的。麦麦德眼睛里的闪光，只是在最近一年才出现的。以前，这一双稚气的眼睛里时常闪耀着惊奇和快乐的光芒。

天空乌云密布。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挤在阿布迪老爷家门前。他们深深弯下腰，互相紧挨着，在透骨的寒风中嗦嗦发抖。只有德涅独自站在一边。人们在等待阿布迪老爷。他会出来对大家说些什么的。看，他的脑袋和尖尖的小胡子出现了。他手中拿着一串有九十九个珠子的念珠，头上戴着一顶骆驼皮的小便帽。

“你们又没有填肚子的了？”他问道。

没有听到回答。

“德涅！德涅！！”他喊道，“你滚回家去吧！我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的。滚回家去，德涅！在我的村子里，在我家门口，还没有一个人敢跑到别的村子去给别人干活。你的崽子竟然狗胆包天！滚回去！！……”

随后，他转向那一群人说道：

“你们跟着我来，”说罢从宽肥的裤子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又从上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子。

德涅鼓起勇气在他身后喊道：

“老爷，我的儿子是个瘦弱孩子……别让我们饿死

啊……”

老爷停住了脚步，向德涅转过身子，人们也一个个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孩子就该象个孩子的样，从我记事的那天起，就没有一个人敢逃出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到别的地方去当雇工，以后也决不允许这么干！德涅，你给我滚！”阿布迪吼叫道。

阿布迪老爷打开了粮仓。从粮仓透出一股热气和麦粒里的尘土味。

他站在门口又说道：

“听我说，谁也不准给德涅一粒粮食。让她饿死！在我的村子还从来没有饿死过人。她会饿死的。要么让她把还剩下的什么东西卖掉。如果我知道了你们给了她粮食，我就要把给你们的拿回来。到时别说你们不知道……”

人群中响起了一连串的嘟哝声：

“我们自己还不够呢……”

“我们自己还不够呢……”

“不够……”

“还能给德涅什么……”

“德涅的儿子就不应该逃跑，”一个女人狠狠地喊道，“干我们什么事！现在让他们饿死吧！”

每个人都背着一口袋粮食回家。面袋里装着荞麦、小麦和燕麦。磨房在村子的另一头，离那棵高大的悬铃木树不远。磨房已经很久没活干了，而现在呢，两天来磨房前堆满了粮袋。没有耳朵的伊斯玛伊尔时来运转了。

傍晚时分，从每座房子里都散发出烤面包的香味。

杜尔穆什·阿里整六十岁了。他是村里最魁梧的人，他结实得象那棵巨大的悬铃木树。在那张大脸上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他一辈子不穿鞋，黑黑的、肥肥的、布满深深裂纹的大脚掌是不需要穿鞋的，而且没处去找到他那样大号的鞋。但是，如果他真想穿鞋，他也还是会找到的。当有人向他提起这件事时，他什么也不回答，只是骂一句了事。

一个女人在和面，另一个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片，而第三个在用烤盘烤饼。在烤饼的女人右边放着一叠烤好的红红的饼。

阿里津津有味地吃了两张饼。突然，泪水涌上了他的双眼。

阿里对妻子说：

"老伴，我咽不下去啊。"

"为什么，阿里？"她奇怪地问道。

"我们的伊布拉辛家……我怎么也忘不了昨天的情景，忘不了这个异教徒阿布迪。他把德涅赶走了，连一颗粮食也不给她。"

"他们真可怜。唉，要是伊布拉辛活着就好了……"妻子说。

"阿布迪还对我们说，要我们……"阿里说。

"听说了……"女人说。

"但是，在这么大的村子里，难道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人饿死吗？"阿里说。

阿里生了气，扯着嗓子喊着。就连村子的那一头也能听见他的喊声：

"喂，老婆子，起来，包一张大饼，往口袋里装上一厄尔切克[①]面粉！我给伊布拉辛家送去。"

女人掸去了围裙上的面粉，从和面的桌子边走开了。

象是长满枝杈的树干在阵风的吹动下沙沙作响似的，阿里拿起面口袋和包着饼的包裹飞快走出家门，他一口气走到德涅家门口才安下心来。

"德涅！德涅！"阿里喊道，"开开门！"

德涅和儿子蜷缩着身子，躺在快熄灭的炉子旁，象石块似的一动不动。

"德涅！德涅！"阿里又喊了一声。

德涅听出了他的声音，费力地站起来，走到门口，勉强开了门。

"进来吧，阿里兄弟。"她说。

"为什么让我在院子里等了这么久啊？"

"请进来吧，兄弟，"德涅又说了一遍。

阿里弯着身子进了门。

"怎么你家的炉子没有火啊？"

一道仇恨的目光在麦麦德的眼中闪亮。但当他看见了阿里那对善良的、微笑着的眼睛时，麦麦德的目光也就变得柔和了。

"真主是伟大的，"阿里说着把包裹拿了出来。

"伟大的，"德涅附和着。

"我快冻死了。你看，孩子也冷得发抖，生起火来

---

① 土耳其的容量单位。一厄尔切克相当于四分之一蒲式耳，近十公升。

吧！……”阿里说。

德涅看了看空空的炉台。

“熄灭了？我还没看见呢。”德涅说着往炉膛里塞进几块木头，又点着了火。

“愿你遭殃！可恶的异教徒……”阿里说。

一提起阿布迪，麦麦德的眼睛里就又发射出仇恨的光芒。

“谁能把他杀了，”阿里说，“谁就会扬名四海，进入天堂。这个老爷的父亲还不是这样的，他有时还能为农民着想。”

在阿里之后还有几个农民到德涅家来。每个人都给德涅家带来些吃的。这个情况阿布迪是万万没有料到的。但是，邻居们送来的东西只够维持十五天。就这样，母亲和儿子已经又有两天烟火未动了。第三天，德涅默默无言地在母牛脖子上套上一条绳子，把它牵出门外。

“妈！”麦麦德喊道。

“是啊，孩子，没有法子……”德涅说。

德涅把母牛牵到阿布迪老爷家门口。小牛把嘴伸向母牛的乳房，吮吸着。

德涅一动不动地在老爷家门前站了好一阵子。杜尔逊看见了德涅就报告了老爷。阿布迪走出门来。德涅不敢抬头，她的尖尖的下巴颤抖着。她胆战心惊地站在那里，象一个立刻就会放声大哭的孩子那样紧紧地闭着嘴。

阿布迪老爷用手摸了摸牛背。

“怎么，牵来卖吗，德涅？”

“是的，老爷，”德涅低着头回答。

阿布迪老爷对杜尔逊命令道：

“把德涅家的牛牵到我们的牛棚里！”

他从裤袋里摸出了一串钥匙。

“我的女儿德涅，你带着粮袋了吗？”阿布迪老爷问道，他的口气温和而亲切。

“带着呢，”德涅回答。

七

在橡树生长的地方是见不到其他树木的。在山里，在丘陵上只看见树干结实、树枝畸形的橡树。这些橡树都不过一米高，但枝叶却很茂盛。它们在泥里牢牢地扎下了根。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它们与土地分离。

长着橡树的土地是灰白色的处女地。它似乎发过誓，除橡树外，不给任何东西以生命的乳汁。

从卡迪尔利到彻厄彻克，丘陵绵延起伏。坡上覆盖着黑色的肥沃的泥土。这里是丘库尔奥瓦沼泽地的边沿。阿贾萨兹沼泽向西延伸；托罗斯山的针叶林则向东扩展。这丘陵地上点缀着一小块、一小块的耕地。这儿也有橡树，这些橡树象柏树一样高大挺拔。它们枝茂叶盛，树冠也不象那些粗短的橡树那么畸形难看，而象高高的白杨那样齐齐整整。这些橡树也象别的树那样，就长在庄稼地边。

风吹动着那些绿色的、淡紫色和白色的荆棘灌木丛，掀起了层层波浪。在平原的东方，大地已经盖上了白霜。多石的土地盖上了薄薄的冰层。

春寒料峭，麦麦德在荆棘地里耕地，他的脚处处是伤痕。

夏日炎炎，他又得冒着酷暑脱粒。那些几乎是用牙齿和指甲从地里挖出来的粮食，四分之三被阿布迪老爷抢走了。而别的农民只向老爷缴纳收成的三分之二。自从麦麦德出逃回来，阿布迪对待他就象野兽般地凶狠。他从不改变自己的习惯，只要一有机会就痛打、折磨麦麦德。

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出生，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

麦麦德就生长在这块没有开垦的土地上。

无穷的灾难……麦麦德没有长成结实的小伙子。他肩膀不宽，手脚细长，就象干树枝一样，完全是干枯的。他的脸黑黑的，脸腮塌陷。如果仔仔细细地端详麦麦德，你会不由得想起那一株株橡树。他就象橡树那样坚强挺秀，牢牢地扎进泥土，他是那么敏锐坚毅。只是在他那滋润而孩童般粉红的双唇上时时带着无邪的微笑。这微笑和他的痛苦而坚强的面貌还是相称的。

今天早晨麦麦德全身洋溢着欢乐。他走到外边，在太阳下散散步，又走进屋来。那件从逃兵那里买来的新的上衣口袋里放着一条手帕。麦麦德把这条手帕叠成各种不同的图样。他把它象一片树叶似的转来转去，又将它叠起来。他的帽子也是新的，麦麦德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摘下来。前额上拖下一绺乌黑的长发，他照着镜子把它梳到脑后去，觉得不满意，又将它拉回到前额上。他的裤子也是新的，两年前买的，今天还是第一次上身呢。

麦麦德穿上袜子，又脱下来。母亲会织漂亮的袜子，她会挑选最美丽的图案。他不喜欢最后穿在脚上的那双袜子，他把袜子脱下来放在角落里。他向母亲偷眼一望，就走到箱子

边，打开箱盖。箱子里散发着一种野苹果的香味。他在箱角看见了一双花袜子，高兴极了。他弯下身去，当他的手触到那双袜子时，一股暖流渗入他的心田。袜子，在箱子里看来是深色的，可是拿到明亮处，袜子上鲜明的花纹就清晰可辨。

传来了歌声……夜晚的歌声似乎和白天唱的不同。而孩子、女人、少年或老汉也各有各的唱法。山里人这么唱，而平原上，森林里或在海上的人们又那么唱，而每次歌唱，这歌子都带着迷人的特色，甚至连清晨、午时和夜晚都不一样。

这些缀满花纹的袜子象一支歌。它们象歌声一样蕴藏着那么多的温暖。黄的、红的、绿的、天蓝的、橙色的、粉色的线交织在一起，使人感到十分温暖，它们似乎含情脉脉，就象美丽的爱情。

这种象征着爱情的袜子自古以来代代相传。当麦麦德拿着袜子到亮处看时，他的心激动得怦怦跳。在这种袜子上都绣着一对鸟儿。鸟儿嘴对着嘴，象是在亲吻……在袜子上还绣着两株结实粗壮的树，它们一般高，树上开满了大朵大朵的鲜花……两株树并排站着，树上的花儿相互探身亲吻。在鸟儿和树木间有一条乳白色的小溪，溪边是白色的山崖。这些明亮的花纹使麦麦德感到头晕目眩。

他穿上袜子，随后又穿上恰勒克。袜统长到膝盖。就在膝盖边上，鸟儿、鲜花在亲吻，白色的小溪奔流着。

麦麦德想见到哈切。他向哈切家走去。哈切站在台阶旁，一看见麦麦德，她那双大大的、明亮的眼睛微笑了。她看见了麦麦德脚上穿着她织的袜子，高兴极了。

离开哈切，麦麦德向村里走去。当他回来时，日头已经高

照。麦麦德坐在石头上等着好朋友，不一会儿，好朋友就从屋后露出头来。

"孩子们，"母亲说，"别玩得太久了。要是阿布迪老爷知道你们到镇上去了，你们就该倒霉了。"

"他不会知道的，"麦麦德说道。

麦麦德的好朋友穆斯塔法是秃子阿里的儿子，他和麦麦德一样，刚满十八岁。麦麦德和穆斯塔法因为镇子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他们就决定到镇上走一趟。不知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们去作这一次旅行。他们也想看看杜尔逊讲过的那个童话般的丘库尔奥瓦。两年前他们就决定到那里去走一趟，但每次都因为什么事被耽误了，怎么也实现不了这个愿望。再说穆斯塔法害怕自己的父亲，而麦麦德怕母亲，他们俩人又同样惧怕阿布迪老爷。

三天前他们见面时，将这个愿望告诉了麦麦德的母亲。

"这怎么能行？"她说，"这么小小年纪怎么能到镇上去呢？你们还是孩子啊！阿布迪会说什么？要是他知道了，会把我们赶出村子的……"

麦麦德竭力说服母亲。

"不行，"她说，可是她立刻又觉得孩子们可怜，于是她又说："如果阿布迪老爷要赶走我们，就让他赶吧！我们也……"

关于这个计划，孩子们没有对穆斯塔法的父亲露出一点风声。就说是要去抓小鹿，得在山里呆几天。麦麦德和穆斯塔法一起打猎是常事。村子里没有比麦麦德更好的猎手，他是神枪手，一枪能打中一只跳蚤。要是秃子阿里看见孩子们

这身打扮，又穿着“爱情”袜，他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们是去打猎的。穆斯塔法把猎枪留在麦麦德家。

那一夜，他俩眼睁睁地等待天明。他们幻想着，不停地谈论着。

天不亮他们就上路了。四周还是漆黑一片。

他们小跑着飞快地向前赶路。

山谷下吹来凉爽的晨风。

太阳还没有升起。他们默默地、不停地走着，就这样走到了一块绿草地上。麦麦德深深地喘了口气说：“那里就是萨勒博阿村，我们到那里去，然后就是戴伊尔缅列尔，再过去就是迪基尔利，走过迪基尔利就到镇上了。”……他们又开始跑了。他们时而停停，相对微微一笑，又向前跑去。

他们很快地走过了苏雷曼勒村里一座烧焦的小木桥，绕过了地下通道和墓地。中午时分，他们走到了托伦拉尔。天气暖洋洋的，石榴树上开满红色的花朵。他们在湿润的泥地上坐下休息。突然，从石榴树后面走出来一个高个子的老头。他面容疲倦，浑身是汗，衣襟敞开，在他的胸部可以看到灰色曲卷的胸毛。白色的胡子也是曲卷的，老汉从肩上取下布袋说道：

“你们好啊，小伙子们！”他的嗓音粗犷，铿锵有力。

老汉坐下来，从布袋里拿出一个包裹。里面有饼、细长的白面包、一个红色的洋葱，还有羊奶酪干。

“过来吃吧，”老汉说着，就开始吃饭了。

“谢谢，您吃吧，”麦麦德回答道。

“谢谢，您吃吧，”穆斯塔法重复着。

"过来吃吧,"老汉又说。

"谢谢,您吃吧,"麦麦德又说。

"谢谢,您吃吧,"穆斯塔法紧跟麦麦德重复道。

老汉继续邀请他们。

"我们到镇上去吃,"麦麦德说。

"我们到镇上去吃,"穆斯塔法重复着。

"如果这样,那就算了,"老汉笑着说,"我知道,城里的面包味道好……但是,离城里还远着呢。"

"我们到那里去吃,"麦麦德说。

"我们到那里去吃,"穆斯塔法重复着。

就在他们身边,有一股泉水从崖顶上泛着白沫向下奔流。

"你们就沿着这条小河走,它会把你们一直带到镇上的,"老汉说,嘴里塞满食物。

"你不和我们同路吗?"麦麦德问道。

"唉,我的孩子,我也到镇上去,但是,我能赶上你们吗?"

麦麦德不作声了。

吃过了饭,老汉结结实实地系好了包裹,随后走到小河边,趴在那儿喝了好一会儿水。然后他用手背擦干了嘴和胡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坐下。他拿出一个大盒子,把它打开,用一张发黄的纸卷了一支指头一般粗的烟,拿出一张涂满硫磺的引火纸片,用火石打着了火,硫磺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他吸了一会儿烟,背靠石榴树坐得更舒服些,问道:

"你们从哪儿来,小伙子们?"

"从戴伊尔缅奥鲁克村来。"麦麦德答道。

"从戴伊尔缅奥鲁克村来,"穆斯塔法重复着。

“从那个异教徒山羊胡子阿布迪的村里来的？”老汉反问道，“我们听说阿布迪当了老爷。听说他强迫农民们象奴隶一样地给他干活，用饥饿折磨人们。一到冬天，他就让人们在饥饿中死去。传说没有阿布迪的允许谁也没有权利结婚，甚至不能走出村去。还听说阿布迪经常用手杖把农民打死。看来，阿布迪是这五个村子的主宰者，成了阎王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一个山羊胡子阿布迪！原来阿布迪当了老爷！”

老汉哈哈大笑起来，他长久地笑着，边笑边说：“唉，阿布迪！阿布迪！好一个山羊胡子阿布迪！”

突然他不笑了。

“这是真的吗？”他皱起眉头问道。

小伙子们互相看一看……在麦麦德的眼睛里又出现了仇恨的闪光。老汉发现孩子们有些为难，不作回答，就又说：

“听我说，小伙子们，这条长着小胡子的狗，这个恶棍，折磨农民的王八蛋，他的妻子曾被人杀死……这个阿布迪胆小得象只兔子。象个女人！这是过去的事了，我的孩子们。如果料到他会成为这样的恶棍，我早就把他的灵魂送到地狱去了。他能值几分钱？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看来，就是这个山羊胡子阿布迪！”

他又笑起来了。

“这么说来，这个阿布迪很蛮横凶残。他把五个村子的农民都变成了自己的奴隶！呸！操他娘的！……唉，阿布迪，如果我知道你会成为这么一条恶棍……如果我早知道，阿布迪！”

麦麦德和穆斯塔法紧紧地靠在一起，疑惑不解地看着那

个老头，麦麦德似乎在微笑。这一切老汉都看在眼里。

“看来，你们是阿布迪的村民？”老汉又问道，“阿布迪跪着向我求饶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听了这些话，穆斯塔法忍不住轻蔑地笑了。麦麦德悄悄推了他一下，老汉也发现了这个动作。

“你们听说过巨人阿赫迈特吗？”他问道。

“听说过，”麦麦德回答。

“我问你呢，你听说过吗？……”老汉突然问穆斯塔法。

“当然听说过啦，”穆斯塔法结结巴巴地说，“谁不知道他呀？”

“阿布迪从斯伊伦格奇回来时，他遭到了两个强盗的袭击，被洗劫一空，他的妻子也被带走了。人们把这情况告诉了我，阿布迪跪在我的脚下苦苦哀求，我就去把他的妻子领回来交还给他。要是当时我能料到他如今会这样地欺压穷苦老百姓，我就……”老汉喊道。

巨人阿赫迈特的名字在山区被当作神话传诵。母亲安慰哭泣的孩子时就说：“巨人阿赫迈特来了！”阿赫迈特的威信在人们的惧怕和敬爱中逐年提高。巨人阿赫迈特赢得了人们对他们惧怕和始终不渝的敬爱。如果一个强盗不能在人们的心目中同时唤起这两种感情，那么他在山里是不可能坚持一年以上的。仅仅取得人们的爱是不够的，但单单使人惧怕也只能激起仇恨。

在十六个光荣的年头里，巨人阿赫迈特从未遭到过不幸。十六年来，他只要了一个人的命。这个人曾经在阿赫迈特服兵役时，强奸了他的母亲。阿赫迈特回来后知道了这个情况，

就杀死了这个仇人，上山当了绿林好汉。这个仇人就是胡赛因老爷。

阿赫迈特从不拦路抢劫。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是没有一个强盗胆敢横行霸道的。

他在丘库尔奥瓦挑选最有钱的人家，派遣队伍带着他的信去勒令有钱人拿出钱来。财主们接到信后就乖乖地按要求把款子如数交出。不管所要的款数多么惊人，阿赫迈特每次都能分文不少地拿到手。别的强盗去抢劫时总是残忍地折磨和杀害人们，但回来时经常是两手空空。宪兵们随即从丘库尔奥瓦接踵而至，将他们捉拿归案。

阿赫迈特是从不挥霍钱财的，他又能到哪里去化这些钱呢？在山里？阿赫迈特为这一带病人买药，替没有牛的人们买牛，给穷人们送去粮食。

大赦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里，远近村子的农民就络绎不绝地来看望这位巨人阿赫迈特。

从此阿赫迈特解甲归田。在村里，他善良得连蚂蚁都不愿踩死。但是当他路见不平时，从前的愤怒的情感又会在他身上复活。在这种时候，他总是说："唉，想当年……"又立刻闭上嘴，似乎为自己说了这些话而害羞。事过之后，他又常常取笑自己。

时光年复一年地流逝。阿赫迈特渐渐地被人遗忘了。连他自己那个村的人也对这个巨人的存亡不很关心了。农民们对此习惯了。在这个白胡子老头身上已经再也看不到那个多年前把托罗斯山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巨人阿赫迈特的踪影。

当某一个强盗扬名山区时，人们总是这样说："象巨人阿

赫迈特一样”；如果那强盗不抢女人，人们就会说：“和巨人阿赫迈特一样”；如果他不杀人也不欺压百姓，人们也用“就象巨人阿赫迈特一样”这句话来称颂他。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和巨人阿赫迈特的名字连在一起。

老汉向穆斯塔法转过身去，问道：

“巨人阿赫迈特是什么样的？没听说过吗？”

“父亲说过，他爱穷人，象他这样勇敢诚实的强盗这里再也不会有了。”穆斯塔法说。

“你们没有听说过他个子有多高，长得什么样？”老汉问。

“父亲说，”穆斯塔法继续回答，“他是个大高个子，黑黑的眼睛，浓浓的胡子。他长得象高山那么雄伟，巨人阿赫迈特就是那样的。我父亲还和他讲过话呢。他的前额上有一大块黑色的胎记，他双眼闪闪发光，他一枪能打中铜钱，真的……打中铜钱。我的父亲甚至还和他说过话呢。”

“谁从强盗那里把阿布迪那个异教徒的妻子领回来还给他的？”老汉开玩笑似地问道。

“不是你还有谁呀，不是你自己告诉我们的吗？”穆斯塔法说。

老汉遗憾地摇摇头说：

“不，不是我……我……”

麦麦德仔细地盯着老汉的脸看。在灰白色的眉宇间他看见了一大块胎记，但那块胎记不是黑色的，而是绿色的……麦麦德无法把目光从这张脸上移开。

“你记得吗，是你抢回来还给他的，”穆斯塔法认真地说。

“不，不，不是我，我没有把她抢回来，也没有还给他。你

说的那个人已经死了。”说罢，老汉在地上躺下，把头枕在布袋上。

穆斯塔法推了推麦麦德，轻声说道：

“起来吧，该走了！”

麦麦德没有应声，站了起来，他目不转睛地盯住老汉那张脸。老汉睁开眼睛，问道：

“你们要走了？”

“愿您健康！”麦麦德敬佩而赞美地说。

“愿您健康！”穆斯塔法重复着。

“一路平安！”老汉回答，他从布袋上抬起头来，看了看他们。当他们走远了，他又枕在布袋上，闭上了眼睛。小河流水在他身边淙淙作响。

他们默默地一直走到德维博伊努旁的针叶林边。麦麦德的脸色是严肃的。他很忧郁，突然，一种快乐的情绪控制了他，可是这种情绪转瞬即逝，就象被乌云卷走了似的。

他不住地斜眼看看穆斯塔法。可是这个同伴却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他们爬上高坡时，麦麦德疲乏地坐到一块石头上。突然他微笑了。穆斯塔法不失时机地问道：

“告诉我，你笑什么？”

麦麦德微笑不语。

“快告诉我，”穆斯塔法追问。

“真主作证，这个人就是巨人阿赫迈特，我是这么感觉的，”麦麦德认认真真地说。

“胡扯！”穆斯塔法说。

“怎么胡扯？这个老汉就是巨人阿赫迈特，就是他！”麦麦

德有些生穆斯塔法的气。

“真有你的！这个人和我们大家并没有什么两样。就象我的爷爷！他哪儿象巨人阿赫迈特？”穆斯塔法说。

“你看见他前额上的胎记吗？就在前额正中间？”麦麦德问。

“没有看见。”穆斯塔法回答。

“就在他的前额中间有一大块绿色的胎记……”

“没看见。”

“他的眼睛象燃烧着的火炬。”

“没发现。”

“他的眼睛象玻璃一样闪闪发光。”

“一点也不象。”

“我觉得除了这个人外，再没有别人会是巨人阿赫迈特了。”

“胡扯！如果连这个人也是巨人阿赫迈特，那世上就不得安宁了。这个人和你我一样平平常常……”穆斯塔法说。

“他的眼睛象火炬在燃烧。他的脸显得那么亲切，他象亲人一样……如果你的父亲看见他……”麦麦德说。

就这样他们一边议论着邂逅相逢的这位老人，一边走下斜坡，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原。远处是一大片白杨树林，一条大河穿过树林向前绵延，流水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小伙子们生平第一次看见这么长的、闪闪发光的河流。

“这就到了，”麦麦德说。

“你怎么知道？”穆斯塔法问。

“丘库尔奥瓦平原上的河流是曲曲弯弯的，我看这是萨夫

伦河。戴伊尔缅白杨树林在卡迪尔利村庄旁边。杜尔穆什·阿里叔叔是这么说的，记得吗？”

穆斯塔法以为麦麦德生了气，所以才这么急躁地回答他。麦麦德是不会轻易生气的，但生起气来可不好对付。穆斯塔法决定想法子安慰安慰他：

“对，”他说，“这就是丘库尔奥瓦。你把杜尔穆什·阿里的话记得清清楚楚。”

他们走进沙巴普勒村。灌渠里的水溢出渠道，淹没了小路，麦麦德和穆斯塔法只好脱鞋涉水过去。

再往下面看，在博拉特·穆斯塔法的房子旁边，红色的土地和白色的土地间隔着。地上长满了荆棘丛。

在荆棘丛后面可以看见镇上的一些房子。有一部分房子是用芦苇盖的，在这一片房子中间，一个瓦顶的高大建筑物高高耸立，白色的墙，镀过锌的铁窗和红色的瓦顶闪闪发光。这个镇就象一个美丽的小玩具城那样漂亮。麦麦德和穆斯塔法睁大眼睛看着这座小镇。房子那么洁白，那么多！他们无法把目光从展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张张图画上移开。

过了小河，他们就走进镇里了。一座座房子的窗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成千块玻璃在闪光……玻璃宫……这就是杜尔逊说过的……城市……神话中皇帝的宫殿。

镇子边上有一片墓地，墓碑歪歪斜斜，背阴的石板已经发黑，长满了藓苔，在墓地中央有一棵几乎是干枯了的、光秃秃的桑树。这么大的墓地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

带着对墓地恐怖的印象他们走进了市场。可是，他们刚走到第一个柜台前，那印象就完全消失了。席棚下小摊子的

长长的桌子上摆着玻璃罐，罐里装满了各种颜色的糖果，还有装满煤油的罐子，放白糖、盐、无花果和葡萄干的盒子。

他们出神地看着那些商品。这里的一切与阿布迪老爷的小铺子完全不一样。

他们在每一个铺子前面都停下来看一会儿，就这样几乎走过了半个市场。太阳已经躲到山后去了。他们在布店前停下。五颜六色的印花布、带彩色图案的薄织物、裤料、系在绳子上的便帽、绸缎……真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各式彩绸从铺子这头挂到那头。在柜台后面有一个大肚子、小个子的人在打盹。

他们站在铺着石板的路上。有些路面上的石板已经拆除了。“啊！原来连土地也用石块铺上了，”麦麦德想。在市场的右边是一排排东倒西歪的老桑树，它的树枝密密交叉。桑树下坐着几个铁匠。这里散发出一种怪味，肥皂的涩味……盐和新布料的气味、食物的霉味……

麦麦德把穆斯塔法拉到桑树下。树上有许多麻雀在高声叽喳，几乎把市场上的喧闹声都盖过了。

“天黑了，穆斯塔法，怎么办？”麦麦德问道。

穆斯塔法突然清醒了。

“怎么办？”他重复着，用茫然失色的眼光看着麦麦德。

穆斯塔法好象疲倦得想睡觉了。

“农民们到镇里来时，经常在大车店过夜。杜尔穆什·阿里大叔说过。我们到大车店去吧！”

“走吧，最好是到大车店去。”

“但是，大车店在哪儿啊，最好能找到它。”

“对，找到它就好了。”穆斯塔法说。

小铺子的百页窗都一扉扉地关上了。关窗的咔啦啦声把小伙子们吓呆了，他们害怕地手拉着手。从他们身边走过两个胸前挂着沉甸甸的小链子的胖子，但是，小伙子们不敢向他们打听大车店在哪儿。两个朋友在一个小铺前停下来。太阳下山了，黄昏已经来临，他们还是这样象小孩似地手拉手站着。小铺的主人把他们当作顾客。

“请进来吧，先生们。你们想买些什么？”店主很客气地请他们进去。被人称作“先生”，他们感到很不好意思。他们离开了小铺。但是，总该问问大车店在哪儿啊……几乎所有的铺子都关门了。但他们还在路上徘徊，他们没有勇气向任何一个过路人打听大车店在哪儿，就这样整整一小时站在那里发愁，突然，麦麦德高兴起来：一个穿着斜纹布外套的人走过来了。麦麦德忘了害怕，向他跑过去。

“老兄！老兄！”他喊道，“停一停！”

那个人停住了脚步，吃惊地看着麦麦德激动的脸。这个人第一眼就让麦麦德喜欢。麦麦德自己也感到很突然。

“怎么啦？”那个人不客气地说。

“我们从村里来……”麦麦德说。

“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过路人又问。

“我想问问，大车店在哪儿？”麦麦德低声问道。

“跟我来吧，”过路人说完就回头绕到另一条路上去了。

那个人走得很快。麦麦德注意到他走路的姿势象是山里人。山里人走路时有把脚抬得很高，迈步时小心翼翼的习惯。平原上的人是在地上拖着脚后跟走路的。

在一扇被虫子蛀坏了的木头大门前，那个人停住了脚步。

“这就是大车店，”那个人说完就迈着山里人的步伐赶自己的路去了。

“得去找大车店的主人，”麦麦德说。

“得去找大车店的主人，”穆斯塔法重复他的话。

他们走到院子里。那里挤满了马、驴、骡子、牛和车。周围是一堆堆的驴和马粪。臭气扑鼻，令人作呕。在院子中央的一根柱子上挂着一盏很大的灯，灯罩被烟熏黑了。

“你看那盏灯！”麦麦德推了推穆斯塔法。

“多么大啊！”穆斯塔法说。

院子里有一个歪下巴的小个子不安地走来走去。在院子的一角大约有十五个人。从他们的衣着可以看出他们是从城郊马拉什来的。他们大声地争论着。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疯狂地骂人。他连老爷、巴夏[①]、世界、命运、自己的母亲和妻子都骂遍了。他停了一会，又开始骂了起来。

“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料子卖掉，”一个人说，“操他娘的，操他老婆！……”不管这些人说什么，总离不了这几句话：“操他娘的，操他老婆！”“操他祖宗八辈！……”

麦麦德和穆斯塔法向他们走去。可是，他们争论得这么热烈，根本没有发现他们。在旁边坐着一个老头，他没有参加争论。他脸上的表情是很愉快的，几乎和孩子一样。他独自在那里微笑着，似乎在想些什么。

麦麦德毫不踌躇地走近他。

---

①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土耳其高级军事和行政长官的称号。

“大叔，主人在哪里？”麦麦德问。

“你找那个王八蛋干什么？”老头问，“他掉进水里去了。”

“可怜的人，”穆斯塔法说。

麦麦德知道老头在开玩笑，就推了推穆斯塔法。

“他飞到山顶上去了，”老头微笑着说。

穆斯塔法还是不明白：

“可怜的人！”

“真可怜，”老头笑话他。

“大叔，你别在意，”麦麦德插话了，“我们想在店里过夜，店主人在哪里？”

穆斯塔法显得很尴尬。

“那个叫做坏蛋的店主人就在那里。去告诉这个坏蛋，你们想要干什么，”老头指着那个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人说。

店主人听到了麦麦德的话，笑了笑说：

“如果你们要找坏蛋，就看看你们身边那个长着白胡子的老头好了。这是个最大的坏蛋……他的胡子不是因为在磨坊里辛勤劳动，而是因为犯罪而变白的。”

“嗨，你这个大坏蛋，这两个小伙子找过夜的地方呢，”老头喊道。

麦麦德向店主人走去。

“就和这个白胡子的坏家伙住在一个屋里吧，他会带你们去的，”店主人说。

“好啊，你这个坏蛋！走吧，孩子们，我告诉你们该睡在哪里……”

麦麦德和穆斯塔法小心翼翼地爬上摇摇欲坠的、满是尘

挨的梯子。梯子在他们脚下嘎嘎作响，好象立刻就会倒塌似的。他们走进屋子，屋子里有一排排的床，一个挨着一个。

“你们是第一次进城吧？是吗？”老头问。

“是第一次，”麦麦德回答，“第一次……”

“第一次，”穆斯塔法重复着。

“怎么会这样？你们都快二十岁了吧？怎么从来也不到城里来？”老汉问。

“没有机会，”麦麦德不好意思地说。

“从哪个村来的？”老汉问。

“从戴伊尔缅奥鲁克村。”麦麦德回答。

“这个村在山里吧？”老汉问。

“是在山里。”麦麦德答道。

老汉问道：“你们吃了晚饭没有？”

一听到这话，他们感到饿极了。

“我叫哈桑·翁巴什，”老汉说。

“我叫麦麦德，他叫穆斯塔法。”

老汉把他们带到食品杂货店，在装着葡萄干、樱桃酱和酥糖的生了锈的白铁盒上，一群苍蝇黑压压地在那里盘旋。

哈桑·翁巴什走到小铺老板跟前说：

“给这两个小伙子一些他们想吃的东西，给我拿酥糖面包来。”

“也给我们酥糖面包吧！”麦麦德说。

在忽闪忽闪的油灯下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着酥糖。

当他们回到店里时，除了三个空床以外，所有的铺位全都睡上人了。麦麦德和穆斯塔法没脱衣服就躺下来，房间里有

一股浓浓的烟草味，烟雾腾腾，灰暗的油灯照着满布臭虫血渍的墙壁。躺在铺位上的人们大声地说着话。

哈桑·翁巴什对正要上床睡觉的小伙子们说：

"看来，你们是第一次在大车店过夜了？"

"是的，"麦麦德回答。

"在这种烟雾和气味中会闷死的，"老汉接着说。

麦麦德和穆斯塔法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

"怎么样？喜欢这个镇子吗？"哈桑·翁巴什继续问他们。

"这个镇子真大，"麦麦德说，"房子也挺大的，象宫殿一样……"

"要是你们看见马拉什！"哈桑·翁巴什微笑着说，"那儿有一个很大的有顶篷的市场，里面的东西五光十色，应有尽有。好象一切都在向你微笑。你们要是到了那儿，准会高兴得发狂的。市场的这边卖各色料子，那边马具匠在干活，另一边又是铜匠在夸耀自己的手艺。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马拉什——那是天堂！它比这个镇要大上一百倍呢！"

麦麦德沉思着。

"是啊！"他拖长了声音应声道。

"是的，"哈桑·翁巴什说，"是这样的。但是，假如你们看见伊斯坦布尔！……"

"谁是这个镇子的主人？"他道出了这句话，就立刻感到轻松了些。

"你说什么？"哈桑·翁巴什不明白他的话。

"我问谁是镇子的主人？"麦麦德说。

"什么主人，孩子？……难道镇子有主人吗？这里没有主

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人们叫这里的富人们为‘老爷’，这种人很多……”哈桑·翁巴什说。

麦麦德怎么也不明白他的话。

“谁是这一切的主人？”他重复着问道，“这些铺子、这些地都属于谁？他叫什么名字？”

哈桑·翁巴什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谁是你们村的主人？”他问麦麦德。

“阿布迪老爷，”麦麦德回答。

“难道你们村子里所有的地都属于阿布迪老爷一个人吗？”翁巴什问。

“还能属于谁呢？”麦麦德说。

“你们村里的铺子呢？”翁巴什问。

“也是老爷的。”

“公牛、山羊、绵羊、母牛？”翁巴什问。

“绝大多数都是他的……”

哈桑·翁巴什摸着胡子默想着。

“听着，孩子，”他说，“这里没有你说的那样的主人。镇里的土地属于许多人，当然一些人有许多地，而穷人的地就少些。有些穷人甚至没有地。”

“真的吗？”麦麦德惊奇地拖长了声音问道。

“怎么，不相信吗？当然是真的。”

老汉长时间地讲述着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们的事情，随后又讲起了马拉什，讲城市，讲稻田和在稻田里干活的农民们，还有果园和马拉什的土地……他还讲了名叫霍贾奥鲁的老爷，他拥有的土地有一个世界那么大，他的金子堆成山。麦

麦德一声不吭地听着，老汉还讲述了自己在高加索被俘的情景，描绘了加里西亚、大马士革、贝鲁特、阿达纳、梅尔辛、科尼亚，还有那伟大的梅夫拉纳在科尼亚安息的陵墓。后来，他突然停住了话题，蒙头盖上了被子。于是屋子里显得一片安静。

在屋子的那头，有一个人弯着腰弹着萨兹[①]，用低低的、粗粗的嗓音轻声地唱着歌。唱歌的人的长脸在油灯的照明下，一会儿变得更长了，一会儿又变宽了。麦麦德久久地、忘情地听着。那个人终于弹够了，他把萨兹挂在床头一个钉子上，自己盖上被子睡了。

麦麦德久久不能入睡。他思绪万千，对于世界的概念扩大了。他想，世界是多么大。现在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在他看来，就象一个小点子，而大得不得了的阿布迪老爷象一只蚂蚁。也许，他平生第一次真实地看到了一切。第一次带着强烈的情感正确地思考着。在他身上，仇恨的感情又燃烧起来了。他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开始把自己看作人。他在床上辗转反侧，不住地对自己说："阿布迪老爷是人，我们也是人……"

清晨，穆斯塔法推了推他。但是麦麦德熟睡着，一点也没有反应。看来，睡梦中他也被各种思绪缠扰着。穆斯塔法把他的被子拉下来。不盖被子，他是睡不着的。这时，麦麦德醒了，他站起来，双眼红肿，脸色发白，但是，这是一张心满意足的脸，眼睛里充满了兴奋的光彩。

他们付了宿夜的钱就走出大车店。

---

① 一种土耳其弹拨乐器，有点象曼德林琴。

"哈桑·翁巴什在哪里？该向他告别才是，"麦麦德说。

"应该的，"穆斯塔法重复着说。

门口站着那个小个子的店主。他们向他打听老头在哪里。

"哦，这个坏蛋？"店主人反问，"这个坏蛋夜里就起来了，拿起自己的一堆破烂就到乡下去做生意了，过十天才能回来。你们别理会这个无赖！"

"唉，要是我们能见着他就好了！……"麦麦德遗憾地嘟哝着。

"唉，要是能……"穆斯塔法重复着说。

他们走到市场中心。那里的一切简直把他们迷住了。无情的太阳使人感到灼热。他们挤在人群里，左顾右盼。这么多的人，他们从来没见过，"象蚂蚁一样蠕动着，"麦麦德这样想。小贩们敲打着黄铜碗吆喝着叫卖装在黄铜罐里的清凉饮料：

"饮料！饮料！蜜甜的饮料，水果饮料，甘草根甜饮料！谁要不喝，准会后悔！"

在阳光下发亮的罐子吸引了麦麦德。他想走近些仔细看看。

"喂，给我一碗凉饮料！"他对小贩说，"也给我的朋友一碗。"

小贩子弯腰把饮料盛在碗里，而麦麦德这时用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闪闪发光的黄铜碗。小贩把两碗饮料递给他们。这种饮料冰凉冰凉，还冒着气泡，麦麦德和穆斯塔法勉强喝了半碗，他们不爱喝。

那边，在一个角落里，在高高的圆木墩上，坐着一个打马蹄铁的人。他一边工作，一边唱，金属的碰击声伴随着他歌唱。这是镇上有名的瞎子哈泽，他做的铜罐和马蹄铁简直把麦麦德迷住了。

小伙子们闻到了一股诱人的烤肉串的香味。他们转过头去，看见了一间几乎要倒塌的铺子。从铺子里飘出来一股蓝色的烟气，散发着烤肉味和油腻味。这股味道使他们感到更加口馋，他们身不由主地向那铺子走去。

柜台后面的小伙子非常热情地邀请他们：

“请进来！请进来！”

这就更使他们惊奇了。他们坐下来，等着给他们端菜来。他们早就听说过的市场、镇子和整个世界今天在麦麦德眼里全都变了样。今天，似乎那束缚他们双脚和抑制他们心胸的障碍全都解除了。他感到自己是那么自由、轻松、愉快。他觉得自己立刻就要展翅飞翔。

他们非常不好意思地吃完了烤肉串，好象所有坐在铺子里的人都看着他们似的，糊里糊涂地从铺子里出来后，他们又在市场里绕了两、三圈。

“看来，这儿没有主人，”麦麦德对穆斯塔法说。

“真的，”穆斯塔法也有同感。

“没有主人的村子！”麦麦德说。

随后他们又走到挂着绸巾的铺子里。麦麦德挑了一条黄色的绸巾，在手里捏了一会儿又松开手，绸巾滑到地上去了。真正的绸子！他们买了绸巾就走到街上。

穆斯塔法向麦麦德眨巴着眼睛问道：

“给哈切的？”

“你猜对了，穆斯塔法，你是个聪明人！”麦麦德开玩笑似地回答。

在昨天卖酥糖的地方，他们买了酥糖，又到面包房买了热乎乎、香喷喷的面包，把这些东西都包在手帕里。

他们在市场中间的一块石头上坐下，看见了水果店里堆积如山的橙子，就又去买了几个。

中午时分他们才上路回家。太阳当头照着，在人们的脚边投下小小的影子。

小伙子们不时回头留恋地望着那个镇子，直到它从视线里消失。镇子上空飘浮着几朵白色的云彩，从房顶上的烟囱里缓缓升起银灰色的烟柱。红色的瓦顶似乎和蔚蓝色的静静的天空连成一片了。

当他们走进村子时，已经过了半夜。东方升起一颗明亮而巨大的星星。

两个朋友就在麦麦德的家门口分了手。穆斯塔法疲备不堪，他很后悔作这次旅行，而麦麦德则喜气洋洋。他向一个院子的大门走去，但双脚又不由自主地往后退。麦麦德贴在墙上想：进去不？他决定不进去。他转身又沿着篱笆走。在一座房子前面，他停下来，喘了口气。这里长着一棵桑树，它的树冠象一把张开的大伞。他在树下站了一会儿，又向左绕到篱笆边，躺在地上，感到稍稍有些疲倦。

在这个地区有一种美丽的鸟，它们的腿长长的，绿色的羽毛象夜色中的树叶一样漂亮。它们的颈和嘴是这么长，就象和整个身体分离了一样。它们生活在水边，戴伊尔缅奥鲁克

村农民们给这种鸟取名为“迪夫丽克鸟”。它们的啼声与其它鸟不同，声音奇特，变化无常，它们刚开始啼鸣就突然停顿，而那啼鸣的迷人的特色就在于这突然停顿的一瞬间。

麦麦德会学这种鸟叫，学得很象。现在，他躺在篱笆旁，注视着篱笆门，学了几声鸟叫，但篱笆门还是关着。麦麦德有些着急了，他又叫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小门慢慢地开了。麦麦德的心几乎要从喉咙口跳了出来。他看见了一个姑娘的身影。她轻轻地、几乎不出声地走到麦麦德身边躺下。他们爬到围墙边。

麦麦德伸过手去，轻声呼唤：

“哈切……”

“亲爱的……”姑娘回答，“我等了你这么久，我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这条路。”

一股暖流在小伙子和姑娘身上交融、激荡；呼出的气象吐着火舌的热风一样炽热。他们更加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激情冲击着他们。冰凉柔软的丝绸巾象水流一样在黑暗中从麦麦德的手滑到哈切的手里。

就这样，他们默默地拥抱着躺了一会儿，他们激动得全身颤抖。青草散发着醉人的清香……

“没有你我会死的，”哈切开口说，“没有你我没法活。你走了才两天……我已经感到这个世界并不那么可爱了。”

“我也受不了。”麦麦德说。

“你在镇上看见了什么？”哈切问。

“等一等，”麦麦德打断了她的话，“我得告诉你一些事情。我在镇上结识了哈桑·翁巴什。他是个多么好的人！他还到

过伊斯坦布尔……他是多么好的人！哈桑·翁巴什是马拉什人。从马拉什来的。他告诉我许多事情……他多好啊！他叫我带着未婚妻到丘库尔奥瓦去……他说，在丘库尔奥瓦没有老爷。哈桑·翁巴什会为我找到土地、耕牛和房子……哈桑·翁巴什就住在丘库尔奥瓦，他说：'你偷偷地带着未婚妻来吧！'"

"哈桑·翁巴什……"哈切重复他的话。

"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真想把整个心都掏给他。他会为我们做一切的，如果我们逃走的话……"麦麦德说。

"如果逃走……"哈切又重复着。

"哈桑·翁巴什……"麦麦德接着说，"他长着长长的胡子。只要他在丘库尔奥瓦，我们就什么也不用担心。真的，哈桑·翁巴什……他对我说：'你偷到了你心爱的姑娘就到这里来吧'，好的，我说，过十天我就和她一起来。"

"过十天……"哈切重复着。

"他甚至比父亲还好……他的白胡子发亮，就象小河里的流水一样……"麦麦德说。

"要是我们现在就去呢？"哈切说。

"不，十天以后……"麦麦德说。

"我害怕，"哈切喃喃地说。

"只要哈桑·翁巴什在丘库尔奥瓦，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只是担心妈妈……阿布迪会折磨她的。"

"让她也和我们一起走吧，只要有哈桑·翁巴什，"哈切想安慰麦麦德。

"我跟她说说。把一切都告诉她。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叫

哈桑·翁巴什的人，也许她肯去的。"麦麦德说。

"我怕，怕阿布迪，"哈切轻声说，"他的侄子老是往我家钻，总是和妈妈嘀嘀咕咕……前天还……"

"再过十天，到第十一天，你、我和妈妈……晚上……我们就走……你好，丘库尔奥瓦！……哈桑·翁巴什，我们来了。他会惊奇的，当然，他会感到高兴的……"

"会高兴的。我怕，怕我的妈妈，麦麦德……"

他们长久地沉默着。四周寂静得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吸声和夜间小虫的鸣叫。

"我害怕……"哈切又说。

"翁巴什会很高兴的……"麦麦德安慰她。

"我怕妈妈……"

麦麦德的头晕了。似乎有一道耀眼的光亮在眼前不停地旋转……

"再过十天，到第十一天……一切都可以定了……"

哈切是奥斯曼的女儿。奥斯曼是个沉默寡言、与世无争的好脾气的人，而哈切的母亲对奥斯曼来说简直就是真主给他的惩罚。不管村里在哪儿吵架，总少不了她出场。这是个高高个子、浑身是劲的女人，她操持全部家务，甚至还耕地呢！

麦麦德与哈切一起度过了童年。麦麦德用泥捏小房子的手艺比村里任何男孩都高明，而哈切会把它们染得非常美丽。当哈切满十五岁后，她就天天到麦麦德家，向麦麦德的母亲学织袜子。麦麦德的母亲给她看各式各样美丽的图案，教她最美的织法。她常常抚摸着哈切的头说：

“真主保佑你做我的儿媳妇，我亲爱的哈切！”

当麦麦德的母亲和哈切的母亲或别人说起哈切时，她总是称姑娘为“我的媳妇”。

哈切满十六岁了。

有一次，精疲力尽的麦麦德从田里回来，而哈切正好采了蘑菇下山来。他们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没见面了。当他们在阿拉贾格迪克相遇时，真是喜出望外，谁都压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他们双双坐在石头上。天黑了，哈切站起来想走。麦麦德拉住她的手叫她坐下。

“再等一会儿！”

麦麦德激动得发抖。

“你是我的未婚妻，对吗？”

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掌里。

“你是我的……”哈切说着笑了。

“姑娘，你说，你是我的未婚妻，是吗？”麦麦德说。

哈切想挣脱麦麦德的手。但麦麦德紧紧抓住不放，更加靠近哈切。

“姑娘，”他说，“你……”

麦麦德想吻她。

哈切满脸通红，她很快地推开麦麦德就跑了。麦麦德追过去，抓住了她。她平静了些，麦麦德也不象刚才那样激动了。

“我今天半夜去找你。我藏在桑树下，学迪夫丽克鸟叫……人家以为是迪夫丽克鸟儿在叫呢……就这样！”麦麦德说。

他学了几下鸟叫，说：

“就这样……”

哈切笑着说：

“你学得真象，和迪夫丽克鸟儿的叫声一模一样，……谁也分不清。”

“难道我们俩不是未婚夫妻吗？但是，暂时谁也不让知道，”麦麦德说。

哈切的脸色突然变了。

“要是现在已经有人看见我们了，怎么办！”说完她就跑了。

从这天晚上开始，他们的爱情与日俱增。

全村都在传说着他们相爱的事。

他们每天晚上相会。要是有一天不见面，他们就会彻夜难眠……有时候，哈切的母亲发现了他们，她就狠狠地毒打哈切，但是还是不能阻止他们相爱。夜里，她把哈切的手脚都捆住，用几把锁把围墙的门锁上，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哈切总是想出办法同麦麦德相会。

姑娘为麦麦德织袜子，绣手帕，唱歌。她把自己的爱情、思念和少女蕴藏在心底的默默柔情都表达在各色各样的图案里，倾诉在歌声里。这些歌声，直到今天还在托罗斯流传着。看着这些袜子，就会使你感到高兴，听听这样的歌，你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变得年青。

麦麦德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回到家门口的，一颗颗星星在东方闪耀，天开始亮了。

“妈！妈！”他走近家门口喊道。

母亲没有睡，她在挂念着儿子。

“孩子！”她喊了一声，站起来，开了门就把他抱在怀里。

“你们赶夜路了？”

“是的。”

麦麦德走进屋里，一下子就倒在床上。他非常想睡觉。金黄色的亮光在他眼前摇晃。

也许，这是一种希望的亮光？也许是思念？热烈的思念！思念朋友，思念心爱的人。这热烈的思念缠绵萦绕。黄铜的闪光在麦麦德的头脑中，在他的心上，在他的每一个细胞中摇曳。在这亮光的后面，是那红色的瓦顶和蔚蓝色的天空联成一片的小镇。

黄铜的亮光和深蓝色的烤肉串的热气及瞎子哈泽的敲打马蹄铁的声音融成一片，还有那横跨小河的漂亮的小桥，上面铺着磨平了的雪白的石板……，镇上见到的一切，似乎又呈现在麦麦德眼前，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母亲坐在麦麦德的床头问道：

“你喜欢镇子吗，孩子？”

“什么？”麦麦德含糊地没有说完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在梦中，他看见了那个在市场上唱着歌、敲打马蹄铁的瞎子哈泽。他又看见了红屋顶的房子。麦麦德似醒非醒地微笑着。哈桑·翁巴什十天以后才能回来。起先麦麦德有些不安，后来，他很快就又高兴起来。十天以后，一切就绪！哈桑·翁巴什那张孩子似的、和善的笑脸就在眼前，灰白色的胡子就象粘在脸上似的。哈桑·翁巴什会给他找到工作的，会有活干的。不知为什么，麦麦德很相信他。“他是见过世面，

阅历很广的人。”麦麦德自言自语地说。镇上没有老爷。哈切、母亲和他在一起干活。他们的劳动所得将全部归自己所有。哈桑·翁巴什一定会帮助他们的。麦麦德忘记了听谁说过丘库尔奥瓦的土地是肥沃的。想到这些，他的心高兴得狂跳起来。丘库尔奥瓦平原上没有荆棘，他要在那里定居并成为一家之长，他将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回到自己的村子，告诉大家关于丘库尔奥瓦的种种事情。到那时，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移居到丘库尔奥瓦去的，只剩下阿布迪老爷一个人。他不会种地，不会收割……他只好饿死……

“你喜欢镇子吗，孩子？”母亲问他。

麦麦德以为自己已经回答了母亲的问话，就又回到自己的遐想里。他看见了水果店，看见戴着白色细羊毛帽、穿着长裤、服装整齐的人……那个人在卖橙子，麦麦德注意到那飞快地数钱的长长的白白的手指。银戒指在他的手指上闪闪发光。

“孩子，你睡了吗？”母亲问。

他睡着了。黄铜的亮光又使他眼花缭乱。丘库尔奥瓦平原在灼热的太阳照耀下，反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他很晚才醒来。母亲坐在他的床头望着他。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感到害羞，他蒙头盖了被子。童年时，他心里高兴时就是这样做的。母亲微笑着从他头上把被子拉下来。

“起来吧！调皮鬼！已经很晚了。起来，告诉我一些镇上的事，”母亲说。

麦麦德费力地睁开了眼睛。屋外阳光灿烂。瞬息间他被阳光刺得睁不开眼睛。他又看看屋里。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改

变了。

麦麦德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周身疲乏无力。虽然他感到胸中压抑，但是，已经有几缕亮光射入了他的心房。他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赶走了他心上的愁苦。这兴奋和温暖来自光明。光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麦麦德坐在母亲身旁，向她讲起了镇上的事情。德涅不止一次听丈夫或其他人讲过镇上的事，但没有一个人象她儿子讲得那么动听。当讲到闪闪发光的黄铜罐子时，麦麦德激动了……他的话语象小河里的涓涓流水，讲个没完。……

突然，他停止了有声有色的描绘，缄默不语了。德涅见他这样，就抚摸着他的头，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猜到了，儿子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她讲，但还在犹豫不决。麦麦德受不了母亲的注视，就移开了目光。"嗯，肯定有很重要的事，"德涅想，又看了看他的眼睛，麦麦德呆呆地坐着。"他不会轻易地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的，"她想。

"麦麦德，告诉我，你有什么心事，孩子？"德涅忍不住了。

妈妈的问话，使他猛然一颤，他的脸色阴沉了。

"说吧！"母亲又说。

麦麦德低下了头。

"昨天晚上我和哈切讲过了，"他说，"我们决定逃走。"

"你发疯了！"母亲说。

"我们想，你也不能留在这里。阿布迪老爷不会让你活下去的。你和我们一起到丘库尔奥瓦去，我们到镇上去生活。"麦麦德说。

"你发疯了！"德涅不知所措地说，"我上哪儿去？离开自

己的家，离开自己的老巢？再说你想把姑娘带到哪儿去啊？”

“有什么办法？你说呀！……”麦麦德说。

“我对你说过一百次了。你别想哈切了。对你说过一百次、一千次，别想她了！人家在为她与阿布迪老爷的侄子说媒呢。不行！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

“不，不能！妈妈！不管是谁，阿布迪老爷还是别的什么人，我不能没有哈切。难道阿布迪老爷能主宰每个人的心灵吗？我带着哈切逃走。我只担心一件事：阿布迪不会让你安耽的。我就是怕这个！否则，……再见了……”

“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家、我的家乡、我的老巢。我哪儿也不去，你带着哈切走吧。我再对你说一遍，孩子，你是独自一个人。这件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你的对手是有钱有势的五个大村子的主人。他的侄子想霸占这个姑娘。不会有好结果的。你丢开这个念头吧！难道没有别的姑娘配得上你吗？……”

麦麦德发怒了。他很少对母亲发脾气。

“没有！”他说，“世界上除了哈切，再没有别的什么姑娘！”

麦麦德说完就再不开口了。

过了两天，听说住在别的村庄的阿布迪老爷的侄子派媒人到哈切家去说媒了。阿布迪也去了。

哈切不愿嫁给阿布迪老爷的侄子。她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当然，哈切和阿布迪老爷的侄子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如果让姑娘自己决定，她宁肯嫁给一个流浪的茨冈人或者一个陌生的鼓手，也绝不嫁给阿布迪老爷的侄子。而现在，哈切只能用哭泣来安慰自己了。

两天以后，给他们订了婚。阿布迪老爷在哈切的项圈上挂上了一个金币。

他们订婚后，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在传说着这件事：

“麦麦德会把她偷走的。阿布迪老爷的秃子侄儿别想得到哈切。”

“麦麦德不敢。”

“不，他不怕。”

“谁也没有看到过麦麦德流露出胆怯的神情。”

“没见过。”

“这是麦麦德！”

“怎么啦，麦麦德又怎么样？他能做什么？阿布迪老爷会把他撕成碎片喂狗的。”

“让他委曲一些吧，忘记这件事就完了。”

“麦麦德会带上姑娘逃走的。”

“他往哪儿跑？”

“往哪儿跑？总有地方去的。”

“不管他跑到哪里，哪怕钻进蛇洞，阿布迪老爷也会找到他把他抓回来的。”

“阿布迪老爷的手长着呢，还有政府做后台呢！”

“他有权、有县长、村长、宪兵。”

“村长每天都到他那里去。”

“真主啊，为了麦麦德，我的心都碎了。”

“别村的人从他手里把姑娘抢走了！”

“麦麦德真可怜。”

“我昨天看见他了。”

"唉，可怜的人！"

"我在房后看见了他。脸色铁青。"

"我怕看他的眼睛，平时他的眼光总是那么明亮、和善……"

"可怜的哈切订婚后再也没出门……"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从早到晚坐在那里……想着……"

"爱情……真折磨人！"

"爱情会使人发疯的。"

"麦麦德已经快疯了……"

"哈切的母亲每晚都用绳子捆住女儿的手脚。"

"房子里上了一道又一道的锁。"

"德涅也很难受。"

"妈妈为儿子担心呢。"

"阿布迪老爷全都知道了。"

"唉，可怜的麦麦德！"

"阿布迪知道后笑了……"

"姑娘的泪水象止不住的泉水……"

"唉，可怜的麦麦德！"

"阿布迪老爷的秃子侄儿翘起鼻子，在村子里逛来逛去。"

"他是乌龟！"

"带角的乌龟！"

"带角的……"

"真霸道！"

"唉，可怜的麦麦德！"

“霸道！……”
“麦麦德可别愁死了……”
“那个好姑娘会愁死的……”
“但愿那使他们分离的人瞎了眼睛才好。”
“轻声些。”
“真主不会接受他的……”
“让他去受折磨吧。”
“但愿鬼怪咬死他！”
“让他害丹毒，等死吧！”
“轻些，轻些！”
“但愿他的眼睛里长出荆棘来。”
“这五个村和这些山都是他的。”
“整个世界可以用金钱买到，但是，人心是买不到的。”
“唉，可怜的麦麦德！”
“阿布迪会看到的，会看到麦麦德怎么对待他。等着瞧吧！”
“要是麦麦德把他打死……”
“要是能打死他，麦麦德就扬名天下了。”
“麦麦德还是个孩子呢！”
“唉，可怜的麦麦德！”
“孩子，但是……”
“麦麦德一年能打死多少头羚羊？”
“算算看！”
“他能一枪穿过针眼。”
“真主保佑，但愿一枪射中阿布迪的眼睛……”

“嘘！小声点！”

“如果麦麦德有枪，他会和阿布迪算帐的。”

“要是巨人阿赫迈特现在还在山里就好了。”

“他会到村里来阻止这件婚事，把姑娘还给麦麦德的。”

“唉，麦麦德有枪就好了。”

“麦麦德会和他算帐的。”

“要真能这样……”

“但愿我们能活到这一天！我们就高高兴兴地乐他四十个白天和黑夜！”

“谁拆散了相爱的人，谁就不得好死。”

“但愿他不得好死……”

“如果麦麦德不报复他，真主也会惩罚他的。”

“但愿真主惩罚他……”

“小声点，小声点！”

“巨人阿赫迈特，你在哪里？今天才是你该露面的日子呢！”

“巨人阿赫迈特在山里耕地呢，现在他连自己的妻子都害怕了。”

“麦麦德到镇上去了。”

“他想找一个地方……”

“但愿阿布迪老爷的这个秃子侄儿不得好死！”

“让雷劈死他！”

“让他暴死吧，暴死！……”

“暴死吧！”

“让麦麦德带着姑娘，带着姑娘走吧！”

“让麦麦德带着姑娘走吧！”

“带着姑娘走吧！……”

“我知道哈切，她会自杀的。”

“如果她死了，麦麦德也活不成了。”

“唉，可怜的麦麦德！”

“唉，可怜的德涅！年轻轻的就没了丈夫，但愿她别再失去儿子……”

“但愿别再失去儿子……”

全村的人都在议论。大家都同情麦麦德。但是谁也没有法子。这些话一字不漏地传到了阿布迪老爷的耳朵里。村里发生什么事情，农民们讲些什么话，他都一清二楚。

一天晚上，他派人去把麦麦德找来。麦麦德恭恭敬敬地站在他面前。阿布迪喊叫起来：

“不要脸的畜牲！你象一条小狗那样在我院里长大。没良心的畜牲！我听说你眼红我侄儿的未婚妻……”

麦麦德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的脸色白得和墙壁一样，他的双眼闪射出凶狠的光。

“听着，麦麦德，你如果还想在这个村子里过日子，就得听我的。你是个孩子，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我是杀人不眨眼的……”说罢，阿布迪走到麦麦德的跟前，狠狠地抓住麦麦德的胳膊。

“我叫阿布迪！”他喊着，“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麦麦德默不作声。他的沉默更使阿布迪暴跳如雷。

“听着，臭要饭的，”他威胁道，“谁也别眼馋我的侄儿媳妇！要不我就把他撕成碎片，扔去喂狗。听着，不许在她家门

前走过！明白吗？我不允许！”

他对麦麦德又推又搡。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石块也会开口的，但是麦麦德继续沉默不语。阿布迪发狂了。他失去了理智，对麦麦德拳打脚踢。麦麦德竭力控制自己。他咬紧牙关强忍着，把腮帮都咬破了。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金黄色的亮光又在脑海中闪烁。

“滚出去！”老爷狂叫起来，“我白白地给你好处，养活了你！你喂肥了乌鸦，它却来啄你的眼珠……滚吧，狗崽子！”

麦麦德踉踉跄跄地走出院子，吐了一口血。他几乎支持不住了。

八

房屋、树林、峭壁、星星、月亮、大地——世界上的一切都消失了，全都溶化在黑暗里了。大雨倾盆。冷风阵阵。间或听见狗吠声。随后，一只公鸡久久地啼鸣。明天一早，那家主人一定会把那只过早啼叫的公鸡宰了的。

远处，从山后的小路那边传来了钟声。敲钟人停了敲，敲了停，持续了好久。这意味长途跋涉的人已经疲备不堪了。

麦麦德紧紧地贴着围墙，站在那棵有着伞盖树冠的桑树旁。麦麦德在想，……不，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完全不会思考了。他被淋得浑身湿透，在黑暗中发抖。他一听到围墙那边有声响就胆战心惊。“也许小猫从围墙上跳下去了，”麦麦德想……他想起了母亲，就突然感到刺骨的疼痛。象被人打得遍体鳞伤一样。那是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苦啊！母亲会受折

磨的……远处，电光一闪，一瞬间，树枝在电光中发亮。这电光似乎钻进麦麦德的心，那长长的，明亮的光线照亮了它。

整个村子都在沉睡。马、驴、牛、羊、山羊、虫子、鸡、猫、狗，一切动物都进入了梦乡。仇恨与愤怒，爱情与恐惧，忧虑与勇气——所有的一切都溶化在黑色的梦中。现在，只有种种梦幻在黑暗中厮杀。

一个人所能看到的世界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想象却无边无际。甚至在那些从未走出戴伊尔缅奥鲁克一步的人的幻想中，世界也是巨大的。这些幻想深远无边。这些幻想如果在大地上找不到落脚点，它就会飞到卡弗山[①]那边去，飞向天堂。

现在，当一切都进入梦乡时，幻想的世界在这个贫困的、闭塞的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复活了。

麦麦德看见了梦境。他害怕它，但又不能摆脱它。突然，他脑海中闪电一亮，阳光明媚的丘库尔奥瓦分裂成许多小块土地，这些土地又扩展了，到处普照着阳光。当光亮停留在麦麦德心上时，他感到不安。“如果她不来呢？”他想，“她不来怎么办？”他思绪万千，“如果她不来，我知道，我将怎么做，”麦麦德说。他的手摸到了手枪。他一想起这支枪，就无所畏惧，孤立无援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就在这时，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他真为自己刚才的疑惑感到羞愧不已。哈切站在他面前。如果在白天，哈切可以看清麦麦德的表情，她会看见麦麦德先是发白继而变红的脸，

---

① 土耳其民间传说中环绕大地的仙山。

她会感到惊奇的。也许，她还以为这是因为恐惧呢。

"我让你等久了，"她含着歉意说，"妈妈好久没睡着。"

他们手拉着手走了。他们每一步都迈得这样小心，简直听不到一点脚步声，仿佛他们是脚不沾地，腾空而行似的。

出村前，他们连大气儿也不敢出。走出村子后，他们不怎么害怕了，感到自由了些。

麦麦德拿着哈切的包裹。哈切怕他累，要求他把包裹还给她，但麦麦德没给她。

毛毛细雨又变成了瓢泼大雨。四面八方电光闪闪。麦麦德和哈切攀过了悬崖，进入了树林。树林里被闪电照得如同白天一样明亮。可以看见水流沿着树干急奔而下。哈切放声大哭起来。

麦麦德生气了。

"你哭得真是时候！"

天亮前，麦麦德和哈切一直在树林里徘徊，他们弄不清自己在什么地方。雨不停地下着。

哈切不时地对着雨咒骂：

"该死的！"

天大亮时，他们在悬崖上找到了一个小洞，就躲进去避雨。湿衣服贴在身上，他们俩冷得直发抖。水从哈切头上直往下流，好象他们还在雨地里赶路似的。

"如果卡夫① 没弄湿，我们就点一堆火烤烤衣服，"麦麦德说，牙齿冷得直打战。

---

① 引火用的硫磺纸。

哈切幸福地微笑了。

“你别笑，这场雨不仅淋透了装东西的皮包，而且还会渗透我们身上的皮肤呢。”

麦麦德颤抖着双手想解开那系在腰间的皮包，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皮包上了。麦麦德往包里看了看，然后又与哈切交换了目光。他们俩都笑了，皮包里没有湿。

“知道吗，这包是谁做的？”麦麦德问道。

“不知道。”

“就是那个苏雷曼大叔。我逃到他家去过。从那时起我就把它作为纪念品保存着。”

麦麦德留神地往四周看看。

“全都湿透了，没有什么东西可擦手了。没法拿卡夫，会把它弄湿的。”

“可别碰它！别用湿手去拿卡夫！”哈切叫道。

“看看我是怎样把手擦干的！”麦麦德夸口说。

他走到洞隙的那一头，那儿还没淋到雨，泥土是干的，上面还盖了一层灰土。麦麦德把手伸到灰土里，用灰擦擦手，他举起沾满灰土的手来，高兴地喊道：

“喂，怎么样？”

哈切微微地笑了。

“喂，哈切，去捡些干树枝来！”麦麦德说。

哈切跑到雨里去，很快抱了一大捆树枝回来，那捆树枝中只有几根被淋湿了。他们把树枝一根根折断，堆放在山洞中间。麦麦德开始打火，但是，即使卡夫点着了，他们还是不能生起篝火来，因为篝火需要哪怕是很小的一撮火苗。怎

么办？

“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去找一根干树枝来。”麦麦德说。

他很快就拿了一根沾满泥土的干树枝来，拔出自己的大匕首，把它劈开。但是，卡夫还是点不着这树枝。得要有火苗，哪怕是很小的一点火苗也好。只要有一根火柴就行了……麦麦德带了火柴，但它们都湿了。

“哈切，我们有干布吗？”麦麦德问。

哈切冷得牙齿直打战。

“我这就把包裹打开看看，也许还没有湿透呢。”

大雨如注，天空好象被戳了个窟窿。

哈切翻遍了包裹，找到了一块放在衬衫里的头巾。这是麦麦德送给她的第一件礼物。带着红红的小点点的头巾，农村妇女的包头巾。

“你看，这是什么？”她说着，把头巾给麦麦德看。

麦麦德认出来了。

“是这个？”他说。他很高兴看见自己所送的礼物。

“是的，”哈切说。

“即使把我冻死，我也不愿把它烧了，”麦麦德懊恼地说。

“也许还可以从衣服上扯下一小片布来？”哈切说。

“我看看，”麦麦德回答。

哈切把包裹递了给他。

麦麦德在里边翻来翻去。

“嘿！”他拉长了嗓子喊着，“这里能找到不只一条，而是上百条干布条呢。”

“会找到的，”哈切说，“把什么都烧光，我们就光着身子走

路好了。”

“如果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这样了。”

他在衬衣上撕下一小条干布，把卡夫包在里面，在火镰里敲打火星。麦麦德吹得非常用力，他吹累了，就把卡夫送给哈切。这时，近处闪电一亮，大地抖动，树林摇晃。哈切把卡夫扔在地上。麦麦德捡起来鼓起腮帮子费力地吹着，终于出现了小火苗。麦麦德高兴地很快把一条树枝放上去。树枝劈啪作响。麦麦德又点着了几根树枝，把它们放到一堆干柴中间，开始吹火。

雨越来越大。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刹那间明亮的火光把周围的一切都照得通亮。一阵闪电过后，麦麦德的心又被黄铜的光辉照亮了。

篝火熊熊。麦麦德不断地把树枝扔到篝火里。长长的火舌忽闪忽闪地颤动着。麦麦德和哈切靠近篝火坐着把衣服脱下来，挂在树枝上烤着，哈切害羞地把衬衣和灯笼裤脱下来。

“全都脱了吧，”麦麦德说，“脱了就不会冷得发抖了。”

“就穿在身上烤吧，”哈切用哀求的眼光看着麦麦德说。

“在你身上衣服是干不了的，”麦麦德生气地说，“等它们干了，你也就完全冻僵了。”

看见麦麦德生气了，哈切就把衬衣脱下来。她的双肩圆圆的，黝黑黝黑的。她脱下了衬衣扔到火边，用双手遮住乳房。她的双肩在颤抖，长长的颈项柔嫩得象天鹅一样。耳朵后面有一小卷头发，黑黑的曲卷的长发一直垂到腰部。她的双手不能全部遮住乳房，它们从手指间露出来。在长满金黄色汗毛的皮肤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她稍稍暖和一些之

后，鸡皮疙瘩消失了。她的皮肤光滑，微微泛红。

麦麦德注视着哈切，他感到自己有一种难于抑制的强烈的欲望。

“哈切！”

哈切被麦麦德的这种叫唤声吓住了。这声音说明了一切，她已经明白了。

“麦麦德，……”她喃喃地说，“村里现在是一片混乱，他们在找我们，要是他们找到了我们怎么办？”

麦麦德心里也感到害怕，但他不露声色。

“在这么大的森林里他们怎么能找到我们呢？你说……”

“不知道，”哈切回答，“不知道，但是我害怕。”

他们长久地沉默着。雨似乎小了些。篝火越来越旺了。连洞里的岩石也被烤热了，他们坐的那块地方已经烤干了。哈切穿上烤干的衬衫，脱下内裤。麦麦德看见了她的柔嫩而丰满的腿。他的那股强烈的、急切的欲望已经不可抑制了。

“哈切！”他还是用那种声音呼唤她。

“我害怕，麦麦德，”哈切说。

麦麦德走近她，紧紧地拉住她的手，哈切后退着。麦麦德使劲地抱住她，吻她。哈切突然感到柔弱无力。麦麦德把她抱到洞边平坦的地上。哈切滋润的双唇微微张开，她闭上了眼睛，浑身颤抖。

“不要这样，我害怕，麦麦德！”哈切十分羞怯地、轻轻地说。

篝火熊熊，长长的火舌舔着岩石，渐渐逼近他们……

过了一会，他们俩都清醒了。麦麦德拉着哈切的手，他想

把她抱起来。哈切微微抬起了身子，心头是那么沉重，她又仰面躺了一会，恐惧心已经烟消云散。她周身无力，艰难地站了起来。她的腿、背和臀部都粘满了泥土……

哈切已经不是处女了。

九

天不亮母亲就醒了。她看看哈切的床。床上被窝鼓鼓的，没有引起她丝毫怀疑。但天亮之后哈切还没有起床，母亲感到有些不安，她掀开被子就呆住了。被子下面放着枕头。这就是说哈切半夜就逃走了。她耍了这个枕头游戏，就是为了不被及时发现。母亲拿着被子呆呆地站着。听见了丈夫的喊声，她才清醒过来，放下被子走出去。

在托罗斯山区有这种习惯：谁家的女儿、马、牛或鸡被偷走了，那家的人就走到大门口骂不堪入耳的脏话。他可以几小时站在那里骂，旁人不会去理睬他。直到他稍稍平静了些，邻居们才去向他询问详情。

“女儿跑了，”老太婆对丈夫说，“现在该怎么办？”

丈夫却高兴地喊叫起来：

“真主确实太好了，”他回答，“太好了！我压根儿就不愿意把女儿嫁给阿布迪老爷那个秃子侄子。但我没法子。这太好了……”

“别说了，”妻子对他喊道，“别作声，别让人家知道，阿布迪老爷会以为是我们帮她逃走的，他会剥我们的皮，抽我们的筋的。”

说完，她就按老习惯走出屋子在台阶上捶胸顿足。其实，她压根儿就不想这样做，因为这件事她谁也不能责怪。她左摇右晃，假模假样地哭着说：

“啊，我多么倒霉呀！……死丫头！让真主惩罚你吧！为了两个钱就把我的名誉卖了！你给我丢尽了脸！该死的丫头！让你瞎了眼睛吧！”

“进屋去！”丈夫粗暴地对她说，“女儿做得对。她和她心爱的人走了。让她去吧！什么也别说了！别又哭又叫的！到阿布迪老爷那里告诉他一声就是了。别诅咒自己的女儿。进屋去吧！”

妻子听从了他的话。包上一块黑色的头巾就到阿布迪老爷那里去了。

阿布迪老爷看见了她就喊道：

“啊，我的老姐妹，你到哪里去了？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到我家串门啊？请进来坐坐吧！”

这个女人一坐下就哭了起来。阿布迪老爷看见这女人包着黑头巾又哭又嚎，心里凉了半截。

“出了什么事了？我的老姐妹？”阿布迪老爷担心地问。但是这女人不住地哭，没去回答他。

“讲呀！”老爷喊道，“快讲吧！见你的鬼去吧！”他心里想，“我的侄儿媳妇出了什么事了？”

“老爷……”女人说。

“说呀！”他说。

“老爷……”她刚要开口就又哽咽不止。

“说吧！喂，这个娘们！”老爷执意要她开口，“见鬼去吧！

别让我生气！”

女人擦了擦眼泪。

“逃走了，”她说，“在被子底下放了个枕头，半夜里逃走了。”

“噢，原来这样，”他喊叫起来，“这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怪事！老爷的侄儿媳妇和长工一起逃跑了！？”

他走到那女人跟前，狠狠地踢了她一脚。

“我要把整个村子烧光！全部烧光！”

阿布迪考虑了一会儿，随后抓住那女人的手，俯身问道：

“她是跟那个要饭的麦麦德逃跑的吗？”

女人用手帕擦了擦眼睛，点头说：

“是的。”

阿布迪老爷气得发了狂。他立刻就把自己的人和全村的人都叫来了。这对他在村里的威信是一个打击，必须立刻让这些穷鬼们知道老爷的厉害。

“我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吼叫着，“我要让这个可恶的小叫化子看看！看看我究竟要怎么对付他。我要把他撕成碎片，撕成碎片！……”

这个消息传遍了全村。村里的人象过节一样欢乐，又象是去给那家祝贺婚礼那样热闹。成年人、青年人、孩子们、姑娘们都高兴极了。但这快乐的情绪是不能在阿布迪面前流露的。只要一看见阿布迪老爷或他的人，大家就屏声屏气，一点不露声色。雨地里聚集着一群群浑身湿透的人们。他们蜷缩着身子，窃窃私语，从这家走到那家。

这时，未婚夫领着一群外村人喊叫着“真主啊，真主！”冲

进村里。这群人个个都背着猎枪。未婚夫放了一枪，枪声把农民们吓坏了。“我要把一切都烧光，砸光！……”他径直向麦麦德家走去，德涅坐在家里，似乎对外面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未婚夫跳下马，冲进屋里，揪住德涅的头发把她拖到阿布迪老爷那里。看见了德涅，阿布迪老爷按捺不住了野兽般的狂怒，他向她扑去，狠狠地用脚踩她。德涅一声不吭。她浑身是泥土，双眼模糊。阿布迪老爷把德涅折磨够了以后，未婚夫又向她扑过去拳打脚踢。他不时地走到院子里，摸着胡子来回踱步，然后又走进屋里毒打德涅。血从德涅嘴里流出来，和泥土混和在一起，红色的泥水一直淌到地上。

阿布迪老爷非常忿怒，他可怕地沉默着，在院子里徘徊。农民们在等待他开口，他们胆怯地躲避老爷的眼光。当阿布迪老爷要作出什么重要的决定时，他总是不停地扯着自己的胡子。现在他扯着胡子走到人群前，所有的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出。阿布迪不再揪胡子了，他开始梳理那几根胡须。

“听我说，”老爷摸着胡子开了口，“逃犯现在离这儿还不远。就在山崖上，或许在树林里。我们必须找到他们。不用去这么多人，十个人就够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打死他们，带活的回来见我。我要跟他算帐，我让他看看，我要教训他，让他知道拐走阿布迪老爷的侄儿媳妇会有怎样的下场！”

阿布迪老爷的话音刚落，人群里就走出一个名叫吕斯泰姆的邻村人。他长着大大的秃脑袋，满脸麻子，蒜头鼻子。

“请听我说，老爷，”他说，“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下雨，对吗？”

“是啊，”几个声音同时回答。

“地上会留下脚印的，不是吗？”吕斯泰姆问。

“当然。”他们说。

“如果没有脚印……就算没有吧。也许他们会从崖石上走。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的踪迹，他们一定躲在附近什么地方，就在这里。我们一定能找到他们……顺着脚印……”

“派三个人沿着到镇上去的那条路追上去，”阿布迪老爷命令，“我听说他们逃到镇上去了……”

然后，他转向吕斯泰姆问：

“谁能去追踪？”

“瘸子阿里。”

“如果瘸子阿里想干，别说是在雨天，就是在干地上或是在山岩上他连鸟儿的踪迹也能找到。”几个人随声附和。“他甚至还能跟踪飞鸟呢，”吕斯泰姆再三肯定地说。

“快把瘸子阿里带来，不管他在哪儿，立刻就把他找来。”阿布迪老爷命令道。

“瘸子阿里在这里。”几个声音在说。

瘸子阿里拖着一只脚，一跛一拐地走到阿布迪老爷跟前。

“老爷，”他说，“您不要怕，也不要担忧，只要瘦子麦麦德的脚在地上走，我就能找到他，只要他没有变成鸟儿飞走，我就能找到他。放心吧，老爷，不要担心！”

瘸子阿里的同村人向邻村人和阿布迪老爷异口同声地夸奖阿里：

“不管村里出了多少盗窃案，瘸子阿里总会找到小偷的。”

“已经十五年了，我们村里连一根针也没丢过。”

“这要归功阿里……”

“只有和瘸子阿里一起去打猎才能打到鹿。”

“在悬崖上，在石块上是没有足迹的，但瘸子阿里会沿着足迹带领人们到有鹿群的地方去。”

“瘸子阿里真是名不虚传，老爷！”

“这个地区已经很久没有小偷了。”

“这多亏了瘸子阿里……”

“哪怕瘦子麦麦德逃到天上，他也能找到他。”

“只要他还是个人……阿里能闻出三天前过路人的气味。”

阿布迪老爷家门前出现了赫叙克。他是从不喜欢凑热闹的人，也很少到村子的空地上去闲聊。但是，今天，这个赫叙克也来到阿布迪老爷家的门前。是啊，潘贾尔·赫叙克也来了。赫叙克早就了解瘸子阿里的为人了。他们肩并肩地在地里干了几年活。赫叙克知道，他是一个会追踪野兽的猎人，远近闻名。阿布迪老爷也知道这个瘸子阿里的名气。现在农民们使劲夸奖他是为了吹捧自己的同乡，而不是为了推荐他去干坏事。

瘸子阿里同意去追踪麦麦德，那么，不管麦麦德躲在哪里，路旁，峡谷里，悬崖上或山洞里，瘸子阿里总能立即找到他，一定会找到他的。因此现在赫叙克必须去跟瘸子阿里悄悄叮咛几句，瘸子阿里从来没有让他为难。要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都在一起同甘共苦。

瘸子听到老乡们在阿布迪老爷面前夸奖自己，感到得意洋洋。

他对阿布迪说：

"感谢真主！老爷，这多亏了您……"

如果有人说瘸子阿里是个勇敢的人，是个好人，村里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对于诸如此类的话，瘸子阿里是不屑理睬的。但是要有人说："没有一个追踪的猎人比得上瘸子阿里，"他就会感到无限的高兴。

那些去找他帮忙的人，老早就在瘸子听得到的地方大声夸奖："世界上再没有比瘸子更好的跟踪追击的猎人了！你走遍整个阿达纳地区也找不到再好的人。世上只有一个追踪的猎人，这就是瘸子阿里。"等这些话传到瘸子耳朵里之后，他们就能在阿里那里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帮助。阿里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在所不辞的。

瘸子走出人群，向哈切家走去，开始寻找踪迹。赫叙克紧走几步，赶上了他。

"等一等，阿里！"赫叙克喊道，"我得跟你说几句话。"

"哦，……赫叙克老兄，"瘸子阿里向赫叙克跑过去拥抱他，"我非常想念你，这几天正想去看看你。日子过得怎么样，老兄？等我把这件事办完，今夜就到你家去住一夜，我会找到这个小伙子的……马上就能找到，没有比找到一个人更简单的事了！……"

"你跟我来，阿里！只是别让人看见。老爷会怀疑我的。"

瘸子阿里好奇地跟在赫叙克后面。刚才似乎要停的雨又下大了。

在老爷家门前，为阿里准备了一匹马。骑着马去跟踪吗？这样明显的踪迹，瘸子阿里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把他们找到的。

赫叙克拐进一个角落，阿里走近他。赫叙克很忧伤地说：

“听我说，兄弟，坐在我身旁。难道你要把小伙子交给阿布迪老爷吗？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你别毁了瘦子麦麦德！别坑害这个孤儿！别毁了伊布拉辛的独生子！难道有比伊布拉辛更好的人吗？他也是爱你的。如果你真的去找麦麦德了，那他在坟里也会抱怨你的。我知道你很快就会找到麦麦德，这对你就象把他捏在掌心里一样容易。阿布迪会对他下毒手的，你这样做也是干坏事。你知道，阿里，我给你出什么主意吗？今天你就带着他们往别的路上走，一天以后，麦麦德就得救了。麦麦德小时候逃到凯斯迈村去过，住在苏雷曼家。当时许多人以为他死了。过了一年半载，我看见了他，我告诉了他母亲：他活着，很健康。就是这样。要知道，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死了。这次他也会躲起来的，老兄，你就把他们往错路上带。谁能知道，下这么大的雨，他们躲在哪里？真的，在这不幸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也许在什么地方冷得发抖呢。喂，阿里！你说一句话呀，阿里！别干这种缺德的事了。”

听了赫叙克的话，瘸子阿里的脸色变得阴沉了。刚才他还那么高兴，他还在全村人面前说过要找到逃跑的人呢。瘸子阿里低着头看着地面不作声。

“是啊，阿里兄弟，”赫叙克很难过地说，“那两个可怜的人现在紧紧地贴在一起，不知在哪棵树下发抖。这不是雨，是一条河，是一条大河的流水倾泻在他们身上。阿里兄弟！可怜的孩子们害怕得发抖。一想到他们，心都要碎了！你看看，雨下得多么大，下个不停……但愿这雨也可怜可怜他们，别再下了！这时如果有一只鸟儿飞过，也会把他们吓坏的……一只老鼠也会使他们害怕。他们害怕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心

里有一个可怕的念头：马上就会有人来抓我们的，就要来了。这是一对相爱的人，阿里！不要对相爱的人作孽！否则你的手会干枯的，就象没有树汁的树枝那样枯萎掉的。让那些抓他们的人迷路吧！救救相爱的孩子们吧！在天堂里为你准备了宫殿，一座大宫殿就要完工了！你说话呀，阿里！答应我吧！……”

赫叙克死死的盯住阿里的眼睛。“不这样做不行！”他的目光这样说道。阿里刚要张嘴，赫叙克又拉住阿里的手。

“听我说，阿里！他们从小就相爱。只要有一天姑娘看不见麦麦德，她就不吃，不睡，伤心地哭泣，是真主给他们俩做的媒。知道吗，阿里？真主！当麦麦德逃到凯斯迈村，我去告诉他母亲时，姑娘就病倒了，一直到麦麦德回来才起床，她几乎疯了，是这样的，阿里兄弟！就是这样。其余的事你自己去想吧，阿里！后来硬把姑娘许配给了阿布迪的秃子侄儿。他们俩就逃跑了，你想想吧！鸟儿藏在草丛里，连青草都会保护它们。麦麦德到你这里避难，你没有理由拒绝。如果一定要去干这件事，那么阿布迪会成为你的朋友，而整个村子的人都会骂你一辈子。你也许会说，就让阿布迪成为我的朋友吧。不能这样，阿里！这样做不对！你要明白，阿里！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

阿里耷拉着双肩，脸色忧郁。他默默无言地站了起来。

“整个村子都会恨你的！”赫叙克冲着他的背影说。

没走几步，赫叙克又赶上了他，轻轻地说：

“你知道吗，那些拆散情人的会有什么下场？！你别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常言说：玩火者自焚。捣毁别人的窝的

人，自己的窝也会毁掉的。当村里的人知道一对相爱的人终于把自己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时，大家都把这事当做真正的节日一样来庆贺。你会变成一块烂木头。乡亲们都将仇视你。你看见了吧，他们对麦麦德的母亲干了些什么。她现在还躺在烂泥里。也许，她已经……想想吧。阿里！”

这时，马已经套好。那边有人在叫阿里。一个小伙子很恭敬地牵着缰绳在等他。在鞍后皮带上系着一件挡雨的黑色毡斗篷。

大雨倾盆。

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了。阿里感到沉重的压力，成百双眼睛都在盯着他。脚痛的老病又发作了，真是难以忍受。只要阿里碰到为难的事情，瘸了的那只脚就会用疼痛来折磨他。

整个村子都在诅咒瘸子阿里，甚至连石头和大地都在责怪他无情无义。

在哈切家旁的桑树边上有两个脚印。瘸子沿着脚印追去。他先在哈切家周围绕了几圈，后来又到村子里去找，在那里转了一阵子，一大群孩子跟在他后面看热闹。

“你对瘸子说了些什么？”站在赫叙克身旁的几个人问他。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我想，瘸子阿里会听我的话的，”赫叙克很自信地说。

看见瘸子在村子里漫无目的地转来转去，农民们心上的石头落了地。瘸子阿里跟踪的时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他从来就是一追到底，从不犹豫的。瘸子这样来回打转转，表明他想做件好事。

“瘸子做好事了！”人们这样互相传说。

“谁说的？”

“赫叙克说的。”

“谁？”

“潘贾尔。”

“瘸子还在村里转来转去，”赫叙克说，“真主知道，瘸子的心可怜那对相爱的人。他会有意识地带错路的。我对他说，别带他们去！……”

“我知道这个瘸子阿里的脾气，”秃子阿里说，“即使追踪的对象是他父亲，即使他知道父亲会被绞死，他也会去追踪的。他一看见踪迹，就身不由己。瘸子阿里是好人，是老实人。他的心也许因为可怜相爱的人而碎了，但他无法改变那跟着脚印走的本性。只要他看见足迹，对于他，世界上就不存在别的东西了。哪怕他知道这样做他会被杀死，他还是会去的！”

“真的，阿里，”赫叙克说，“看看，他已经绕着村子走了十多次了。他转来转去，做出在找足迹的样子。麦麦德和姑娘一起逃跑时，是不会在村里转的！”

“瘸子阿里不是找不到脚印，更何况在这样的下雨天……我对他说了：‘阿里！你这样做了，就别来见我……’”

秃子阿里不再说什么了，从赫叙克的话里，他听出了希望，感到很高兴。

“愿真主改变瘸子的习性吧！当我看见他在村里转来转去时，我想，他变了！真的，瘸子阿里，我相信你！”

瘸子阿里在村子里转来转去，他下马仔仔细细察看地面，石块。看来，他在竭尽全力找脚印，但他总不愿回到那开始寻

找的地方去。他害怕自己。他知道只要一看见脚印，他就会身不由己地找下去。他假装寻找脚印，走出了村子。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骑上马飞快地逃走！他久久地望着森林那边。踪迹引他往森林里去。他似乎看见了两个相爱的人。他的思绪纷乱了。

下着毛毛细雨。

瘸子又回到哈切家旁，站在篱笆边的桑树下。地上明显的留下了长长的恰勒克鞋印。阿里想，"这恰勒克才做了不久，毛还是很长，是用小牛皮做的，是用冬天死的小牛皮做的。"他似乎又看见了森林里大雨下那两个相爱的人……跟踪追捕的本能在折磨着他……这时，走来了一个农民。

"怎么啦，阿里？"这个农民问，"你怎么，睡着了？阿布迪老爷等得不耐烦了。他在问，你为什么老在树林里转来转去？他还问，你们夸奖的瘸子阿里就有这点本领吗？……"

阿布迪老爷骑着马来到他们的身边。

"这是怎么啦？"老爷说，"大名鼎鼎的阿里，这就是你的拿手好戏吗？一清早就在村里转，象是叫你查地契似的！看样子，你会在篱笆旁睡着的！"

瘸子阿里眼前一阵发黑。他猛地牵着马向阿布迪转过身去。

"老爷，"瘸子说，"问问农民们，他是不是穿着新的恰勒克。这恰勒克是用冬天死去的小牛皮做的？"

老爷转过身去问农民们：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群中说，"冬天，伊斯玛伊尔家死

了一头小牛，就是那个磨工伊斯玛伊尔。麦麦德从他那里买了一块够做一双鞋的皮子。"

"是这样，"老爷说，他又回身对着阿里说，"怎么样，阿里，拿出你的绝招来吧！"

阿里缩着脑袋，用鞭子抽了一下马，就和阿布迪老爷一起带着七、八个人骑着马出了村子。当他们走到悬崖边时，阿里停住了，其他人也勒住马。脚印一直往崖上、往森林里去……阿里确实惊呆了，他望着山崖上的脚印。

"他们是沿着山崖走的，下马爬山吧，"他说。

留下一个人看着马匹，其余的人就跟着阿里继续向前走。在岩石间他们看见一小块泥地，在这块土地上开着三朵黄花。鲜艳的颜色在黑色泥土上显得分外明亮。其中的一朵花低垂着。阿里指着那朵花说：

"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朵花低垂着，而那几朵花都直挺挺的？昨天晚上或半夜有人穿着便鞋踩倒了它，看吧，这就是脚印。"

大家都弯下腰去，但谁也没看见脚印。阿里在山岩间爬着，阿布迪老爷一步也不离开他。当他们爬到一块巨大的岩石下时，阿里说：

"逃跑的人就从这儿拐弯了。"

他们又走回勒马的地方。

脚印一直伸向森林。现在，谁都可以跟着这些脚印去追捕了。阿里到了林子也就不走了。他的脸色白一阵，红一阵。脚印又绕进山崖把人们引向森林。这是徘徊不知去向的人们留下的脚印。阿里看得出，逃跑的人们往前走了几步，又折回

来，反复几次徘徊不前，好象瞎子在原地打转。他心里有些可怜那两个孩子。他想："我把这个阿布迪老爷带到森林那边去，让可怜的孩子们逃走吧！"

在一棵大树的树根旁长着一丛青草，草被踩倒了，旁边有一块木头埋在泥土里。

雨又下大了。瘸子阿里把毡斗篷披在背上。其他人都沉默不语。

"时间过得很快，"老爷催促瘸子，"你怎么啦，又找不到踪迹了？"

"不，"阿里回答，"跟我来吧！"

他骑着马走进森林。

这次他真的找不到脚印了。

"我找不到痕迹了，"阿里转过身去对阿布迪老爷说。

"原来你的本事是这样的！唉，你啊，瘸子阿里！"老爷说。

未婚夫走在最后面，他手里拿着手枪。

阿布迪老爷的话把阿里激怒了。

"我立刻就能找到，"他说，"逃跑的人离这儿不远。雷雨使他们在这里打转转。所以我有些捉摸不定了。"

他们找了很久。阿里又重新找到了线索。骑着马是不能穿过密集的树林了，只能下马步行。

"他们在这里折了些树枝，"阿里突然激动了，"他们在这里折了干树枝。他们往山崖上去了。"

除了阿布迪老爷和阿里，其余的人都浑身湿透了。

"你为什么不带毡斗篷？"阿布迪老爷问那个未婚夫。

那个人冻得连嘴都张不开。他不住地颤抖，连手枪都快

拿不住了。

瘸子阿里跑到山崖那边，他激动得直喘气。其余的人也跟着跑过去。

“我找到了，”阿里叫起来，“他们就在这块大岩石下。轻些！……”

“他们在那里吗？回答我，阿里！”跑在最后的阿布迪老爷喊着。

阿里一声不吭。阿布迪老爷喘着粗气跑到他跟前，其余的人也赶到了。

“就在这里，”阿里指着那里说，“他们燃起了篝火，就在这个树枝上他们烤干了衣服。他们不是用火柴，而是用卡夫点着了火……”

他们向洞里走去。阿里弯着身子在地上看了许久。他发现了姑娘的宽宽的结实的臀部的印子，再往前还可以看出肩胛骨的压印。

“快到这里来！快到这里来！”他叫唤着，“看吧！”

大家都弯下腰去看着地面。阿布迪老爷看着瘸子阿里的脸，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阿里说。

老爷还是不明白，他又问：

“出了什么事，阿里？”

“你看，老爷，”阿里说，“这是姑娘臀部的印子，这是肩胛骨的……而这个是头部，再看看这一条条细细的痕迹，是她披散的头发。这就是说，老爷，事情已经……”

阿布迪老爷忽地变了颜色。他沉默了一会，又慢慢恢复

了常态。

“你看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他问。

“就在近处。我们立刻就能找到他们，”阿里应声回答。

太阳快落山了。

“天黑前我们必须离开这里，阿里！”阿布迪老爷说。

“他们离开这里还不到两小时。在森林里两小时是走不了太远的。再说他们还饿着肚子。在这儿，就在他们取暖的地方，连一粒面包屑也找不到。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未婚夫淋得象个落汤鸡，冻得两排牙齿格格打战。他弯着腰说：

“在这儿生堆火取暖吧，我要冻僵了。”

“我们都快冻僵了，”其余的人附和着说。

阿布迪老爷发怒了。

“我们还得继续找。你们留在这儿烤火吧，”他说，“一群象娘们一样胆小的人！……”

阿里和阿布迪老爷向森林深处走去。阿布迪老爷拔出手枪。

阿布迪老爷发了怒，未婚夫再也不敢烤火取暖了，跟着他们往前走。

天渐渐黑下来了。阿里不停步地沿着足迹走着。脚印是那么深深地陷进泥里，就是在黑暗中也能辨别清楚。逃跑的人已经落入圈套，很快就可以抓到他们。脚印越来越清晰了。在灌木丛后面传来了沙沙声。所有的人都提高了警惕。夜色渐渐浓重。

“在灌木丛中搜查！”阿布迪命令道。

“他们在这里！”阿里喊道。

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声。

“别打死麦麦德！”阿布迪老爷喊起来，“捉活的！把他带到我这里来。我要亲手……我要亲手撕碎他。别碰他一根毫毛！”

麦麦德躲在灌木丛后面，他的手紧紧地握住右边裤袋里的手枪。他谁也不怕，什么也不怕。

“别害怕！”他安慰哈切，“我不会把你交给他们的。”

“我投降，我投降！”他对着战战兢兢地向他走来的那些追捕者说。

“等一等，”阿布迪老爷说，“让我自己来抓这条狗。”

人们都往后退。阿布迪和未婚夫走到最前面。麦麦德象被钉进泥土里似的牢牢地站在灌木丛里。黑暗中他的身影依稀可辨。刚才，瘸子阿里还为自己找到了踪迹而高兴，可现在，当他看到两个逃跑的人已陷入绝境，他却痛苦万分。对于他，每次追踪的结果都是这样的。阿里坐在树墩上，两手抱着脑袋，对自己嘟哝着：“我以后再也不干了！无论如何不干了！不幸的麦麦德！”

“怎么样，不要脸的畜生，”阿布迪老爷开了口，“听着，要饭的，你干了些什么？我要把你带到村里去……往后的事情你自己去想吧！”

就在这时响起了“卡喳”一声扣扳机的声响，但是没有枪声。阿布迪回头怒吼着：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许碰他！……”

麦麦德一动不动地站着。他很平静，毫无惧色，他巨石般地屹立在那里，等待着，只是把右裤袋里的枪握得更紧些。他平静地象伸手去掏裤袋里的烟卷那样慢慢地拿出了手枪，瞄准阿布迪老爷，两声枪响。

"真主啊，我完了！"阿布迪老爷喊了一声。在他倒下时，麦麦德把枪口转向老爷的侄儿，放了三枪。

"我完了！"侄儿叫了一声也倒在地上。

麦麦德把手枪放进裤袋，同样平静地说：

"哈切在这里。你们放老实些，如果有人胆敢碰掉她一根头发，"他又对哈切说，"你现在就回家去吧。我会来接你的。我们一起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去。你回家去吧，他们不敢碰你的。"

有人向麦麦德开枪，可是他已离开了刚刚站着的地方。这些人是朝着黑暗放枪的，这使麦麦德感到很奇怪。

半夜里他走出了森林。

细雨濛濛。

十

轻轻的、小心翼翼的敲门声。停了一会，又响了轻轻的敲门声。

妻子叫醒了丈夫：

"起来吧！有人在敲门。"

睡眼蒙眬的老汉几次想起来，可立刻又躺下了。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次更急促些。"起来吧！"妻子求他，"有人敲门

呢。"老汉起了床，摇摇晃晃地趿拉着鞋，走到门口。

"谁呀？"

"是我，"门外一个嘶哑的声音回答，又咳嗽了一声。

"你是谁？"

"开开门，你就会知道了……"

老汉开了门。

"进来吧！"他说。

进来一个陌生人。门槛把他绊了一下。屋子里很暗。

"快点灯，"老汉对妻子说，"客人来了。"

老伴点着了灯走到他们身边。客人身上的水象小河那样直往下淌，湿衣服贴在身上。老汉奇怪地看着来客，老伴也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陌生人，浑身上下打量他，可怎么也认不出他是谁。

"这客人我看着很眼熟，"她说，"但记不起来了。"

老汉的脸上挂着微笑。

"我也认不出来，"他说，"我眼花了，我看着他很面熟，但想不起来他是谁。"

他拍着客人的肩膀，细细地端详着他。

"很面熟，但认不出来。"

"老伴，"他对妻子说，"我们的客人一定冻坏了。他浑身都湿透了，快把火点起来。"他又回头对客人说："喂，说吧，你是谁？看着面熟，但我认不出来。"

客人说：

"大叔，我是麦麦德。"

苏雷曼向走到屋子那头去拿劈柴的妻子喊了一声：

“老伴，快看看，谁到我们家来了！你快看看呀！”

“是谁？”女人激动地问。

“我们的瘦子麦麦德长大成人了，好小伙子。前几天我还说起你呢，我说，这孩子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我常常惦记你的。”

“是的，儿子，”女人证实老汉的话，“这几天苏雷曼老是惦记你。”

苏雷曼衰老多了。他的长长眉毛象白色的穗子，几乎遮住了双眼。白胡子象一堆棉花。他的模样很严厉。

老太婆拿来一套衣服放在麦麦德面前。

“换换衣服吧，”她说，“要不会得肺炎的。”

麦麦德走到暗处换了衣服。他穿着衬衣和内裤坐到炉子边。

“怎么样？”苏雷曼开始问道。

“我非常想念你们，”麦麦德说，“有什么法子！事情太多了。”

“你到‘那个村’去了吗？”苏雷曼问道。

“没有去成，”麦麦德苦笑着回答，在他的眼里遥远的黄色的火光在闪闪发亮。

“你别见怪，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么晚到这里来，麦麦德？”苏雷曼问。

“我会告诉你的，”麦麦德回答，“我到你这里来，希望你能在苦难中帮助我。除了你，世界上我再也不认识别人。除了你，世界上再没有人能给我帮助。”

“你冻坏了，孩子，”老太婆说，“我给你拿些汤喝吧，你冻

坏了。”

麦麦德手里拿着盛满汤的盘子，想起了几年前他也是这样冻坏了坐在炉边，坐在现在这个地方喝汤的情景。那时候，他是孤单的，他害怕，害怕一切。那时，在他看来，生活就象漆黑的森林，现在他成了勇敢的人，作出了决定。世界在他的眼中变大了，他已经享受了自由的欢乐，他对做过的一切毫不后悔。

“你们坐着聊吧，我去睡一会儿，”老太婆说。

老伴走后，苏雷曼对麦麦德说：

“喂，说吧，麦麦德。”

“我打死了阿布迪，还干掉了他的侄子，”他说。

“什么时候？”苏雷曼惊奇地问。

“今天夜里。”麦麦德说。

“你说的是真话吗，麦麦德？”苏雷曼不太相信地问，“你现在的样子可不象杀过人的。”

“有什么法子，事情已经发生了，命运就是这样。”

他详详细细地把经过告诉了苏雷曼。

报晓的公鸡已经啼鸣。麦麦德结束了自己的故事，苏雷曼说：

“愿你的双手变得更坚强有力，孩子，你做得对，但是，现在你想干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我决不向政府投降，我要到山里去。”麦麦德说。

“先睡一会儿，明天我们再决定怎么办，”苏雷曼说。

“可别让他们在这儿抓住我，”麦麦德说。

“谁也不会想到的，谁能想象杀人犯会藏在邻近的村子里。”苏雷曼说。

“也许是这样。”麦麦德说。

“他们会到远处的村子里找你，到山里……”苏雷曼说。

墙边堆放着绣花布袋子。苏雷曼叫麦麦德：

“到这里来，把这些袋子挪开，以防万一。在这些袋子后面给你铺个铺。”

他们挪开了袋子，给麦麦德腾出了一块地方。苏雷曼说：

“躺下吧，哪怕你睡上整整一个月，也不会有人发现的。我把马被盖在这些袋子上，你躺下，睡吧！”

麦麦德什么也没回答就躺下了。

苏雷曼牢牢地关上门，回到床前。妻子已经睡着了，苏雷曼叫醒了她。

“我在袋子后面给麦麦德铺了床，对谁也别说他在我们这里，也别让媳妇和儿子知道。”

“好吧，”她回答着，又倒在枕头上。

麦麦德想起了哈切。在他的眼前浮现了阿布迪倒下去时蜷缩着的身影。阿布迪老爷没有料到会吃枪子。未婚夫叫喊着，用手抓着泥土，象狗啃泥似的瘫在地上，鲜血淋漓。当其他的人向麦麦德开枪时，麦麦德看见一个人坐在树墩上。那人双手抱着脑袋左右摇晃，看得出，他不知为什么心里非常难受。为什么？麦麦德怎么也不明白，这个人是谁？

麦麦德很快就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就好象他重新诞生在世上。天蒙蒙亮时，他象没事人似的睡着了。

早晨，麦麦德醒来时情绪很好。现在应该发生的一切已经发生了。当他回忆起昨晚上的情景，他的眼里又燃起了怒火。

“听着！”苏雷曼说，“我今天早晨在村里走了一圈。大家都已经知道阿布迪被打死了，也许他们会到这里来搜捕你的。今天晚上我们就到山上去找那些强盗。”

麦麦德很高兴。

“疯子杜尔杜是我的亲戚，”苏雷曼说，“我替他做了不少好事。他会爱护你的。你在他那里不能久留，最多三个月。他是一条狗，他在山上支持不了很久。终有一天，他会被打死的。象他这样的叛逆在山上呆不过一年，但是现在他可以帮助你。

“你注意些，想法子离开他。但是，在两、三个月里你得学些本领。然后你就可以拉自己的队伍了。注意！我再对你说一遍，别和那条狗多来往，他不是好汉，是强盗、小偷……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永远也不愿再见这条狗。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疯子杜尔杜又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是村民们把他害了。有一次他到自己村里作客，村民们把他喂得饱饱的，灌醉后就把他出卖给宪兵，他好容易才逃出来。从此以后，他完全变坏了……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在他的队伍里干一、两个月再说吧！”

“疯子杜尔杜的队伍大吗？”麦麦德问。

“这个地方的所有的狗都集聚在他那里，所有那些从绞刑架下，从监狱里跑出来的人都在他那里。麦麦德，我的孩子，我给你出些主意，你好好记住。你还年轻，渐渐地你会有经验

的，你能在山上呆多久，只有真主知道。你好好听着。我想，我的主意对你会有用处的。我在这些反叛者中间生活了很久，我了解这种生活。我知道他们所有的人的命运。你到了他们那里，不要立即对他们说真心话。有许多人会很快就想和你表示友好，看起来都是些很好的、善良的朋友。他们会很注意你，会和你分担忧愁，他们就是这种人，但你不要露出自己的真心，不要多说话，这样，他们就会喜欢你。严肃些，取得那些反叛者们的尊敬——这是最重要的。

“照我说的那样去做吧！不要对每个人都说真心话，只要他们看出你的弱点，到死也不会放过你的，他们就再也不尊敬你了。你以后会了解他们每个人。看一个人是好是坏，别看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做！挑选一个你可以和睦相处的朋友。要知道，当你把绳子的那一头交到他们手里时，就是你走下坡路的开始。在山里和监狱里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在那里，在这里都有头领，余下的人都是头领的奴隶，都是些下贱的奴隶……头领过的是人的生活，而奴隶则象狗一样……你可以成为一个头领。但别象对待奴隶一样地对待别人。就让我这些话成为你生活中的北斗星吧。到了那里，疯子杜尔杜会给你一支毛瑟枪的，以后你自己也会搞到其他武器。我这就去打听一下疯子杜尔杜在哪儿。”

一次，疯子杜尔杜到村里来时，有一个农民掩护了他。苏雷曼找到这个农民，从他那儿知道了疯子杜尔杜的队伍现在的驻地。

杜尔杜是凯斯迈村对面的阿克瑟于特村人。苏雷曼从他青年时起就认识他。他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杜尔杜的父亲应

征入伍，一去不复返。因为苏雷曼和他们家是远亲，所以经常帮助杜尔杜和他的母亲。有一次，他们几乎饿死，多亏苏雷曼救活他们。他从小就是一条不受管束的狗崽子。

杜尔杜上山已经五年了。他烧杀抢掠，给农民们带来的只是眼泪。谁也不敢通过他把守的那条道路，落到他的手里的人谁也逃不脱被抢劫一空，剥得精光的下场。疯子杜尔杜不懂得什么叫友谊。他连父母兄弟的话都不听。这就是苏雷曼为麦麦德担心的缘故。不知什么时候，杜尔杜起了杀心，就会把小伙子杀死的。

"我已经打听到这条疯狗现在在什么地方了，"苏雷曼对麦麦德说，"他们在杜曼山顶。我们爬到杜曼山上，打三枪，就会有杜尔杜的人来接我们。我对这个疯子不太放心，如果在这地带还有别的队伍的话……可是没有啊……"

太阳落山时他们上路了。苏雷曼走在前面，麦麦德跟在他后面。

"听着，麦麦德，"当他们走出村子时，苏雷曼回头对麦麦德说，"你当上了反叛者，可别来抢我的家呀……"

"我首先就去抢你的家。这是反叛者的光荣。否则，我怎么能算疯子杜尔杜队伍里的人呢？"

"好啊，好啊！"苏雷曼哈哈大笑。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麦麦德问道。

"麦麦德，"苏雷曼变了脸色说，"如果你做了坏事，打死了人——不是阿布迪老爷——我就亲手把你交给政府。"

"我不会打死无辜的人，"麦麦德回答。

苏雷曼停住了脚步，抓住麦麦德衬衣的领子，把他拉到面

前，注视着他的眼睛。

“听我说，我的孩子麦麦德，如果你打死无罪的人或罪恶不大的人，如果你为了钱去行凶，我就用双手掐死你。”

“我再也不打死人了，”麦麦德平静地回答。

苏雷曼还是不松手。

“如果你再看见一个阿布迪老爷而不打死他，我也要掐死你。如果你看见一百个象阿布迪那样的人，那就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部送到地狱去……”

麦麦德微笑了。

“我向你保证，”他说，“如果我遇上一百个这样的人，我就干掉一百个……”

早晨雨停了，道路泥泞。但他们已经爬上了山，小石块从他们脚下滑落。空气中飘浮着一种烂木头气味，还有野花和青草的苦味。明亮的星星在天空闪耀，每一颗星星周围都有一个光圈……不知名的小鸟的欢叫很象小羊的咩咩声。再往上走就能听到斑鸠的啼鸣了。当他们爬上了杜曼山顶时，苏雷曼对麦麦德说：

“瘦子麦麦德，把手枪拿出来，打三发子弹！”说完，苏雷曼就气喘嘘嘘地坐在地上。

“唉！”他叹了口气，“唉，老了……唉，青年时代啊！”

麦麦德向空中鸣了三枪。

远处山崖那边有人鸣枪回答。

“唉，我的膝关节，”苏雷曼哼哼着站了起来，“我们走吧，孩子，往那儿走。”

麦麦德扶着苏雷曼走。突然，近处响起了枪声，他们停住

了脚步。

“狗崽子，你们怎么的，想把我打死吗？”苏雷曼喊道。

“谁在这里？”一个年轻人的声音问道。

“把我们带到疯子杜尔杜那里去，”苏雷曼说。

从右边岩石后面走出一个人。

“是你们放的枪？”他问道。

“是我们。”苏雷曼大声说，“杜尔杜在哪儿？带我上他那里去。”

“要我对杜尔杜老爷说什么？”

“你告诉他，凯斯迈村的苏雷曼大叔来了。”苏雷曼说。

“请原谅，苏雷曼大叔，我没有听出你的声音。”

“老了，孩子，”苏雷曼回答，“嗓音也变了。你是谁，我也认不出你。”

“我是贾巴尔，卡拉贾厄伦村穆斯图的儿子，你记得吗，我和父亲还向你订做过马鞍呢？你给我们做了马鞍子，还唱了歌……”

“真没想到！”苏雷曼说，“连你也当了强盗。我一点也没听说。”

“有一次……”贾巴尔说着就向杜尔杜所在的那个方向喊道：“喂！是凯斯迈村的苏雷曼大叔来了……”

他声音在山崖上响荡。

山崖上的一个大山洞前篝火熊熊。七、八个人围着火堆在擦枪。峭壁陡立，巨大的火舌在峭壁上画出各种可怕的图案。当麦麦德看见了峭壁、这群人、武器和火堆时，一股无名的愁思突然向他袭来。

黑暗中传来了脚步声。坐在火堆边的一个高个子站起来了。他那巨大的身材挡住了峭壁上火的图案。那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这是我们的疯子吗?"苏雷曼问。

"是他,"贾巴尔说,"杜尔杜老爷……"

"你好,苏雷曼大叔。"杜尔杜喊道,他的声音象洪钟一样响亮。"你这么晚来干什么? 怎么,你想参加我们的队伍?"

他拿起苏雷曼的手吻了吻。

"听着,疯子,"苏雷曼说,"我听说你成了这山里的老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是这样,苏雷曼大叔。我发誓,下面这条路上我再也不放过一个人,这里的通道很快就要关闭了。人迹再也到不了这块地方。一直到马拉什,在所有的通道上我要索取哈拉奇[1]。让阿克瑟于特村的人都知道疯子杜尔杜是什么人。"

"你又说疯话了,"苏雷曼说。

"如果有一天有谁惹我生气,我就把他那个村子烧光、夷为平地。"

"住嘴,疯子,不许说这样的话!"苏雷曼说。

"你什么也不明白,"杜尔杜遗憾地说,"不明白!"

"我全都知道,"苏雷曼说,"我知道,你这个不争气的,你这是给反叛者的脸上抹黑。"

"几年以后,我就阔了。到那时你看吧,你就会明白怎样才算造反。"杜尔杜说。

---

① 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之前,基督教臣民向土耳其苏丹交纳的贡赋。

“到那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苏雷曼说，“你究竟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也许看不见。而现在你这个强盗已经扬名四方。”苏雷曼说。

“你能看见，你会看见的，”疯子杜尔杜说。

苏雷曼生气了：

“如果你继续这么干，你很快就会送命，我只能看见你的死亡。我为你年轻的生命遗憾。疯子，要知道，我是很爱你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爱我吗？”杜尔杜说，“你问问我的同伴们，我天天对他们说：‘如果说，我的命根子是从真主那里来的，那么，我的身体是苏雷曼大叔给的’，”他转身问同伴们：“是这样吗，孩子们？”

“是的，是的，”好几个声音回答着。

“我根本不希望你上山当强盗，你说说，为什么你到山里来了？因为虚荣心。这样干是不行的，杜尔杜！这是发疯。”

“你坐一会儿吧，苏雷曼大叔，”杜尔杜说，“坐下喝点茶。”

苏雷曼坐了下来，把双手放在膝盖上。

“青春就这样糟蹋了，”他说，“狗崽子们，你们把自己的年轻的生命烂在这山里了！”

随后，他看了看杜尔杜，微笑了。

“你应该知道珍惜自己，”苏雷曼说，“你从哪儿弄来了马约兰？”

在篝火房有一块象农村打谷场那么大的空地。那里堆放着马约兰。反叛者们用马约兰铺了床榻，就象厚厚的褥垫那么软和。夜间的空气里有一股芳香的马约兰味，那柔和的清

香使人陶醉。

“托你的福，大叔，”杜尔杜很神气地说，“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苏雷曼哈哈大笑。

“啊，疯子！”苏雷曼说，“这就是说，你连长着马约兰的山地的地契也弄到手了？……”

麦麦德留神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反叛者都戴着红色非斯卡。山里的人有戴红色非斯卡的习惯。红色非斯卡是反叛者的标志。没有一个反叛者是戴便帽或礼帽的。谁也不知道是哪个强盗在帽子式样统一改革[①]后首先戴起了非斯卡。也许，在进行帽子改革时，山里已经有了反叛者，他们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从那时起，山上的每个人都戴上了非斯卡。

苏雷曼坐在篝火边，反叛者们依次走到他面前向他问好并吻他的手。他们好奇地看着麦麦德，他坐在苏雷曼身后，头缩在肩里，完全象个孩子。

“你们想知道这男孩子是谁吧？他叫瘦子麦麦德。他打死了一个人，我把他带到你们这里来，”苏雷曼介绍着。麦麦德缩着脖子，低着头，个头显得更加小了。

杜尔杜看了看那个男孩，又看了看苏雷曼，惊奇地问道：

“难道他要和我们一起在山里转吗？”

“如果你留下他……不留他，他就一个人在山上干。”

“是你带来的，我们就留下，苏雷曼大叔……”

杜尔杜从身后的包裹里取出一顶非斯卡，扔给麦麦德。

① 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一九二三年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后，为废除旧制度和改变日常生活方面的中世纪残余习惯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一。

沉思着的麦麦德没有抬头就在空中接住了。

“拿去，勇敢的小伙子，把它戴上！这是我的旧非斯卡，现在还没有别的，以后再找好的吧！”

杜尔杜的胡子里似乎藏着微笑，他转过身对苏雷曼说。

“小伙子还很年轻啊！”

这可把苏雷曼惹火了。

“是很年轻，但他把四十岁的阿布迪老爷打死了，”苏雷曼回答，“这头蠢驴不敢到山里来，怕强盗抢他。”

“阿布迪老爷？”杜尔杜恐怖地问道，“阿布迪老爷？操他娘的！……”

“你干吗老是叨叨这句话？”

杜尔杜以怀疑和惊奇的目光看了看麦麦德。

“是啊，你连武器都没有，小兄弟，”他说，“你和阿布迪老爷彻底算了帐。你的手可真巧啊。他吸干了五个村子里的农民的血，是个真正的吸血鬼……”

然后，他转过身去对着贾巴尔：“贾巴尔，你记得吗，我们把最后一次出击抢到的一支枪埋藏起来了，现在去把它挖出来，拿到这里来，带上两条弹带和子弹。”

杜尔杜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么个年纪轻轻的瘦弱的小伙子能打死阿布迪老爷，所以，他还是怀疑地盯着麦麦德看。

苏雷曼理解了他不信任的目光。

“不只是阿布迪老爷，连他的侄子也一起送了命，明白吗，杜尔杜？”

“连同他的侄子？！”杜尔杜更加惊奇地叫起来了，“好样的！……”

麦麦德蜷缩着身子坐在篝火旁。他似乎被冻僵了。

反叛者们在细细高高的杯子里为苏雷曼和麦麦德斟上热茶。

苏雷曼慈父般地俯身对麦麦德说：

“反叛者的生活开始了，麦麦德，你要多加小心！”

添了几块木头之后，篝火渐渐着旺了。四周更加暖和了，马约兰的气味也更加浓郁芬芳。在篝火的亮光里，繁星在夜空中闪烁，显得象针尖般细小。

“别担心，苏雷曼大叔，只要杜尔杜活着，小伙子不会出什么事的，”杜尔杜说。

苏雷曼同情地从头到脚看了看杜尔杜。

“你呀，杜尔杜，自己在找死呢。”

“为什么，大叔？”杜尔杜微笑着问。

“真正的反叛者是从来不会在山顶上点起这么大的篝火的。你必须暗中寻找敌人的踪迹，不要轻易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你现在这样做，是在走向死亡，”苏雷曼教训他。

杜尔杜哈哈大笑。

“唉，别说了，大叔！谁会到这山顶上来？谁能看得见？”

“这次看不见，下次就会看见的。以后他们就会象一群饿狼似地扑来……”

“谁也不会看见的，大叔。看见了又怎么样？……难道宪兵们敢来和疯子杜尔杜较量吗？你还不了解疯子杜尔杜呢！要知道，疯子杜尔杜是雄鹰，在这群山里，谁敢闯入他的地盘？！”

“等着瞧吧，”苏雷曼说。

为了换个话题，杜尔杜对麦麦德说：

"当你举枪瞄准阿布迪老爷时，你的手难道没有发抖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麦麦德说。

"你是怎么瞄准的？"杜尔杜问。

"对准他的胸膛……一枪射穿他的心脏……"麦麦德说。

麦麦德突然感到说不出的孤独。逝去的一切似乎变成了一片空白。他知道，他的心是无论如何都不会与这个疯子杜尔杜接近的。也许，就因为这一点，他才感到无可名状的孤独？

篝火渐渐熄灭了。擦枪的反叛者们的脸庞已融化在黑暗中。峭壁上他们的身影也消失了。刚刚刮起的风把篝火的余烬吹向西方。麦麦德的目光偶尔在苏雷曼的身上停留片刻。苏雷曼老汉很快活，他那长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脸在火苗的余光中变换着颜色。麦麦德知道，苏雷曼很相信他。老人的信任减轻了他的忧愁。突然，无法抵御的睡意使他一下子躺倒在地上。

"孩子们，我也躺在这里吧，我们的孩子睡着了。"苏雷曼说。

"我有一件很不错的军大衣，你盖上吧，大叔……"杜尔杜说。

"好，拿来吧！"苏雷曼说。

他给麦麦德盖上一角军大衣，自己盖上另一角。

反叛者们也很快进入了梦乡。只有一个哨兵伫立在峭壁突出处。

麦麦德冻得象一块石头似的醒来了。离日出还早着呢。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麦麦德看见肩挨着肩睡在篝火旁的反叛者们，他们打着呼噜，睡得正香呢。麦麦德向四周看看，寻找哨兵，但没看见。这鼾声是这么可怕，麦麦德简直不敢走近这一群熟睡的人们。这样打鼾的人心里一定是不平静的。在几天前，麦麦德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惧，现在他又在担惊受怕。如果现在从什么地方进来两个人，只需要两个人，就足以在一瞬间结束这一群鼾声正浓的人的生命。

麦麦德把子弹推上膛，打算去站岗放哨。

杜尔杜第一个醒来，接着其余的人也都醒来了。苏雷曼最后一个睁开了眼睛。

“哨兵！”杜尔杜揉着眼睛喊道。

“在这儿呢，老爷！”麦麦德回答着从峭壁上跑下来，“昨天晚上没有情况。”他嗓音清晰地回答。

“是你吗，瘦子麦麦德？”杜尔杜惊奇地问道，“怎么是你在站岗？”

“是的，”麦麦德回答。

“你刚来，”杜尔杜说，“以后有的是时间，现在用不着你。”

“我睡不着，”麦麦德说，“就把那个同伴换下来了。”

“是这样……第一个星期在山上是会睡不着的，坐立不安，感到孤独，”杜尔杜说。

“你看看我们的疯子杜尔杜，见多识广，他什么不知道啊？！”苏雷曼睡眼惺忪地开着玩笑。

“你听着，苏雷曼大叔，”杜尔杜说，“你还没对我说过什么有用的话呢。我以后会怎么样？”

天渐渐地亮了。太阳还没有升起。一抹朝霞染红了对面

的山峰。但山脚下还是黑黑的，太阳沿着山坡慢慢地往上爬，终于爬上了山顶。

苏雷曼没有回答杜尔杜的问话。

“愿你们健康！”他说着，吻了吻麦麦德的前额就走了。

杜尔杜赶上了他。

“喝点茶再走吧，苏雷曼大叔，不喝茶我不放你走。”

“谢谢，愿你们健康！”苏雷曼说。

“不喝茶，我发誓，决不放你走！一千年也不来山上一次……不喝茶就……”杜尔杜拉住苏雷曼的衣袖说道。

“对这个疯子真是什么办法也没有，”苏雷曼想了想，说道：

“好吧，我们回去吧……”

“把火烧旺些！”杜尔杜命令着。

“就是现在也能从远处看见你们点着篝火，”苏雷曼对杜尔杜说。

“不点篝火怎么能行呢？我该怎么干呢，大叔？请你教教我吧……”杜尔杜说。

“孩子，我什么也不教你，你自己应该学会一切！”苏雷曼说。

疯子杜尔杜沉思着摇摇头。在他的非斯卡底下露出了黑色的鬈发。

苏雷曼接着说：

“你不应该欺负穷人，对那些不讲公道的坏蛋，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不能单凭一股蛮劲，得动动脑筋，否则你会白白送命的。这里到处是山，而这些山就象监狱的铁窗。”

茶很快就煮开了。给苏雷曼端来第一杯茶。在清晨的冷气里细薄的玻璃杯上立刻就凝上一层水气。

“麦麦德会帮助你们的，”苏雷曼告别时说，“好好对待他，别委曲他。让他慢慢熟悉吧，过几天他就会习惯的。”

老汉走了。他弯着腰，手里拿着一根棍子，象年轻人一样快步走下山去。

麦麦德感觉到泪水涌上了他的双眼。

“谁能知道，我还能再见他吗……也许见不到了……”他想，“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人！”

灿烂的阳光照射着大地。

杜尔杜坐在一块石头上，把麦麦德叫到跟前说：

“来，瘦子麦麦德，试试这杆枪！你用过这种枪吗？”

“用过几次。”麦麦德回答。

“你看见那块峭壁上的白点吗？……”杜尔杜说。

“看见了，”麦麦德说。

“瞄准它，……”杜尔杜说。

麦麦德把枪托紧贴着肩膀，瞄准后放一枪。

“没打中！”杜尔杜说。

“怎么会这样？”麦麦德遗憾地说，“怎么会没打中……”

“我怎么知道，”杜尔杜耸耸双肩，“就是没打中。”

麦麦德咬着嘴唇。这次他更紧地贴着枪托，瞄准了，又放了一枪。

“这回打中了，”杜尔杜说，“打在正中间。”

在峭壁上白点中间扬起了一股青烟。

“为什么我第一次没打中？”麦麦德惊奇地轻轻地问。

“难道你能百发百中？”杜尔杜问道。

“不知道，”麦麦德微笑着回答。

杜尔杜的长脸拉得更长了。他还年轻，可是满脸皱纹，大大的嘴，薄薄的嘴唇，右腮上有一条长长的烧伤的伤疤，尖尖下巴但给人以坚强有力的印象。杜尔杜总是在微笑，但是在他的微笑中似乎隐藏着无名的愁苦。

“瘦子麦麦德，看来，你有什么心事吧？”

瘦子麦麦德被问得满脸通红，他害羞地象孩子一样垂下双眼。

山下有人吹了三声口哨，所有的人都立刻警惕起来。

“送消息的人来了，”贾巴尔报告。

不久，送消息的人气喘吁吁地来了。

“下面，在恰纳克勒平原上，有五个人骑着马往阿克约拉方向去，”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他们穿得都很好……看来都是有钱人。”

“准备好！每个人都多带些弹药，”杜尔杜命令那些已经拿起武器的人，“疯子杜尔杜还要让几家人家破破财呢。”

随后，他对麦麦德说：

“你瞧着，瘦子麦麦德！”

杜尔杜瞄准那个白点开了枪，岩石上扬起了烟尘。当烟尘消散之后，杜尔杜高兴地喊道：

“怎么样？”

“正中间……”

“嗨，就是这样，正中间，”杜尔杜微笑着向麦麦德眨巴眼睛，说：“瘦子麦麦德，这是你第一次出击，沉住气！”

麦麦德一言不发。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杜尔杜问。

“都准备好了。”响起回答声。

他们穿过茂密的橡树林，沿着小路下了山。已经中午时分了。强盗们都各就各位，每人之间相隔十步左右，在最前面设了一个哨。

路上出现了一个老头儿。他赶着一头灰色的驴。那头驴累得行走时四个蹄子直打叉。老头儿那乱蓬蓬的灰白胡子把嘴巴都遮掩了。从远处就可以望见他上唇的胡子已经被烟草熏得发黄。他的眼角布满皱纹，一双沾满泥土的脚在缀满补丁的裤腿下摆动。他乐呵呵地哼着小调，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蹒跚摇晃。反叛者们从远处就听到了他的歌声：

松脂在树杆上流淌，
未婚夫端详着姑娘；
你的胸脯象熟透的柑桔，
香甜渗进我的心房。

啊，姑娘呀，我的姑娘，
快梳理你那美丽的鬈发；
我愿当一个守夜人，
守卫你那圣洁的闺房。

“投降吧！”杜尔杜喊道，“我要开枪了！”

歌声突然中断。老汉被吓呆了。

“我投降，孩子，我投降。出了什么事了？”

疯子杜尔杜从躲着的地方一下跳到路中间，喊道：

“把衣服脱下来！”

老头吓呆了：

“要我脱什么，老爷？”

“所有你身上的东西……”杜尔杜说。

“别开玩笑，看在真主面上，”老头微笑了，“你要我这身破烂有什么用？你放我走，我就走，我累坏了，脚疼得我几乎站不住了，放了我吧，亲爱的老爷……”

“脱！快脱！”杜尔杜竖起眉毛催促他：

老头儿疑惑不解地看了看杜尔杜，讨好地微笑着，就象狗见到凶恶的主人，不明白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快！别让我等得太久了。”杜尔杜吼叫起来。

老头儿的脸上还挂着微笑，他还是什么也不明白。杜尔杜皱着眉头踢了他一脚，老头痛得叫喊起来。

“快脱！听见没有，快脱下来！”杜尔杜再次命令道。

老头哀求着：

“老爷先生，……让我吻你的脚……吻你的手。我再没有什么穿的了……我只能光着身子，象母亲生我下来时那样……”

他把食指伸入嘴里，吮吸了一会，又拿出来：

“就这么光光的，……除了这个，我什么也没有，老爷先生。让我吻你的手……吻你的脚……别剥我的衣服了……你是伟大的老爷先生，你要我这些破烂干什么？我吻你的手……”

“脱下来，狗崽子，”杜尔杜继续说，“你没完没了地‘老爷

先生，老爷先生'有什么用！”

老头还是苦苦哀求。最后他哭起来了。

“我在外地呆了五个月，从丘库尔奥瓦回来……干了活回来……”老汉说。

“这么说来，你有钱？”杜尔杜打断他的话。

老汉又象孩子似地哭了，不时地吸着鼻子说：

“我在外乡受了五个月苦……丘库尔奥瓦的蚊蝇几乎要把我吃了……”

“这么说来，你有钱了？”杜尔杜又问。

“有一点，”他回答，“我这么老了，在稻田里干活，泡在齐膝深的水里，我在那里差点没把老命送了，现在我回家去，别这么做，先生，别让我光着身子去见我的孩子们。”

“这样做更好。脱下，快脱下！”杜尔杜发怒了，他喊叫着。

老头双脚替换着站立不稳，但他怎么也不愿意把那身破烂脱下来。杜尔杜掏出了匕首。匕首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刀尖触到了老头，老头吓得跳起来。

“别杀死我，”老头求饶了，“我想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我这就脱下来，把我的衣服拿去吧！”

那些躲在掩体里的反叛者们都哈哈大笑。只有麦麦德沉默着。他的眼中闪射出凶光，就象狂怒的猛虎。这时他简直把杜尔杜恨透了。

老头手脚乱颤地把外套、长裤全部脱了下来。

“这个，这个，”杜尔杜说，“就这样……我都不耐烦了。”

老头用颤抖的双手把衣服放到地上。

“把裤衩和衬衣也脱下来！”杜尔杜叫喊着用匕首吓唬

老头。

老头哆哆嗦嗦地把衬衣脱下来。

"好吧，老爷，我全都脱了，别杀死我，老爷。"

他脱下了衬衣，放在那一堆破衣服上。他光着上身哀求地看了看杜尔杜。

"快点，还看什么？脱下裤衩！"杜尔杜吼叫着。

老头勉强脱下了裤衩，用双手遮住下身，颤抖着快步走到驴子旁。那头驴在路旁安闲地吃着青草。他用左手抓住驴子的头络，把它拉到路上来。在老头儿那毛茸茸的象劈柴棍那样细瘦的腿上，还可以看见突出来的小块肌肉。他干瘪的肚皮上布满皱纹，胸前长着灰色的胸毛，污秽不堪。他那皱皱巴巴的全身都沾着草屑，满是跳蚤和蚊子咬过的红斑。老头儿驼着背、垂着肩，从麦麦德的面前走过。这副模样使麦麦德觉得他非常可怜。

这时，在路那头站岗的哨兵跑过来报告：

"来人了！"

"是几个骑马的人！"杜尔杜喊叫起来。

反叛者们还在嘲笑这个想用两只手把赤条条的身子遮住的老头儿。他慢慢地向前走了十几步，回过头来用宽恕和惧怕的目光看了看自己的那堆破衣服，又向前走了几步，还不时地回头望望。

"老头子，回来！把你那堆破烂拾起来吧！"杜尔杜对老头说，"我们大宗儿生意来了。你走运了……"

似乎已经疲惫不堪的干瘦的老汉，这时以突如其来的灵巧的动作扑向自己那堆脏衣服，捡起来就一溜烟跟在驴后面

走了。

麦麦德的脸色阴沉，双手发抖。他真想朝着杜尔杜的脑门开枪，把所有的子弹都射出去。

这回杜尔杜的吼声更加响亮：

“投降吧！”

五个骑马的人同时勒住了马。

“如果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了，向真主起誓，真的要开枪了！”

杜尔杜对躲在掩体里的反叛者们说：

“我到他们那里去，如果他们反抗，你们就从各个方向向他们射击。”

他大摇大摆地走近了骑马的人。

“下马吧！”

骑手们默默地下了马。

银色的马鞍闪闪发光。他们衣着整齐，其中有两个人象城里人，还有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小伙子。

杜尔杜对自己人喊道：

“过来三个人！”

这十七岁的小伙子哭起来了。

“别杀死我，”他哀求道，“你们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就是别杀死我！……”

杜尔杜对小伙子说：

“好样的，你先把衣服脱下来，脱到你母亲生下你时那样，脱光了就可以走了。”

“是吗？你们不打死我吗？”小伙子高兴得叫起来，“这么

说，不打死我？”他重复着问道，很快就开始脱衣服。

男孩子很快就把外衣、衬衣脱下来交给杜尔杜。

“拿去吧！……”

其余的人也一言不发地很快把衣服脱下来，他们只穿着裤衩。

“老爷们，把裤衩也脱下来，”杜尔杜说，“对于我，裤衩是最重要的。”

他们又默默地顺从地脱下裤衩，用手遮盖着光光的身子走了。

杜尔杜他们把抢劫来的马匹、衣服，一件不剩地带回山里。

“你走运了，小伙子，”上山时，杜尔杜对麦麦德说，“今天我们收获不小，整一千五百个里拉，马匹、衣服，还有那些东西……那小伙子的衣服你穿着正合适，还是全新的呢。听他是怎么喊叫的，这个狗崽子！多么顺从啊！……”

当他们到达峭壁上的掩蔽所时，杜尔杜从马上跳下来，立刻就让麦麦德穿上那个男孩子的衣服。

“喂，麦麦德，这个狗崽子的衣服穿在你身上多么合适啊！……”他看着麦麦德说，“你现在就象一个中学生……”

穿别人的衣服使麦麦德感到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不知为什么象是被侮辱、被损害了。

他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去，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突然，麦麦德向杜尔杜提出了那个一路上折磨着他又一直不敢问的问题：

“我们把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抢了，很好！但为什么要剥他

们的衬衣衬裤？我不明白……”

提出这个问题后，麦麦德感到很轻松，甚至在一瞬间忘记了他身上穿着别人的衣服。

杜尔杜哈哈大笑：

“我们剥他们的衬裤是为了在我们这个地区扬名天下！除了疯子杜尔杜，没有一个反叛者会剥人家的衬裤的，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我疯子杜尔杜抢了他们……”

十一

雨后的天气闷热异常。维利血污的尸体横放在阿布迪老爷院子里的毡垫上，湿衣服贴着身体。太阳下，绿色的大苍蝇在尸体上盘旋。他可怜地、孤孤单单地躺着，蜡黄色的双手无力地垂在躯干旁。

阿布迪老爷左肩受了伤。子弹穿过左肩打中了肩胛骨，第二颗子弹没有伤到骨头，穿透了左腿。村医在树林里就把老爷的伤口包好了，所以老爷没流多少血，只是肩胛骨下面的伤口痛得厉害。

老爷有两个儿子，一个十四岁，一个十六岁，儿子们把所有亲戚及忠于阿布迪的人，还有长工们都叫来了。他们坐在床头，等待着老爷开口，但是老爷只是轻声地哼哼。他的妻子们在低声哭泣。

突然，阿布迪老爷睁开眼睛问道：

“我的侄子出了什么事了吗？我的维利在哪里？”

女人们带着哭声嘟哝着。

“怎么样了？……”阿布迪老爷又问道。

“只要您安然无恙，”一个人回答，“真主保佑你，我们的阿布迪老爷。”

“那个该死的东西怎么样了？”阿布迪老爷问道，他眼睛闪闪发光。

“逃走了。”

阿布迪老爷睁大着眼睛问：

“那个下流的娼妇呢？”

“抓回来了。”

阿布迪老爷闭上了眼睛，把头放在枕头上，又哼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说：

“没打她吧？”

“没有，连碰都没碰。”众人回答。

“这样很好，连一个指头都没碰吧？”

“没碰一下。”

“很好。”

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一个农民做错了事，而阿布迪老爷没有打他，这就意味着，阿布迪将更加残酷地折磨他，把他迫害致死。这个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农民们知道自己在阿布迪老爷面前犯了罪，就到他面前坐下，直到他用棍子狠揍他一顿以后才起来。他们知道只有这样做才能求得老爷的宽恕。

阿布迪闭上了眼睛，他的黄脸拉得更长了。当他又一次睁开眼睛时，在他的脸上闪过一丝隐约可见的得意的表情。他问道：

“跟我到森林去的人都来了吗？”

“瘸子阿里和吕斯泰姆没来。”大家回答说。

“立刻找到他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来，”阿布迪老爷命令着。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女人们的哭声响成一片。原来是维利的母亲、父亲和他的邻居们来了。母亲扑倒在儿子身上，吻着他那满是血污和被泥泞弄脏了的脸。父亲坐在旁边，双手托着额头。人们好不容易才把母亲从儿子尸体旁拉开。被悲痛压倒了的父亲低着头，慢慢地站起来。他是个瘦高个子，长圆脸，宽前额。他穿着绣花的衬衫和棉布条纹裤，脚上穿着鞣皮便鞋，那皮子上的硬毛还没有磨光呢，他不知所措地呆呆地站着，无力的双手垂在长长的身体两边。他脸上的表情是那样地绝望悲伤。他甚至不敢看一眼儿子的尸体，心里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

一个农民走过去拉着他的手，扶着他走到阿布迪老爷面前。阿布迪一见到他，就摇着头说：

“命运啊！”

维利的父亲忍不住了，他一下子把心里憋着的话都说出来了：

“命运，命运！……不能叫做命运，阿布迪老爷，这不是命运。如果你经常打猫、打狗、打鸟，第一次挨了打后，它们害怕，第二次还害怕，到第三次它们就会拼死命向你扑过来，把你撕成碎块……不能这样经常无故打人。你看，他带着人跑了，让真主惩罚他们，该死的！……”

他沉默了，突然变得那么软弱无力。很难相信就在一秒

钟前，他还说过话，走动过，他象一块石头似的在原地僵住了。

阿布迪老爷的牙齿咬得咯咯响，他说：

“要是我知道他竟敢开枪……要是我知道！让你看看，我将怎么对付他们。这个该死的东西和那个下作的娼妇自己在找死呢！让他们死一千次！……我要叫他们自己去死……我不该带着维利去……我要把他们捆在树上烧死。只要落到我手里……现在无论如何要抓到他……”

阿布迪问旁边的人：

“派人去追了吗？”

“昨天晚上就去了。”

“到警察所去报告了吗？”

“昨晚就派人去了。”

“宪兵还没来吗？”

“晚上才能来。报告政府了。他们等着法官和医生……”

“没有医生不行，”他说，“在他们没来以前，让所有跟我一起到森林里去的人都回来。必须全部都来……”

有人走向前去报告：

“瘸子阿里和吕斯泰姆到院子里来了。”

“就是说，全都来了？”阿布迪老爷说。

“都来了。”

“让他们都到我面前来，其余的人都出去！一个多余的人也不要留下，”阿布迪老爷命令道。

死者的父亲站起来慢慢地走出屋子，看也不看阿布迪老爷一眼。其余的人也都跟着他出去了。

阿布迪身旁围着那些和他一起到森林里去的人。他们都很激动，他们明白阿布迪老爷将要教他们如何作证。每次，当事情报告到政府那里之后，谁也不敢再说真话。阿布迪总是提前把人们叫来，让他们把答词背熟。然后，被传讯的人就在官员们面前把阿布迪老爷吩咐的话背诵一遍。如果问到那些没有准备的问题，他们就只回答："其他的不知道。"不管问什么，回答总是一个——"不知道。"阿布迪仔细地察看每一个到场的人。他们个个脸色灰白。他垂下了眼睛。好大一会儿，屋里鸦雀无声。后来，老爷抬起头来，默默地审视着每一个在场的人。他那凶狠锐利的目光似乎要穿透农民们的灵魂。他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

"听我说，兄弟们，"他用微弱的声音开始讲话，"你们先把手这样放，放在心上……放好了吧？现在你们想想……如果有一条受了你们恩惠的狗闯入你家，咬死了你们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好吧，你们回答吧……别忘了你们的手现在正放在心上……"

他又一次长长地端详每个人。

"喂，回答吧，你们会怎样对待它？"老爷追问着，他的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飞快地掠过，"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将怎么做？"

有人悄悄地说：

"它会得到应得的报应！"

老爷瞪着双眼，让那个人重复一遍。

"什么？"

"象您所讲过的那样，老爷，您是知道的。"

阿布迪老爷认为他们的回答正中下怀，就肯定地说：

"是这样，兄弟们，我的狗咬死了我的侄儿，咬伤了我。狗逃跑了，但我会抓住它的。即使他变成小鸟飞走了，也会抓住他的。他是逃不脱的。这里有一个他的同犯，说实话，一切罪过都是因为这个姑娘，都是她的错……是的，她把小伙子杀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她把维利打死的。瘦子麦麦德打了我，而维利被那个女人打死了。他们两个手里都拿着枪，你们都看见了。那个该死的首先向我开枪，随后，她就瞄准了维利开枪。"

阿布迪老爷走到窗前，向外面喊道：

"孩子们，到这里来！"

大儿子进来了。

"把我的手枪拿来，我的儿子。"

小伙子从壁柜里取出崭新的手枪交给了父亲。阿布迪老爷转交给站在身旁的一个农民。

"你们好好看看！这就是你们从那个女人手里夺来的手枪。维利就是被这支枪打死的，好好看看……"

这支枪在在场的人手里传来传去，最后又传回阿布迪老爷那里。

"你们都看见了？"他问。

"是的……"他们回答。

"哈切就是用这支枪打维利的。她向维利开了枪，维利倒在地上。这时，手枪从她手里掉下来了。哈泽把它捡起来，哈泽抓住了姑娘。你们全都看见了。是不是这样，哈泽？"

过早衰老的哈泽，是个矮个子。他长着一双深蓝色眼睛，

大大的鼻子，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蓬头垢面。他应声回答：

“是的，是这样！尊敬的老爷！一切都象你说的那样，手枪落到地上时……是的，手枪落到地上时，我亲爱的老爷，是我把它从地上捡起来的，那个小姑娘转身就逃跑了，抓住小伙子的手……我说，她就是抓住那个可恶的小伙子的手，就是那个瘦子麦麦德，他们俩一起跑了。我追上去抓住了哈切，是哈切当着我面把维利打死的，”哈泽摇着头，做了个擦眼泪的姿势，“唉，维利老爷！世界上有过象维利这样好的人吗？只有那些坏蛋才会伤害勇敢的人。谁见过真正的小伙子向勇士开枪的！唉！我可怜的维利老爷！吃了那个不值一文的婆娘的枪子，我亲眼看见的，这个女流氓把他打死了……她真的瞄准了，这个狗娘养的，……瞄准了……不知她在哪儿学会的……”

“听见了没有？”阿布迪老爷插了话，“大家都是这样看见的，对吗？你，泽凯里亚，看见了，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确实这样。”泽凯里亚回答。

“你想说什么，瘸子阿里？是这样吗？”

瘸子阿里早已经忍耐不住了。

“我什么也没看见，老爷。一点也没看见。谁也不正眼瞧我，好象我犯了什么罪过。所有的人，甚至连孩子们都避讳我，我的妻子也用厌恶的眼光看我，连话也不愿和我说……我什么都没看见，老爷，你该明白！我甚至没看见麦麦德是怎么把你打伤的。”

瘸子阿里站起身很快向门口走去，愤怒使得他全身血液沸腾。

阿布迪老爷万万没料到阿里会这么干，也没有料到他竟如此气愤。阿布迪发了狂，嘴唇不住地颤抖。他稍稍平静些以后，几乎想扑上去把阿里抓回来。

“瘸子阿里！滚出村去！收拾起自己的破烂，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吧！如果你胆敢在村里赖一天，我就派人去把你的家翻个底朝天。你听见了没有，瘸子阿里?!”说完，他又自言自语地骂道：“你们这些无赖，叫花子！……”

突然，他斩钉截铁地说：

“你们看到的一切都象哈泽说的那样。是吧?”

在场的人都齐声回答：

“是的，我们见到的就是这样。”

“把手放在心上，我的农民们，我的兄弟们，……一个卑劣的小人斗胆想打死我！打死我这个五个大村子的主人……自己的老爷……为了一个姑娘……如果我死了，你们的日子会怎么样？想一想吧。如果我死了，会怎么样?……要那么一个姑娘做我的侄儿媳妇值得吗!?是啊，她跟一个泥腿子逃跑了，那才好呢！哪一本书里写过这样的事情？你们都应该把手放在心上……做事要凭良心，不这样不行。要凭良心……”

“为了我们的老爷，我们任何事都可以做，”托姆鲁克·穆萨说。

“好样的，穆萨，”阿布迪老爷赞许地点了点头。

“为了我们的老爷，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泰凯·卡迪尔重复着。

“我感谢你们大家，今年我只收你们四分之一的租子，而且，现在你们借用的牲口，我都送给你们。现在你们走吧，把

手放在心上，记住，应该对政府说些什么……”

农民们微笑着满心喜欢地从老爷家出来。只缴四分之一租子，还送给牲口！这可真走运！他们蹲在院子里，在离死人才五十米远的角落里开始背诵那些在审讯时非说不可的话。

“长官先生……就是这个哈泽先生从地上拾起了手枪，那个姑娘，拉着小伙子的手就逃了。后来，她又放开了他的手……我们追上去把她抓住了……”

“不，这样说不行，”哈泽打断了他们的话，“你们应该说，当他们手拉着手逃跑时，哈泽，就是我，追上了他们，我抓住了哈切。当我抓住她时，你们就这样说，当哈泽抓住她时，小伙子，就是瘦子麦麦德，放开姑娘逃跑了。”

“哈泽赶上去抓住了姑娘。当哈泽抓住她时，小伙子，就是瘦子麦麦德，放开她逃走了。”

“姑娘举枪瞄准。真不知她从哪儿学会了这个本事，狗娘养的！她瞄准了维利，放了三枪！后来，当维利失去知觉倒在地上时，手枪从姑娘手里掉下来。哈泽走上前去，就是这个哈泽，拾起了枪。”

“对，就是这样！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们还来得及背熟……”哈泽说。

那天下午医生、检察官和宪兵中士都到村里来了。两个武装的宪兵在前面开路。他们向阿布迪老爷家走去。死人仍然停放在院子里。尸体上覆盖着花布棉被，蜡黄的手垂在被子外面。医生是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双象姑娘似的蓝色的眼睛。他下了马，厌烦地看了看尸体就又用被子把他盖上了。

“可以埋葬了，”医生说。

这三个人脸色阴沉，走进屋里，低垂着头，坐在阿布迪老爷的身旁，显得很疲倦。他们三个在镇上时就对阿布迪老爷有所了解。宪兵中士还是阿布迪老爷的挚友呢。为了这件不幸的事情他一再向老爷表示同情和慰问。

“老爷，你不要难过，他逃不脱我的掌心，我会找到凶手的，他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关于这一点你大可不必担心。我已经派了四个宪兵去追捕他了。”

宪兵中士是带了打字机来的。他把打字机从袋子里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一个宪兵去把哈切带来审问。哈切把一切经过都讲了，她的供词已记录备案。然后传讯证人。哈泽第一个开了口。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话：

“当麦麦德向阿布迪老爷开枪时，我发现这个姑娘，就是哈切，用手枪瞄准了维利，放了一枪，……维利喊了一声：‘我要死了！’就倒在地上，哈切站着呆住了，手枪从她手里掉了下来，我从泥地里捡起了它。麦麦德抓住哈切的手就跑。我追上去，麦麦德逃走了，但是，我没有放开她。是的，没有放开，你们看见了，没放开……难道能放了她吗？！”

哈泽的证词使哈切目瞪口呆。她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他说你把维利打死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哈切？”检察官问哈切。

“这不是实话！我怎么能打死这样的人？事情的经过完全不象哈泽所说的那样。他怎么能这么说？！”哈切说。

下一个接受审问的是泽凯里亚，他重复哈泽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后来，所有的证人都提供了同样的证明。哈切开始明白了这是阴谋陷害。她两眼满含着泪水，又难过，又害怕。

她的心情沉重极了。

检察官把手枪给证人们看。

“这就是哈切拿在手里的那支枪吗？”

“是的，是的。就是这支……”他们同声回答。

镇上来的人晚上都在阿布迪老爷家做客。给他们铺了两床褥垫。为了迎接他们还烤了小羊羔。检察官每次到村里来都要吃烤肉。他认为烤肉是最美味的佳肴。

哈切被锁在隔壁屋子里，她已经不能思考。她把头搁在双膝上，轻声地哭泣，直到清晨，两个宪兵把她从屋子里推出来，押到监狱去。她完全绝望了，她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她踉踉跄跄地挪动着步子。她长这么大，还只是第二次离开自己的村子。前一次，她有依靠，在她身旁有她的亲爱的人。那时候，她明白自己该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去，他们要去迎接幻想中的幸福，他们会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而现在她心中只有恐惧和绝望。这些人会把她怎么样？……当他们走出村子时，连母亲都没有来送行，女朋友们也没来。她心情沉重地走着，被无法忍受的痛苦折磨着。她似乎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当她的目光停在两个宪兵身上时，她才猛地一惊，颤抖了一下。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沉浸在黑暗中。她愈向前走就愈加深沉地陷入这黑暗中。凶神恶煞似的政府当局显现在她眼前，而前头走着的那两个宪兵就是这个政府的代表。第二天，当他们来到镇上时，哈切已经精疲力尽，几乎跌倒在路上。看见了镇子，她感到一丝安慰，心中又出现了一线希望。抑郁的恐惧心理稍稍减退了些。她回忆起麦麦德曾滔滔不绝地描述过

的那种黄色的光芒、桔子、洁白的卵石、在水渠里奔腾的流水、烤肉串的香味……他描绘了用芦苇做房顶的房子，他说那房子就象燕子巢一样，这所房子在哪里？有一所房子的窗户在阳光下发亮，象是挂上了随风飘荡的红色苇帘似的。突然一切都旋转了……哈切又想起了麦麦德。

“麦麦德现在在哪里？如果他们把他抓住了会打死他的。这都是因为我。”

牢房设在宪兵署的地下室里。牢房的水泥地板上的积水深到踝骨。这水是从哪儿流来的，为什么要这样？牢房里散发着尿臭味，肮脏不堪，仅有的一个象炮眼那么大的窗子也紧紧地关闭着……哈切被关进这漆黑的牢房。她整夜不能合眼，这里连蜷曲身子打个盹儿的地方也没有。但是，如果心情平静些，即使站着她也能睡。哈切似乎被这黑魆魆的牢房吞没了。她焦急地等待着牢门打开。她想，牢门一打开，她就自由了，她的苦难就会结束，虽然牢房里根本没有射进一丝光亮——甚至连阴沟里也透不进亮光——她还是感觉到早晨已经降临。

门突然开了。耀眼的光亮使她睁不开眼。

很长时间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宪兵拉着她的手把她带出牢房。

外面聚着一群人。当哈切出现时，所有的人的脑袋都向她转过来。她听到：“就是这个姑娘打死了自己的未婚夫。”哈切明白了，自己就是这些人聚在一起的原因。她低下头，穿过人群。这时，两旁的宪兵已不再给她带来恐惧，反而给她带来一种安全感。

她被带到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官那里。这是个见多识广的老头儿，有着尖尖的下巴和长长的胡子。在了解哈切的身分之后，他问道：

"听说，你打死了穆斯塔法的儿子——维利，是这样吗？"

"我没有打死维利，天啊，"哈切简简单单地回答，"难道我会打死人吗？我连手枪都不敢拿。"

这个法官对农民和农村妇女是很了解的，他不止一次和他们打过交道。老头立刻就明白了，哈切是无罪的，但还是不得不逮捕她，因为旁证太有力了。

哈切又被带回牢房。女牢房就设在监狱旁边那所房子里。那是后来才划归监狱管理的。墙上满是血迹——被打死的蚊子的血迹。墙灰都脱落了。天花板、窗子、楼板都腐烂了。

牢房里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和尿味。门后有一个桶，看守指着这个桶对她说，晚上如果需要，可以用这个桶。

哈切勉强撕下一块看守拿来的面包放到嘴里，嚼了嚼，但咽不下去，又吐了出来。

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她仍然什么也吃不下。哈切很痛苦；她无论如何不能安心于这种状况。第三天，母亲来看望她。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坐在牢房的窗口旁诉说着：

"我的女儿，亲爱的女儿！你怎么啦？你为什么要打死那个小伙子？"

"我怎么能打死他？我从来没有拿过手枪！你难道不知道吗？"哈切第一次这样激愤地与母亲说话。

听了这几句话，母亲的口气稍稍地缓和了一些。真的，她怎么能想象女儿会杀人呢。

“让我到哪儿去打听打听，女儿！大家都在说：哈切把维利打死了。我知道什么？到这里来求文书写一张状纸。我会说：我的女儿害怕武器，真的，差点没忘了……阿布迪老爷什么也不让我写，但他不会知道我为你的事写状纸，我最可爱的女儿，让他们打死我好了，我反正要把状纸递上去。是的，我的女儿，你没有罪。这都怪瘦子麦麦德这个杂种，是他打死了那个小伙子。但他们推到你身上。瘦子麦麦德这个小杂种毁了我们一家。我求他们给你好好写一张状纸，我到文书那里求他去，我这就去，女儿……”

她从窗口递进去一个包着食物的包裹。这些东西都是从家带来的。

“我会叫他们把一切经过全都写上。政府看了以后，就会明白你没有罪……政府……也是人……他们也有怜悯心。为什么他们要毫无理由地扣住你不放呢？！”

母亲来过以后，哈切心里感到稍稍好受了些。她这才发现向窗外望去，可以看见新盖的房子那闪闪发光的清洁的红色瓦顶和清真寺的圆顶。那白色的高塔是细长的，笔直的，象笔尖一样；远处，墙脚下长着一棵宽叶子的无花果树。再远些可以看见一个灰尘飞扬的大院和院内络绎不绝的人群……麦麦德在自己的故事里向哈切描绘了一切，但他从来没有讲过这美丽的红色瓦顶和那上面的闪光。

看守打开了牢门，他是个神经质的人。

“你可以到外面去透透新鲜空气，”他粗着嗓门对哈切喊道。

每天两次——中午和傍晚，他打开牢房让哈切到院子里

去。在母亲来探监以前，她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感觉到她呼吸过新鲜空气。而现在，当她来到院子里时，她体会到了这样的快乐，就象重新诞生似的。

监狱的大门正对着她的牢房的侧窗。有几个犯人看出来她脸上已稍有喜色，对她喊道：

“嗳，小妹妹！不要把事情放在心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你为了小伙子，做得对！这才叫真正的爱情！”

哈切什么也没回答，她离开窗口，想起了麦麦德。

母亲去找那个代写状纸的酒鬼法赫里。他曾当过法院秘书，几年前因为受贿被赶出了法院。从那时起他就替人代写状纸。而这个差事比他在法院做事要多挣二、三倍钱呢。人们说他甚至比律师还精明。他永远是醉醺醺的，甚至在代写状纸时也微带醉意。

酒鬼法赫里头枕在放打字机的脏桌子上打瞌睡。周围满是葡萄酒味。听到了脚步声，他抬起头来。他能听出来找他的人的脚步声。几年来养成的习惯使他能够根据脚步声分辨来人。他的桌子放在肉铺的敞棚下，人们川流不息地从法赫里身旁走过。他坐着，低着头，似乎没看见过路人，但是，法赫里老远就能认出他的主顾。他立刻就抬起头来，看着来人的眼睛说：

“喂，说吧，什么事啊？”

他同样对哈切的母亲说：

“喂，说吧，什么事啊？”

女人坐在人行道上，背靠着墙。

“我准备为您做任何事情，法赫里先生。我唯一的女儿，

美丽的……唉，我的哈切！……是的，亲爱的法赫里先生，他们把我的女儿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了。我的漂亮的女儿坐牢了……”

法赫里先生慢吞吞地拿出嘴里含着的铅笔，说道：

“你还是把你的女儿为什么坐牢的原因告诉我吧。”

“我准备为您做任何事情，法赫里先生，我告诉您，您好好听着……人家给我的女儿和阿布迪老爷的侄儿维利做了媒。我可爱的唯一的小燕子，是的，有这么一个杂种瘦子麦麦德，一个孤儿，德涅的儿子，他和我的女儿相爱了。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有一天夜里他们逃跑了。您知道那个跟踪追击的能手瘸子阿里吗？谁都知道他。他跟踪他们，他们在山洞里亲热时被人抓住了，小伙子拿出枪，向阿布迪老爷和维利放了几枪就逃跑了……打那以后，我的法赫里弟兄，就再也没能抓住这个小伙子。可是却把我亲爱的女儿哈切关到监狱里去了。都是因为这个孤儿麦麦德，让他瞎了眼才好！说我的女儿打死了维利，都那么说。只有瘸子阿里不愿证明，就因为这个，阿布迪老爷把他赶出村去了。兄弟，连我都可能相信是哈切把维利打死了。村子很大，不会这么多人都异口同声地撒谎吧。他们为什么要和哈切结仇呢？这个异教徒阿布迪老爷把所有的人买通了……农民们不能违抗阿布迪老爷呀……唉，我这个笨脑瓜……就这么轻信了他们。唉，法赫里兄弟……后来我明白了，就去问自己的女儿，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女儿说：‘难道我会开枪吗？’我也想，她怎么会开枪啊？她看见枪就害怕，我们家从来没有枪，我女儿她爸从来就没有枪。他们合伙诬陷我的女儿……不安好心。法赫里先生，就

是这么回事……我的女儿害怕武器……她看见枪就害怕得发抖，你就这么写上让法官看！”

法赫里先生拿出一张纸，把它装在一架破旧的打字机里，劈劈啪啪地打起字来，一刻不停地打了满满五页。

“喂，让我来念给你听吧，看看我是怎么写的，好好听着！”

法赫里先生把含着的雪茄烟从这边嘴角转到那边嘴角，一口气念完了状纸。

“喂，怎么样？”他问道。

“愿真主赞美你的手，写得真不错，”哈切的母亲回答。

“你是个令人尊敬的人。对别人，即使他给我十五里拉我也不写，但是，我只收你十里拉。我写了这么好的状纸，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母亲用颤抖的双手从包裹里取出钱，说道：

“真的，真主赞美你的双手……连石头都会被感动的……”

法赫里先生把那张红色纸币在手里转来转去，详细告诉她应该把状纸送到哪里去，应该说些什么。临走时，哈切的母亲说：

“您别见怪，法赫里兄弟，以后我还会给你送鸡蛋和黄油来……”

她到法赫里指给的地方交状纸。看见面前站着那个把女儿送到监狱去的官员，她起先有些害怕，但后来说：

“我的老爷，你为什么把我的女儿送到监狱去？我的女儿没有杀人，她不会开枪，她非常害怕武器……她小的时候，一看见枪就会吓得直哭，藏到我的衣襟里。我给你送状纸来了。

法赫里先生把该写的都写上了。你看完后就把我女儿还我吧！我愿意吻你的双脚……我的女儿没有罪，她跟那个异教徒瘦子麦麦德跑了，他是该死的……谁家的女儿都可能逃跑。把女儿还给我吧！我愿意吻你的双脚……”

“喂，你别异想天开了……”检察官很严肃地打断了她的话，“把状纸留下就走吧！法院会作出公正的判决的。”

他弯下身子在纸上写了起来。

当母亲回到监狱时已经傍晚了。哈切从早晨起就一直焦急地等着她。

“法赫里先生写了这么好的状纸，连石头都会感动的。他们读了这个状纸就立刻会放你出来，他们会明白你是没有罪的，会放你的。你从小一看到武器就怕得钻到我的衣襟里，连这点也写上了。法赫里先生写得很好，写这样的状纸要二十里拉，可他只要我十个里拉，就这样吧！为了亲爱的女儿，我不仅愿意给他所有的财物，而且连命也可以豁上……让那些当官的看看吧……”

“如果这样就好了！”哈切说着，看了看母亲的眼睛，低下了头，“妈妈，亲爱的妈妈，下次请给我带来麦麦德的消息，带些消息来！……”

“你真是个孽障！”母亲的声音里含着怨恨。

哈切抬起头来，哀求地看着她。

“妈妈，妈妈，亲爱的，你看，我会在这个洞里活活地烂掉的。我没有麦麦德不行。你怎么啦，愿意我死去吗？关于他的信息……”

“灾难啊！但愿我能把他撕成碎块，但愿真主让我告诉你

他已经死了……”

哈切哭了。她哭了很久。母亲却默默无言。

“天黑了，我的好女儿，我走了。”母亲终于说。

“妈妈……”她说。

母亲停住脚步。她泪水盈眶。

“好吧，”她说，她的声音在发抖，“因为我爱你，我就去想法子打听打听。麦麦德的母亲被打得够戗……也许要死了……可怜的德涅！好了，你自己当心吧，女儿，别害怕！法赫里先生给你写了一张很好的状纸。”

母亲对这张状纸寄予很大的希望。

十二

深夜。伸手不见五指。密密的森林象一堵黑色的墙，它发出阵阵呼啸。高处，几乎就在山的顶峰，闪耀着火光。人们摸索着前进，不时撞着树丛，发出声响。稀疏的星星在天上闪闪发光。空气十分湿润。松树、千金榆、马约兰的芳香和汗水的气味都混合在一起了。

几个月来，他们和宪兵周旋、袭击村庄、拦路抢劫。

当宪兵们侦察到疯子杜尔杜队伍的踪迹后，就停止了对其他几股强盗的追捕。但是，疯子杜尔杜却很善于和他们捉迷藏，戏弄他们。短短的几天里，麦麦德已经显示了才干，赢得了疯子杜尔杜和他的伙伴们的好感。他的到来给这支队伍带来的好处已经显而易见。

黑夜里传来了杜尔杜的声音：

“就在这里停下。我们已经精疲力尽了。马不停蹄地跑了整整两天。没法子，就在这儿休息吧！”

麦麦德走近他：

“等一等，老爷，请再考虑一下。”

“怎么样？”杜尔杜恼火了。如果换个人对他这么说，他是不会如此恼怒的。可是，这个瘦子麦麦德，他昨天才到队伍上来，今天已经想教训人了。

“即使敌人象蚂蚁一样微不足道……”麦麦德说。

“那又怎么样？”杜尔杜又问。

麦麦德装作听不出杜尔杜讥笑的口吻，说道：

“我想说……别太大意了。”

杜尔杜忍不住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瘦子麦麦德。看来，苏雷曼·卡赫亚并不是把你当作一个伙伴送到这里来的，他是把你当作了总司令啊！这些事不用你管！”

贾巴尔在麦麦德左边走，他沉重地喘着气。

“麦麦德是对的，老爷，”贾巴尔说，“如果我们在森林里停留，我们就会被包围。他们就在附近，沿着我们的足迹追捕我们。他们会包围我们，象打山鸡那样把我们都打死。阿斯姆·恰弗什就等着这样的好机会呢……”

“象山鸡那样……”麦麦德附和着他。

“宪兵和农民们在追捕我们，”贾巴尔继续说，“还有那些与我们作对的队伍，我们是对付不了他们的。”

“对付不了的。我们甚至连子弹都没有了，”麦麦德又说。

“再走一步也不行！”杜尔杜发出命令后，就象钉子钉在地上似的站住不动了。他的声音在林中回荡。

这些反叛者中有一个叫列杰夫·恰弗什的。谁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他从哪儿来，入伙打劫多少年了。没有人问起他的过去。如果有人提及此事，他就会发怒，甚至想把提问的人打死。他避开那些好奇的人。如果和这样的人偶然相遇，他也会象看见宿敌一样久久地盯住那人，一言不发。人们只知道他是从巨人阿赫迈特队伍里来的。大赦令下达之后，全队都向政府投降了，但列杰夫·恰弗什没有和他们一起下山去，他独自一个在山上坚持了两年。大赦两年之后，山里又出现了反叛的人们，列杰夫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但是，列杰夫不管在哪儿都不能久留。今天，他在疯子杜尔杜的队伍里干，明天，也许他会到杜尔杜最凶恶的敌人约兹祖那里去，再过几天，他又可能加入库尔特·列索的队伍。强盗们都愿意收留他。谁也不问他为什么来，任何一队反叛者都欢迎他的到来。人们认为，他会带来幸福。恰弗什是干这一行的能手。

黑暗中传来了恰弗什浑厚的、似乎有些陌生的声音：

“杜尔杜，小伙子们说的是正经话！我们走出森林去占领山地吧！”

“列杰夫·恰弗什！列杰夫·恰弗什！我们决不离开这里一步！”杜尔杜喊叫起来。

“如果他们无法给我们以迎头痛击，他们就会包围我们，烧毁森林……”贾巴尔说。

“一步也不许动！”杜尔杜大喊大叫。

“别这样，老爷，”贾巴尔说。

“绝对不许动。”

“我们都会被打死的，”贾巴尔又说。

“我还是不是队长？”杜尔杜吼叫起来。

“是的，你是队长，”贾巴尔回答。

“你是队长，”麦麦德说，其他人也应声说。

“老爷，我想对你说几句话，请你别生气，”麦麦德又说。

“说吧，总司令，”杜尔杜微微一笑。

“哪怕走到林边的小山沟也好，”麦麦德建议。

“一步也不许动，”杜尔杜固执地坚持。

他坐在地上。大家也都跟着坐下了，长久地沉默着。黑暗中，他们手中的烟卷象星星在闪烁。

贾巴尔站起来活动活动四肢，就走到一旁去。麦麦德跟着他。贾巴尔走到一棵树下蹲下解手，麦麦德走近他。贾巴尔站起来，麦麦德还是跟着他。

看见一小堆篝火，他们俩都惊呆了。杜尔杜烧着了松树枝？！他的身影象幽灵在火光里一摇一晃。

“他在找死，”麦麦德说。

“阿斯姆·恰弗什在追捕我们，还有那些被我们剥光了衣服的、激怒了的农民们。”

“从我到这队伍里起，我们已经剥光了至少五百个人的衣服，”麦麦德说。

“如果我们把抢来的东西分送给贫苦农民，那我们就可以不再受他们的惩罚，两天来的迹象已经可以表明，我们没有活路了。没有任何希望——谁也不会帮助我们的。如果落到阿克瑟于特村的农民手中，他们会把我们活活吃掉。暴行……

杜尔杜在阿克瑟于特村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啊！简直是一片恐怖……拷打……侮辱……”贾巴尔说。

“兄弟，你听我说，”麦麦德接过他的话，“我们可以打死人，但不能侮辱、愚弄人。一个人光着身子、一丝不挂地出现在自己的村里，这简直比死还难受，这种事情是不能做的，不能拿人开玩笑。在阿布迪那里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不能损害人的尊严……”

在他们回来的路上有一条小河，河水齐膝。马约兰花四处飘香，似乎连小河、松涛、甚至天上的星星都浸透了它的芬芳。

“我们还是把疯子叫到这里来，和他好好说说，怎么样？”麦麦德问。

“打死他，他也不肯再走一步，他象驴一样倔强，”贾巴尔说。

杜尔杜点起的火已经吞噬了一大片地。火舌伸向天空。烧着的巨大的树墩劈啪直响。

杜尔杜嘲笑了大家一顿，在篝火旁晃来晃去。

“看这堆火！难道有谁能穿过这堆火？在哪儿还能燃起这样的篝火？！”

“还是别点的好！”贾巴尔说。

“这劈啪声多好听！”杜尔杜赞叹着。

“还是不要……”贾巴尔又重复着。

“住口，贾巴尔，”杜尔杜打断了他的话。

反叛者们在篝火旁过夜。除了杜尔杜外，谁也没睡着。大家都害怕在措手不及时被打死。他们就这样惴惴不安地睁

着眼睛等待天明。

列杰夫·恰弗什、霍拉利和麦麦德被派去放哨后，反叛者们似乎放了心，但他们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贾巴尔第一个起身。他盘着双腿，坐在篝火旁。随后，其他人也都起来了……杜尔杜在熟睡；反叛者们围着篝火坐着，默默无言地盯着火光……

清晨响起了枪声。密集的子弹象雨点似的从四面八方射来。谁也不感到意外，因为从昨天开始大家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反叛者们都散开、卧倒了……

当子弹从头顶掠过时，麦麦德倒在一棵大树的树根旁。

阿斯姆·恰弗什没有隐蔽好，他的背部露在外面。麦麦德离他最近。他举起了枪，瞄准阿斯姆。但突然，他被什么东西挡住了。麦麦德把枪托放低些，开了一枪。子弹射偏了。他笑了笑喊道：

“恰弗什！你躲得不高明，会吃子弹的。”

恰弗什听到了他的话。子弹落在他身旁，打出一个个窟窿。一颗子弹打落了阿斯姆的帽子。

“喔，你这可恶的东西，你会落到我手里的，”他威胁着说。

“我叫瘦子麦麦德。你已经落到死神手里了。你有妻儿老小吗？走吧！阿斯姆·恰弗什，干正经活去吧。”

一颗子弹打中了阿斯姆·恰弗什的手。鲜红的血流到地上。

恰弗什没有地方可以躲藏，他退却了。他想：那个人的子弹可以打掉他的帽子，打中他的手，那么，他早就可以把他打

死了。这个瘦子麦麦德是谁啊！

这个名字阿斯姆·恰弗什从来没有听说过。叫麦麦德这个名字的人很多，但是，瘦子麦麦德是谁？

"喂，小伙子！听着，我让你看看瘦子麦麦德！"

子弹呼啸着飞向东方。那边，已经露出了晨曦。杜尔杜发了狂，他好不容易才压住心头的怒火，断断续续地放了几枪。突然，他停止了射击，向恰弗什喊道：

"阿斯姆·恰弗什！别以为疯子杜尔杜逃跑了。我要你脱了裤衩去见你的上尉……"

阿斯姆·恰弗什、宪兵们，还有农民们一起包围了这伙强盗。

疯子杜尔杜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他想爬到麦麦德身边去。现在队伍里最可信赖的人就是麦麦德了。反叛者们卧倒的地方早已在子弹的射程之内。如果阿斯姆·恰弗什设法走近些，缩小包围圈，那么，他们就一个也不能逃脱被打死的命运。

杜尔杜有些不安。也许，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圈套……而那些追捕的人们也害怕杜尔杜，所以他们犹疑不决，不敢前进。为什么杜尔杜会在这里，在林中空地上与他们交火？他们认定这是一个诡计。

他们还是躲在原地不动，因为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杜尔杜逃避了他们的追捕，却又在这里，在这块毫无掩蔽物的地方向他们开火。

"我们的事情很不妙，"杜尔杜说。他浑身是汗，沉重地喘息着，"谁也甭想逃命了。"

突然一声叫喊：

“永别了，妈妈！”

“这是第一个，”杜尔杜说，“列杰夫·恰弗什死了。我谁也不怕。听说宪兵里有个叫德尔特约尔鲁的，还有个黑黑的穆斯坦，是从咱们村来的。如果没有他们俩，我早就冲出去了。这两个人是连跳蚤都不会放过的。”

“我的枪已经发热了。烫手了。怎么办？”麦麦德回过头去问。

“你已经打了很多发子弹了，麦麦德小兄弟，”杜尔杜说，“你的枪很好。现在，暂时别打了，把枪放在地上，让它凉一会儿。不然，枪就不能使了，会着火的。”

麦麦德丧气地吐了口唾沫。

“兄弟，”杜尔杜小心翼翼地说，“我们被包围了。你们别为我担心。我见得多了。我可以打开一个缺口冲出去，即使被打死也不怕。但是，我想到你们，这一切都因为我……因为我的狂妄轻率……你们怎么办呢？这就是我担心的。人们会说，疯子杜尔杜自己逃走了，把同伴们都扔下不管了。”

“依我看，没有任何办法，”麦麦德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天黑。”

几颗子弹擦过地面，在杜尔杜脚边掀起了一股尘土。

“这是黑黑的穆斯坦放的枪，”杜尔杜说，“他立刻就会把我们俩都打死，也许，他已经看见我们了。”

“杜尔杜老爷，列杰夫·恰弗什不知怎么样了？我们到他那儿去看看！”麦麦德说。

“站住！别动！那个家伙会向我们放暗枪的。”

突然，他们身边又卷起了一股尘烟。二十来颗子弹就落在他们身旁。

“我怎么对你说来着？我了解这个黑黑的穆斯坦。”

“他妈的！”麦麦德骂了一声。

“立即转移。否则……”杜尔杜说。

他们在地上翻滚着接近一棵大树，隐蔽在树后面。

“如果没有这个黑黑的穆斯坦……”

麦麦德心里一直惦记着列杰夫·恰弗什：

“关于列杰夫的消息一点儿也没有。得去看看……”

子弹呼啸着。几乎无法抬头。树枝都被呼啸而过的子弹削落在地上。

他们冒着弹雨爬到列杰夫身边。他向右侧躺着，满身是血。看见了同伴们，他咬紧牙，微微一笑。

“小伙子们，考虑考虑自己的脑袋吧，”他艰难地吐着每一个字，“他们至少有一百五十人。别管我了。没法子，命该如此。”

他们看了他的伤口。子弹穿透颈部，穿过肩胛骨上部，在背上留下一个很大的、象是被撕裂的伤口。

“我对你们有一个要求，”列杰夫·恰弗什说，“我总是惦记着贾巴尔。别丢下他不管。他是个诚实、勇敢的小伙子。他可以指挥军队。如果没有他，我早就死了。他见我受了伤，就把火力引到自己那边去，向他们开火，搞得他们措手不及。”

他们扯破了衬衣，替他把伤口包扎好。列杰夫·恰弗什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还在喃喃地说：

“明天冲出去，冲出包围圈。”

“这不可能，恰弗什。如果我们冲出去，就会被打死。他们现在还有些怕我们。我们要不就坚持到天黑，要不就死在这里，”麦麦德说。

列杰夫·恰弗什的目光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不使自己因为疼痛而喊叫起来。

“你知道，麦麦德，也许你说得对。如果有人想冲出去，那么，你们所有的人都会因此而送命的。把伙伴们都叫来，让他们发誓决不后退一步。我知道，逃跑就是死亡。坚持下去，他们是不敢进攻的；如果他们有胆量，他们早就这样做了。他们怕中圈套。”

“杜尔杜老爷，听从这个劝告吧，”麦麦德建议道。

“注意扎拉的儿子，”列杰夫·恰弗什继续说，“他非常胆小。他可能逃跑，得加倍注意他……”

“把人都叫到这里来。霍拉利和贾巴尔继续作战，拖住敌人，”杜尔杜布置着。

吹起了口哨——集合的信号。但是，呼啸的子弹淹没了这个声音。反叛者们没有注意这个信号。

扎拉的儿子向身边的同伴抱怨着：

“在这个地狱里怎么能集合呢？没有活路了。列杰夫·恰弗什死了。”

霍拉利听到了口哨声，第一个跑过来，随后是尤舒夫，接着，居杜克奥鲁也来了。

“扎拉的儿子在哪儿？”杜尔杜很担心地问。

“正往这儿来呢，”霍拉利说，“躺在地上，一枪不放，老在发抖。”

“奇怪。我以为他是我们这里最勇敢的人，”杜尔杜说。

就在这时，扎拉的儿子来了。他两只手上都是血。

杜尔杜命令霍拉利和贾巴尔继续射击。

“你们必须拖住他们。我们需要谈话的时间。”

因为集合队伍而出现的间息平静使阿斯姆·恰弗什非常不安。他与杜尔杜遭遇已经不止一次了。阿斯姆·恰弗什始终搞不清楚杜尔杜的打算。疯子杜尔杜会失去理智，不顾一切地蛮干，但也善于使用聪敏机智的战术。一个人敢在空旷地带开火，不是缺乏经验，狂妄愚笨，就是另有打算。难道百发百中的疯子杜尔杜也会失策？阿斯姆·恰弗什这样想：在这里，也许他自己更可能中计！

他险些儿没往陷阱里跳！怎么办？他不知道。如果撤兵，那他就显得一文不值了。坚守呢？但是，看来，敌人已经定下诡计了……他会被消灭的。那些打掉他的帽子，打伤他的手的子弹不正预示着这样的结局吗？而且，麦麦德的话也使他害怕。如果那个向阿斯姆·恰弗什射击的人想把他打死，那他早就可以这样做了。但是，当疯子杜尔杜已经陷入包围圈时，怎么能撤兵呢？难道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

“弟兄们，”阿斯姆·恰弗什喊道，“原地不动！我们再看看疯子要干什么。他已经被包围了。他再也逃不脱我的手心，这是他自作自受。不然的话，此刻他早已走到莫尔达厄山的悬崖旁了。”

“对这个无耻之徒我早就看透了，”一个阿斯姆队伍里的上等兵说，“他是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想在这里休息，就留下了。他根本就没有设下什么圈套。他是非常自信的。当我们

收缩包围圈时，您就会看见，他将落到我们手里。”

“疯子杜尔杜是一条有经验的狼。他在山里混了许多年，他是不会轻易开火的。如果有情况，他就会撤退或隐蔽到树林里去。这里是一片空地……看来，他们是有打算的。我们得留神些，再等等，”阿斯姆·恰弗什还在考虑着。

“不，阿斯姆·恰弗什，他很自信，”上等兵又说，“应该包围他，结束这件事。必须收缩包围圈。我们完全可以把他淹死在一小勺水里的。”

阿斯姆·恰弗什骂了上等兵一句，命令道：

“原地不动！”

响起了枪声。霍拉利和贾巴尔又开始射击了。但这并没有引起阿斯姆·恰弗什的注意。

“互相配合，别走散。大家从一处射击。即使他们一个挨一个地走近，把枪口顶住我们的太阳穴，也决不退后。你们发誓吧！”杜尔杜发号施令。

“我们发誓，”大家一起回答。

“现在，去找一个合适的可以挖战壕的地方……”杜尔杜说。

“我也去找吧？”麦麦德问。

“去吧，”杜尔杜回答。

突然，麦麦德喊叫起来：

“卧倒！”他很快趴倒在地。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

“看见了？在这儿，我们是不得安宁的，”杜尔杜说。

好长一段时间大家不敢站起来。子弹在空中呼啸而过，落在左右两旁很近的地方。

扎拉的儿子颤抖不止。突然，他圆睁着双眼喊了起来：

“麦麦德受伤了！”

“真的吗？”杜尔杜问。

听到人们在议论自己，麦麦德转过身子：

“怎么回事？”

扎拉的儿子牙齿打战：

“你头上全是血……你受伤了……”

“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麦麦德说。他用手在头上摸了一下。手被鲜血染红了。麦麦德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他在头上摸了摸，但没有找到伤口。

杜尔杜脸色苍白。他走到麦麦德身旁，检查了麦麦德的头部，找到了伤口，说：

“擦破了一点儿皮。”

“不要紧的。刚开始呢……”麦麦德微笑着说。

随后，麦麦德站起身向林子里走去。他走着，全然不顾那呼啸着的子弹。过了一会儿，听到了他的喊声：

“到这里来！”

宪兵们向四面八方发射密集的子弹，但反叛者们还是站起来朝着麦麦德的喊声走去。

他们走到一个山谷里。那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棵被暴风雨刮倒的小树。

“把这些树都搬走，”杜尔杜命令。

突然，他们头上的树冠发出声响，树叶散落了，树枝劈劈啪啪地掉下。大家都跳到沟里。又开火了。双方都射出密集的子弹，就这样继续了半小时之久。随之而来的是出乎意料

的寂静。杜尔杜也不再害怕了。让他们现在再来试试吧！现在，即使敌人收缩包围圈，反叛者们也能坚持到天黑。杜尔杜已经不愿在阿斯姆·恰弗什那群人的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了。

后来，霍拉利和贾巴尔也爬下山谷。

"列杰夫·恰弗什在哪儿？"贾巴尔问。

大家七嘴八舌地嚷嚷起来。

"别吵了！"麦麦德站起身，"我去把他找来。"

所有的人都不作声了。

麦麦德好不容易才爬出山谷。他很累，呼吸很困难。他在树墩旁隐藏好。那边又开始放枪了。现在他无法离开树墩。树墩都被四面八方的子弹穿透了。麦麦德跳到一边，突然感到脚上难以忍受的疼痛。"受伤了，"他感到有些害怕，可是他摸了摸脚，却没有找到伤口。

当麦麦德爬到列杰夫·恰弗什身边时，他满手满脚都是鲜血。

"你怎么啦？"列杰夫·恰弗什问，"你浑身是血。"

麦麦德微笑了一下。他的脸也被鲜血染红了。所以，列杰夫并没有发现他的笑容。

"走吧，列杰夫·恰弗什，我是来接你的。"

"你走吧，孩子！你们自己逃命吧，让我留在这里。这些坏蛋从四面包围了我们。我们因为那条疯狗吃了亏。你们谁也冲不出这个包围圈，到处都在放枪。看来，阿斯姆·恰弗什变得聪明些了。把我留在这里吧，听我的话，麦麦德，你是个好小伙子，如果能冲出去，就别再和这个疯子凑在一起了。奇

怪，为什么他们不紧缩包围圈？已经下午了。要知道，他们已经明白疯子在打什么主意。”

“他们害怕，”麦麦德说。

“奇怪……”列杰夫·恰弗什说。

“他们怕上当，”麦麦德说，“他们不知道疯子杜尔杜是因为固执才留在这块空地上的，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明白的。他们不知道杜尔杜是迫不得已才还击的。喂，起来吧！死就死在一起，活——也一样……”

“麦麦德，我的孩子，如果我们能活着……”列杰夫说。

“你的伤很轻，恰弗什，能活下去的，”麦麦德说。

列杰夫·恰弗什走不动。他又高又大，麦麦德把他背起来走了几步，又放下。

列杰夫·恰弗什知道麦麦德背不动他。

“等一会儿，孩子，让我靠着你走。这样更好些……”

麦麦德说：“好！”

在他们身后的地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血印。突然子弹又向他们射来。他们赶紧卧倒，但还是暴露了。子弹忽而落在他们左边，忽而又落在右边。

“事情不好……”列杰夫·恰弗什说，“那帮混蛋不知又想出了什么新主意！”

他们好不容易才爬到沟里。在那里又遇见两个伤员：扎拉的儿子和霍拉利。扎拉的儿子吓得索索发抖，又哭又喊。

反叛者们已经看到敌人在收缩包围圈。对方进攻的子弹打得更准了。杜尔杜的同乡黑黑的穆斯坦扯开嗓门大叫：

“疯子杜尔杜！阿克瑟于特村过不了多久就能知道你的

本事有多大了。你是知道穆斯塔法大叔的……别再骄傲了，孩子……”

疯子杜尔杜被激怒了，但他一言不发，继续还击。

“疯子杜尔杜，你怎么啦？把舌头吞到肚里了？”黑黑的穆斯坦讥笑他。

疯子杜尔杜终于忍不住站起来喊道：

“嗨，黑黑的穆斯坦！我可知道你！你也了解我。如果我不能把你老婆的裤子扒下来盖在你的脑袋上，我就不叫疯子杜尔杜！要是做不到，就让人向我脸上吐唾沫。”

麦麦德一下子就把杜尔杜按倒在自己身上。只要再迟一点点，杜尔杜就会被一连串的子弹穿透的，因为，黑黑的穆斯坦和另外四个敌人同时向他开枪。可是，杜尔杜已经躺倒在洼地里了。

“坏蛋！如果你还这样装腔作势，那你就先从我这里吃颗子弹吧！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列杰夫·恰弗什喊道。

“假如你那么喜欢放枪，那你就随便朝哪一个放一家伙就完了！”杜尔杜笑着说。

“那你就谢谢这个男孩子，”列杰夫·恰弗什向麦麦德那边点了点头说，“没有他，我们大家都完了。”

麦麦德感到非常饿。他向杜尔杜看了一眼，而那个人却和善地望着他微笑。麦麦德的手上、脸上和头发上沾满了凝固了的血。杜尔杜回想起他们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候，麦麦德还躲在苏雷曼的背后呢……他在老汉背后显得多么幼稚啊。杜尔杜的眼睛闪着友爱的光。“有良心的孩子，”他想，“世界上什么样的事没有啊……这么个稚气的小伙子，昨天刚

当强盗，今天已经比五十岁的老汉还能干了……"

"投降吧！"近处又有人喊话。

"你接着吧，黑黑的穆斯坦！给你……"杜尔杜叫喊着。

黑黑的穆斯坦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怎么样，这回我又做错了吗？"杜尔杜问列杰夫·恰弗什。

"是的，真主会保护你的手，"列杰夫回答，"你怎么，决定死在这里了？"

杜尔杜说："是的，我已下决心不走出这块谷地。你不是这样吩咐的吗？"

"他们开始用机枪扫射了，"列杰夫·恰弗什说。"你看，他们搜索得多么仔细！已经没有希望了，不是死就是被俘。"

"什么，'死或者被俘'？"麦麦德惊恐地反问道。

黄铜罐的闪光在他眼前转瞬即逝。

"也许你知道别的出路，那就告诉我们吧，瘦子麦麦德！"列杰夫·恰弗什说。

"要是连你也不知道，列杰夫，那我怎么会知道呢？"麦麦德反问他。

列杰夫低头不语。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了，但疼痛却使他不得安宁。列杰夫·恰弗什皱着眉，咬着嘴唇。

"我有一个建议，"他抬起头向大家环视了一遍，"如果我们能做到，那就有救了。阿斯姆·恰弗什在这儿一刻也不会停留的，他还得去追上尉的队伍。"

"你有什么主意？快说吧！"大家都激动地问。

“用三颗手榴弹……你们中间能找到用手榴弹炸机枪的勇士吗？”列杰夫问。

正在往手枪里装子弹的贾巴尔回头说：

“我们都是勇士。反正阿斯姆·恰弗什是要收拾我们的。与其这样等死，还不如按你说的办……”

“难道没有希望了？”麦麦德问。

“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照我说的去做，”恰弗什说。

“我准备好了！”麦麦德应声说。

他的双眼射出凶狠的光。黄铜罐的亮光又象闪电一样在他的脑海中一掠而过。痛苦和兴奋在这一瞬间同时涌上心头。

“好样的！”杜尔杜夸奖着，从凹地里站了起来，“再给我两颗手榴弹，”他说。

贾巴尔把手榴弹递给杜尔杜。他向前走了一步，就用尽全力跑了。子弹在头顶上呼啸。突然，他倒在一块石头上。这样出乎意外，甚至注视着他的反叛者们都惊叫起来：大家都以为他被打中了。那是一块圆圆的大石头。杜尔杜试了试想推开它。石头移动了。杜尔杜躲在后面，滚动着石块向前爬去。子弹打到石块上又反跳到一旁。背后有人喊叫起来。杜尔杜明白这样做不行了。在大约五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大树坑。杜尔杜跳起来，连跑几步，一下子滚进大坑里。坑里散发着泥土和烂树叶味，还有一种花香味。这种花的名称他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种蓝色的小花偶尔在悬崖上开放，但甚至在那儿也很少见。

杜尔杜抬头向山顶眺望。阳光在缓缓移动的一片白云四

周镶上了金边。

机枪在近处格格直响。杜尔杜警觉起来。他前面一个紧挨一个竖立着两座小山岗。看来，机枪就架在两座山岗之间。要炸掉他，必须爬到长着树木的第二座山岗前去……

杜尔杜很快地跳起来，向前走去。他平静地走着，摇晃着两只手，好象在散步。他的同伴们都屏住气息紧盯着他。突然，他向机枪那边掷出了手榴弹，一颗，又一颗。大地在爆炸声中抖动。山岗被白色的烟尘包围了。

杜尔杜跑回自己人那里。傍晚，杜尔杜默默无言地坐在那里。他谁也不看，严肃的目光呆滞不动。紧锁着的双眉使他的脸庞都变小了。枪声变得稀疏了。只是间或掠过一、两颗子弹。

杜尔杜站起来，直了直身子。

"阿斯姆·恰弗什，愿你健康！你把那哒哒响的玩艺儿修好后再回来吧！我在这里等着你！"

那边没有一丝儿声响。

"你对这一带熟悉吗？"杜尔杜问列杰夫·恰弗什，"近处有村子吗？"

"没有，"列杰夫回答。

"看来，必须径直走到峭壁那边，是吗？如果这样，事情就不好办了，"杜尔杜又说。

"在走到峭壁之前不能停留。甚至连我这个带伤的老汉也必须走……不能停留。"

天亮前，快走到峭壁时，人们已经精疲力尽了。霍拉利骂了一路，不知他骂谁，也不知他骂些什么。直到现在他还在抱

怨。列杰夫·恰弗什忍住伤口疼痛，咬紧牙关，轻声呻吟。

疲乏不堪，挂了彩的杜尔杜坐在峭壁下面。他费了好大劲才卷起一支烟来抽。猛吸了几口后，他对麦麦德说：

“知道吗，小兄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是我最想得到的东西。”

“不知道，”麦麦德说。

“我想砍下黑黑的穆斯坦的脑袋，把它挂在村子里，让全村的人都看见。他为什么死盯住我不放？我与他有什么相干？告诉我，小兄弟！”

远处传来了贾巴尔的声音：

“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可受不了啦，伤口疼得厉害。”

“再坚持一会儿，勇敢些！”杜尔杜鼓励他。

“你住口！听着！远处有狗叫声。这儿没有村子，那么，你看，这狗叫声说明了什么？”贾巴尔打断了杜尔杜的话。

“听着，贾巴尔，我见过许多笨蛋，可是比你愚蠢的家伙我还没见过呢，”列杰夫哼哼着说。

“为什么，列杰夫？”

“没见过，就是这样，”恰弗什说。

“去你的……”贾巴尔骂了一声，“看看，我们在列杰夫的眼里简直是一文不值啊。”

“难道，笨驴，你还猜不着狗叫声是从哪儿来的吗？”恰弗什问。

“为什么我就应该知道？它们也不是我生的……”贾巴尔说。

“听着，笨驴，这是游牧民帐篷里的狗在叫。离这儿不远

有游牧民的帐篷，现在明白了吗？”列杰夫·恰弗什说。

“要是这样的话，”贾巴尔说，“我和麦麦德到他们那里去要些吃的来。好吗，麦麦德？”

“去吧，我们在这里点起篝火，取取暖，等着你们，”杜尔杜说。

“好吧，贾巴尔，我们走一趟，”麦麦德同意了，“但是，看看我们这模样！人家会把我们当成茨岗人或者是被打得半死的狗……”

“穿什么样的衣服没关系，”贾巴尔说，“洗洗脸，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默默无言地来到平原上。谁也不敢看对方的脸，好象犯了什么罪似的。

贾巴尔伸手抓住了麦麦德的一根手指。麦麦德艰难地抬起了头，看了看贾巴尔。贾巴尔也看着麦麦德的眼睛。他们就这样站着，默默地对视着。

“这个人不是好人，可我们却还在跟随他，贾巴尔，”麦麦德说。

“可是我们曾经说过要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我们在他那里开了眼界。”

当他们走近帐篷时，红日已经高照。五、六条大狗向他们扑来。

“当心狗！”贾巴尔喊起来。

帐篷里跑出几个孩子，又立刻躲进去，向他们的妈妈喊：

“强盗！强盗来了！”

几个女人从帐篷里走出来，男人们跟在她们后面。

“你们好！”麦麦德问候那聚集在一座大帐篷前的游牧民。

几个游牧民惊奇地看着这个小强盗和那个站在他身旁的魁梧强壮的贾巴尔。

一个长胡子游牧民说：“请进来吧，老爷们！”

他们低着头走进帐篷。帐篷里美丽的摆设使麦麦德惊叹不已。他生平第一次进帐篷。麦麦德甚至没有听见一个游牧民向他问好。他好奇地看着里面的一切。墙那边绣花袋子上色彩耀眼的图案……那五色斑烂的花纹使人眼花缭乱……多么鲜艳的色彩啊！帐篷里为什么这么明亮？麦麦德久久地看着一个袋子，怎么也不愿移开目光。袋子上绣着许多天堂里的小鸟，大约有一千来只呢！喙对着喙……绿色的、蓝色的、黄的、红的、雪青色的……泪水涌上了麦麦德的双眼。五颜六色的小鸟在飞翔……

帐篷中间竖着一根刻满鹿形花纹的柱子。鹿身上的皮毛闪闪发光，好象是用珠母镶嵌的。

“你怎么啦，哑巴了？醒醒吧！”贾巴尔推了推麦麦德。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到帐篷里来。好象来到了天堂……多么美丽啊！”麦麦德微笑着说。

“这是谁的帐篷？”贾巴尔问。

“我的，”一个红红脸、胡子灰白、目光慈祥的老人说，“我叫凯里姆奥鲁。”

“听说过。这么说，你就是凯里姆奥鲁？”贾巴尔问。

“是的，我就是，”凯里姆奥鲁肯定地回答。

“我听许多人说起你，老爷，但我们初次见面。你就是那个萨彻卡拉勒部族的首领凯里姆奥鲁，对吗？”贾巴尔又问。

凯里姆奥鲁点点头。

帐篷里散发着新鲜的热牛奶味。

凯里姆奥鲁和贾巴尔相互看了看。凯里姆奥鲁回头对妻子说：

“这两个小伙子看来是饿了，快些给他们弄些吃的来！”

“正煮牛奶呢，等它一开，马上就拿来，”她回答。

麦麦德微笑了。

“我的鼻子……”他指着鼻子给贾巴尔看。

“你的鼻子怎么啦？”贾巴尔问他。

“它早就嗅到了牛奶香味。我没弄错……”麦麦德说。

“我也是。挨饿的人的鼻子都差不多。”

凯里姆奥鲁很不好意思地向他们提出问题，他的脸变得更红了。他问道：

“你们，看来，刚刚离开战场吧？”

“阿斯姆·恰弗什几乎没把我们整死。感谢真主，我们逃出来了，”贾巴尔说。

“看来他是个胆小鬼，”麦麦德说，“要知道，他完全可以把我们象山鸡那样一个个抓起来的。”

“只要不松劲就行，”贾巴尔补充着，“可他却只是白白地浪费子弹。”

凯里姆奥鲁的妻子把一张折叠小桌子放在帐篷中间。凯里姆奥鲁微笑着把桌子打开。对于麦麦德来说，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新鲜。他生平第一次感到很不自在。他看了看自己的枪，又看看身上的衣服，胸前交叉地挂着子弹带，腰间又佩着大刀，挂着手榴弹，头上戴着肮脏的浅紫色的非斯卡，那还是

疯子杜尔杜用破了以后给他的。

“就这样，我成了强盗？”他脑子里这个想法一闪而过，“现在，我必须一辈子当强盗！……”

给麦麦德他们送来了冒着浅蓝色雾气的滚烫的牛奶，后来，又拿来了葡萄汁和热菜。他们俩早已饿得垂涎欲滴，就象孩子似地微笑着相互看了看。凯里姆奥鲁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也微笑了，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请吧。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你们。”

客人们拿起匙子……他们贪婪地喝着牛奶。转眼间桌上的面包已经被吃得精光。面包又送来了，还拿来了牛奶。

他们俩狼吞虎咽地吃完后说：

“谢谢你，老爷！你慢吃吧！”

主人不慌不忙地吃着。

“多吃点吧，孩子们！年轻时，大家都有这么好的胃口，”老爷说。

他摸摸蓬松的胡子下端，站起身来。

“抽烟吗？卷一支烟吧！”他说。

“我们不会吸烟，”贾巴尔回答。

凯里姆奥鲁用火镰打着了火，点着了烟，空气里立刻充满了一股好闻的硫磺味。

“我想对你们说几句，只是请你们别生气，别往坏处想。”

“说吧，老爷，我们怎么会往坏处想呢？”

凯里姆奥鲁象是难于启齿。

“我想说……”他吞吞吐吐，“在山里，你们没有母亲，没有家。你们刚离开战场，衣服上满是血污。你们身上、头上都挂

了彩。把衣服脱下来吧，孩子们会替你们洗干净的，很快会干的。如果你们着急，孩子们会用火烤干它们。你们暂时先穿我的。别以为凯里姆奥鲁要把你们剥光后去出卖你们。凯里姆奥鲁家是从不欺负人的。只要凯里姆奥鲁活着，谁也不敢碰他的客人一下。请你们相信这一点。”

“我们了解凯里姆奥鲁。老爷，怎么你能这么想？”贾巴尔委曲地说。

“怎么能这么想……”麦麦德也说。

“哦，别赌咒发誓了，孩子。一个人喝足了酸奶，也许会做出各种坏事来的，当然，也会做好事。别赌咒发誓了。”

凯里姆奥鲁那黑眼睛、红脸蛋、黑眉毛的儿媳在每人面前各放了一套衣服。衣服上还带着肥皂味呢。

“我出去一会儿，你们换换衣服，”凯里姆奥鲁说着向门口走去。

“你看，贾巴尔，世上还有多么好的人啊！”凯里姆奥鲁走出帐篷后，麦麦德叹了口气说。

“但是，世界上也有多么残酷、多么凶狠的人，麦麦德！”贾巴尔不同意他的看法。

“看看凯里姆奥鲁，他是多么好客！”麦麦德说。

“换好衣服了吗，孩子们？可以进来吗？”凯里姆奥鲁在外面问。

“换好了，”麦麦德回答。

“让我看看你的伤口，”凯里姆奥鲁进来后对麦麦德说。

“没什么，擦破了一点皮……一点儿……”麦麦德说。

“你受伤了吗？”凯里姆奥鲁又回头问贾巴尔。

“感谢真主，一切正常，”贾巴尔回答。

凯里姆奥鲁走出帐篷。过了一会儿，他拿了一个盆子和几块小布条进来。他自己做好了膏药。

“过几天就会好的，”他边说边给麦麦德包扎伤口，“孩子，我们年轻时也常常挂彩的。一切都会过去的。”

他给麦麦德包扎好了头部的伤口。他的手艺并不比有经验的医生差。

“谢谢你，老爷，”麦麦德感谢他。

“伤口倒不要紧的，只是有些发炎了。贴上膏药就会好的，别担心！”凯里姆奥鲁说。

老人的态度有些令人奇怪。当他想问什么时，他总象孩子一样红着脸、微笑着。最后，好不容易才提出问题。他现在就是这样。

“孩子，”他对麦麦德说，“我不便问你，你当真是强盗？或者……”

“我们的瘦子麦麦德在玩强盗游戏呢，老爷，”贾巴尔微笑着开玩笑地说。

“照你看，我不象强盗，老爷？”麦麦德问。

“请原谅我，我这样问并不是想让你生气。你很年轻，看来只有十六岁光景。所以我这样问，请别生气……”凯里姆奥鲁说。

“十八岁了，”麦麦德自豪地纠正他。

“我只是好奇。别生气。你这么小小年纪，为什么去当强盗呢？”

“他偷了老爷家一头驴卖了，后来又害怕老爷打他，就逃

到我们这里来了。有什么法子呢，就收下他吧。我们中间也有偷驴的，什么人都有……”贾巴尔又开玩笑了。

凯里姆奥鲁知道贾巴尔在说笑话，就后悔不该提这样的问题。他不作声了。

贾巴尔理解凯里姆奥鲁的心情，就问他：

“你知道戴伊尔缅奥鲁克村的老爷阿布迪吗？”

“我不太熟悉，”凯里姆奥鲁又兴奋起来，“听说他被打伤了，但没死。他的侄儿被打死了。”

“就是他打死的！”贾巴尔指着麦麦德说。

凯里姆奥鲁仔细地把麦麦德上下打量了一番。

“奇怪，瘦子麦麦德根本不象杀人凶手。真不能令人相信啊！……”

“老爷，你能不能再做一些膏药，我们那里还有伤员，给他们……”麦麦德请求他。

“有现成的软膏，”凯里姆奥鲁说，“草药做的……我给你们。我这就去给你们拿膏药来。”

“但愿你一生中不会有苦日子，”麦麦德感谢他。

凯里姆奥鲁把软膏和膏药包在一个大布包里递给麦麦德：

“你使我感到惊奇，瘦子麦麦德，你一点也不象强盗。但是，有什么办法，不容易啊！……一个人是不会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的。”

“愿你健康，老爷！”麦麦德和贾巴尔同声感谢他。

“一路顺风，”凯里姆奥鲁回答他们，他微笑着，露出奶白色的牙齿，“有时间请来聊聊。”

他们带着两个沉沉的包裹走了。凯里姆奥鲁把面包、奶酪和黄油都送给了他们。

“多么好的人！”贾巴尔赞叹着。

“多么好啊！……”麦麦德也附和着说。

突然，麦麦德想起了什么，脸色都变了：

“贾巴尔，我们没有把衣服还给他老人家……”

“没关系，我们又不是偷的，是忘了……”

“这样不好。去还给他，应该还给他，”麦麦德说。

“是的，凯里姆奥鲁说得对，你一点儿也不象强盗，”贾巴尔说。

“走吧。”

他们又往回跑去。凯里姆奥鲁在帐篷口遇见了他们。

“你们怎么又回来啦？”他惊奇地问道。

“我们完全把你的衣服给忘了。我们这是给你送衣服回来，”麦麦德说。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就把这衣服当作我的礼物送给你们吧，别脱了，”凯里姆奥鲁说。

“这样做行吗？”麦麦德惊奇地问。

“行，行。你们要是脱下来，我可就不高兴了，”凯里姆奥鲁说。

傍晚时分，他们走到悬崖边。远处在悬崖的顶端，篝火象一个巨大的火球光芒四射。

“这是我们的人，”贾巴尔说，“还有谁能燃起这么大的篝火？是杜尔杜吩咐点起这么大的篝火，这是故意给阿斯姆·恰弗什看的。”

“我连再迈一步的力气都没有了，贾巴尔！向他们打个招呼吧！”麦麦德请求着。

贾巴尔把两个手指伸到嘴里，长长地打了个唿哨。

“你的唿哨可以把耳朵震聋，即使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听见。”

过了一会儿，从篝火那边传来一声枪响，接着是一阵枪声。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麦麦德担心地问。

“疯子杜尔杜在开玩笑呢。当他情绪好时，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浪费子弹。”

不管他们怎么发信号，还是没人出来接他们。麦麦德和贾巴尔都很恼火。

他们汗流如注，使尽了最后的力气，终于走到篝火旁。反叛者们都站起来迎接他们。疯子杜尔杜走近他们，向空中放了几枪表示欢迎。

“如果你们还不回来，我们就要饿死了。列杰夫·恰弗什还在哼哼唧唧，不是因为伤口痛，而是因为饿得难受。真的，我向真主起誓！”

巨大的篝火。一条条一人多高的火舌曲曲弯弯，交错着，劈柴噼噼啪啪直响，散发出很好闻的湿气……湿木头很不容易烧着，它们久久地反抗着火舌的袭击。终于碎成两半，被火焰吞食了。

麦麦德走到列杰夫身旁。

“怎么样，恰弗什？”他问。

“伤口痛，”列杰夫哼哼着说，“发炎了。也许好不了了。

我要死了，我已经半死不活了……”

麦麦德又走到霍拉利那边：

“喂，你怎么样，霍拉利兄弟？”

霍拉利突然骂开了：

“操你娘，操你老婆、孩子……子弹、强盗、村子、树林、土地、峭壁、伤口……阿布迪老爷的老婆！……听见没有？阿布迪老爷没死！这个坏蛋！但是，你别难过。我们再给这下流坯子一点颜色看看！这没什么。”

“我给你们带来了膏药和软膏。凯里姆奥鲁给的。他自己做的。是个老人家。只要两天伤口就会长好的……”麦麦德说。

“你的软膏也见鬼去吧！”霍拉利还犟着嘴。

“别这么说，霍拉利，也许会管用的，”麦麦德说。

“但愿真主保佑，”霍拉利嘟哝着。

“你的凯里姆奥鲁吹牛皮，”列杰夫站起来说，“我的伤口过一个月能长好就不错了。”

麦麦德把他们俩伤口上的绷带解开，在伤口上涂上膏药。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坐到篝火边。

“哦，我可真累坏了……”麦麦德叹了口气说。

“听着，麦麦德，贾巴尔是怎么说你的。他说你在凯里姆奥鲁的帐篷里站着，张着大嘴……”杜尔杜说。

“是这样。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帐篷，里面简直和天堂一样……”麦麦德承认。

“要知道，这是凯里姆奥鲁！令人尊敬的人！不是他，还有谁能有这样的帐篷！”贾巴尔说。

"你以前知道他吗，贾巴尔?"杜尔杜问。

"听说过的。听说他非常富有。我们也亲眼看见了。看来，是个百万富翁，"贾巴尔说。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好人啊！而且他多么好客呀！给我包扎了伤口，让我们饱吃了一顿，还送给我们每人一套衣服，"麦麦德感叹地说。

"非常有钱的老爷，"贾巴尔肯定地说。

"如果他这么有钱，这么有名，为什么我们从前没有听说过?"杜尔杜奇怪地问。

"他是游牧民的老爷，他们到处游牧，"贾巴尔说。

"游牧不游牧，那是他们的事。但他们是很好的人。帐篷里的支柱是用珠母做的，"麦麦德继续说。

"什么，珠母?"杜尔杜惊奇地喊叫起来。

"那还用说，他的帐篷很大，里面有十几根支柱。他的儿媳给我们送来了吃的。她脖子上挂着五十来个金币，每个值五个里拉。他既有钱，又有一副好心肠。他的脸也是好客的、善良的，"麦麦德说。

"当他得知是你把阿布迪老爷打伤了时，他简直惊呆了，盯着你，似乎要把你吞下去。是这样吧，麦麦德?"贾巴尔说。

"是的，他盯着我发愣，"麦麦德回答。

杜尔杜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地盯着火光。他的脸色变得沉思起来。他有一个习惯，在作出决定之前，眼睛总盯着一个地方一眨不眨——不管是人、树木、云彩、花朵、鸟儿、枪杆子还是火光——他都死盯住不放。

只要他沉默，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

“去睡觉吧。今夜霍拉利、我和列杰夫·恰弗什值班，”他发出命令。

在这种时刻，谁也不想违拗他。如果有人胆敢反抗，他就会结果他的生命，哪怕是亲爹他也一样对待。

哨兵们也默不作声地到悬崖下面站岗去了。霍拉利不时地骂骂咧咧，列杰夫已经不再呻吟。

有一种人，他们从诞生到这个世界来的第一天就已经感到满足。列杰夫·恰弗什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来就让人喜爱。也许，他们不同凡人，有一种特殊的、值得人们爱戴的品质。不，完全不是这样。你看，列杰夫·恰弗什爱说话吗？不。他总那么高高兴兴的？也不是。也许，他爱笑，爱开玩笑，爱为别人做好事？也不是这样。他是个谜。他到疯子杜尔杜队伍上已经三年了。在这几年，他在每一支队伍上至多只能呆两个月。人们简直不能相信，列杰夫·恰弗什竟然能在疯子杜尔杜队伍里呆了三年。

初次见面时，列杰夫就对疯子杜尔杜说：

“听着，疯子。如果你也象那些聪明的坏蛋那样，过不了两个月我就不会在你这里呆了。那些人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中别人的计，或者让自己的脑袋开花。你明白吗？”

“明白了，”杜尔杜回答。

从那天之后，列杰夫·恰弗什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不管疯子做什么，他从不反对。他曾几次因为救疯子杜尔杜而负伤，但他毫无怨言。

谁也不了解他的底细。传说他来自安泰普，但这个消息也不很确切。不过，可以肯定他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他常常

谈起这个城市。

关于他，传说不一。有人说，一次，列杰夫·恰弗什半夜起身对妻子说："给我取几件衣服来，再准备些吃的，我要走了。"妻子把枪递给他，又拿来了吃的。他仔细地擦了枪，挂上子弹带，对妻子说："把那个旧尖顶帽给我，我到山里去了，原谅我吧！"妻子慌了手脚："你怎么啦，疯了？半夜起来就到山里去！有这样的事吗？"列杰夫·恰弗什回答她："我的心要求我这样做，老婆，我走了。"他就这样走了，再没有多说一句话。从此以后，他再没有回过家。

还有人说，列杰夫·恰弗什是因为生了女婿的气才到山里来的。女婿和女儿拌嘴，一次，列杰夫·恰弗什进屋时听见他女婿骂："操你老子……"这话把他气得发狂，但他又不忍心打死女婿。

如果相信那些传说，那么，看来，列杰夫·恰弗什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但他不愿付税。当收税人到村里来时，列杰夫就装病躺着。他到山里来也是因为不愿付道路税。还有人说他打死了自己的丈人，所以进了山。传说纷纭。但不知哪些是真事，哪些是假话。

谁也不知他是否真的犯了法。不管列杰夫·恰弗什过去是因为什么进了山，如果他现在被捕，那至少要判三十年徒刑。他的名字是和多次袭击、拦路抢劫、甚至暗杀连在一起的……

阳光普照。早晨已近结束，但是杜尔杜还没醒来，虽然，他平时没有晚起的习惯。中午了，他还是不起。贾巴尔左思右想："要发生什么事了。疯子从来不是这么能睡的。也许又

在准备袭击了。在准备进行困难的袭击之前，他总习惯晚起。一年一次，两年一次。有意思，这回他要到哪里去呢？"贾巴尔怀着惴惴不安的好奇心等着他醒来。

今天列杰夫·恰弗什很高兴。他甚至用他那年老的、衰弱的嗓音唱起了一支不知名的歌。

"听我说，孩子们，"他突然停止歌唱，"把疯子弄醒吧。总得吃些什么。"

"我可不去碰他，"麦麦德说。

"我也不敢，"贾巴尔应声说。

这时，居杜克奥鲁走到疯子杜尔杜身旁：

"起身吧，杜尔杜巴夏，该起来了，"他说。

居杜克奥鲁叫杜尔杜作"巴夏"，这可真讨杜尔杜的欢心。居杜克奥鲁在队里担当各式各样的任务，其中有一项就是装小丑。

"醒醒吧，巴夏。已经正午了，巴夏。"

杜尔杜慢吞吞地起身，用巨大的手掌揉着眼睛。

"立刻吃完饭就上路。"

"伤员怎么办？列杰夫·恰弗什和霍拉利的情况不好……"贾巴尔说。

"能和我们一起走吗？"杜尔杜问伤员们。

"我行。伤口不痛了，"列杰夫·恰弗什说。

"我也和你们一起去。这点伤我才不在乎呢……"霍拉利骂了一句。

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坐下吃了饭。当队伍走下峭壁时人影已经从北向西移动了。从游牧人的牧场那边传来了狗叫声。

“我们到哪里去？”麦麦德问杜尔杜。但杜尔杜没有回答，只是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麦麦德不再多说了。

当杜尔杜向帐篷那个方向走去时，麦麦德和贾巴尔明白了一切。贾巴尔轻声对麦麦德说：

“杜尔杜要干坏事了。”

“对，”麦麦德回答。

“假如他对凯里姆奥鲁做出什么坏事来，我们怎么办？我们该干什么？”贾巴尔不安地问。

“我们怎么办？”麦麦德重复贾巴尔的问题。

杜尔杜的举动预示着一场巨大的灾难。他脸色发黑。阴沉的、残酷的脸……那无法抑制的虐待狂折磨着他，他甚至想把一只苍蝇撕成千百块。

“凯里姆奥鲁的帐篷边还有几座帐篷？”杜尔杜放慢了脚步问贾巴尔。

“三座。”

杜尔杜加快了脚步。

象那次一样，走到帐篷前，就有几条狗向他们迎来。孩子们跟着也跑出来了。随后是妇女们，男人们最后才出来。凯里姆奥鲁走到人群前，向迎面走来的这些绿林好汉微笑着。山羊和小羊羔在帐篷边咩咩叫。黑色的帐篷强烈地衬托出那洁白的羊群。羊群周围，几条巨大的猎狗象角斗士那样跑来跑去。骆驼安安静静地躺在地上，唾沫在嘴边流淌。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你们好，客人们，看见你们都那么健康，我们真高兴，”凯

里姆奥鲁握着每个人的手问候他们。

“看见你真高兴，”麦麦德微笑着回答。

突然，笑容在麦麦德脸上僵滞了。他心里迷惑不解地想：疯子想干什么？他指着杜尔杜对凯里姆奥鲁说：

“这是我们的头领。”

凯里姆奥鲁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他打量着杜尔杜，向麦麦德做了个暗示：没见过这个人。杜尔杜脸色阴沉，昂着头，目空一切。

“他叫什么名字？”凯里姆奥鲁问麦麦德。

“疯子杜尔杜。”

“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凯里姆奥鲁惊奇地说。

“就是他，”麦麦德说。

凯里姆奥鲁红红的微笑着的脸突然僵呆了。他的眼睛湿润了。

“就是他把人们剥得精光？”

“是的，”麦麦德叹了口气回答。

杜尔杜走进帐篷。他虽然不象麦麦德那样惊奇，但也对帐篷内的陈设惊叹不已。墙上挂着枪托上嵌镶的精致的猎枪。杜尔杜仇恨的目光注视着凯里姆奥鲁，吩咐道：

“喂，把这枪拿来给我，老爷。让我们看看老爷用的枪是什么样的。”

凯里姆奥鲁从杜尔杜的话中感到了威胁，他很不安。灾难即将来临。无论杜尔杜的脸色还是他的目光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友好之情。

凯里姆奥鲁把枪递给杜尔杜，问道：

"给你们拿些吃的来吗？"

杜尔杜的眼睛闪着凶狠的光：

"我是从不在我要抢的那家吃饭喝咖啡的。如果我吃了、喝了，我就不能抢了。"

他忽地跳了起来，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跳起来了。

"你可以又吃又抢！凡是到凯里姆奥鲁家来的人，是不能不吃饭的，"凯里姆奥鲁颤声说。他的脸颊、甚至鼻尖和前额都变红了。额上渗出大颗的汗珠。

"听我说，杜尔杜老爷，附近山里有许多强盗，"他继续说，"但在这之前，还从未有一个强盗到凯里姆奥鲁家里来抢过东西。如果你想这样做，那就请便吧！"

麦麦德和贾巴尔面对这种情况真是无地自容。

"我和别的强盗不一样，"杜尔杜说。

凯里姆奥鲁并没有发抖。他和那帐篷里的柱子一样默默地站着，好象失去了知觉似的。

"老爷，先把钱拿来吧，"杜尔杜发出命令。

列杰夫·恰弗什和霍拉利，还有其余的人都一起站了起来，但后来又坐下了。他们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不知为什么，列杰夫的目光里含着微笑。

凯里姆奥鲁站着不动。杜尔杜慢慢地走到他面前，使尽全力用枪托敲他的肩膀。凯里姆奥鲁倒在地上。杜尔杜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起来。

女人和孩子们在帐篷的一角大声啼哭。

"听着，老爷，你是萨彻卡拉勒部族所有的帐篷的主人，但不是我的主人。在这里，在这些山中，一切由我疯子杜尔杜作

主。”

他转身对居杜克奥鲁说：

“跟老爷去，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把女人们身上的金首饰都取下来，明白吗？”

“明白了，巴夏。”

折磨人和抢钱是居杜克奥鲁在每次袭击时的一大任务。他是干这一行的能手。在居杜克奥鲁搜查过的房子里总是一文不剩、一干二净。

居杜克奥鲁高兴极了。他拉住凯里姆奥鲁的手拖他走：

“走吧，凯里姆奥鲁。你给我指点藏钱的地方。如果不说，居杜克奥鲁的子弹能把石头打穿的！”

“凯里姆奥鲁，听着，”杜尔杜喊道，“要么把你所有的钱一文不剩地给我们，要么就交出你自己的命……”

孩子们和女人们都聚集在帐篷门口。杜尔杜看到他们，就吼叫起来：

“嗷，回家吧！很快就会轮到你们的。”

凯里姆奥鲁的目光在寻找贾巴尔和麦麦德。他们俩站在后面。当凯里姆奥鲁回头时，他的目光和麦麦德交遇了。麦麦德低下了头。凯里姆奥鲁又把眼光移向贾巴尔。委曲的泪水在老人眼中一闪一亮。“你们就这样感谢我吗？”凯里姆奥鲁回身走到居杜克奥鲁前面。当他们走进隔壁房间时，女人们象羊群一样一个挨着一个往里挤。

凯里姆奥鲁对一个女人说：

“把箱子打开，把所有的钱都交给这个人，把金首饰、金戒指全都摘下来交给我。”

凯里姆奥鲁明白杜尔杜打算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拿走，所以，帐篷里的一切他必须亲手交给杜尔杜。

居杜克奥鲁把一大堆钱交给了杜尔杜，还有满满一口袋黄金。凯里姆奥鲁则把女人们身上的戒指、手镯、金头饰全部交给了他。

“就这些吗？没留下什么？”杜尔杜问居里克奥鲁。

“没有了，”居里克奥鲁肯定地回答。

通常居里克奥鲁总是说：“还剩下些呢，巴夏，”说着，就又去拿金条或纸币。他十遍二十遍地搜查房间，把能找到的东西全都拿来。最后才做一个手势表示“现在已经什么也不剩了”。居杜克奥鲁只要看看被抢的人的脸色就能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东西剩下。他从来没有看错过。

“你是个聪明人，凯里姆奥鲁，”杜尔杜说，“你做得很对，把所有的东西都亲手交来了。否则我们也会强迫你交的。我抢了很多人，但从未见过他们之中有人比你聪明。”

凯里姆奥鲁变得象石头一样僵硬。他脸色发白，双唇颤抖。

杜尔杜又吼叫了：

“疯子还有一个习惯，凯里姆奥鲁，你知道吗？”他问道，“别的强盗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不剥凯里姆奥鲁的衣服，你知道吗？”

凯里姆奥鲁默不作声。

“疯子杜尔杜的习惯是，把被抢的人的衣服剥个精光，连裤衩都不剩。凯里姆奥鲁，脱衣服，我命令你！”

凯里姆奥鲁站着一动不动。

杜尔杜狂怒了。他走到老人面前，用力打了他一巴掌，又用拳头猛击他的胸部……凯里姆奥鲁摇晃了一下，倒下了。杜尔杜把他拉起来继续打。

“脱下来！”

“别对我这样，杜尔杜……”凯里姆奥鲁说，“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人袭击过我的家。你这样做是不能逍遥法外的！”

他的话简直使杜尔杜发了狂。他松开老人的手，用脚使劲踹他。但是，倒在地上的凯里姆奥鲁只是重复着说：

“别对我这样，你是不能逍遥法外的！”

杜尔杜怒不可遏，他又用脚使劲踩老人。

“我知道不能逍遥法外！”杜尔杜喊着，“所以我要把你剥光。至少让人知道我疯子杜尔杜把凯里姆奥鲁的衬裤剥下来了！明白吗？”

隔壁房间的几个女人听到喊叫声就奔进来了。另一个女人喊叫着扑向凯里姆奥鲁。居杜克奥鲁把她拉开，推到一个角落里。

“如果你自己不脱，我就打死你！”杜尔杜狂叫着。

女人们哭喊着。

“不要当着孩子、家人的面这么做……”凯里姆奥鲁呻吟着说。

刹那间，他的目光和在一旁浑身发抖的麦麦德的目光相遇了。老人恳求地看着他。麦麦德似乎被这目光灼伤了。他眼中闪射出凶狠的光芒。他看了看贾巴尔。贾巴尔紧咬双唇，鲜血从他的嘴角流了出来。

“别这样做，杜尔杜老爷，”凯里姆奥鲁还在苦苦哀求。

“脱下来！”杜尔杜喊叫着。

他用枪口顶住凯里姆奥鲁的嘴：

“脱下来！”

突然，麦麦德冲出帐篷喊道：

“住手！疯子杜尔杜！要不我就让你在原地躺倒！”

随后，又响起了贾巴尔引人发笑的声音：

“不许动！杜尔杜！放开他。否则我就开枪了。我们是朋友，我不想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我们不想让你死在我们手里，”麦麦德重复贾巴尔的话。

杜尔杜没有料到这一着，他不知所措了。

“原来是这样？……”

他举起枪向空中放了两响。

夜色浓重了。

“杜尔杜老爷，不能这样放枪，”麦麦德说着，两颗子弹在杜尔杜耳边擦过。

“放开他。你把他折磨够了。放开他，走吧！”

“哦，原来是这样，瘦子麦麦德……是这样？”杜尔杜说。

“如果你不想死，那你就放开他，到帐篷外边去。走吧！”瘦子麦麦德说。

杜尔杜又踢了倒在地上的凯里姆奥鲁一脚，说：

“走吧，伙计们！”

走出帐篷，疯子杜尔杜看了看趴在洼地里的瘦子麦麦德的黑影。

“你这该死的瘦子麦麦德！该死的贾巴尔！”杜尔杜叫骂着。

列杰夫·恰弗什最后一个从帐篷里出来。

"好样的！我喜欢这样！我愿意和你们一起留下。"

"欢迎，欢迎！留下吧，列杰夫·恰弗什！"他们说。

"这就是说，恰弗什，你也要和他们在一起？"杜尔杜回头问列杰夫。

"是的，和他们在一起！"列杰夫·恰弗什回答。

"你这该死的恰弗什！"杜尔杜骂道。

杜尔杜和自己那伙人在离洼地五十米远的地方安顿好了。他趴在地上喊道：

"注意带好枪，孩子们！今天就决定我们的死活。"

六个人一起向麦麦德和贾巴尔开枪。麦麦德他们早就料到杜尔杜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们没有离开洼地。

"你走自己的路吧，杜尔杜老爷！别干蠢事了！"麦麦德喊道。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杜尔杜回答。

"杜尔杜，你听着！走自己的路去吧！"列杰夫的声音响起来了，"别再盯住孩子们不放。你欺侮了凯里姆奥鲁，所以才招来了祸水。萨彻卡拉勒部族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很快就会搜遍每一座山，连一只跳蚤都不会放过的！你快走吧！"

"走你的吧，"麦麦德也再三说。

"我们不想成为你死亡的原因，快走吧……"贾巴尔喊着。

枪声停息了。

"他们走了，这些恶棍。去分凯里姆奥鲁的钱了，"贾巴尔说。

"让他们走吧。萨彻卡拉勒部族会给他们颜色看看的。

不会就这么白白放过他们。萨彻卡拉勒部族的人很快就会来的……如果这个人真是凯里姆奥鲁，那杜尔杜他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列杰夫·恰弗什说。

“我们还能对凯里姆奥鲁说些什么？我们怎么还有脸去见他？”麦麦德问。

“他为我们做了好事，而我们是如何报答他的？喂，我们能对他说什么呀？说这就是我们勇敢的表现！告诉他我们就是这样剥光人家的衣服的？还是别去见他的好，”贾巴尔坚决地说。

“我们还能对凯里姆奥鲁说些什么？说些什么？！”麦麦德一再重复这句话。

可是，走出洼地后，他们还是径直往帐篷那边走去。从凯里姆奥鲁帐篷那边传来了吵闹声和女人们的哭喊声。他们往敞开着的帐篷里看了一眼，只见几个女人把凯里姆奥鲁的头按在脸盆里，给他洗去血污。她们一边洗一边号咷大哭。

“凯里姆奥鲁老爷，”麦麦德叫了一声。

所有的人都向他回过头来。

理智告诉麦麦德应该赶快离开，但他不能走。

“老爷，”麦麦德结结巴巴地说，“请原谅，我们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他说着就转身跑了。

“等一等，”凯里姆奥鲁对着他的背影喊着，“你还没有吃晚饭，到哪儿去啊？孩子，等一等！……”

麦麦德跑到贾巴尔身边说：

“起来，走吧。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我很难过，看到这

个老人，心都要碎了……”

“有什么法子呢，就是这样……”贾巴尔站起身说。

“我们本应该把疯子打死，”麦麦德叹了口气说。

“他不是那么容易被打死的，麦麦德。他就是这样的牲畜！要不我能放过他吗？……”贾巴尔说。

“让他吃一颗子弹又会怎样？”麦麦德问。

“子弹打不中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这个人有些与众不同。不管他做什么，他都能很顺当地混过去。换了别人，连一天也躲不过……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好在我们已经和他分道扬镳了。他是个不顾死活的人！他每分钟都在找死，”列杰夫·恰弗什说。

“就是这点使我害怕，所以我没有打死他。否则……”麦麦德摇摇头说。

“无论怎么说，他是有些与众不同！”贾巴尔说。

*　　　　*　　　　*

“在这儿休息一下吧，”阿里建议。

“为什么？没有多少路了。午饭前就可以到村里了，”哈桑不同意，“今夜你就到我们家住下，第二天早上再赶路，晚饭时分你就到家了。”

阿里高高的个子，长着一张长长的麻子脸。他瘦得似乎风一吹就会倒下。

“现在已经深夜了，村子在哪里也不太清楚，就在这儿睡到天亮吧，再过一、两个小时就天亮了。”

“我一分钟也等不了，”哈桑有些生气了，“我已经四年没

回家了。"

"我也是。但是……"阿里说。

"你怎么啦?"哈桑不明白他的话。

"累了,"阿里说。

"这里有一小股泉水。去洗洗脸,疲劳就会消失的,"哈桑说。

"不,洗凉水解不了乏,"阿里说。

"我们家乡的水解不了乏?!难道别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泉水吗?是从地下喷射出来的,象冰一样凉。泉水淙淙,泛着白沫,好象乳白色的牛奶……从前,在泉眼旁长着一棵巨大的悬铃木树,我亲眼看见……下雨天,乌云密布。突然雷声大作,一道绿色的闪电径直劈向悬铃木树……大树变成一堆灰烬。向真主起誓,变成了灰烬……无影无踪了!"

"我在丘库尔奥瓦受苦受难整整三年,"阿里打断了他的话,"但是,兄弟,我终于挣到了钱回家来了。"

一路上,阿里一字不差地重复这句话,已经不下一百遍了。他没完没了地讲述这些钱在丘库尔奥瓦是多么来之不易,他打算将它们派什么用场。后来,哈桑和阿里沉默了一会儿,很快又重复起刚才说过的话。哈桑再三地讲他的村子、孩子们,变成灰烬的悬铃木树,回忆丘库尔奥瓦平原和它的主人。而阿里想的却全然不同。他说:

"我把二百里拉交给未婚妻的父母后,就把她带回家。再给他们买一对耕牛。给母亲缝一件暖和的衣服。可怜的妈妈,她总是挨冻受冷。再换一个屋顶,因为旧屋顶已经漏了。换一个下多大的雨也不漏的屋顶。旧屋顶千疮百孔,让它见

鬼去吧。”

“是的，该换了，兄弟！没有什么比漏雨的屋顶更糟糕的了，简直无法忍受，”哈桑说。

“我差点没死在丘库尔奥瓦。简直被烧焦了。在那里，人们就象铁叉子上的烤肉。让异教徒们到那里去吧！我可再也不愿留在那里了！今年冬天我染上了疟疾，这可真受罪！”

“我也得了疟疾，”哈桑说。

“我在丘库尔奥瓦受苦受难就是为了赚些钱结婚，买两头牛，给妈妈做一件暖和的衣服。要不谁能忍受这样的折磨?!”阿里说。

“谁也受不了，”哈桑打断阿里的话，“如果我们照这样的速度赶路，明天中午才能到家。”

“你看，在那里……”阿里说。

“是啊，在那平原中间……”哈桑说。

“大……”阿里讲。

“树，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哈桑又讲。

“树后面……”阿里说。

“对，左边，在树后面……”哈桑又说。

“有一座石山……”阿里说。

“那里有一堆乱坟，”哈桑说。

“在乱坟中间长着一棵树，”阿里提醒他。

“就在我离开村子的那天，有人在坟地中间栽了一棵细细的，只有手臂那么粗的小树，小树的叶子都枯萎了，”哈桑说。

“是的，可怜的、孤独的小树……”阿里说。

“就在那里，”哈桑说。

“但是，它也许枯萎了……”阿里说。

“一棵大树，”他说，“当我走过坟地时，有人会看见我。”

“不是别人，而是贝吉尔·柯勒杰的儿子，”阿里纠正他的话。

“对，贝吉尔会看见我的，他常常坐在泉眼旁的石块上，看着水面，不知在想些什么，”哈桑说。

“这是他的习惯吗？”阿里问。

“是的……”哈桑回答。

“贝吉尔会到我们家去说：‘哈桑回来了！’”阿里说。

“而我那驼背的妈妈……”哈桑说。

“跌倒在地上……”阿里接他的话。

“跑到路上来迎接我……”哈桑又说。

“她会问：‘喂，你怎么样，孩子？’”阿里说。

“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哈桑建议。

一对朋友坐在地上。哈桑又黑又瘦，矮矮的个子。他说话时，露出大颗大颗的黑牙。沾满灰尘的睫毛变成灰白色的了。他穿着普普通通的天蓝色的棉布裤子，全新的，裤子上还留着工厂的气味呢。他头上戴着那顶奇怪的小帽也是全新的。绣着小红花的衬衫和帽子很相配。脚上穿着新的家织绣花袜子和鞣皮的恰勒克，在阿达纳买的皮鞋哈桑舍不得在路上穿。

“唉，我累了！”他说。

“真是累了，”阿里说。

“但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停留。你知道老人们说什么吗？”哈桑问。

"赶路的人应该在路上走，"阿里说。

"是的，兄弟，我们快到村子了，走吧！我的儿子已经六岁了，而我离家时他才两岁，"哈桑说。

"现在六岁了……"阿里说。

"母亲和儿子会来迎接我，"哈桑说。

"儿子叫声'爸爸'，我们就走进屋里，"阿里说。

"所有的邻居都来看我。'哈桑先生'，他们说，'告诉我们你在丘库尔奥瓦挣了多少钱？'我回答：'没多少，在那里能挣什么钱？去走了一趟就回来了！'"哈桑说。

"早晨我很早就起身，喝一些你妈妈准备好的粥，就上路……"阿里说。

"你走了，阿里，而我和儿子一起到邻村去买大角耕牛。随后我就到河边去把我那块地里的石头都清理掉。"哈桑说。

"然后，你们把地翻耕二、三遍，就象在丘库尔奥瓦那样，让土地变得松松软软的，象面粉一样，再播种……"阿里说。

"是的，会长出那么好的秧苗来……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哈桑说。

"我自己到戈克逊去给母亲买一件上衣，"阿里说。

哈桑向阿里俯下身去，几乎能感觉到他的呼吸。

"你离开村子几年了？"他问。

"已经三年了……"阿里说。

"一回到村里，你就把未婚妻接来吧！"哈桑说。

"对，她呀，真可怜，等了我这么久。我们订婚时她才六岁。我一回村就把钱交给她的父亲。第二天……"阿里说。

"你会做些好事的，"哈桑说。

“我会把在丘库尔奥瓦受的罪在一天之内全忘掉，”阿里说。

朋友俩突然沉默不语。他们沿着陡直的山路，翻过山岗，无边无际的平原展现在他们面前。平原上雾气缭绕。

路边传来沙沙声，朋友俩停住了脚步。突然，扳机声咔嚓一响。

“不许动！”有人喊。

“我们完了，”哈桑悄悄地说。

“是的，完了。”阿里重复着。

“逃吧！让他们打死我们！与其被剥光，还不如被打死，要是打不死，还可以逃回家去。”哈桑说。

“好吧，”阿里也同意了。

子弹紧追着逃跑的人们。阿里和哈桑倒在地上。

还是那个声音命令着：

“别动！我们来了。”

阿里和哈桑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麦麦德、贾巴尔和列杰夫走到他们跟前。

“站起来！”麦麦德说，“你们从哪儿来？”

“从丘库尔奥瓦来，兄弟，”哈桑回答。

“是从那儿来的，”阿里重复着。

“就是说，你们赚了许多钱，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会饿死的，把钱拿出来！”贾巴尔微笑着说。

“你们打死我吧！”哈桑喊起来，“整整四年了……”

“拿出来吧，拿出来吧！”贾巴尔坚持着。

“打死我吧，老爷！”哈桑重复着。

“未婚妻等了我六年，”阿里说，“如果我被打死了，她怎么办？……”

“整整六年哪！……”哈桑为他做证明。

贾巴尔伸手从哈桑怀里取出浸透汗水的一个小包解开。油纸里面包着一包卷起的钱。

“看看，这么多的钱！看看他们把它藏在哪儿来着！”贾巴尔说。

“把枪眼对着我的嘴，开枪吧！还不如打死我呢。我不能空着两手回到妻子、孩子面前去。”哈桑说。

“整整六年……”阿里说，“我没有希望了。打死我吧！我不会逃跑的。”

“整整四年了，我喝着丘库尔奥瓦毒药一样的苦水，”哈桑继续说，“在那里还得了疟疾病。”

“打死我们吧！”阿里轻声哀求。

“打吧！……”哈桑说。

泪水涌上了麦麦德的双眼。

“听着，”他说，“你们的钱我们不要。贾巴尔，把钱还给他们，拿去吧！”

哈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伸出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钱，他慌慌张张地不知该说什么好。

“愿真主保佑你长命百岁，”他终于说了这么一句话就哭了起来。

“长命百岁……”阿里重复着。

“听我对你们说，”麦麦德继续说，“别穿过恰纳克勒平原，疯子杜尔杜的队伍在那里。他们会把你们抢得一文不剩，剥

得精光。现在，祝你们一路平安。愿真主帮助你和未婚妻相见……”

麦麦德的话好象突然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他还想说什么，但说不下去了。哈桑哭了，象孩子一样，高声地呜咽，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

“谢谢你们！谢谢，兄弟们，”哈桑对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说，“愿你们幸福！真主会帮助你们走出山来与亲人相会的！”

朋友俩上路了。他们不住地回头祝福自己的救命恩人。

“愿他们早日与家人相会！”阿里祈祷着。

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了，但哈桑还在抽泣。

“够了，哈桑，”阿里说，“你安静些吧！”

“世界上有多少好人啊！你看那个年轻的小强盗，如果没有他，那魁梧得象巨人一样的人早就把我们的钱抢走了，”哈桑说。

“那人也不会抢的……”阿里说。

“如果我们不穿过恰纳克勒，那就得两天以后才能走到我们村呢。”哈桑说。

“那怎么办？”阿里说。

“即使把整个恰纳克勒平原送给我，即使我们的路程要延长不只是两天，而是两个月，我也不走恰纳克勒这条道了。”哈桑说。

“如果这样，那我们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别急着赶路了。我们还是小心些，沿着路边走吧！”阿里说。

他们坐下休息。

就在这时，麦麦德正在对自己的同伴们说：

“抢他们的钱就等于打死他们。对他们来说，还不如死了痛快。”

“那个高个子是怎样苦苦哀求我们把他打死啊，”贾巴尔补充说。

“是啊，谁能知道，他们是怀着多么美好的希望，带着这些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回家乡去啊！”麦麦德说。

“他的未婚妻等了他整整六年！”贾巴尔说。

“如果他们走恰纳克勒那条道，疯子杜尔杜一定会把他们抢光的，”麦麦德说。

“世上有这个疯子杜尔杜存在，简直是灾难！但是……”贾巴尔忍不住说。

麦麦德、贾巴尔和列杰夫来到他们原先宿营的地方。

列杰夫脖子上的伤口作痛，他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的脖子已经歪了。

“我的情况不太好，孩子们，”列杰夫说，“心头发凉，打冷颤……如果我死了，……”他突然住了口，似乎因为说了这个字而感到遗憾。

“这样的小伤不碍什么事的，”麦麦德安慰他。

“躺下，睡一会儿吧，”贾巴尔对他说。

列杰夫闭上了眼睛，想睡一会儿。

过了好长时间，麦麦德走到贾巴尔跟前，好象要告诉他什么秘密似地说：

“我们是好兄弟，对吗？贾巴尔兄弟！”

“谁还怀疑这个？”贾巴尔高兴地喊起来。

“唉，贾巴尔，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我的心象烤焦

了一样！”麦麦德说。

“说吧，兄弟，也许我们可以想个法子。”贾巴尔说。

“我干了那件事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才知道阿布迪老爷被我打伤了，但他没有死。然而，哈切怎么样？我妈妈怎么样了？我多么想知道啊……总是跟着这个杜尔杜跑来跑去，没完没了地抢劫、战斗……我简直没时间去打听她们的消息。……”

“我们到村里去打听一下，你别激动，兄弟！”贾巴尔说。

“这个异教徒没有死，他肯定对哈切做了些什么坏事了。我心里不好受，我的心受伤了……我的心告诉我：‘别等了，麦麦德，快到村里去吧！’”麦麦德说。

“等列杰夫的伤好了，我们就去。”贾巴尔说。

“我的心不让我再等了，贾巴尔兄弟！不能再等了！”麦麦德说。

十三

死者从山上抬回海莱费平原，
头被砍去了，我怎能看到他的脸？
请将我的问候带给贝伊① 的女儿！
快同伊拉兹大娘登上山巅，
挥动手臂，将我召唤！

---

① 中近东各国小封建主、酋长和某些官员的尊称，加在人名之后，意为“老爷”、“先生”；在此诗中指部落的领袖。

努克拉克山也叫奥丰山，
人说山鹰的肉脂能去病消灾患。
我已向贝斯尼部落的贝伊求过情。
快同伊拉兹大娘登上山巅，
挥动手臂，将我召唤！

伊拉兹二十岁时，带着九个月的儿子成了寡妇。她很爱丈夫。

“如果胡赛因死后我再嫁人，真主会惩罚我的，”她在丈夫的遗体前起誓。

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丈夫死后没过几天，伊拉兹把孩子交给亲戚照管。一个月后，在丈夫没来得及耕种的土地上，她翻了地、还播了种。

夏天来了，她自己收割庄稼。伊拉兹是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女人，从来没有人听到她诉苦埋怨。她常常把孩子抱在手里，一边和他玩，一边在村里走来走去。

“难道我的孩子没有叔叔伯伯们照看就长不大了？”她说。

一个大伯子来向伊拉兹求婚了。

“我不嫁人”，伊拉兹回答，“我不能让别的男人睡在我的胡赛因的床上。即使世界末日到了，我也决不嫁人。”

“伊拉兹，”有人劝她，“他是你丈夫的兄长，他对你来说不算是生人，他还是你孩子的伯父。孩子会象爱亲爹那样爱他的。”

但是伊拉兹还是执意不从。

大伯子恨透了伊拉兹，就把胡赛因家的地抢走了。实际上他是根本没有权利占有这块土地的。

父亲死后，三兄弟平分了土地。伊拉兹的丈夫胡赛因分到了一部分。现在怎么办？伊拉兹是个年轻的女人，她不知该上哪儿去告状，该向谁申诉。

就这样，伊拉兹失去了土地，但她并不悲观。

“难道我的孩子因为伯父这么残酷地对待他就再不能长大了？难道我的勒扎不能长大？没有土地，他就不能成长？”

夏天，伊拉兹给别人干活，冬天就到有钱人家去帮佣，她一刻不停地干活。她的孩子始终是那么漂亮整洁。伊拉兹嘴上经常挂着一句话。这句话象挽歌、象摇篮曲、象悲伤的小调：

“我的孤儿，难道他不会长大吗？”

他长大成人了。

为什么他们这么贫困？为什么他们没有土地？勒扎几乎每天都向母亲和农民们提出这个问题。就这样，他长大成人了。那悲伤的山歌、那倾诉母亲的苦难、力量和勇气的歌深深地渗入了他的心田。“难道我的小东西不会长大吗？”

勒扎已经二十一岁了。他象白杨树一样挺拔。不管是骑马、掷镖枪、射击，还是跳舞，在萨卡尔科伊村没有一个小伙子能赛过他。但是，母亲和儿子的心始终不能平静……在他们心里，旧伤在隐隐作痛：自己有土地，却要当长工，替别人干活！

萨卡尔科伊村土地很肥沃。这儿比其他村的地多，这里是平原。在平原正中间，可以看见一个白色的小点，这是一块

象山岩似的大石头——“小岛”。当所有的庄稼泛青时，“小岛”在这无边无垠的绿色地毯上显得特别引人注目。

“小岛”旁最大的一块地从前是属于勒扎的父亲的，而现在已多年由阿里伯伯耕种了。一块好地——勒扎希望拥有这一块肥沃的慷慨的土地……他的仇恨随着希望变得日益强烈。不管到哪儿，不管他在哪儿耕种，他的思念始终魂牵梦萦般地在“小岛”边徘徊，似乎在这块岩石旁躲藏着他心爱的姑娘。

母亲每天都在对他说：

“哦，孩子，‘小岛’旁的那块土地——你父亲用这块土地让我们丰衣足食。但愿这个阿里瞎了眼睛！……”

勒扎低下了头，走得远远的，默默地思考着。他闻到了这块沃土的芳香……对于土地的渴望使他日夜心绪不宁……

“这个异教徒，你的伯父！——他不会有好报应的！”勒扎的母亲说。

最近几天，勒扎的情绪很不正常。对土地的渴望象痛苦的思念使他魂牵梦萦。他清早起来就走了……径直向“小岛”走去——他走到岩石旁，坐在石块上，似乎想起了什么……庄稼长得很好，小甲虫在地上爬着。太阳初升，薄雾缭绕，勒扎把手伸到松软温热的泥土里，他抓起一把土，让金色的泥土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撒落。

“要知道，这是我的土地，”勒扎自言自语，激动得全身不住地颤抖。

“这是我的土地，但是，别人已经在这块土地上耕种、收割了二十年了。”勒扎站起身来，充满信心地走回家去。

“你清早起来就到哪儿去了，孩子？”伊拉兹问他。

勒扎脸色阴沉，没有回答。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庄稼已经长得齐膝盖高了。浅绿色的原野渐渐变成深绿。

一次，勒扎问母亲：

“妈妈，这块地是我们的，对吗？”

“当然是我们的，孩子，还能是谁的呢？……”母亲说。

“那我就去告他们，”勒扎说。

“我就等着这一天，孩子，”母亲说。

“我问过老人。父亲在世时他们兄弟几个就平分了祖父的土地。即使当时没分，也该有我们的一份。这块地是祖父传给我们的。”勒扎说。

“当然，我们的地应该归我们，孩子。”母亲说。

处理这类遗产问题，法院是耽搁不了很久的。“小岛”旁边那块肥沃的土地判还给了勒扎。多年渴望土地的年轻的勒扎爱这块地就象爱心爱的姑娘和母亲。夏日的骄阳照射着这块已经属于他的土地。庄稼已经收割完毕，只有短短的麦花在闪亮。

勒扎牵来了两头耕牛。泥土轻松地在犁耙下翻动。勒扎一心想着赶紧把地耕完，他赊来种子播种，哪怕是付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高利贷他也干。

如果在夏天翻耕干旱的地，那就必须犁二遍：第一遍在天亮前两小时；午饭之后，西风停息了，农民们就开始犁第二遍。早晨太阳还没有开始曝晒，牛拉着犁耕地，当太阳开始灼烤耕地上的人们时，牛虻成群地飞来袭击耕牛，这时就不得不停止

工作，直到傍晚，农民们就只能坐在树荫下休息。当晚霞在地中海上空飘浮时，农民们又开始耕地，在月光下工作到半夜。如果没有月亮，就只能干到天黑。

月光明亮。勒扎清早起来，趁天气还不很热的时候就开始耕地。午饭以后他又一直干到深夜。他不畏疲劳，不顾酷热。有时候，他干得起劲了，就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歇手。耕耘过的松松的泥土，在月光下发亮，变得更美丽了。夜……静悄悄的。只能听见犁铧翻土的声音。

伊拉兹为儿子骄傲。她为自己养育了这么健壮的小伙子而感到无比自豪。他把土地从可恶的亲戚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天来，她幸福地在村里走来走去。

如果有人问起勒扎的事，她就回答：

"哦，他在翻耕自己的那块地！"

十四日。圆月高挂，清爽的风轻轻吹拂着。耕牛慢慢地拖着犁耙，牛腿深深地陷进泥土里。勒扎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了。

他累了。他给牛松了套，把头耽在一小块干泥上，在翻耕过的黑油油的田里躺下了……

早晨，十一岁的男孩子杜尔穆什，勒扎家的亲戚，象往常一样，给勒扎送早饭去。太阳已经高照，大地被烤得火热。男孩子和平日一样到树荫下去找勒扎。看，勒扎这就会看见他，站起身来，微笑着向他迎来，把他抱起来抛到空中。但勒扎在哪儿？男孩子困惑不解。他找遍了树丛，没有……最后，他终于看见了蜷曲着躺在田地里的勒扎，耕牛不见了。男孩子走近勒扎一看，吓得把饭盒一扔，转身尖声哭叫着逃走了。

他呼吸困难，摇摇晃晃。他哭喊着，但嗓子眼里仅仅能发出嘶哑的叫声。他终于走到了勒扎的家，跌倒在地上。女人们都跑过来了。她们摇晃着他，想让他哭出声来，还往他头上浇凉水。过了一会，孩子恢复了知觉。

“勒扎老爷躺在那里……血……他身旁的草地上是血……嘴里也流着血……我看到这个情景就跑回来了。”

女人们什么都明白了，她们默默地低下了头。勒扎被害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整个村子。伊拉兹也知道了。她绝望地揪住自己的头发，向“小岛”跑去，农民们也跟在她后面。

勒扎的脖子被割断了。他的头从他枕着的那小块泥土上滚落了。

“我的孩子！”伊拉兹哀号着向死者身上扑去。

勒扎躺着，弯曲着膝头。他前面一个小坑里流满了鲜血。鲜血凝固了。牛虻和苍蝇在上面乱爬……阳光四射，天气闷热，地里散发着血腥味，苍蝇在尸体上盘旋——在阳光下闪着绿光——鲜血已经不再泛起小泡沫，凝固了。但是，在炽热的阳光照耀下，它似乎还在沸腾。也许，这是人们的感觉……

“我的孤儿啊！我没能熬到天亮……”伊拉兹呻吟着。

女人们、男人们和孩子们在死者周围围成一圈。女人们在哭泣。

“我的勇士，是谁杀了你？”

伊拉兹扑在儿子身上，捶胸痛哭。她的呻吟声几乎要把乡亲们的心都撕碎了。

两个女人走近伊拉兹，她们想把她扶起来，但是，伊拉兹紧紧地抱住尸体，根本无法把它们分离。

"把我和勒扎一起活活埋葬了吧!"她哀求着。

就这样,伊拉兹扑在儿子的尸体上直到晚上。

人们向镇上报告了发生的一切。宪兵、检察官、法医来了。宪兵们好不容易才把哭泣着的伊拉兹和她儿子的尸体分开。伊拉兹的双眼布满血丝,脸色发黑。她跌倒在地上,长时间一动不动躺着,就象死人一样。

按法律要求,人们把伊拉兹拖到检察官那里。

"是谁杀死了你的儿子,你怀疑谁?"检察官重复着这个问题。

伊拉兹的脸色阴沉,用失神的眼睛呆呆地看着检察官。

"异教徒,"伊拉兹回答,"不是他们还能是谁会把我的儿子杀死?他的伯父因为争取土地,把他杀死了。"

检察官把伊拉兹的证词记录备案。人们渐渐地离去了。在凄惨的平原上孤独地躺着一具落满苍蝇的尸首,只有套上羁绊的犁和可怜的母亲陪伴着他。母亲的眼泪已经流干。那一长条黑色的肥沃的土地,象一条人工织成的带子横放在黄色的平原上。

阿里因为谋杀罪被捕,并被带到宪兵署去了。他对检察官申诉说,在发生不幸的那一天,他在奥克叙兹吕村参加婚礼。有人能为阿里作证。从奥克叙兹吕村到萨卡尔科伊村骑马也得赶四小时的路。但是,伊拉兹和所有的乡亲们都明白,阿里就是杀死勒扎的凶手,土地就是这次谋杀的起因。勒扎被害后两天,阿里却出乎人们意料平平安安地回到村子。伊拉兹满以为阿里会被绞死的,这个信念才使她稍稍得到些安慰。当她得知凶手还在村里自由自在地摇来晃去后,她实在

忍无可忍了。她象疯了似地抓起斧子向阿里家飞奔而去。伊拉兹决心亲手把杀害儿子的凶手劈死。

阿里家的人看见拿着斧子的伊拉兹就把大门紧紧地锁上。伊拉兹就用斧子劈门……阿里不在家。如果他在屋里，就决不会把门锁上。屋子里只有阿里的岳父母、两个女儿和一个小儿子。大门摇摇欲坠，咯咯直响。听见吵闹声，农民跑来了。一群人围住了这座房子，但人们都不敢走近伊拉兹。说真的，他们也不愿意去干涉她，就让她为儿子报仇吧……

从屋里传来了声音：

"别这么做，妈妈！别这么做，婶婶！我们这些在屋里的人有什么罪？阿里不在家。走吧！"

阿里的岳父在里边喊道：

"走开吧，伊拉兹，阿里不在家。"

突然，阿里从人群中跳了出来。他一把夺走了伊拉兹手中的斧子，把这个悲伤无力的女人从门边拖开，使劲用脚踩她。乡亲们好不容易才把阿里拉走。

就在当天夜里伊拉兹把阿里家的房子烧着了。农民们忙着灭火。阿里跑到宪兵署报告了伊拉兹所作的一切。

"房子现在还在燃烧！"他喊道。

清晨，阿里和宪兵们来到村里。农民们企图阻拦他们。

"别作孽了！可怜的人失去了这么好的儿子，她的心在作痛，"农民们说，"她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别再往她的伤口上撒盐粒和辣椒面了。你会把这可怜的女人赶到监狱去的，乡亲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但是，阿里不肯就此罢休。宪兵们把伊拉兹带走了。审

讯时她说：

“是的，是我把门砍坏了。这一切全是我干的。如果我能冲进屋里，我会把在屋里的人都用斧子劈死。但我没能进去。我要把杀害我儿子——我唯一的孤儿——的人统统干掉。即使能这样为儿子报仇，我还嫌不够呢。我烧了房子，我想，夜里能把他们一家人都杀死。但是，难道能指望那些没良心的农民帮助我吗？他们把火扑灭了。我这样做，对我的儿子还嫌多吗？我的勒扎不愧是他父亲的儿子。但是，你们知道吗，我是怎么把他养大的？这样做对我的儿子还嫌多吗？”

在检察官那里、在法庭上伊拉兹都这样说。她被送进了监狱，但即使在监狱里她也不收回自己的话。伊拉兹不断地重复说：

“我的儿子抵得上整个村子，整个国家。即使把阿里一家全都杀死，我还嫌不够呢，不，不够……”

伊拉兹被投进牢房。她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要知道，她是为儿子复仇，为这么好的儿子复仇才烧毁房子的。这种不公正的对待对于她比失去儿子更加难以忍受。伊拉兹低着头，对四周所发生的一切都冷漠了。她向前伸出双手，象一个瞎眼女人，在牢房里徘徊。这里只是她一个人吗？还有别人吗？她不知道。她呆呆地坐在角落里默默无言，象井底的落石。

她头上包着白色三角头巾。在晒得黑黑的脸上一双天蓝色的大眼睛闪闪发光。细细的弯眉给她的脸庞添上一种异常的美。平时，她脸庞大大的，下颌稍显长些。弯曲的鬈发垂在宽宽的前额上。现在，伊拉兹是悲伤的，她脸庞消瘦、干瘪，脸

色发黑。眼睛因为不时地哭泣而布满血丝。下巴几乎干瘪了。没有血色的双唇干裂了。只有包头巾在头上泛着白色。

伊拉兹不时地喃喃地说：

“我的儿子象山岩一样坚强，在我心目中他能抵得上一个国家，我这样干还嫌多吗？即使我把整个村子都烧成灰烬，也抵不上我的儿子！”

哈切无论怎样也没法使这个新难友开口说话。有这个新来的难友作伴她感到非常高兴。牢房里又出现了一个活着的人——可是，哈切又非常可怜她。她怎么啦？是的，哈切明白，在这里，在监狱里是不会有什么高兴的事的。这里充满了不幸。不应该为任何一个人的到来而高兴。

哈切想了解这个女人的悲痛，但是，她的舌头不听使唤。向这样精疲力尽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不幸的人刨根问底是不容易的。遇上这种情况，就不知该问什么，哈切久久地默默无言地注视着伊拉兹。

傍晚时分，哈切在监狱的院子里点起了火盆，开始煮小麦粥。然后，她把麦粥端进牢房，麦粥散发着洋葱和哈喇了的油味。平底锅还冒着热气呢。等麦粥凉了，哈切小心翼翼地走近伊拉兹说：

“大婶，你恐怕饿了吧，喝些麦粥吧！”

但伊拉兹象瞎子似的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她也不回答哈切的话。

“大婶，吃吧！”哈切温和地重复着，“吃一点，你饿了。”

伊拉兹坐在那里，象一座雕像，她似乎又聋又瞎。她的双眼黯然失神，连眨也不眨一下，就象瞎子的眼睛那样。但从盲

人的眼睛能够发现寻求光明的迫切愿望和努力，而伊拉兹的眼睛却连这样的表示都没有。耳聋的人总是竖起耳朵，想听到什么，但伊拉兹却听而不闻。

哈切轻轻地推了她一下，又说：

“大婶，吃吧！”

伊拉兹的目光在哈切身上停住了。这目光使哈切害怕得缩成一团。她竭力要躲避她的目光。她想说些什么，但那些话都在喉咙里噎住了。她把盘子在伊拉兹面前一放，呼吸困难地逃到院子里。

在看守锁牢门前，哈切一直不敢进入牢房。她害怕再见到这个不幸的女人。她的心收紧了。当牢门在哈切身后关上时，她浑身颤抖，怀着恐惧向伊拉兹坐着的那个角落望了一眼，就扑向自己的床榻，用被子蒙住了头。姑娘好一会儿一动不动地缩成一团。天黑了，但哈切却没有起来点灯。平时，当黑夜降临时，哈切总要点灯的，今天，她却不敢这样做。她知道，只要灯一亮，她又会看见那张濒于死亡的女人的脸庞。虽然她也害怕黑暗，但哈切还是愿意留在黑暗里。这黑暗至少象一堵墙一样可以把她和伊拉兹分开。

哈切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当牢房的隔板缝隙中透过第一束清晨的阳光时，她就起来了。伊拉兹象一个幽灵似的背靠着墙，依旧坐在那个角落里。她那白色的包头巾在污黑的墙壁的反衬下显得更加刺眼。

中午了，伊拉兹还是一动也不动。傍晚了，她依旧坐在那里。那一夜，哈切又几乎没合眼。她有时蒙眬入睡，但又不时地惊醒。

天刚破晓，哈切揉揉眼睛走近伊拉兹。为了把这个不幸的人从痴呆状态中唤醒，她什么事情都肯做。

“听我说，大婶，”哈切说，“我求求你，动弹动弹吧，别这样坐着，”她把伊拉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又重复说：“喂，我求你，动一动吧！……”

伊拉兹那双大大的，毫无表情的眼睛移向哈切，她的双眼因为悲伤而黯然无光。

“把你的不幸告诉我，大婶！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难道不是因为不幸才把你投进牢房的吗？没有痛苦的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对吗？大婶？”

“你在说什么呀，我的女儿？”伊拉兹低声说话了。

伊拉兹的声音使哈切这么高兴，就象是一块大石头从她心上搬开了一样。

“你为什么这样？你到这里来后，一句话也不讲，一口饭也不吃，”哈切说。

“在整个村子里再也找不到比我的儿子更好的小伙子了。难道这样做对于他还嫌太多吗？”伊拉兹说。

“我看见你以后，就把自己的痛苦忘记了。告诉我，你怎么啦，不要瞒我，大婶！”哈切说。

“我把杀死我儿子的人家的房子烧了，就因为这件事判了我的罪，我把他们一家都杀死还不够呢！”伊拉兹说。

“唉，大婶，愿真主把你的仇人都变成瞎子！”哈切说。

“全村里再也找不到比我儿子更好的小伙子了！把他们全杀死也不够……”伊拉兹痛苦地低声说着。

“愿真主把你的仇人变成瞎子！”哈切说。

“他是全村的骄傲，最好的小伙子！”伊拉兹呻吟着说。

“唉，可怜的人！”哈切说。

“把我抓来关进牢房，而杀死我儿子的凶手却在村里摇来晃去。现在我只有死路一条了。”伊拉兹说。

“这样你会饿死的。你滴水不进，我给你煮粥去。”哈切说。

这回哈切要在粥里多放些油。到监狱里一个月后，哈切就开始给那些有钱的囚犯洗被子，所以现在她已经积攒了一些钱。哈切把那个经常给囚犯们买食物的小姑娘叫来，给了她五十个库鲁士。

“用这些钱去买些油来，”哈切说。小姑娘高兴地跑了。

那个女人终于开始说话，这真使哈切高兴。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别人时，他就不会绝望地死去。如果他沉默着，闭口不言，事情就不好办。这就是哈切高兴的原因。

哈切唱起了一首快乐的歌。她把煤块放进火盆里，吹起火苗。煤块变红了。哈切用尽全力吹着，随后又在旧铝锅里加满水，把它放在火上。哈切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粥这么快就煮好了。

伊拉兹闻到了麦粥的气味，感到饿得厉害。从儿子被杀死的那天起，她就滴水未进。那煎洋葱的香味和溶化了的油味从院子飘进牢房。伊拉兹还听到了哈切把油倒入麦粥时的咝咝声。

哈切很快就进来了。她把满满一盆粥放在伊拉兹面前：

“你怎么啦？大婶！”

哈切把一个木勺放在伊拉兹的手中。伊拉兹拿着它显得

很笨拙，勺子好象立刻就会从她手中掉下来。

“吃吧！”哈切劝她。

伊拉兹小心翼翼地把勺子插入粥盆，吃了起来。当她终于把一盆粥吃完后，哈切说：

“罐子里有水，洗洗脸吧，大婶，这样就会精神些的！”

伊拉兹洗了脸。

“谢谢你，孩子，”伊拉兹说，“愿真主能使你的愿望实现。”

“咳，要能这样就好了，要能这样……”哈切坐在伊拉兹身旁，把自己的痛苦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她。

“就这样，我现在除了麦麦德的消息，什么也不想知道。九个月前我到了这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的妈妈，我的亲妈妈也仅仅到这里来过一次。刚进来时，我几乎要在这个洞里饿死了。后来，我给一些有钱的囚犯洗衣服，真的……，大婶——只要能有一点麦麦德的消息……只要能知道他活着还是死了，然后就让他们把我绞死好了，我什么都不在乎，只要能知道我的麦麦德的消息……”

伊拉兹渐渐地恢复了平静。从别的囚犯那里，她明白了她不该在审讯时承认一切，承认诸如“我用斧子劈了大门，本应杀死屋里所有的人，假如那个坏蛋不来，我就能烧掉房子，烧死屋里的人”之类的话。你可以杀死十个人，但只要没证人，没有那些看到和了解事情真相的人，就不能把你逮捕。伊拉兹刚来时什么也不懂，等她明白后，她就把自己原先的供词推翻了。

“真的，如果我现在是自由的，我就能把阿里杀死我儿子的证据拿来给政府。”伊拉兹说。

哈切安慰她。

"真主会帮助你的，你会被释放的。你出狱后就把凶手揪来交给政府。而我能做些什么呢？我的青春完了。我会在这儿烂掉的。愿真主惩罚那些诬告我的人。"

许多天过去了。哈切和伊拉兹相处得亲密无间，她们甚至比亲生母女还相亲相爱。她们俩分享一切。甚至各自的痛苦都成了共同的事。哈切知道拉扎的一切，详详细细。她知道他的外貌，他那黑色的眼睛，笔直的手臂，头发。她知道他童年的生活、游戏和淘气，母亲为养育儿子而经历的困难，还有土地纷争，最后的事件和凶杀；而伊拉兹了解了麦麦德的一切，她知道麦麦德和哈切是多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伊拉兹和哈切分享着快乐和痛苦，她俩现在只思念着一个人——麦麦德。

这两个女人从早到晚织袜子，一直到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才停手。市场上的人都夸奖她们织的袜子。人们说："这些袜子是那个把未婚夫打死的姑娘和儿子被人打死的女人织的——"袜子上的花纹非常美丽。她们每天都能织出新的图案。这些图案诉说着悲伤。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象哈切和伊拉兹设计的这么美丽，又那么悲伤的图案。

当一个人第一次被投入牢房时，他会局促不安。他会感到似乎到了另一个世界。好象他在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迷了路。不，比迷路更可怕。他失去了一切：土地、房屋、家庭、朋友、心爱的人。他似乎到了一片真空之中。石头、土地、墙、门、带铁栅栏的窗子，甚至牢房上的那一小块天空——一切新鲜玩意儿都满怀着敌意。再加上这个人没有钱，那他就只能

在自己牢房的一角里可怜地熬日子。

伊拉兹和哈切织袜子几乎要把眼睛都弄瞎了，他们这样做不是徒劳无益的。挣来的钱他们一个子儿也舍不得花。几个月来，他们在监狱里的饭就是他们唯一的食品。

麦麦德早晚会被抓住带到监狱来的，也许明天，也许一个月后。到那时他就得花钱。女人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为的是让麦麦德在监狱的另一个角落不至挨饿。

"我的女儿，"伊拉兹常说，"麦麦德不该象我们这样忍受贫困。和我们在一起，他不会受罪的。"

"对，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哈切高兴地说。

"我们的麦麦德会有许多钱。在他到来之前，我们还来得及再赚一些钱，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给他。麦麦德不会感到脸红的，他不用向别的犯人借钱，"伊拉兹说。

深夜，她们又累又饿地躺下。躺在铺上，她们还长时间地讲述自己的不幸。她们经常设想麦麦德会遇到什么意外事。他们什么没想过啊？哈切甚至生自己母亲的气了。

"难道母亲能这样做?！我怎么求她来着：'给我带来麦麦德的消息吧！我别的什么也不求你，'但她没有来。"

"谁知道你可怜的母亲出了什么事，"伊拉兹安慰哈切，伊拉兹总是站在哈切的母亲一边。

这一夜，象平时一样，两个女人都没睡，半夜时才钻进了被窝里。她们的床铺太潮湿。几只小虫在嘈嘈作声。为了习惯这漆黑的夜，这两个妇女不时地揉着眼睛。

"伊拉兹大婶，"哈切先开始说话。

"什么事？"伊拉兹说。

每夜她们的对话就是这样开始的。

“这么潮湿……”哈切说。

“有什么法子，我的孩子。”伊拉兹说。

“你怎么说我的母亲来着？”哈切问。

“我们不知道她怎么了……”伊拉兹说。

哈切又转了话题。

“在丘库尔奥瓦的于列吉尔村我们想盖一所小房子。麦麦德会去给别人做工，用赚来的钱买一块地。真的，麦麦德这样想过。”

“你们年轻，还来得及。”伊拉兹说。

“他说过要带我到烤肉馆去一次。”哈切说。

“你们能去的。”伊拉兹说。

她们就这样在黑夜里说话，直到哈切睡着为止。只有在梦中她才会把监狱和麦麦德出逃的事忘记。而伊拉兹也只有在梦中才能摆脱自己的痛苦。

第二天，两个女人又继续她们的谈话。

“于列吉尔的土地是温暖的，”哈切幻想着，“那里终年阳光灿烂。庄稼长得密密麻麻，连老虎也不能在地里穿行。我们的土地有三十德纽姆呢。”

“三十德纽姆，我的女儿？”伊拉兹问。

“是的，我们一半种小麦，一半种大麦。”哈切说。

“在小麦中间再种一行葱。”伊拉兹说。

“我用绿土抹屋里的墙。”哈切说。

“绿色的？……还有红色的呢。”伊拉兹说。

“我们会有一头大眼睛的良种母牛，还有小牛……”哈

切说。

伊拉兹没有回答，哈切也不作声了。

后来，哈切继续说道：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麦麦德是你的儿子，而我就是你的女儿，”哈切继续说。

“我的女儿。”伊拉兹说。

“在我们房前，种上几棵垂柳，长长的柳枝随风飘荡。”哈切说。

“我们用篱笆圈个院子，在院子里开辟一个小花园——还有花坛……”伊拉兹说。

哈切似乎从沉睡中醒来了。

“你看，什么时候他们能把麦麦德抓来？你为什么不说话？”她总是这样问个不休。

“你说呀，大婶！”哈切说。

“不是明天，就是一个月后……”伊拉兹说。

“到那时我们还活着吗？”哈切问。

“我们还活着，”伊拉兹自豪地说，“我们还有钱。”

这两个女人终于睡着了。

星期五。

星期五镇里有小集市。每到这一天，哈切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街头。星期五哈切的母亲可能会来。今天哈切早在太阳升起以前就起床了。

“要是她今天来就好了，”每逢星期五哈切总是怀着这样的希望起身的。

天已经大亮了。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拿着包裹，不时地环

顾四周走近了监狱。

“你看，伊拉兹，”哈切喊叫起来了。

“什么事，我的孩子？”伊拉兹不安地问道，跑到窗口旁边。

“这是我妈妈！”哈切说。

伊拉兹往路上看看。有一个女人向监狱走来，这就是哈切的母亲。她光着脚，微微有些跛足，头上包着黑色的头巾。头巾的一角她咬在嘴里。那女人低着头走来。在监狱大门口站住了。

瘦小个子的看守尖着嗓子问她：

“你要干什么，老太婆？”

“我女儿在这里，我来看她的。”女人说。

“妈妈！”哈切喊着。

那女人慢慢地抬起眼睛望着看守。

“这就是我的女儿，先生。”她说。

“去说话吧！”看守说。

母亲坐在墙边，把包裹放在身旁。

“哎哟，我的全身骨头都咯咯作痛。”女人说。

哈切吃惊地望着母亲，她脚上的皮肤都裂开了，裂缝里填满灰尘。灰尘把头发变成灰色的了。黑色的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甚至连眉毛和睫毛上也满是灰尘。长长的又脏又破的裙子一直拖到脚边。哈切的心因为可怜母亲而隐隐作痛。泪水涌上了眼睛，嗓子发干。她怎么也不敢走到母亲那边去。

母亲看见了哈切的目光和她那充满泪水的双眼。她也说不出话来。

“来吧，我的女儿，到妈妈这里来，”母亲说完这句话就哭

了。哈切吻了吻母亲的手，在她身旁坐下。当她们说话时，伊拉兹走过来了。

“你好，大姐！”伊拉兹说。

“这是伊拉兹。我和她同牢房，”哈切对母亲说。

“她为什么坐牢？”母亲惊奇地问。

“人家把她的儿子勒扎杀死了。”哈切说。

“哦，让他们瞎了眼吧！”母亲说。

三个人沉默了一阵。后来哈切的母亲说：

“我的金发姑娘，我的黑眼睛的女儿，别生我的气！那个异教徒想尽办法折磨我，只有真主知道他对我所作下的孽！他不让我到镇上来，真的，我的美人儿。难道我能把亲生的女儿一个人留在外地，留在牢房里不管吗？我每天都想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突然，哈切的母亲不说话了，脸上出现了微笑。她把哈切和伊拉兹拉近身边，轻轻地说：

“真的，女儿，我差点儿忘了。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麦麦德造反了！成了真正的强盗！”

当母亲讲到麦麦德时，哈切的脸上立刻容光焕发，她的心跳得这么厉害，似乎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

“麦麦德打死了维利，打伤了阿布迪老爷，就到疯子杜尔杜的队伍上去了，”母亲接着说，“他们的队伍不放过任何人。他们占领了所有道路。只要路上出现行人，他们就把他打死，剥光……”

“麦麦德不会做这种事的，”哈切不高兴地打断了她的话，“麦麦德不会杀人的……”

“我怎么能知道呢！人们都这么说。紧接着疯子杜尔杜的名字，人们总是提到麦麦德。到处有关于他们的传说。现在人们只讲瘦子麦麦德。要不我怎么能知道，我的女儿。我只是重复别人的话。阿布迪知道这些事之后，每天晚上都在自己的房子周围派四、五个人站岗放哨。但人们还是说，阿布迪整夜不敢合眼，在屋里走来走去。阿斯姆·恰弗什来了。他告诉阿布迪说，他已经开始追捕瘦子麦麦德。阿斯姆·恰弗什说，他从来没见过象瘦子麦麦德这样的强盗。‘如果没有麦麦德，我早就把疯子杜尔杜的队伍解决了，’他这样告诉阿布迪老爷。所以，阿布迪老爷就从村里逃走了。有人说他躲在镇上，也有人说他到丘库尔奥瓦去了，还有的说他到安卡拉讨救兵去了。阿布迪老爷怕麦麦德。我一得到阿布迪逃走的消息，就决定来看你。就是这么回事，我的女儿……”

母亲讲述这一切时，她的脸色是平静的，兴奋的，但她一停住话语，脸色就象死人那样青绿了。

当得知麦麦德当了绿林好汉时，哈切和伊拉兹高兴得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但当她们看到母亲的样子时，却又害怕了。她的脸毫无血色。

“妈妈……你怎么啦？”哈切胆怯地问道。

“别问我，女儿。我给你带来了坏消息，是我来时听说的。愿真主保佑，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我的舌头不会转动了——我听说，昨天早晨——为了游牧部族首领，麦麦德和疯子杜尔杜打起来了。疯子和另外两个人把麦麦德打死了。我是这么听说的……麦麦德为了保护游牧部族首领，疯子杜尔杜就把他打死了——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游牧人从我们村里走过。他

说他去援助自己的老爷。他骑的马浑身冒着白沫……农民这么说的。麦麦德被打死的消息好象就是他说的……

哈切一动不动地站着，随后，她抓住伊拉兹的手，抱住她说：

“我命中注定要听到这样的消息！”她大哭起来，可哭声突然又中止了。

“我走了，”母亲说，“愿真主帮助你，我的女儿。明后天，我再给你带来确切的消息。包裹里有油、鸡蛋和面包。下星期五我再给你送吃的来，只要异教徒阿布迪不回村就行。把包裹布收好，别丢了，再见！”

母亲走了。“不该告诉她的，”一路上她这么想，“她又该伤心了……”

哈切不时地哭泣：

“那个异教徒怎么能举手向我的麦麦德开枪？难道能打死自己的同伴吗？他怎么能这样做？”

“只要一个人当了强盗，人们就会天天传说他的死讯。别信这些话！以后你会对这些消息习惯的。”伊拉兹安慰她。

哈切听不进她的劝告。

“我活不下去了，”她说，“没有麦麦德，我不能活。”

“别说了！”伊拉兹生了气，“你怎么能知道他真被打死了？不能为活着的人哭泣。我小时候，不，年青时，关于巨人阿赫迈特的死讯听说过不下二十次。可他到现在还活着。”

“真主啊，大婶，不，这完全不一样……要知道，他最近才当的。不，我不活了。我下决心了，我要死。”哈切说。

“蠢姑娘，强盗们是经常放出风来传说自己的死讯的。你

看，当山羊胡子阿布迪知道麦麦德当了强盗，他就逃出村去。也许这个消息就是为了他才放出来的。山羊胡子以为麦麦德被打死了，就回到村里去，这样麦麦德就可以想法杀死他。也许这都是安排好的。”伊拉兹说。

“他不会做这种事的。不，大婶，这是肯定的，没有他，我活不成，我要死了。”

哈切先是浑身哆嗦，后来又发起高烧来了，伊拉兹抱住姑娘，把她放到铺上。

“别这样，蠢孩子，等到天亮，我们就知道真实情况了，忍着点！别信这些话！……”伊拉兹说。

第二天早上哈切起来了，她的脸色死人一样惨白。头上包了一块黑色的头巾。

得知这个消息后，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平静。哈切一天比一天更苍白、更衰弱。她失眠了，整夜整夜把头枕在双膝上，在自己的铺上坐着。

伊拉兹陪着她夜夜不眠。

她们夜间不再聊天了。只是伊拉兹不时地重复着：

“等着吧，傻姑娘，关于麦麦德的好消息很快就会来的。”

哈切并不相信伊拉兹的话。

第 二 部 分

十四

麦麦德、贾巴尔和列杰夫·恰弗什白天躲藏起来，到了夜间才赶路。他们已经是第二个昼夜不得不这样做了。他们终于走到了长满小松树的悬崖边，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很担心疯子杜尔杜会在那里设下陷阱。

贾巴尔说："他绝不会放弃暗算我们的想法。他一天不与我们捣乱，就一天睡不着觉。他肚子里有几条虫子我都知道，我和他相处四年了。他的命不长了。就在这几天里，他会吃子弹的……但是，他不会停止追击我们，否则，他会死的。只要他不和我们作对，他就会发疯的。可以肯定，他现在还在跟踪我们。要是我们以前不这么做就好了……"

"你怕他了，贾巴尔？"麦麦德问。

"不，但是……"贾巴尔说。

"什么'但是'？"麦麦德问。

"要知道，他是不会停止追击的……"贾巴尔说。

"如果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怎么办？"麦麦德问。

"他不会象常人那样做的，"贾巴尔说，"他会在我们意料

不到的地方设埋伏。如果他公开地来……真主或许保佑他，或许保佑我们……”

列杰夫·恰弗什默默地注视着落日，注视着被夕阳染成金黄色的松树的顶端。太阳快要落山了。他默默地低下头。那金色的余光落在他的脸上和包扎伤口的彩色棉布头巾上。

“也许真主会保佑我们，”他说着，又注视着松树的顶端。

“麦麦德兄弟，你生我的气了？”贾巴尔问道。

“没有，”麦麦德说，“我为什么生气啊，兄弟？也许你说得对。我也知道他绝不会停止追击，他不会让我们安宁的。”

“我只是想说，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以防万一……”贾巴尔说。

“你是对的。这种事还少吗……”麦麦德说。

“孩子们，听着，”列杰夫·恰弗什说，“你们知道，在这山里，我最喜欢什么吗？”

“不知道，”麦麦德微笑着说。

“我喜欢看被夕阳染红的树林。”列杰夫说。

“现在我知道你喜欢什么了，”麦麦德说。

太阳下山了，天色逐渐暗淡。挂在天边的月牙很快又消失了。月光把树木的长长的黑影投在地上。

“我们走吧，怎么样？”贾巴尔问。

“走吧，”麦麦德说着就站起身来。

“稍等一会儿，孩子们，你们等等我，”列杰夫·恰弗什说。

他走到悬崖下面，停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

“天色暗下来时，我在悬崖下看见一条绿色发光的带子，象刀刃在闪光，走近一看，原来是藓苔，”列杰夫·恰弗什说。

贾巴尔哈哈大笑起来。麦麦德也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说：

“真有你的！列杰夫·恰弗什在黑暗中把藓苔当刀刃了！”

“我也觉得奇怪。喂，你自己去看看，就在那里！”列杰夫·恰弗什一本正经地说。

“看藓苔看够了吧？”麦麦德问道，“那么，我们走吧！”

“我本来还想去看看，但是，没工夫了……”列杰夫·恰弗什说。

“要赶路，”麦麦德说。

他们向悬崖下走去。两天来，他们一直在悬崖上走着。有时简直不是在走，而是在爬。干粮今天早上就吃完了。饥饿折磨着他们。他们光着脚，尖尖的石块把脚划破了。手掌也磨出了血。

列杰夫·恰弗什说：

“总是这么没完没了地爬呀爬。你们怕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干什么？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这就下山去。让他们去打埋伏吧！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别激动，列杰夫·恰弗什，”麦麦德说，“我们现在就下山去，”麦麦德说。

“脖子上的伤口弄得我手也痛了。怎么能用这样的手使唤枪呢？你却说，‘别激动’，我怎么能不激动啊！”列杰夫·恰弗什说。

“你真象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婆，”贾巴尔说。

列杰夫·恰弗什生气了：

“你再说一遍，我就把你扔到那边去，明白吗，贾巴尔？”

“别说了，贾巴尔！”麦麦德喊了一声。

贾巴尔捧腹大笑。列杰夫·恰弗什气得发狂。

“你不是男子汉，是杂种，”他咬牙切齿地骂着。

“得了，恰弗什，”麦麦德想使他平静些，“我们这就到山脚下了。”

“你最好让这个杂种别笑，要不，我向真主起誓，我要把他从山岩上扔下去！”列杰夫·恰弗什说。

贾巴尔走近列杰夫·恰弗什，拉起他的手吻了一下。

“喂，讲和吧？你还要怎样？”他笑着说。

列杰夫·恰弗什稍稍平静了些。

“我可不和杂种讲和，”列杰夫·恰弗什说。

为了改变话题，麦麦德问恰弗什：

“你的枪装上子弹没有？”

“装上了，”恰弗什回答得很干脆。

“好！”麦麦德说。

“我们把五颗子弹一下子都打进那个异教徒阿布迪的头里去，打得他脑浆飞溅、脑袋开花。看他以后还敢欺负穷人！”列杰夫·恰弗什说。

“我们一起去跟阿布迪算账。不亲手把他杀死我是不甘心的，”麦麦德说。

麦麦德心里想，他是多么痛恨这个阿布迪老爷啊！要打死这个家伙！彻底干掉他……这样做，他现在已经很有把握了。他想起了树林里那次交火，想象着维利的最后的时刻……他在污泥里的垂死挣扎……但这不是谋杀。举枪瞄准时，他

并没有想到这一枪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只是想着赶快摆脱阿布迪。现在，他要去杀人，去结束一个活人的生命……一个会生气也会高兴的人，一个爱着别人也为别人所爱的人……想到自己手中的牺牲者，他甚至感到自己这样做是不对的。近来，他习惯把什么都仔细思考一遍。也许，是那个住在镇上的哈桑·恰弗什教会了他。天晓得！如果他不去打死阿布迪又怎么样？刹那间，他的思想模糊了。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感到自己这种糊涂的想法是可怕的，就竭力想摆脱它。他越想这样做，就越感到将遭到真主的惩罚，越觉得心烦。"快些赶到村里去吧……"

突然，列杰夫·恰弗什高声喊道：

"快来帮帮我！我要掉下去了！"

麦麦德和贾巴尔向恰弗什跑去。原来，恰弗什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时，失足掉下去了。他双手抓住一棵树，悬挂在深渊上。

朋友们把他拉上来。

"看真主面上，麦麦德，还有多少路才能走到平原？"恰弗什有气无力地问道。

"不远了，下面就是，"麦麦德回答他。

当月亮躲到山后去时，朋友们已经走到平原上。

"终于到了！"列杰夫·恰弗什轻轻地喊了一声，"差点没从悬崖上掉下去，幸好没有粉身碎骨。我们就这样安然无恙地到达了。他要设圈套，好啊，就让这个疯子再来试试吧！我们好好休息一下吧！要是你们知道我的手掌是多么疼痛……"

麦麦德和贾巴尔的手掌、脚和膝头也都磨得疼痛难熬。他

们似乎觉得在每一块山岩上都留下了他们躯体的一部分。

大家都默默无言。麦麦德又在思考着什么。他自言自语地说："阿布迪是该死的。"他回忆起那些往事。他是怎样从他们院里把母牛赶到院子外面，又怎样在刺骨的寒风中光着脚跟在犁耙后面翻地。地上长满了荆棘。脚上被荆棘划破的口子冻裂了……钻心的疼痛……麦麦德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那比黄连还苦的痛苦悲伤的童年情景……"是的，阿布迪罪该万死。赶快走到村子里吧！"

"喂，麦麦德！你又在想什么？"贾巴尔推了他一下问道。

"没什么，"麦麦德不好意思地说。

"那么，起来上路吧。如果在这儿坐到清晨，我们就什么也干不成了，"贾巴尔说。

"你说得有理，"麦麦德说。

他们上路了。一刻钟之后，他们已经走到长满荆棘的平原上。

"我的娘啊！"恰弗什喊起来，"还不如在山上爬呢！这倒霉的荆棘象狗一样咬我的脚。"

"这满是荆棘的平原使我回想起我耕种过的土地，"麦麦德忧伤地说。

"哎哟，我的娘啊！""哎哟，我的娘啊！"列杰夫·恰弗什叫苦连天。

"喂，麦麦德！难道犁耙能对付得了这些荆棘？这简直象一片森林……"贾巴尔说。

"对，象森林……"麦麦德说。

"我们可真走运，爬过山岩又遇到一片荆棘地！"贾巴尔嘟

哝着。

"我的娘啊！瘦子麦麦德的命运也会是这样！我的娘啊！"恰弗什说。

朋友们休息了片刻，擦去了脚上的鲜血。

麦麦德骂了一声。他现在还津津有味地重复这些从前跟杜尔杜学会的骂人的话。可是如今杜尔杜在哪儿？

荆棘沙沙作响。枯枝在脚下断裂。步子迈得越重，响声就越大。在黑夜的寂静里这种劈啪的折裂声似乎是从远方传来的。

"我的娘啊！"

"别提那些荆棘了，"贾巴尔说，"这块地里的小石子也同样是灾难。"

"我们已经走到我耕过的那块田里了，对，就在这儿，"麦麦德平静地思索着。

"哎哟，我的娘啊！"恰弗什呻吟着。

远处，从南面传来了公鸡的第一声啼鸣。这啼声在黑夜里经久不息。

朋友们开始走下小山岗。脚下不时有小石块滑下去。这里的荆棘比平原上的更尖利。

突然，黑夜中，一棵巨大的悬铃木树的影子竖立在赶路人面前。绕过这棵树，就听见了汹涌的急流的轰鸣声。

"哎哟，我的娘啊！"恰弗什不停地哼哼。

"我们已经进村了。洗洗手和脚吧。明天我给你们一人做一双新的恰勒克，"麦麦德说。

"哎哟，我的娘啊！"列杰夫·恰弗什喊道。

“够了，你别再这样了，列杰夫·恰弗什！我的大爷！我们已经走出荆棘丛了，”贾巴尔对他说。

“这样的荆棘丛我从来没见过！哎哟，我的娘啊！”列杰夫·恰弗什还是哼哼着。

“人们说，这里是泉源，”麦麦德说。

麦麦德回想起他逃到苏雷曼家去时的情景。他记得，那时，母亲一连几星期眼睛死盯着水面，期待着他的尸体浮上来。麦麦德怀念着母亲。他千百次地问自己：“他们会把我母亲怎么样呢？”

“他们会把我母亲怎么样呢？啊，贾巴尔？”麦麦德问。

“他们不敢拿她怎么样的，”贾巴尔回答他的问话。

麦麦德不作声了。

“哎哟，我的娘啊！”

“这个地方叫‘响泉’，”麦麦德讲道，“下面有磨坊，是没有耳朵的伊斯玛伊尔的磨坊。”

“先到磨坊去打听打听，然后再进村，”贾巴尔建议。

“哎哟，我的娘啊！”

“看在真主面上，你别再叫唤了，恰弗什！”贾巴尔对列杰夫说。

“也许这样更好些。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就先到没有耳朵的伊斯玛伊尔磨坊去看看，”麦麦德说。

“应该这样做。我想，不预先侦察清楚，我们不能随便到任何地方，也不能随便进任何村子，”贾巴尔说。

“对。你瞧这个小丑，贾巴尔这个狗崽子还不算是笨蛋。要知道，当强盗的人应该能在每一块石头里、甚至在蚂蚁身上

认出自己的敌人。在采取行动之前，要想到，在每一块石头后面都有可能埋伏着敌人。我的孩子麦麦德，你年轻，没有经验，多思多想可以弥补经验不足。对每件事都要三思而行，"恰弗什说。

他们站起身来。麦麦德指着远处微弱的灯光说：

"看见那灯光了吗？那就是没有耳朵的伊斯玛伊尔的磨坊。"

当他们走近磨坊时，听见了狗叫声。

"村子就在狗叫的地方吧？"贾巴尔问。

"对，就在那里，"麦麦德回答。

他们在磨坊前站住了。没有耳朵的伊斯玛伊尔听到脚步声就向外面问道：

"谁呀？"

"瘦子麦麦德，"他说，"是伊布拉辛的儿子，瘦子麦麦德。"

很久没有人答话。后来，又有人说：

"胡说八道。瘦子麦麦德被疯子杜尔杜打死了。昨天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黑夜中，面粉味喷香扑鼻，象是走进了面粉仓库。水磨的漏斗型蓄水槽里流水的哗哗声在深夜里似乎更加响亮。

"是我，伊斯玛伊尔大叔。我没有死，"麦麦德竭力要使磨坊的主人相信自己，"难道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我这就来开门，"门那边传来了伊斯玛伊尔的声音。

门吱呀一声开了。摇摇曳曳的橙黄色的灯光照在反叛者们的脸上。伊斯玛伊尔很仔细地打量着麦麦德。

"是的，这是瘦子麦麦德，"他说，"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没有把这个异教徒打死，还不把我们村的人都解救出来呢？"

麦麦德用微微一笑代替了回答。

朋友们走进磨坊。炉火熊熊，火舌左摇右晃。这儿的面粉味更浓。伊斯玛伊尔皱皱巴巴的脖子上、长长的脸上、胡子上，还有那顶满是油污的宽檐帽上都沾满了面粉。

伊斯玛伊尔看了看客人们的手和脚，害怕地问：

"你们怎么啦？"

"和疯子杜尔杜交了火，在山上转来转去已经两天了，"麦麦德说。

伊斯玛伊尔背靠着墙说：

"昨天，有一个骑马的人经过村子。听说他要向疯子杜尔杜报仇。他告诉我们说，杜尔杜把你打死了。整个村子都为你伤心流泪。你知道，大家是多么爱你。"

伊斯玛伊尔拍拍麦麦德的肩膀又说：

"你知道吗，麦麦德，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哪里弄来这么多的武器？这么多子弹你怎么拿得动？看到你挎着枪、挂着子弹带的样子我觉得很奇怪。我还记得你扶着犁，在萨勒加平原上的荆棘地里耕地的模样。这一切似乎还是昨天的事。简直不敢相信。"

"是啊，可是你看见了事实，"麦麦德说。

"你们饿了，我给你们去准备吃的。"

他说着，站起身看了看火，还在为自己的这些想法感到可笑。他微笑着说：

"今天连火也着得比平时旺。"

伊斯玛伊尔已经驼背了，这使麦麦德很惊讶。他还以为伊斯玛伊尔还象他小时候看见的那样年轻呢。

“你知道我母亲和哈切的消息吗？阿布迪在家吗？”麦麦德不放心地问道。

伊斯玛伊尔突然愣住了。他直直地站着，不回答麦麦德的问话。他早就料到麦麦德会向他探听这些情况的。他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默默无言，不知所措地左顾右盼。

麦麦德又问：

“我妈妈怎么啦？……”

“没什么，好好的、好好的，”伊斯玛伊尔吞吞吐吐。他很快变了话题说，“听我给你们讲讲那个异教徒的事吧。真的，差点忘了，我去给你们准备盐水洗手、洗脚……”

麦麦德很担心。伊斯玛伊尔的神态使他不安。“好好的、好好的……”难道能这样回答别人的问话吗？

伊斯玛伊尔端着满满一盆水进屋来了。

“把手和脚都浸到水里去。石头把手脚都磨破了。盐水能使伤口收口，”他说。

“你最近看到我妈妈没有？”麦麦德又问。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她好好地活着呢……等一等，还是让我给你们讲那个异教徒的事吧。听说你到了反叛者的队伍上，阿布迪吓得魂不附体……他每晚都要叫五、六个人在房子周围放哨，有时甚至叫十几个人来守门。后来，他就干脆不在村里住了。如果你们看见他，一定会感到惊讶的。恐惧大大改变了他的模样。也许，听到了你的死讯，他又回到村里来了。听说，他的亲朋好友还因为你的死为他举行了宴会呢。

他们还要庆贺的，我的麦麦德，他们始终怕你。”

麦麦德坐立不安，他的心在燃烧，他恨不得立刻冲进村去。

“起身吧，朋友们，天亮前我们必须进村，”他说。

贾巴尔和列杰夫·恰弗什听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明白了他的意图。他们默默地穿上恰勒克，站起身来。

“粥已经熬好了，再休息一会儿吧……别忘了用盐水。再用盐水把手和脚浸泡一次……”伊斯玛伊尔说着，很为麦麦德难过。

朋友们跟着麦麦德走出磨坊。他们才走了十来步，就已经到了荆棘地。

“哎哟，我的娘啊！”列杰夫·恰弗什又开始叫唤了。

夜空中群星闪烁。

列杰夫·恰弗什望了望东方。

“扫帚星还没有升起呢，”他说，“离天亮还早着呢。我就是星星。”

麦麦德和贾巴尔默默无言。手和脚已经不怎么痛了。一只狐狸从他们身边一溜烟跑过。要不是离村子太近，列杰夫·恰弗什准能追上去抓住它。但是现在……狐狸在荆棘丛中拖着蓬蓬松松的大尾巴逃走了。在月光的照耀下它的毛皮似乎显得发亮。

“快到村子了，”麦麦德说，“就在那里，下面……”

麦麦德、贾巴尔和列杰夫·恰弗什走近村边的一所房子。几条大狗狂吠着向他们扑来。“库楚！库楚！”麦麦德轻轻地喊叫了几声，那些狗听出了他的喊声，就匍匐在地，摆动着

尾巴。

朋友们穿过村子，向麦麦德家走去。这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麦麦德从未见过自己的村子在清晨时分的情景。他感到很不习惯，他的眼睛在搜寻着什么，他想看到一个人或者一只鸡，只要能看见一件活的东西就行。

到家了。麦麦德轻轻地敲门。静静地听了一会儿。没有回答。他又敲了一下。后来，他忍不住走近窗口轻声叫着："妈妈！"没有一丝声响……麦麦德把耳朵贴近窗口，屏声息气地仔细听着。屋子里只发出蛀虫咬木头的沙沙声。不祥的预感加剧了，但内心深处还存有一星希望的火苗。

麦麦德回身对伙伴们很伤心地说：

"她不在家……"

村子里，妈妈平时最喜欢哪一家？他记得她最爱杜尔穆什·阿里一家人。

杜尔穆什·阿里如今怕已经有七十五岁了吧。最近几年，他微微地弯着腰走路，但身子骨看来还很硬朗，好象他才刚过五十似的。这就是杜尔穆什·阿里大叔的家。屋前蹲着一条大狗，它听到了脚步声，懒洋洋地伸出两条前腿。

麦麦德已经精疲力竭。他紧紧地贴着门。

"杜尔穆什·阿里大叔！"他喊着，"喂，杜尔穆什·阿里大叔！"

从屋里传来的小心翼翼的讲话声中很容易分辨出杜尔穆什·阿里苍老嘶哑的声音。

"这是麦麦德！"他突然喊道，"这是他的声音！"

"他们听出你的声音了！"列杰夫·恰弗什凑近麦麦德轻

声说。

屋门微微地打开了。杜尔穆什·阿里穿着短裤，提着灯出现了。这是个高个子老汉，高得出奇。人们甚至会奇怪他这么高的个子怎么能钻进这么小的屋子里。他的白胡子长得都快拖到腰间了。

“是的，这是麦麦德！”他微笑着叫了一声，“要知道，昨天刚巧有一个游牧人给我们带来了关于你的令人悲痛的消息。看到你活着，而且很好，我真高兴，”他又回头对屋里的人喊道，“喂，姑娘们！看看谁到我们家来了！快点上火，给客人们铺好褥垫。”

屋子里的人忙着拿褥垫。

“请进屋吧，”大胡子杜尔穆什·阿里邀请客人们。

强盗们走进屋里。

贾巴尔忧郁地站在屋角，似乎他立刻就会哭出声来。杜尔穆什·阿里拿过灯放在炉台边，坐下了。

“来吧，让我看看你！能给我们讲些新鲜事儿吗？听说你已不在人世，整个村子都为你悲伤。哈切知道了会伤心死的。你知道一些哈切的消息吗？你可怜的母亲……我们按规矩象模象样地埋葬了她，一切都安排得就象你在场一样。是我亲手埋葬她的。”

杜尔穆什·阿里抬头看了麦麦德一眼。麦麦德脸色苍白。

“你怎么啦，麦麦德？……”杜尔穆什·阿里不知所措地问，“你难道不知道吗？”

泪水在贾巴尔眼中闪亮。列杰夫·恰弗什抓起枪，哗啦

一下把子弹夹里的子弹倒出来，后来又全都装上。

"哈切怎么样了？"麦麦德平静地问。

"你瞧，我这笨脑瓜！"杜尔穆什·阿里心酸地说，"让我怎么对你说才好呢！我以为你都知道了。看我这个糊涂虫。"

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一直盯着炉膛里的火，默不作声，连一句问候的话也不说。这时，她插话了。

"你总是这样，"她埋怨丈夫，"该先让他们吃些东西，然后慢慢讲也可以嘛！"

"我怎么会想到这个?！这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根本没想到他什么也不知道！……"杜尔穆什·阿里辩解着，几乎要哭了，"请原谅我，麦麦德，我老了……"

杜尔穆什·阿里家的人把客人们团团围住。儿子、孙子、媳妇都来了。他们仔细端详着麦麦德。他头上戴着非斯卡，身上挂着子弹带、短剑、手枪、手榴弹和望远镜。他眼神迷茫，双眼不信任地、忧愁地微笑着。大家都似乎觉得，他去当强盗是为了和那些魁梧强壮的成年人闹着玩的。

"哈切出了什么事？"麦麦德又问。

杜尔穆什·阿里没有回答。他低着头，看着炉膛里的火出神。

麦麦德又去追问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那是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从她的包头巾下露出灰白色的头发。

"大婶，你告诉我，哈切怎么啦？"

老妇人可怜地看着麦麦德的眼睛说：

"我能告诉你什么，孩子？哈切怎么啦？……"她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总会有人告诉我的，”麦麦德说。

突然，老妇人恶狠狠地对丈夫说：

“我怎么说你啊，你这不中用的东西！你怎么能知道小伙子为了赶路，已经几夜没合眼了？该让他先吃些东西，然后再说也不晚呀……”

她坐到麦麦德身旁，胳膊肘支在膝盖上说：

“听我慢慢告诉你，我的孩子。阿布迪老爷被打伤了，可惜子弹没有穿透他的心。伤好了以后，他找来一些假证人。只有瘸子阿里一个人不愿意给这个把你们赶出村的异教徒做假证人。这个山羊胡子、这个丑东西，他知道阿里拒绝为他作假证后就把阿里赶出村去了。阿里带着一家老小远远地离开家乡。”

老妇人告诉麦麦德那些假证人的所作所为，又告诉他哈切被关在镇上的监狱里，还说，就在最近几天哈切就要被处绞刑。

麦麦德贪婪地吞食着老太婆的每一句话。他的眼睛闪着恶狠狠的光。贾巴尔看出了他的情绪变化。每逢麦麦德的眼睛这样闪光时，他的脸就变了形——脸颊神经质地抽搐着，整个身躯就象一头要扑向猎物的猛虎。

麦麦德艰难地站了起来。

“朋友们，”他说，“同这个阿布迪老爷算账的时候到了，”他转身向着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拉起她的手说，“告诉我吧，大婶，他们打死了我的母亲，是吗？”

老妇人的眼中满含着泪水，默默无言。

“这是真的？”麦麦德重复着说。

那老太婆还是沉默着。

麦麦德放下她的手。

“走吧，朋友们，”他说。

麦麦德、贾巴尔和列杰夫·恰弗什消失在黑暗中。麦麦德检查了枪，看到子弹夹里装满着子弹，他命令：

“检查枪、装好子弹、准备手榴弹。”

老妇人的话深深地刻在列杰夫·恰弗什心上。当老太婆对麦麦德说话时，列杰夫·恰弗什看着自己的伙伴悲伤地摇摇头。

这时，恰弗什抓住飞快地走着的麦麦德的手说：

“听我说，麦麦德。我们不让他们留下一个活的。孩子们、女人们——都结果了！”

“你比我更明白，恰弗什，”麦麦德回答。他抽回手，继续往前走。

他们走得这么快，不知不觉已经到阿布迪老爷家门口了。

“你敲敲门，说来客人了，带来了重要的消息，”麦麦德命令恰弗什。

恰弗什急促地在门上敲了三下。

“谁呀？”从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开开门，大姐。客人来了，给你们带来了问候。我带来了一个消息，但必须立刻赶回去。”

女人嘟哝着开了门。

“在这儿等一会儿，让我点上灯。”

她进屋去了，把列杰夫·恰弗什留在门口。她划着火柴，屋里亮了。就在这一刹那间，麦麦德、列杰夫和贾巴尔跨过门

槛。女人看见他们，吓得不知所措。她惊恐地望着麦麦德，突然大叫起来。列杰夫·恰弗什一下子抓住了她，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阿布迪老爷在家吗？”麦麦德低声问。

“他不在，”女人回答，“他不回家来，麦麦德。我愿为你牺牲一切，你就让世界上别再有阿布迪这个人吧！”

这时，屋里的人都醒了。他们怕得发抖，看着那几个强盗。这里有阿布迪老爷的两个妻子，他的两个儿子和从邻村到他们家来做客的几个女人。

“搜查屋子！”麦麦德命令恰弗什，“如果找到阿布迪，就对着他的脑门开枪。”

“把五颗子弹都送给他，让他脑浆飞溅，”恰弗什说。

他用枪托把那女人推到一边命令道：

“把灯都点亮，在前面带路！”

女人默默地遵命照办。

麦麦德呆呆地站在屋子中央，象木雕泥塑一样。瘦小的麦麦德现在象巨人一样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女人和孩子在哭泣。两个孩子全身颤抖，象随风飘荡的嫩细的树枝。

过了一会儿，恰弗什回来了。

“找遍了整座房子，哪儿也没有，”他失望地说。

“阿布迪到丘库尔奥瓦去已经一个月了。他整夜不能入睡，总怕你会来。后来，他实在无法忍受，就走了，”那女人插话说。

“恰弗什，”麦麦德喊道。

“有，”恰弗什回答。

“听着，恰弗什，”麦麦德命令，“把他们都带到院子里，按我的命令办，”麦麦德指着孩子们对恰弗什说。

阿布迪的妻子们一下子扑倒在麦麦德脚边。

“我们愿意为你去死，麦麦德，但孩子们有什么罪过？……你去找那个异教徒，把他杀了吧。我们的孩子有什么罪？”她们哀求着。

恰弗什抓住孩子们，把他们硬拖到院子里。孩子们拼命地挣扎。这时，贾巴尔举起一个孩子，把他摔在地上。孩子拼命地喊叫。

一个女人象死尸似的直挺挺地躺在麦麦德脚边，另一个继续哀求：

“我的麦麦德，麦麦德！孩子们对你做了什么坏事？他们有什么错呀？”

恰弗什使劲把孩子们摔倒在地，把脚踩在小男孩身上，枪口对着他的太阳穴。

“在外面干掉他怎么样？说呀，为什么站在那里不动啊？我踩死他如何？”恰弗什问麦麦德。

躺在地上失去知觉的女人突然象一只鸢鹰似地扑向那正在把另一个男孩拉到门边去的贾巴尔，紧紧抓住他的手。贾巴尔拔出挂在腰间的匕首，一刀插进女人的身上。她叫道：“我死了！”就倒在地上。另一个女人看见恰弗什的枪口对准那个男孩，喊叫着：

“我亲爱的麦麦德！麦麦德！别打死我的儿子！你是有权这样做的！但是，他没有罪！”

麦麦德的脸色瞬息万变。复仇的火光在他的眼中熄灭

了。他看了恰弗什一眼。恰弗什的手指头已经扣住了扳机。刻不容缓。麦麦德一脚踢开了枪托。一声枪响，子弹射进了墙壁。

“把孩子放了吧，”麦麦德对贾巴尔说。

男孩子的母亲扑向麦麦德，吻他的双手。

“走吧，麦麦德，去找那个异教徒，打死他吧。你有成千上万条理由这样做。如果我为他流一滴泪，我就不是翟涅弗。去找他，向他复仇吧，这是你应该做的事。”

麦麦德沉默不语。后来，他慢慢地走出屋子。情绪立刻就低落了，他蜷缩着身子，又恢复了那又瘦又小的模样。

列杰夫·恰弗什很生气。他骂天骂地，狠狠地捏住麦麦德的手，似乎要把他的骨头捏碎似地喊叫着：

“你这样的心肠既不配当强盗，也不能向那个异教徒复仇！总有一天，阿布迪会在山谷里把你打死的。要知道，疯子杜尔杜现在已经成了你的敌人了！”

“别唠叨了，列杰夫·恰弗什，”贾巴尔说，“疯子杜尔杜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也有许多朋友啊！萨彻卡拉勒全部族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依你看，我们应该让小孩子替阿布迪死吗？”

列杰夫·恰弗什无言以答。

听到哭喊声，左邻右舍都跑到阿布迪老爷家门口来了。他们都只穿着衬衣、衬裤。人们轻声地相互转告：“麦麦德没有死，麦麦德没有死。”

“麦麦德没有死。”

“不跟阿布迪老爷算清这笔账，他能死吗？”

“麦麦德没有打死孩子们。”

“麦麦德的心肠真好……他宽宏大量，他的胸怀象海洋一样宽广。”

屋前聚集着一大群人。四周是这样的寂静，静得似乎能听到人们的呼吸声。麦麦德和他的朋友们穿过人群，向外走去。

麦麦德终于打破了沉默。

“乡亲们已经知道了，”他轻声说，“别打搅他们，我们得离开这里。”

“走吧，”贾巴尔说。

“我伤口痛。出了村怎么办？我们会饿死的，”恰弗什说。

“我们以后还会回来的，”麦麦德安慰他。

他们走了。乡亲们长久地议论着这件事。村子里受惊的狗不住地吠叫着。

列杰夫·恰弗什深深地叹了口气，请求说：

“坐一会儿吧。我累了。我要死了，伤口一直作痛……”

“你算个什么战士，恰弗什，连这点疼痛都忍受不了？”贾巴尔说。

恰弗什被惹急了，站起身骂开了。

“听着，你这个狗崽子，”他喊叫着，“你再敢张嘴，我就把枪子塞进你的脑壳！我就说到这儿为止。”

贾巴尔笑了起来。

“得了，贾巴尔，”麦麦德说，“你说这些话会给我们招来祸害的。”

“为了教训这个下流坯子，我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向真

主起誓！”

“他开玩笑呢，你别在意，列杰夫·恰弗什，”麦麦德平心静气地劝着他们。

“让他别再和我开玩笑了，我心口痛，”列杰夫·恰弗什说。

“别惹他了，贾巴尔，”麦麦德说。

贾巴尔走到恰弗什跟前，吻他的手。

“别生我的气。我再也不说笑话了，”他说。

“看来，这孩子是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列杰夫·恰弗什说着，自己也笑了。

“我发誓再也不开玩笑了，”他说。

朋友们席地而坐，等着那一片喧闹声平息下来，等着农民们各自回家去。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各人在想各人的心事。

那一片闹轰轰的声音终于渐渐地消逝了。还能听见间或传来的一、两声狗叫声。

贾巴尔忍受不了这样的沉默。

“列杰夫·恰弗什……”贾巴尔开口了。

“什么？”列杰夫·恰弗什问。

“告诉我，列杰夫·恰弗什，”贾巴尔说，“如果麦麦德不阻止你，你会把那个男孩子打死吗？”

“不仅打死他，我还要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吃呢。你问这个干什么？”恰弗什说。

“没什么，就是想知道，”贾巴尔回答。

“贾巴尔，你的娘肯定是你们村的娼妇，”恰弗什咬牙切齿

地骂道，“你爹也一定是个拉皮条的。”

“别说了，贾巴尔，”麦麦德说。

“好吧，我不说了，”贾巴尔说。

村里笼罩着一片寂静。一切都沉睡在黑夜之中。

“上路吧，天亮前，我们必须赶到杜尔穆什·阿里家，”麦麦德说。

“因为你说了这些话，我真想吻你，麦麦德，”列杰夫·恰弗什喊道，“我们快走吧。”

他们站起来走了。村子里已经恢复了他们来时的平静。

杜尔穆什·阿里听到脚步声就开了门。他站在门旁等着他们。

“我睡不着，”他说，“我等了你们很久。”

“你看，我们不是回来了吗？”列杰夫·恰弗什说。

“我杀了一只鸡，炸好了。你们饿了，”杜尔穆什·阿里说。

“那有什么可说的，当然饿了，”恰弗什代替大家回答。

恰弗什的子弹带、枪带和腰带都是镶银的，可以看出，这一切都出自能工巧匠之手。

恰弗什嘴角两边挂着稀稀疏疏的红色的小胡子。他是用指甲花把胡子染红的。

他们三人刚坐下，一个姑娘进屋来，羞羞答答地向麦麦德微笑着，把桌布铺好，从炉火上把热气腾腾的羊肉抓饭端到桌上，炸母鸡装在铜托盘里。

“这抓饭能治我的伤，我正需要这香喷喷的羊油拌抓饭呢，”列杰夫·恰弗什高兴地说。

“你呀，恰弗什，不是强盗，而是要笔杆的老爷，”贾巴尔说。

“你住嘴！”恰弗什怒气冲冲地喊叫。

“贾巴尔，别惹他了，”麦麦德劝解着。

“我没说什么呀！”贾巴尔辩解着。

杜尔穆什·阿里想对麦麦德说什么，但是，总下不了决心，所以，他不时地插一、两句话。麦麦德觉察到了他踌躇的神态，就问：

“杜尔穆什·阿里大叔，你想说什么？从早晨到现在，你总是吞吞吐吐的。”

“我能说什么呀，孩子，”杜尔穆什·阿里开了口，“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你没有打死阿布迪老爷的儿子，你做得对。”

听到杜尔穆什·阿里的话，列杰夫·恰弗什可忍不住了。

“老头儿！老头儿！”他喊道，“你能明白这些事吗？你忍受过渴望复仇的折磨吗？”

杜尔穆什·阿里低下了头。

“没有，”他轻声回答。

“如果我是麦麦德，在阿布迪的房子里，我决不让一个活人留下。我会把所有的人都宰了，把他的房子夷为平地。明白吗，老头儿？”列杰夫·恰弗什说。

“明白了，”杜尔穆什·阿里说着，看了麦麦德一眼。

麦麦德默默地坐在桌旁。后来，他站起身来，他的同伴也跟着他站起来。

“谢谢你的款待，杜尔穆什·阿里大叔，”麦麦德说，“我们

吃得很好，愿你健康！”

“谢谢你的招待，愿你健康！”贾巴尔说。

“谢谢你喂饱了我们，我又有精神了，愿真主保佑你健康，”恰弗什说。

贾巴尔还想对杜尔穆什·阿里说些什么，但麦麦德打断了他的话：

“大叔，有件事想问问你。”

“说吧，孩子。”

“你知道瘸子阿里到哪个村子去了？”麦麦德问。

“听说他去了恰阿沙克村，得走两天呢，”杜尔穆什·阿里说。

“能打听到他现在在那里吗？”麦麦德问。

“瞎子阿里的姐姐、姐夫也住在那个村。她两天前从那儿来的。咱们去问问她，”杜尔穆什·阿里建议。

麦麦德回身对列杰夫和贾巴尔说：

“我们必须找到瘸子阿里。如果他在恰阿沙克村，我们就必须到那里去。”

“好吧，”贾巴尔赞同他。

“那我的伤怎么办？”列杰夫·恰弗什问，“它已经感染得很厉害了。”

“恰弗什，你就别去了。如果你愿意，就留在这里。杜尔穆什·阿里会照顾你的，”麦麦德说。

“兄弟，我会照料你的，”杜尔穆什·阿里说，“我可以把你藏起来。”

列杰夫·恰弗什象被闪电击中了似的，跳起来喊道：

“让我掉队？办不到，明白吗！我死也要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想最好还是派一个人去找瘸子阿里，把他带到这里来。”

坐在一旁的杜尔穆什·阿里的上了年纪的妻子插了话：

“瘸子阿里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难道不正是这个背信弃义的东西跟踪我们的麦麦德，给他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吗？如果你们派人去找他，他会藏起来，逃到山里去的。这个异教徒能乖乖地来吗？”

“你一定得见见瘸子阿里吗，孩子？”杜尔穆什·阿里注视着麦麦德的眼睛问道。

“是的，一定要见瘸子，”麦麦德回答。

“你们能在我家等一、两天吗？”

“等一周也行，”麦麦德毫不考虑地回答。

“我让瞎子阿里骑马去找瘸子。他会转告瘸子说杜尔穆什·阿里请他来一趟，让他去跟踪追捕。真的，听说这事发生之后，瘸子发誓不干这个营生了，他把心爱的手艺扔了。但他不会拒绝我的。他一定会来的。即使他不愿再跟踪，也会到我这里来的。麦麦德，你不会把他怎么样吧，是吗？”杜尔穆什·阿里问。

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又插话了：

“会的！麦麦德会把他撕成碎块！要知道，一切灾难都是这个异教徒带来的。不是吗？要不是这个瘸子异教徒，谁能知道麦麦德躲在森林里，谁又能找到他？杜尔穆什·阿里把他骗来，而你，麦麦德，就在这里，在门边把他剁成碎块。我要把乡亲们都叫来，让大家都看看！”

“别说傻话了，老伴！”杜尔穆什·阿里说，“瘸子阿里不是

存心要害麦麦德的。他只要一见到足迹，就身不由己，四周的任何东西他都看不见了，好坏也分不清了。难道你没有看见他从森林里回来时的脸色吗？他的脸象死人一样灰白。虽然许多人都讲了对哈切不利的话，但他宁肯被赶出村子，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也不肯去作假证。他就这样离开了故乡。我的麦麦德，你别伤害瘸子阿里！他不是坏人……”

“说瘸子阿里是好人还是坏蛋，这并不重要。他给麦麦德带来了不幸，所以麦麦德应该打死他。如果杜尔穆什·阿里不把他骗到这里来，那你就自己去，麦麦德，把这条蛇从洞里拉出来，把你腰间的匕首插进他的胸膛，”老妇人说。

“听着，老婆子！”杜尔穆什·阿里说，“如果你热爱真主，那就别管这件事！”

“杜尔穆什·阿里，你别把小伙子弄糊涂了！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吧！”女人说。

“让他干吧！”杜尔穆什·阿里说，“他想干什么就让他干吧！但是，他要杀的是一个穷苦人。当他跟踪时，他并不想害麦麦德。瘸子阿里是个跟踪迷，他是料想不到这件事的结局的。即使他料到，他也会去，他是个跟踪迷。但是，有什么法子呢，难道麦麦德把这个可怜的穷人杀死就能得到安慰了吗？”

“但是，只有在看到瘸子阿里的尸体之后我的心才能平静，”女人还在固执己见。

“我的麦麦德，你当然不会把这个穷苦人怎么样的，是吗？”杜尔穆什问。

“我只是想让他去跟踪，”麦麦德若有所思地回答。

“你可以先叫他这样做，孩子，以后再和这个异教徒算账，是他把你弄到这个地步的。因为他，我的哈切现在还在监狱里受折磨呢，”老妇人带着哭声说。

杜尔穆什·阿里贴近麦麦德的耳朵问：

“跟踪他？”

麦麦德点点头。

“我为你的决定感到高兴，麦麦德，我非常高兴。我这就去把瞎子阿里从床上叫起来，让他立刻就去找瘸子。他会飞快地来到这里。现在我叫他们在马厩里给你们铺床，你们就在那里呆一、两天，好好休息，”杜尔穆什·阿里说着又转身对妻子讲：“你呢，老太婆，别说那些无用的话了，还是去马厩给客人们铺床睡觉吧。我到瞎子阿里家去一趟。”

“你快走吧……”女人冲着他的背影嘟哝着。

这个老妇人身材矮小、头发花白。她的牙已经全部脱落了，所以她的嘴唇象束紧了的面口袋那样皱皱巴巴的。她脸色黝黑，眼睛是深蓝色的。老妇人走到麦麦德身旁，向他招招手，象是要告诉他一个秘密似地说：“过来，到我这边来，”然后，贴近他的耳边低声说：

“别相信那些无耻的家伙，别信他们的话。连杜尔穆什·阿里大叔的话也别信。他们都是异教徒阿布迪的人。他们把你们安置在牲口棚里，自己却到宪兵那里告密去了。不要相信他们，也不要相信杜尔穆什·阿里大叔。我在磨坊里替你们放两天哨。只要宪兵一来，我立刻就会告诉你们的，你们就可以逃走。唉，麦麦德！也许全村只有我一个人希望你平安无事。你就是德湼给我的幸福。你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看见了你我就想起了他。我到牲口棚去给你们铺床，你们大概立刻就能睡着吧？”

“我多么想睡觉啊，简直都快困死了，胡吕妈妈，”麦麦德说，“我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哦，”胡吕突然想起了什么，“瞧我这瞎了眼的，”她转身对女儿们喊道：“你们这些异教徒的女儿！客人们想睡觉了，而我们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快把麦草搬到马厩里去，铺好床。”

“哎哟，娘啊！”恰弗什突然叫起来。

“你怎么啦，恰弗什？”麦麦德问。

“你看看，我的脖子肿成什么样了？都快和两个肩膀一样粗了，”恰弗什担心地说。

“我立刻就去弄些药来，”麦麦德安慰他。

“你的胡吕妈妈这会儿就去给你弄药水来敷上，立刻就可以消肿的，”胡吕说。

姑娘们很快就在畜棚里铺好了床。麦麦德、列杰夫·恰弗什和贾巴尔跟着她们去了。牲畜棚中间的柱子上挂着一盏小灯，屋里昏昏暗暗的。半个畜棚都铺上了麦草，草堆里透出刺鼻的气味。墙角那堆干粪散发着异常的臭气。马厩的顶棚上布满蜘蛛网，蜘蛛网上吊着一根根碎麦草……

女人们带上身后的门走了。初升太阳的淡淡的光线透过小窗射了进来，屋里渐渐明亮了。

麦草上铺着褥子。贾巴尔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

列杰夫·恰弗什一头倒在褥子上。

“我浑身发烫，孩子们，”他说，“得有一个人放哨，大家都睡可不行。”

“你们睡吧，”麦麦德说，“我去放哨。”

麦麦德愁眉不展。

贾巴尔一躺下就睡着了。列杰夫不停地哼哼……

麦麦德头枕在膝盖上，手里拿着枪，坐在草堆上。

胡吕给他们送饭来时，已经中午了。恰弗什还在呻吟。胡吕听见了他的声音，后悔地说：

“唉，我完全忘了……”

“你忘了什么，胡吕妈妈？”麦麦德问。

“给这兄弟治伤的药，”她指了指列杰夫就走出畜棚。

当胡吕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进来时，客人们已经吃完饭了。

“我父亲过去经常用这种药汁，医治伤口很有效。我这是给这位兄弟准备的。”

她动作熟练地为列杰夫·恰弗什解绷带。绷带粘在伤口上了，她好容易才把它扯下来。

“哦，我的兄弟，你的伤口发炎了，”胡吕忍不住说。

列杰夫·恰弗什咬紧牙关，轻声哼哼。胡吕在伤口上敷上药汁，又用干净的布把它包扎好。

“谢谢你，大姐，你的手是金子做的。愿真主保佑你健康。现在好些了。”

列杰夫说完又躺下了。

“现在你来睡一会儿，我放哨去，”贾巴尔对麦麦德说。

“我到磨坊去瞧着点，别让那些人干出什么背信弃义的事来。只要宪兵一到，我立刻就告诉你们。在我家里，谁也不会对美女德涅的儿子麦麦德使坏的……我到磨坊去，看看宪兵

们的动静……"

麦麦德躺下了，但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他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但是，当现在可以休息时，他却没有一丝睡意。母亲的死、哈切被捕这两个消息使麦麦德震惊。痛苦几乎使他窒息了，他的心象一团燃烧着的火。麦麦德无法摆脱那沉痛的思念。他怕自己、怕人群、怕同伴们，甚至怕周围的东西。但是，他不愿向任何人倾诉他心里的一切。

半夜，贾巴尔来叫醒他。

"我想睡了，你去放哨。"

麦麦德似乎根本就没有睡。他站起来，拿了枪就爬到屋顶上。他坐在那里，双手抱膝，头靠在膝头上，又陷入沉思。

天快亮了。突然，畜棚的门开了。麦麦德一把抓起枪。

"怎么，麦麦德，你不是想向我开枪吧？"杜尔穆什·阿里问。

麦麦德不说话。

"瞎子阿里把瘸子带来了。他在我家。你把同伴们叫醒后到我那里去一趟。我告诉了瘸子是怎么回事，他很害怕。我那疯老婆子什么都对他说了，还往他脸上吐唾沫。'如果瘦子麦麦德不把你打死，我就打死你，'她对阿里说。阿里问：'难道你们把我找来就是为了要打死我吗？'阿里的脸变得象死人一样灰白，"杜尔穆什·阿里把这些情况告诉了麦麦德。

听到瘸子阿里到来的消息，麦麦德脸上掠过了一丝兴奋的微笑。

贾巴尔醒来了。朋友们不想叫醒恰弗什，可又怕他生气，最后还是决定叫醒他。

“起来吧，列杰夫·恰弗什。有名的跟踪能手瘸子阿里已经来了，我们得和他谈一谈，”贾巴尔说。

列杰夫·恰弗什困难地抬起头，惊奇地问：

“是瘸子阿里吗？”

“对，跟踪能手瘸子阿里，”贾巴尔回答。

“哦，我操他娘，”列杰夫·恰弗什说，“操他娘的。就是说，他已经来了！哎哟，我的脖子疼得快要断了。”

“起来，我们这就到他那里去，”麦麦德催促着。

“等等我，”列杰夫·恰弗什说着，轻轻地抖了抖衣服，整理好了银饰物，卷起了长长的胡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银梳子，仔仔细细地梳理了头发。随后，他很瞧不起似地看了看自己那双脚。靴子跟都快磨平了。非斯卡小帽上满是灰尘。他又用袖子擦去灰。

贾巴尔忍不住说：

“得了，恰弗什，鞋后跟是磨平了些，可这又有什么法子呢？”

“对，没法子，”恰弗什同意他的话。

他们进屋时，瘸子阿里坐在炉边。看见了他们，他想站起来，但立刻又坐下了。他的脸色象死灰一样。

“我把阿里兄弟带来了，”瞎子阿里说。

“谢谢你，”麦麦德说。

列杰夫·恰弗什咬紧牙，两眼死盯着阿里。

“你就是那个跟踪追击的混蛋吗？你这个坏蛋，你不怕真主吗？你的良心在哪里？”

瘸子阿里两眼一眨不眨地看着炉火。

"别说了，恰弗什。让我跟阿里老爷谈谈，"麦麦德说。

"好吧，那么你就去跟这个没心肝的坏蛋谈谈吧！"恰弗什恶狠狠地说。

麦麦德在瘸子阿里面前坐下。

"阿里老爷，我有事找你。我们到外面去谈谈，"麦麦德说。

"我的麦麦德，我没想到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我从没想过要害你。要知道，我有妻子儿女，不要伤害我吧！"瘸子阿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哀求着。

"别害怕，我只是想和你一起到外面去谈一件秘密的事情，"麦麦德说。

"别伤害我！"瘸子阿里还是苦苦哀求，"千万别害我。我害了你，你可别这样做了，兄弟。"

"好了，起来吧！我这就告诉你我的打算。到角落那边去，"麦麦德说。

瘸子阿里的脸色变得象纸一样白，浑身哆嗦不止。

"千万别害我！别把我的孩子变成孤儿！……我求求你，麦麦德，我害了你，你可别这样干了！"

"够了，狗瘸子！你已经恶贯满盈，起来！"列杰夫·恰弗什吼叫着拔出匕首。

"别碰他，恰弗什，"麦麦德说。

"好吧，不碰他。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哪怕你把瘸子阿里当作一朵鲜花插在头上也行，"恰弗什说着，很不以为然地又把刀插进刀鞘里。

"别害怕，阿里老爷，我不会碰你的。我如果愿意，立刻就

可以在你坐着的这间屋里杀死你。我必须和你谈些秘密事。”

“你不要对我的家和孩子们作孽了，”阿里说着站了起来，艰难地挪动着双脚，走到屋子那头阴暗的角落里，站住等着。麦麦德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轻声说：

“听着，瘸子阿里，你给我带来了这样深重的灾难，有什么可说的，你成了英雄！算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谈谈现在的事。你必须再跟踪一次。”

“向真主起誓，从你那件事情之后，我发誓再也不干这营生了。打死我也不愿再让鲜血沾污我的手，”瘸子阿里回答。

“如果你不干，我就打死你，”麦麦德坚定地说。

瘸子阿里弯下身子说：“你别再叫我干这种事了！真主在上，不要这样！”

“你必须去跟踪，”麦麦德说，“你不要再说好话了。”

“跟踪谁？”瘸子阿里很不情愿地问。

“阿布迪老爷。你必须找到他，不管他在哪儿，哪怕他躲在蛇洞里或是鸟儿的翅膀下。你应该找到他。如果找不到，那时就……”麦麦德说。

“噢！你为什么不早说你要找的就是这个坏家伙啊？原来是找阿布迪。就是入地狱我也能找到他。他不是在镇上，就是在阿夫萨尔村，要不就在沙勒巴赫切。反正出不了这三个地方。我们到丘库尔奥瓦去，到了那里，他就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我们准能找到这个异教徒，抓住他。就因为我不愿为他作假证人，他把我的家都毁了。因为他，我的孩子们在恰阿沙克村挨饿。麦麦德兄弟，我痛苦极了。把这个异教徒撕成碎块吧！我可以豁出一切！只要能找到他，要我当强盗也行。

当了强盗，就可以和你们一起在山上神出鬼没地行动了，”瘸子阿里说。

“就是说，你决定了，”麦麦德说，“到火炉那边去吧，其余的事我们以后再说。记住，对任何人都不能透露一个字。这件事只有杜尔穆什·阿里知道，可他对谁也不会说的。”

“即使整个世界都知道了，我也只当是耳边风。这个异教徒给农民们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啊！给你、哈切、我……他象一座大山压着我的心。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好了！大不了我拿起枪和你们一起走。我现在什么也不在乎了……”

麦麦德坐到火炉边。瘸子阿里微笑着。

“瘸子阿里，你笑什么？”杜尔穆什·阿里问他。

“不，我高兴的是可以给麦麦德兄弟帮点忙。”

列杰夫·恰弗什、贾巴尔、瘸子阿里和麦麦德四人到畜棚去休息了。

当他们上路时，天还没亮。

“胡吕妈妈，愿您幸福，杜尔穆什·阿里大叔，愿你和你全家幸福！”

村庄渐渐苏醒了。在一、两家房顶上炊烟袅袅升起。

“麦麦德！麦麦德！如果你不把这个瘸子撕成碎片，德涅的遗骨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你听见我说的话吗？”胡吕怒气冲冲地喊着。

“真主保佑你，麦麦德，我的孩子，”杜尔穆什·阿里打断了妻子的喊叫，“别听这蠢女人的话！”随后他对瘸子阿里说：“还有你，瘸子阿里，别生她的气，女人一老就变得愚蠢了。”

当他们走出村子后，瘸子阿里舔了舔嘴唇说道：

“现在，我可以亲眼看见，那个异教徒已经死到临头。”每当他遇到什么高兴的事，他总是这样舔着嘴唇。“麦麦德兄弟，你听我说，”他接着说，“是我给你带来了许多不幸，我想从此以后为你做许多好事。在消灭这个异教徒以后，我还要帮助你，你是个好心的小伙子。换了别人，早把我打死了。你知道，这不是我的错。如果我说谎，给他们提供关于哈切的假证词，那么我的罪孽就更深重了。”

“看来，你能准确无误地跟踪任何东西罗？”一直沉默不语的列杰夫·恰弗什问道。

“是的。从那天起我就发誓再也不跟踪人迹了！”瘸子阿里回答。

“那你为什么要跟踪野兽呢？”列杰夫·恰弗什问。

“老爷，我是和猎人们一起去追踪鹿或其他野兽的。如果不这样做，我会寂寞死的。我受不了，”瘸子说。

“原来是这样！”贾巴尔应声说。

“哎呀，娘啊！”列杰夫·恰弗什又痛得喊叫起来。

他们默默地走到悬崖旁，谁也没再说话。路上满是露水。这个地方的红土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象丘库尔奥瓦平原上的气息一样。

列杰夫·恰弗什又哼哼起来：

“哎哟，哎哟哟，我的娘呀！我的膝盖要断了，我的脑袋也抬不起来了。”

“别这样，列杰夫·恰弗什，你怎么啦？”贾巴尔走近他问道。

“哎哟，娘啊！”列杰夫·恰弗什不断地叫唤。

“他的伤口肿得厉害。这样不行。还会肿得更厉害的。得到村里去。沙勒·于姆迈特的家就在附近。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到他那里去。他是个好人，”瘸子阿里建议。

“不行，我不能因为这个伤口而留在家里。我得去找那个异教徒，”列杰夫·恰弗什很生气地说，“麦麦德、贾巴尔，到我这里来。你们把这次追击的指挥权交给我，你们得听我的，服从我。同意吗？”

“好吧，恰弗什，”麦麦德表示同意。

“我什么都同意，但得看看你想干什么，”贾巴尔说。

“谁敢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狠揍他一顿，哪怕他是我父亲，我也一样揍。”

“好吧，谁也不想违抗你的命令。说吧，你想干什么？”贾巴尔问。

“这不干你的事，”恰弗什说着，转身向着阿里，“你是个跟踪能手，你答应要找到阿布迪这个异教徒的。”

“即使我没这么答应过，我也要打死他，我要把他撕成碎块，”瘸子阿里回答。

“你到我前面来，告诉我，依你看，阿布迪现在在哪儿？”列杰夫·恰弗什问。

“具体情况我说不准。我想，他不是在镇上，就是到阿夫萨尔村去了。他也许可能到于列伊尔平原去。如果阿布迪知道你们在找他，他一定会躲到于列伊尔去的。强盗们从不到那个地方去，那里的地形不适合隐蔽。”

“很好。如果我们到于列伊尔平原去，我们该做些什么？”列杰夫·恰弗什问。

“我去监视他。只要他一离开于列伊尔，我就告诉你们。我不会放过他的，”瘸子阿里很有把握地说。

“那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恰弗什问。

“你们留在沙勒·于姆迈特家。我到丘库尔奥瓦去，探听到阿布迪的消息就来告诉你们。我们这就到沙勒·于姆迈特家去吧。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也不喜欢阿布迪这个异教徒。”

中午时分，这几个赶路的人到了沙勒·于姆迈特家。那座房子孤孤单单地座落在小山坡旁，四周是树林子，瘸子阿里把麦麦德介绍给主人：

“这是我们的瘦子麦麦德。”

“兄弟，听说你到山里去了，我很高兴。我早就想见你了，”于姆迈特说。

瘸子阿里把他们留在院子里就又上路了。

沙勒·于姆迈特赶紧叫他：

“喝杯咖啡再走吧，阿里兄弟。”

“我有急事，于姆迈特兄弟，”瘸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走得很快，一摇一晃地拖着那条瘸腿。

夜间凉风习习。月亮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把暗淡的月光洒在地面上。

“即使阿布迪藏在小鸟的翅膀下，我也能找到他，”瘸子阿里自言自语。

他想起了自己那座被捣毁的房子。这房子是他花了几年的心血盖成的。那座整整洁洁的小房子刹那间就被阿布迪派去的人砸个稀烂。阿里紧闭着双唇，加快了脚步。

当瘸子阿里走进镇子时，天已经大亮了。他走进市场，看见扫院子的穆哈吉尔·穆拉特正在打扫场地，那里掀起一股股尘烟，他象是得了感冒似的打着喷嚏。阿里边走边与他打了个招呼，就往泰夫菲克咖啡店方向走去。咖啡店刚刚开门。阿里要了一杯茶，茶水散发着清香。阿里坐在这里焦急地等待着各个店铺开门。

当白石桥上洒满晨光时，阿里就向穆斯塔法的店铺走去。穆斯塔法是马拉什人。这是个模样端庄的灰白胡子老人。那时，他的铺子还没开门呢。瘸子阿里背靠着门、坐在门槛上，等待店主人。一条脱光了毛的狗，嗅着地面，走了过去。穆斯塔法的小铺对面是瞎子哈泽的铁匠铺。不一会儿，哈泽从小铺前走过，开始在铁匠铺里哼起小调、敲打马蹄铁。墙边的粪堆上升起一缕雾气。当泥土被阳光烤热时，雾气就散尽了。穆斯塔法先生的身影终于出现了。他从那边高处走来，看见瘸子阿里大清早就坐在门槛上，他笑着问：

"出了什么事了，阿里？该不是盗贼的影子把你引到我铺子来的吧？"

瘸子阿里起身回答：

"看来，是这样。"

穆斯塔法先生开了铺子门，请瘸子阿里进去。

"请进来吧！告诉我，兄弟，你住在哪里？好久没见你了。"

"别问了。倒霉的事没完没了，"瘸子阿里回答。

"我听说了，"穆斯塔法先生说。

"你听说的都是事实，"瘸子阿里又说。

"阿布迪老爷做得不对。虽说他信教，一天到晚祈祷，但

他的所作所为却不象是人干的。”

“听说，阿布迪老爷就住在附近，”阿里向穆斯塔法先生打听消息，“他在这里干什么？如果他在这里，我还是走的好，否则，我又该倒霉了。”

“别害怕，他现在正坐立不安呢。你也许听说了，那个小伙子当了强盗。人们传说他长着一双稚气的眼睛。可阿布迪怕他象怕火一样，甚至躲在城里也惊恐万状呢。昨天，他到我这里来买了烟和火柴，装到褡裢里，骑上马，到阿克托兹鲁村去了。他要在那里找个住处。只有象他一样没良心的人才能和他这种坏蛋打交道。对付他这种人是容易的，放心吧。阿布迪对你做了坏事，但现在他怕你，他是胆小鬼，竟然被一个毛头小伙子吓得东躲西藏。”

“在阿克托兹鲁村，他住在谁家？”瘸子阿里又问。

“除了村长胡赛因家，他还能住哪儿？他们是亲戚。”

瘸子阿里企图从穆斯塔法那里打听他想知道的一切。他试探着说：

“阿布迪老爷不喜欢阿克托兹鲁村。只要他到丘库尔奥瓦平原，他多半住在沙勒巴赫切村，住在他的堂兄家。”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阿里？”穆斯塔法先生打断了他的话，“近来阿布迪的脸色变得象琥珀一样黄，一点血色也没有。你以为他会相信他堂兄那样温和善良的人？要知道，阿布迪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魔鬼！就在不几天前，我们听说强盗们闯进了阿布迪的家，要杀死他的孩子们，后来又可怜他们，把他们放了。宪兵们随后就追去了。听说有个叫什么瘦子麦麦德的？难道在这种时候，阿布迪会离开阿克托兹鲁村？胡

赛因村长是个有胆量的人，他到死也不会出卖家里的客人。哦，这个魔鬼！难道阿布迪会到沙勒巴赫切去？你快去吧，他现在正坐在胡赛因家的炉边呢，你很容易找到他。”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瘸子阿里说，“他给我带来了许多不幸。真主会惩罚他的。他一定会变成乞丐，不得好死。”

“对、对，当然啦，”穆斯塔法先生随声应和，“就让真主安排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虽然瘸子阿里已经大致探得了阿布迪老爷的去向，可是他还是不安地想：“如果我让瘦子麦麦德到丘库尔奥瓦去扑个空，使他遭到不幸，那怎么办？”

瘸子阿里从穆斯塔法那里买了哈勒瓦①，又到对面小铺里买了面包，就到阿克托兹鲁村去了。

出了村子，走了一小时光景，就看见阿贾萨真沼泽地。沼泽地那边是一片密集的荆棘。萨夫伦河艰难地在荆棘丛中穿行，混浊的河水和沼泽汇集在一起。阿克托兹鲁村就座落在阿贾萨真旁边。村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害疟疾。

刚刚走到芦苇丛生的沼泽地，阿里就迷路了。他开始寻找踪迹。一条胡狼的足印把他引到池塘边。阿里又高兴、又生气。他想，也许那条胡狼发了狂。但是，他还是沿着足迹走去。最后，这条足迹终于把他带出了沼泽地。“看来，这条胡狼并不太笨，”阿里想，“也许，所有的胡狼都很聪明……”

第二天拂晓，瘸子阿里到达阿克托兹鲁村。这村里住着三十来户人家。沿着沼泽地边缘盖起的圆顶土房的屋顶上都

① 土耳其一种用花生、胡桃做的酥糖。

铺着刚割来的青草。离沼泽地远些的房顶上铺着的草已经被太阳晒黄了。

瘸子阿里走进空荡荡的村子时，人们都还在安睡呢。从一所半倒塌的房子里探出一个女人的头，立即又不见了。

“大姐，”瘸子阿里招呼她，“胡赛因老爷家在哪儿？”

那女人走到篱笆旁，她指了指村中央那座屋顶上铺着草、盖着白铁皮的长房子。瘸子阿里喘着粗气，拖着瘸腿，赶紧向那座房子走去。大门敞开着。阿里站了一会儿，就有一个高个子男人出现在大门口。

“你干什么，老兄？”他问。

“我从阿布迪老爷的村里来，给他带来一个消息，”瘸子阿里回答。

“进来吧。”

他们走进去后，那个人把他带到一间屋子里，屋里的炉火正旺。地上铺着地毯。阿布迪老爷坐在炉子旁。他在打瞌睡，没有发现有人进来了。他慢慢吞吞地拨弄着念珠。阿里在门边收住了脚步。那个高个子男人赶上几步大声说：

“阿布迪老爷，您村里来人了。”

阿布迪老爷慢慢地抬起了头。他的目光和阿里的目光交遇了。阿里站着，那条瘸腿，使他的身子微微倾斜，就象他立即就会跌倒似的。阿布迪老爷没有立即就认出瘸子阿里，他眯起眼睛，仔仔细细地端详对方。突然，他的脸色变得灰白，他想说话，但又不知说什么才好。瘸子阿里走到阿布迪跟前。老爷恐惧地瞪大了眼睛，念珠从手中滑落了。

“到这儿来，我的孩子阿里，”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

这样说道，“你从村里带来了什么消息？”

瘸子阿里又向前走了几步，坐到炉边。

“喂，那边有什么消息？”阿布迪老爷问。

阿里不声不响地看了看那个带他进来的男人，似乎是说，有那个人在场是不方便的。阿布迪老爷明白了他的意思。

“奥斯曼，”他说，“我们得谈些秘密，你出去一会儿。”

高个子走出屋子，随手带上了门

阿布迪老爷往阿里那边挪了挪，象突然感到有什么可怕的事似地问道：

“什么消息，阿里？也许，你是来跟踪我的吧？”

阿里显得很痛苦，这个堂堂的男子汉似乎要热泪横流了。

“老爷，”他说，“就因为我干的这一行，什么样的苦没尝过啊。我被迫离乡背井去流浪。我还差点送了命。瘦子麦麦德到恰阿沙克村抓我，又把我弄到您的戴伊尔缅奥鲁克村。他对我说，‘我要把你和阿布迪老爷一起处死。’一天晚上，他去到你家，破门而入，我亲耳听到哭喊声。我逃到霍叙克家。他给我松了绑。我求他到你家去看看。他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阿布迪老爷不在家，’霍叙克说，‘麦麦德把门锁上了，谁也不让进。屋里传来了女人们和孩子们的哭叫声。’我逃跑后，另外两个强盗为了找我，搜遍了全村。就在这一片哭喊声中，我逃出了这个地狱。我来找你，求你想想办法。”

阿布迪的脸色变得更加灰白。瘸子阿里忍不住抽噎起来。

“我的妻子儿女都在恰阿沙克。我有什么罪？我怎么能到山里去？给我出个主意吧！你怎么办？你在这丘库尔奥瓦

又怎么办？我们倒不在乎，可你怎么办？你是有名望、有教养的人，是五个村子的主人。人们说你因为害怕那三个小伙子，就躲到丘库尔奥瓦去了。我为你担心，我的老爷，"阿里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阿布迪的脸直到颈根都涨得通红，泪水涌上双眼。

"我的孩子阿里，"阿布迪老爷说，"我对你很不好。你从恰阿沙克搬回村里去吧。我会写信让他们给你牲口和种子的。别生我的气。去搬家吧。"

"我怎么能进山？怎么敢把家搬回去？这个坏家伙会打死我的。……"阿里诉苦道。

"别害怕。他在山里逞凶不会太久了。他和疯子杜尔杜闹翻了。我已告诉杜尔杜该干些什么，我很快就会把奇切克利的队伍派去追击麦麦德的。你不要怕。我的人会象打小鸟一样把他打死的。只要我活着，你就不用害怕，"阿布迪老爷安慰瘸子阿里。

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叠钱，从中间抽出十张绿色的纸币。

"拿去花吧。现在，我对你有个要求：到我村里去告诉我家人，叫他们赶三群牲口到丘库尔奥瓦来。别让这个坏蛋看见。如果你愿意，你今晚就从这里走，谁也不知道。告诉我的人，让他们把你的家从恰阿沙克搬回我的村子去。仔细打听我家人的情况，回来告诉我。这个恶鬼不知把他们怎么样了呢，我真为他们担心。吃了饭就上路吧。"

瘸子阿里又哭了起来：

"别赶我走，我的老爷。别派我到山里去。我好不容易从这个恶魔手心里逃了出来，再落到他们手里可就没命了。"

“别磨蹭了，快上路吧！照我说的去做！别害怕。也许宪兵们已经把他逮捕了。他算个什么强盗！……”阿布迪老爷生气地说。

“好吧，老爷，我去，”瘸子阿里说，“说真的，他在哪儿学会了当强盗的本事啊！”

有人从里屋给阿里端来了吃的。阿里很快吃完了饭就上路了。

“我一回到村里，立刻就给你带消息回来，”和阿布迪老爷告别时阿里说。

瘸子阿里飞也似地赶路。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不瘸了。他脚不着地地走了一天半，走到了沙勒·于姆迈特家附近。等到夜幕降临，他走到房子旁，轻轻地吹了声口哨。听到了熟悉的呼哨声，沙勒·于姆迈特走出来开门。

“好，你来了！”沙勒·于姆迈特说，“小声些，屋子里有许多宪兵。他们本来是去追捕你们这些人的，但扑了一个空，回来了。他们的长官阿斯姆·恰弗什气得发疯。他们现在都睡着了。你的朋友在干草棚里吃得可高兴呢，我给他们宰了只小羊……你的瘦子麦麦德是个不爱吭声的硬汉子，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看得出他心里很不好受。他的眼睛有时闪闪发光。看吧，他会在我们山区扬名四方的。走吧，我带你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走近干草棚。沙勒·于姆迈特捡起两块石头，把它们相互碰击了三下。门轻轻地开了。

“是我回来了，”瘸子阿里说。

“你回来了我很高兴，”麦麦德说着又藏到门后去了。

阿里走进干草棚，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

"阿里老爷，你的朋友于姆迈特是个勇敢的好人，"麦麦德说，"要是别人，早就把我们出卖了。那么，我们也就不得不和那些宪兵们打一仗。你回来得正好。"

"我找到他了，"阿里说，"他在阿克托兹鲁村，在胡赛因老爷家。"

麦麦德高兴极了。他忘记了危险，掏出火柴，点着了放在门槛上的灯。贾巴尔和恰弗什睡在墙角边的一个铺上。麦麦德去把贾巴尔叫醒。贾巴尔惊恐地睁开眼就去抓枪。

"别着慌，贾巴尔，是我，"麦麦德说着把他的枪挪开。

"怎么啦？"贾巴尔问，"出了什么事？"

"阿里回来了，"麦麦德说。

"真的？"贾巴尔问。

"是阿里回来了，"麦麦德回答。

"他找到阿布迪了？"贾巴尔问。

"找到了，"麦麦德回答。

"那么，一切都办妥了，"贾巴尔说。

"是的，一切就绪，"麦麦德说。

"现在就走，对吗？ 麦麦德！"贾巴尔说。

"对，应该立刻就走，"麦麦德说。

"恰弗什怎么办？ 他脖子肿得都不能转动了。他说，他怕活不长了，"贾巴尔说。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麦麦德问。

"把他留在这里，怎么样？"贾巴尔出了个点子。

"他不会同意的。他留在这里也许还会给我们惹出些乱

子呢，"麦麦德说。

"没别的办法。叫醒他吗？"贾巴尔问。

"行，叫吧，"麦麦德说。

贾巴尔摇了摇恰弗什的肩膀，而他只是翻了个身。

"起来吧，"贾巴尔拉他。

"我要死了，要死了，明白吗？就要死了，"恰弗什含糊不清地说。

"起来吧，我们该上路了，"贾巴尔说着，想拉他起来。

"别碰我，我要死了……要死了……"恰弗什呻吟着。

"起来吧，我亲爱的英雄恰弗什！你还把自己当做强盗首领呢！有这样的首领吗？"贾巴尔劝说着。

他放开恰弗什。恰弗什立即倒在草堆上睡着了。

"可怜的人！这么多日子来他第一次睡着觉，"麦麦德同情地说。

"怎么办？把他留下？"贾巴尔问。

"不行，"麦麦德果断地说。他抓住恰弗什，把他拉起来，摇晃他，在他耳边不断地喊道：

"恰弗什，恰弗什！起来吧！阿布迪老爷在阿克托兹鲁村……瘸子阿里刚从那里来。瘸子阿里……"

列杰夫·恰弗什睁开眼睛。

"什么？"他问了一声。

"阿布迪老爷在阿克托兹鲁村，"麦麦德又说了一遍。

"瘸子阿里找到他了？"列杰夫·恰弗什问。

"是的，瘸子阿里找到他了，"麦麦德说。

"我早就打算好了，如果这个瘸子找不到阿布迪老爷，我

就把他打死。看来，他保住了自己的命，”恰弗什说着站起身来。伤口痛得他皱起了眉头。

“孩子们，上路前，请把我的伤治好吧。列杰夫·恰弗什要去做一件一生中最高尚的事——他将把异教徒打死。愿真主原谅我所有的罪行，”恰弗什说。

“我来给你治伤，”瘸子阿里自告奋勇。

列杰夫·恰弗什坐下来。

瘸子阿里走到恰弗什跟前。

“如果你找不到他，阿里，你就完了。我早就把你打死了，”恰弗什说。

“现在，我们找到了穷人的死敌，惩罚他吧！”瘸子阿里说。

“我们会惩罚他的，你会看见的！”恰弗什激动地说。

阿里把装在皮鞋油盒里的药膏取出来，涂在恰弗什的伤口上，然后把伤口包扎好。

“现在走吧，快些！这个异教徒多活一分钟都会给我们造成危害，”列杰夫·恰弗什说。

朋友们急急忙忙走出草棚。他们甚至忘了与沙勒·于姆迈特告别，就向阿克托兹鲁那个方向走去。

“嘿，这一天！”贾巴尔感叹地说。

“我真高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麦麦德说。

麦麦德高兴得不知干什么才好。他飞快地走着，脚不着地。瘸子阿里好不容易才跟上他们。

瘸子阿里告诉他们，那个异教徒怎么上了他的当，还给了他十个里拉。朋友们笑了。

走到雅尔纳兹杜特村时，他们感到又累又饿。但是，即将

来临的复仇时刻催促他们快到阿克托兹鲁去。白天，他们尽可能避开人们，晚上，就在沟里、路边或荆棘丛中赶路。

“别担心，我这就去给你们找面包来，”瘸子阿里说，“你们在这个山洞里等我。”

阿里到雅尔纳兹杜特村去了。从这个村再走半小时路就到阿纳瓦尔扎堡了。从那里就可以看见阿克托兹鲁了。半小时后，阿里带回两袋子东西。一个袋里装着面包，另一个袋里装着酸奶。

“酸奶是我偷来的，”他说，“挂在一座房子前的柱子上，我就把它拿来了，象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

朋友们吃了些面包，卷了烟，抽了起来。

从列杰夫·恰弗什的脸色可以看出，伤痛搅得他心绪不宁。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咬牙。

“我是强盗头领，”他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如果你们要干涉我的事，那就只好抱怨你们自己了。我这一生中一件好事也没做过。那么，就让我现在来做一件好事吧！你们必须绝对服从我。我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得干什么。明白吗？”

他转过身去问贾巴尔：

“明白吗，贾巴尔？”

然后，他又问麦麦德：

“你呢，麦麦德？”

“明白了，”麦麦德和贾巴尔齐声回答。

“天黑前，我们在这里等着，晚上就躲到村边的沟里去。别插嘴！这个地方我很熟悉，我了解这里的每一条沟、每一块石头，懂吗？每一块石头。看，那边就是杰伊汉河上的小岛，

在阿纳瓦尔扎后面是哈泽拉尔，再往后就得进山了。我们和异教徒算完了账后就到那里去。也许会有一连宪兵来追我们。虽然我对这个地方了如指掌，但是，要躲开他们还是很困难的。你们必须听从我。那个独臂兄弟就是因为没听从我的话，结果一大队人都送了命，他自己也被打死了。这回，列杰夫·恰弗什该当丘库尔奥瓦的主人了。你们必须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

他们躲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被山溪冲刷而成的坑。流水带来的白色的碎石子、松树皮、芦苇、树根被坡边的荆棘丛挡住了。后来，溪流又淹没了荆棘丛，冲刷着附近的土地，形成了这个水坑。

夜幕渐渐降临。太阳缓缓地落下山去。那最后一束落日的余晖温暖着平原大地，把天边的浮云染成一片金黄。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丘库尔奥瓦的落日了，”列杰夫·恰弗什打破了沉默，“你们看，太阳好象坐在地上似的，渐渐变红，变成金红色。它突然静止不动。可是刹那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多么美啊！看啊！说实话，我就要死了。你们看啊！”

贾巴尔微微一笑。

“你在笑谁，狗崽子？”列杰夫·恰弗什非常气忿地问。

“瘸子阿里，”贾巴尔说。

列杰夫·恰弗什稍稍平静些了。

太阳下山了，天色立刻变得很黑。列杰夫·恰弗什象一座雕像似的站着一动不动。

“现在，我可以安心死去。我又一次看到了丘库尔奥瓦的

落日，"他说。

朋友们越过雅尔纳兹杜特平原。但是，再往前走不多远，一片沼泽地挡住了去路。他们好不容易蹚过沼泽地。已经可以看见阿克托兹鲁村的房顶，星星点点的灯光在远处闪耀。四周笼罩着沉沉的黑夜。朋友们累极了，他们在灌木丛也坐下休息。瘸子阿里掏出火柴想抽口烟。

"瘸子阿里，你这个坏蛋，把火柴放进口袋里去，要不我就把你打倒在地！"一直在轻声呻吟的恰弗什突然喊叫起来。

瘸子阿里一声不吭地把火柴放进口袋里。

"我再说一遍，"恰弗什严厉地说，"如果有谁现在敢不听我的话，即使他是我的父亲，我也要打他。我是不是你们的头领？"

"是的、是的，恰弗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问完这句话后，恰弗什就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似乎在想什么事。约莫过了半小时，他扬起眉毛，转身向着麦麦德说：

"你以后还需要瘸子阿里吗？"

"是的，"麦麦德说。

"瘸子阿里这样的人对强盗们总是有用的，"列杰夫·恰弗什说完又沉默不语了。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

"喂，恰弗什，你怎么啦，睡着了？"贾巴尔忍不住问。

"你这个狗崽子！"恰弗什生气地骂道，"你以为，在这么个孤零零地矗在平原上的大村子里抓走一个人是件容易的事吗？我在想法子。"

他又默默地思考着。过了一会儿，恰弗什象是被人弄醒

了似的抬起了头。麦麦德和贾巴尔的身影在黑暗中依稀可辨，在星星的暗淡的亮光下他们的脸显得模糊不清。

“孩子们，”列杰夫·恰弗什怀着突如其来的温柔说，“我是个快进坟墓的人了。我的伤是治不好的，我要死了，这点我自己很清楚。我为你们，为瘦子麦麦德担心。他有一颗美好的心。多少年来，阿布迪老爷那五个村子的农民都不敢起来反对自己的主人，只有麦麦德这样做了。他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人。如果我能继续活在世上，我会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麦麦德。但是，我命中注定很快要死了，”恰弗什转身对阿里说，“你，瘸子，是个聪明人，但你不是强盗，你可以帮助麦麦德。”

“我可以为麦麦德做任何事，只要我做得到。我的房子被捣毁，我一家人被赶出了村，这个遭遇象沉重的石块压在我心上，”瘸子阿里接着他的话说。

“现在讲正经事，”恰弗什说，“半夜里我们就走近胡赛因老爷的房子。叫他们开门。进去后就把阿布迪老爷打死，然后我们就躲起来。但瘸子阿里不能和我们在一起。”

“现在已经半夜了，恰弗什，该走了。立刻就走。你看呢？”麦麦德问。

恰弗什站起来，整了整弹药盒，把子弹装上枪膛。随后检查了手榴弹。

“把火柴给我，瘸子。你不能在这里停留。快到别处去吧，”恰弗什说。

阿里把火柴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恰弗什。

“祝你们成功，”他说完，转身走了。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再见吧，阿里！”麦麦德说。

“再见！”阿里说。

等阿里消失在黑暗里后，朋友们便出发到村里去了。北风在农民的草房屋檐上旋转着，尖厉地呼啸着。

朋友们在村里的一所房子前站住了。这所房子的屋顶有一半是用铁皮盖的。

“敲门，麦麦德，”恰弗什说，“而你，贾巴尔，准备好，躲在屋檐下那个角落里。向每一个要接近房子的人开枪。不要手软，见人就打！”

麦麦德拾起一块石头开始敲门。屋顶上的铁皮在星光下发出暗淡的亮光。敲门声划破了村里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屋里一个男人的声音问道：

“谁呀？干什么？”

“是我，兄弟，从阿布迪老爷村里来的。开开门——我给他送消息来了，”列杰夫·恰弗什说。

“等明天早晨再来，现在你走吧！”屋里的人说。

这时，村子那头传来了狗叫声。

“我有要紧的事。我必须见见阿布迪老爷。开开门，兄弟！”列杰夫·恰弗什再三要求。

门微微地开了一道缝，但立刻又关上了。听得见上门锁的声音。

“唉，伤口碍事，要不，我早就进去了，”列杰夫·恰弗什叹了口气，“没关系，我会叫他们开门的，”突然，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喊道：“我是列杰夫·恰弗什，强盗头领！如果你们没听说过，那么，现在请听吧！把异教徒阿布迪交给我！如果不交出

来，那你们就是自己找死！我不会伤害胡赛因老爷的。喂，快把异教徒交出来！”

接着，麦麦德也喊道：

“我是瘦子麦麦德，我是来为母亲和未婚妻报仇的。我要为穷人报仇。把异教徒带到院子里来。他不出来，我们决不离开这里。”

“我们这里没有阿布迪老爷，”屋子里一个声音喊道，“你们趁着没事早些走吧，他不在我们这里。”

“我叫列杰夫·恰弗什，我是强盗首领，你们不把阿布迪老爷交出来，我就不离开这里，”说完，他又对麦麦德说：“麦麦德，把手榴弹放在门下面，我们炸开它。”

屋子里响起了哭叫声：

“我有家，有孩子！阿布迪不在我这里……”

“那就把门开开！”列杰夫·恰弗什说。

“我不开！”那人说。

“麦麦德，手榴弹埋好了吗？”列杰夫·恰弗什喊道。

“好了，恰弗什，炸吗？”

“你还等什么？！”恰弗什喊道。

屋里有武器的碰击声。

“麦麦德，卧倒！”恰弗什喊道，“卧倒！异教徒要开枪了！”

响起了枪声。

“扔手榴弹！”列杰夫·恰弗什命令。

“可怜可怜孩子们！”这家的主人哀求着，“我们投降，你们想干什么就干吧，阿布迪，别开枪了！我们出去，你们想干什么就干吧。”

枪声停了，大门敞开着。还没穿好衣服的吓傻了的女人们抱着睡眼惺忪的孩子们跑了出来。她们沿着街道跑去，一个老头和两个小伙子跟在她们后面也跑了出来。

“阿布迪在屋里，你们和他算帐吧，”老头对强盗们说。

屋子里的人又开始射击了，这是阿布迪，他的枪法又快又准。

农民们听到枪声，都向胡赛因老爷家跑来。

“强盗来了，”有人说。刹那间，胡赛因老爷家门口的人已跑得无影无踪。

“你守住大门，”列杰夫·恰弗什命令麦麦德，“继续射击。”

“这样做没有用处，那个坏蛋藏在屋子里，他会把我们都打死的，”麦麦德说。

“瞧你说的，他能打死我们，”恰弗什冷笑了一下，“我现在就给他点颜色看看。你就往门里打枪，别跟我犟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必须不停地往里射击。”

说完，他突然大声喊叫起来：

“喂，阿布迪！你非但不求饶，反而向我开枪？！你藏在屋里放暗枪，好吧，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列杰夫·恰弗什绕过房子，走到对面的那堵墙边。麦麦德不停顿地向门里放枪。列杰夫·恰弗什到底想干什么？麦麦德感到很纳闷。

阿布迪老爷不停地还击。贾巴尔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监视着，不让任何人接近这所房子。阿布迪的枪法很准，幸亏麦麦德趴在偏离大门的一个角落里，所以没被他打中。

来看热闹的女人们、孩子们和所有的人都跑回自己家去了。街上静悄悄的，就象强盗们进村时那样空无一人。

麦麦德还是不停地往门里开枪。还得等多久？不知道恰弗什在哪里。麦麦德不愿意这样无目的地射击，但麦麦德的枪声刚一停息，列杰夫·恰弗什就在屋后喊起来了：

"为什么不开枪？婊子养的，快射击！"

麦麦德很不情愿地又开始射击。

桑树后面一个人的声音说：

"即使你们一直打到天亮，但是，你们怎么把阿布迪老爷从屋里弄出来呢？"

"你是谁？"麦麦德问。

"我是胡赛因老爷。在库尔特·列希特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强盗到丘库尔奥瓦来过。列希特就是死在这里的，到了早晨，你们也会象蠢驴一样被打死的。算了，走吧！"

"贾巴尔！贾巴尔！别让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再胡说八道！让他住嘴！"列杰夫·恰弗什怒冲冲地喊道。

贾巴尔向桑树那边放了几枪。

就在这时候，房子四面墙上和屋顶上升起了红色的火舌。一瞬间烈火把整座房子包围了。

"怎么样，胡赛因老爷，你这个老家伙，"列杰夫·恰弗什喊道，"你可以害死库尔特·列希特，但是，你治不了我！我列杰夫·恰弗什是丘库尔奥瓦的狼。今晚我要是不把阿布迪老爷打死，就把全村都烧光！"

在橡树下的那个人突然喊叫了一声，接着女人们、孩子们都叫起来，好象整个村子都被喊叫声包围了。

“麦麦德，停火吧！让这个异教徒走出来。”列杰夫·恰弗什命令。

麦麦德停止了射击。

风把白杨树一样高的火舌，从这边卷到那边，火势渐渐猛烈了。

附近的两所房子也着火了，过了十几分钟，烈火包围了近十座房子。

贾巴尔和麦麦德趴在门边等待阿布迪出现，列杰夫·恰弗什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喊着：

“阿布迪老爷，出来吧！要不就烧死你，出来请求麦麦德饶恕你，也许，他能留你一条命。”

屋子里没有任何回答。一颗子弹从列杰夫·恰弗什耳边擦过。火舌伸向天空。红色的火星飞向夜空，消失在黑暗中。四周被照耀得如同白昼。大火甚至把杰伊汉河湾处的阿纳瓦尔扎紫色的山岗也照得通明……

被大火惊起的人们，半裸着身子，在村子里跑来跑去，从着了火的房子里拖出家具什物。

人们惊惶失措，到处是一片混乱。

“出来吧，阿布迪，否则就会象烤羊肉那样被烤熟了！”

列杰夫·恰弗什继续喊叫。

“屋里没有别的出口，”他安慰麦麦德，“你不用担心，阿布迪老爷马上就会跳出来的，你立刻打死他。”

“好吧，”麦麦德回答。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从桑树后面跳了出来，跑进燃烧着的房子里，她很快就从房子里搬了个床垫出来，然后又冲进去

拖出了用核桃木做成的箱子。她又搬出了毯子、被子、锅、盘子等等。最后她抱出了一个卷好的大被子。大火把门封住了。

贾巴尔和麦麦德趴在自己的位置上，而列杰夫·恰弗什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等待着阿布迪老爷出现。房顶坍了，墙倒了，可是，谁也没从屋里出来。

突然刮起一阵北风，北风把火焰吹遍整个村子。所有的房子都燃烧起来，四周象白天一样明亮，似乎丘库尔奥瓦平原上升起了太阳。柳树和桑树在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吓坏了的人们在村子里来回奔跑着，呼叫着。

烈火飞腾，一束束巨大的火花不时地飞向天空。

“我们把他放过了……”麦麦德喃喃自语。

“是的，放过了，”贾巴尔重复他的话。

“没有一个可以让他逃掉的缺口，”列杰夫·恰弗什说，“我一直在房子周围监视着，也许他已经烧死了，他认为，与其落到我们手里，还不如烧死好。”

“也许是这样，”贾巴尔同意他的看法。

“即使这样，我也希望能亲眼看看他的尸体，”麦麦德叹了口气说，“遗憾得很，为了这个坏家伙烧毁了一个大村庄。”

“哦，现在还在燃烧呢，”贾巴尔悲伤地说。

“就让它烧吧，”列杰夫·恰弗什说，“但愿丘库尔奥瓦的人、土地和石头都烧成灰烬。”

“穷苦的农民们什么也剩不下了吧？”麦麦德很难过地问。

“反正他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连家也没有了。他们的命运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改变的，他们从前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

样，”列杰夫·恰弗什回答。

“恰弗什，我们还要在这里等很久吗，还等什么？”麦麦德忍不住问道。

“还等什么？”列杰夫·恰弗什问。

“还等什么？”贾巴尔反问。

“早有人到镇上报告去了，那儿也许已经一片混乱了，”麦麦德说。

“还会向安卡拉电告村子被烧毁的消息呢，”恰弗什哈哈大笑。

“我们搞得他们惊惶失措！我们应该到阿纳瓦尔扎山里去，如果我们在平原上和他们遭遇，那我们就完了。”

朋友们看了看燃烧着的村子，他们各自都为这次不成功的袭击而感到不快。但是，没有办法，必须立刻上路逃跑。

走出村子，他们停了脚步回头一望，整个村子变成一片火海。

“没有一所房子不着火。这是因为，今晚刮的是北风。如果没有风，就不会这样的。我还不如死了呢，真没想到会这样。”麦麦德说。

“是的，全都烧光了，全村都烧光了。”贾巴尔又说。

“我们出村时，男女老少所有的人都用石头般呆呆的目光看着我们，你们发现了没有？他们谁也不说话，”麦麦德继续说，“谁也不骂我们，也不向我们扔石块，只是用那呆板的目光看着我们，这种场面，我是无法看下去的，宁肯去死，我也绝不会去看的。”

“没法子……唉，我的脖子……大概我要死了，唉，脖子

痛，"列杰夫·恰弗什哼哼着说。

他坐在地上，用双手遮住脸坐了一会儿。

麦麦德和贾巴尔站在他身旁。突然，列杰夫·恰弗什躺倒在地上抽搐起来。

贾巴尔想拉住他，但拉不动，他的身子弯曲得象一只弓。

村子那边传来了人群的喧闹声。

东方，天边出现了一颗大星星，在漆黑的夜空闪闪发光。

人声迫近了。听到一个人在说：

"他们到那边去了，刚过去。"

立刻就有人问：

"向哪个方向去了？"

麦麦德对贾巴尔说：

"听声音象阿斯姆·恰弗什。"

"是的，是他，"贾巴尔激动地说，"必须赶快逃跑，列杰夫，我们把你的伤口绑好了，起来吧。"

贾巴尔把缩成一团的列杰夫背起来就走。

他们三人奔跑着，不知该往哪儿去。火势渐弱，过一会儿就熄灭了。他们淹没在黑暗中。

"切断他们的去路，往阿纳瓦尔扎方向搜索，"传来了阿斯姆·恰弗什的声音。

"糟糕，"贾巴尔说。

"如果我能知道那个异教徒已经死了，我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唉，只要我能知道他真的烧死了……"麦麦德边跑边说。

"恰弗什安静些了，"贾巴尔说。

“把他放下吧，也许，也许，他的情况不好吧？”麦麦德说。

“没什么可怕的，”列杰夫·恰弗什呻吟着说，“一切都过去了，把我放到地上。”

贾巴尔感到很吃惊，他把恰弗什放到地上。

“我们到哪儿去？”列杰夫·恰弗什问。

“阿斯姆·恰弗什在追赶我们，”贾巴尔回答。

“扶我起来，”列杰夫·恰弗什对贾巴尔说。贾巴尔把恰弗什扶起来，恰弗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望着黑暗的四周。

“听我说，”他说，“我们离荆棘地不远了。如果我们能走到阿纳瓦尔扎山，我们就有救了。但这不可能，因为在路上他们就会把我们抓住！”

列杰夫·恰弗什沉默了，注意地听了一会儿。

“他们已经离我们很近了，你们听见声音了吗？”

“听见了……”麦麦德回答。

“我也听见了……”贾巴尔说。

“要在荆棘地里躲开他们是很困难的，明天，邻近五个村子的农民都会来寻找我们。但是，没有别的出路，”列杰夫·恰弗什说。

“你说得对，”麦麦德同意他的话。

“荆棘地在那边，在杰伊汉河那边，我们跳进河里，沿着河游过去，也许还能得救，”列杰夫·恰弗什建议。

“还有什么办法？”麦麦德说。

“我们把那个异教徒烧死了，”恰弗什说。

“当然烧死了，”麦麦德很有信心地说。

“我还有些怀疑，也许他逃走了？”贾巴尔将信将疑。

“你就是异教徒，”恰弗什生气了，“也许你还为他的逃跑高兴吧？他怎么能逃走？麦麦德守在大门口，我在房子周围巡逻，又没有窗子，你说说，他怎么能逃走？”

“他烧死在屋子里了，”麦麦德说，“现在我死也不怕了。”

“这是肯定的，”恰弗什同意他的话。

贾巴尔沉默不语。

渐渐追近的脚步声划破了黑夜的寂静。人们在无边无际的灌木丛中穿行。他们的脚步声象浪涛一样哗哗作响。

“他们赶上我们了，他们都不说话，”贾巴尔轻声说。

“对，”麦麦德说。

“快扶着我到荆棘丛里去！”恰弗什命令。

麦麦德和贾巴尔架着恰弗什往荆棘丛中跑去。追捕的人已经近在咫尺。麦麦德他们感到好象连高山、岩石、树林、灌木丛都一齐跑来追赶他们。一个巨大的浪头将会和黑夜一起把他们吞没……人们立刻就追上来了。

平原……多灾多难的大地，你是多么宽广！啊，母亲！

晨曦中，平原象一个巨大的镀了锌的大圆托盘闪闪发光。

远处有几座小山岗。再往后就是阿纳瓦尔扎山脉了。到了那里，他们就得救了。但是，前面，一条杰伊汉河挡住了去路。黑色的河、湍急的流水。只有几处水流比较缓慢。杰伊汉河流经黑土带，带走了肥沃的泥土。长满芦苇的河两岸是无法穿行的，只有长腿鸨鸟可以在那里停留……常青的灌木林散发着清香。平原上，一棵枝叶茂密的桑树挺立着。

如果没有前面那片荆棘地，他们就无处藏身了。

荆棘丛中散发出一股沼泽地的潮气。这里是人迹尚未到

过的地方。

人声喧哗。这声音象风一样在平原上空盘旋、象火舌一样猛扑过来。

“到这儿来，孩子们，”列杰夫·恰弗什困难地喘着气，轻声说，“没剩下多少路了。”

前面突然响起了枪声。

“卧倒！”列杰夫·恰弗什发出命令。他们立刻就卧倒了，“他们已经到荆棘地了。小声点！别放枪。爬到灌木林里去。把子弹退出枪膛。只要一开枪，我们就完了。这个村子里的农民会把我们撕成碎片的。”

密集的子弹象雨点一样向他们迎面射来，使他们寸步难行。

朝霞升起的时候，枪声突然平息了。

“他们不在这里，”不远处有一个人说，“要是他们在这里，他们早就还击了。”

“农民们追来了，”另一个声音说，“他们是知道的……”

农民们的脚步声。

“也许他们到阿纳瓦尔扎去了……”

“肯定是到阿纳瓦尔扎山上去了。他们又不是疯子，怎么会躲在荆棘地里等死？！”

一大群农民，其中还有妇女、孩子，都和宪兵们汇集在一起了。你叫我嚷的……吵吵闹闹的人声此起彼伏……渴望复仇的那群人叫喊着在田野上到处奔跑，在荆棘丛里寻找那几个逃犯。

突然，从阿纳瓦尔扎山脚下传来了枪声。

"到阿纳瓦尔扎去！到阿纳瓦尔扎去！"人们喊叫着。

农民们叫骂着向阿纳瓦尔扎方向跑去。

"别动！"列杰夫·恰弗什轻声说，"农民们救了我们。他们把宪兵们弄得晕头转向。看在真主面上，别动弹！"

列杰夫·恰弗什的呼吸象一股炽热的风，烤得麦麦德的耳朵、脖子发烫。

就在不远处，离他们十五米左右的地方，宪兵们来回走动。三个逃跑的人趴在灌木丛下，紧贴着地面。他们的心紧张得怦怦直跳。如果宪兵们站住留神听，就能听见他们惊惶的心跳声。

阿纳瓦尔扎山脚下的喧哗声还没有止息。这是在逃跑的人意料之中的事。

农民们在田野里搜索了一遍，议论了一会儿，谁也没找到，就决定回去了……宪兵们也跟着他们走了。

列杰夫·恰弗什如释重负，他轻松地叹了口气。

"哦，感谢真主！要是我们落到农民们手中，我们就会被撕成碎片的。现在，我们快到山里去，走远些……"

他们上山了。走了几步，列杰夫·恰弗什又停了下来。

"你怎么啦？"麦麦德问他。

"哎哟！"列杰夫·恰弗什又呻吟起来。

"我们该怎么办，恰弗什？"麦麦德问。

"到那边去，走远些……到能隐蔽的地方……"恰弗什喃喃地说，"到山里去……"

麦麦德和贾巴尔架着恰弗什走。恰弗什的双脚无力地在地上拖着，就象死人一样。他们就这样走到天亮。东方，灌木

丛的尖端已经挂上了金色的晨光，黑绿色的小树丛也开始发亮，仿佛披上了一层蓝色的薄雾。渐渐地，灌木丛淹没在一片浓雾中。

他们的脚被荆棘刺破了。麦麦德想起了家乡的灌木林。黄铜的亮光又象闪电一样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又回忆起第一次到镇上去的情景。

朋友们小心翼翼地把恰弗什放倒在地上。他的脖子肿得和双肩一样粗了……恰弗什的嘴动了几下，可说不出话来，他用手指着阿纳瓦尔扎山，又指指地。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块地看着。

泪水挂在他的脸上。他闭上了眼睛。突然，他伸开腿，微微地抬起身子，立刻又倒在地上。

“恰弗什！”麦麦德和贾巴尔齐声呼唤他。

“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死，”麦麦德说。

“他总是说到死，”贾巴尔说。

“他的愿望实现了吗？”麦麦德问。

“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怎么当的强盗。我不知道他的愿望是否实现了，”贾巴尔说。

“他比我更强烈地希望看到阿布迪的死。为什么？要知道，阿布迪是我的敌人。当你说阿布迪也许没有烧死，可能逃跑了时，他简直想把你撕成碎片呢。”

“把刀子拿出来，挖一个坑吧，”贾巴尔说。

麦麦德开始挖坑。

“可怜的恰弗什，”他说。

他们用了一小时功夫在湿地上挖了一个齐胸深的大坑，

然后，把恰弗什放到坑里、堆上树枝、又盖上土。

“贾巴尔，可怜的恰弗什坟前该有一棵树，我们种上一棵小树吧，”麦麦德说。

“好吧，”贾巴尔同意了。

朋友们找到一棵小桑树，把它种在坟旁。

“也许，这是荆棘丛中的第一座坟，”麦麦德说。

“是啊，谁能把死人埋到阴暗的灌木丛中呢？”贾巴尔说。

太阳升起了。从盖在恰弗什的新坟的湿土上升起一股蒸气，湿泥块在阳光下闪着亮光。

天刚刚亮，村子那边又传来了人声。

“恰弗什对我们说什么来着？”贾巴尔问。

“他指了指阿纳瓦尔扎山上的悬崖峭壁，”麦麦德回答。

“我们必须到杰伊汉河那边去。我们不能穿过荆棘地到达阿纳瓦尔扎。”

“我们必须按照恰弗什最后的意愿去做。他非常熟悉这个地方。当他看到这个村子里燃起熊熊的大火时，他是多么高兴啊！是吗，贾巴尔？他想把整个丘库尔奥瓦都燃成灰烬。他是个好人！看来，丘库尔奥瓦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幸，”麦麦德说。

“我只知道他热爱丘库尔奥瓦，谁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丘库尔奥瓦不好。有时，恰弗什还怀着深沉的思念唱起那支歌……

炎热笼罩着的丘库尔奥瓦平原，
每一只蚊虻都能把人血吸干；

你若死去，我将痛苦无限，
起来，兄弟，让我们返回家园。

恰弗什唱完歌以后，总是久久地默默无言，接连几天非常忧伤。后来，悲伤又渐渐消逝了。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愁！现在，一切都被埋葬在这阿纳瓦尔扎的荆棘丛中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再咒骂丘库尔奥瓦，也不再唱那支心爱的歌。从他的同伴那里我知道，他从来不和强盗们一起下山到丘库尔奥瓦去抢劫，他总是独自留在路上等他们。这就是他的命运。现在，他躺在丘库尔奥瓦大地上了。"贾巴尔说。

"也许，他就希望这样……"麦麦德补充贾巴尔的话。

"走吧，麦麦德，人们很快会带着狗追来的，"贾巴尔说。

麦麦德怀着沉痛惜别的心情回头看了看恰弗什的坟。泪水在他眼中闪耀。

"永别了，恰弗什！"麦麦德说。

"永别了！"贾巴尔也说。

朋友俩在密密的荆棘丛中艰难地穿行。

贾巴尔背着恰弗什的枪和银饰物，这些东西简直使他精疲力尽了。

麦麦德看来比任何时候都精神抖擞。他轻快地用刀把挡路的荆棘砍掉，为贾巴尔开路。贾巴尔弯着腰，跟在他后面。麦麦德似乎在与大自然搏斗。

烈日炎炎。只有灌木枝干的折裂声划破这正午的宁静。麦麦德和贾巴尔慢慢地向前走。他们的身后出现了一条细长的小路。

到阿纳瓦尔扎还有两小时的路程呢。在前方，他们只看见蓝色的天和峭壁的顶峰。

已经下午了，可是他们才走过一半路程。

“我们在这儿等到天黑，然后再赶路，”麦麦德建议。

“我快累死了，”贾巴尔说着便坐在地上，伸直双腿。

麦麦德在他身旁坐下。

离悬崖已经很近了。突然，他们听到了脚步声。

麦麦德站起来，看了看说：

“谁也没有……农民们还在找我们。看来，他们已经走远了。随他们去找吧，我们已经逃出他们的掌心了。”

贾巴尔也站了起来。

“不管在荆棘丛里，还是在山上，他们再也找不到我们了。他们也许会请阿扎布勒和苏姆巴什来帮忙，还会去请镇上的宪兵呢，”他说，“他们还会想法子来抓我们的。”

“那么，还不如在这儿等几天，怎么样？”麦麦德问。

“我们到考赞附近的山里去，”贾巴尔说。

“你知道怎么走吗？”麦麦德问。

“不知道。但山里的地形我很熟悉。只要一上山，四周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了。”贾巴尔说。

“那么，趁着天还没黑，我们走吧，”麦麦德说。

“脚步声听不见了，”贾巴尔说。

“可别是他们在荆棘地旁设下了埋伏，”麦麦德说。

“不会的，他们连想也不会这样想的，”贾巴尔说。

“好吧，那么，我们这就走吧，”麦麦德说。

当他们爬上阿纳瓦尔扎山顶时，天色已经全黑了。远处，

山脚下，有几处暗淡的灯光在夜幕中闪亮。杰伊汉河象一条蜿蜒逶迤的黑色的带子伸向远方。阿克托兹鲁村沉浸在漆黑的浓雾般的夜色中。

“那是什么地方？”麦麦德指着东方问道。

“那里应该是博兹库尤村。”贾巴尔回答。

“我们从这村子里穿过去怎么样？那样可以少走些路，”麦麦德说。

“也许他们就在村里。我怕他们，”贾巴尔说。

“我们就从村里走。如果他们在那里，那我们就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麦麦德说完就向贾巴尔转过身去。黑夜里，他好不容易才看清贾巴尔的脸。

“依你看，贾巴尔兄弟，那个坏蛋死了没有？”麦麦德问。

“我看没有。如果阿布迪还在着了火的屋子里，无论如何他会跑出来的，至少也会叫喊几声的。”

“也许他被烟熏死了？”麦麦德问。

“阿布迪直到最后还在开枪。如果他被熏死了，他就不会射击了。”贾巴尔说。

“也许，烧着的屋顶坍下来把他砸死了？”麦麦德又问。

“要是这样就好了！如果……那么，我们就算没有白白地受这次折磨，”贾巴尔说。

下山时，他们俩都感到饿极了。

十五

古老的传说中有许多关于丘库尔奥瓦的故事……

当瘦子麦麦德在山上当强盗时，有许多人在传说一个九十岁的老人考扎·伊斯马伊尔的事情。老人长着一双象水草地那么碧绿的眼睛，象所有土库曼人一样的尖尖的下颌上长着稀疏的小胡子。他肩膀宽宽的，象小伙子一样，他的目光就象山鹰那么敏锐。他虽然已年逾古稀却还常常弯着腰，肩上挂着猎枪上山打猎，一路上总是唱着忧伤的歌。他喜欢讲述部落间的仇恨。每次，在故事结束时，就骄傲地让人看他身上的那些伤疤。

考扎·伊斯马伊尔熟悉土库曼人的风俗习惯，他珍惜这些习俗，并愿一辈子遵循它们。

有时候，他象喝醉了酒似的非常激动。这时，考扎·伊斯马伊尔就骑上那匹他亲自喂大的棕黄色的马，向长满青松和百里香的山上飞驰而去，马儿象从古老的土库曼部落那边吹来的疾风那样飞奔着。有时，考扎·伊斯马伊尔讲述土库曼民族迁移的历史和与奥斯曼民族进行的那次大战。有时，他讲稀奇古怪的故事：什么带镜子的枪啦；什么刻满花纹的大臼在帐篷里呜咽啦；什么红红绿绿的木房子啦；还有什么一只曼德林琴降落在丘库尔奥瓦平原上啦……

考扎·伊斯马伊尔总是这样讲故事的："五、六十年前……"他一开始讲就滔滔不绝，他叙述的故事，个个象情话一样美丽，象民歌一样动听："……丘库尔奥瓦到处是沼泽、荆

棘丛和灌木林。只有在一座座小山岗下有小块耕地。那时，丘库尔奥瓦平原上没有人烟，只有土库曼牧人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牧人到来的日子就是丘库尔奥瓦的盛大的节日。光秃秃的树、光秃秃的土地、光秃秃的世界似乎都象过节似的被梳妆打扮起来。牧人们的五颜六色的帐篷在丘库尔奥瓦平原上缓缓行进。那时，我们就带上自己的家具什物，翻过山去，在宾博阿高原上搭起帐篷。冬天来了，我们又返回丘库尔奥瓦平原。那边是连老虎都无法穿行的灌木丛、芦苇、沼泽地。丘库尔奥瓦平原上终年郁郁葱葱。青草长得高高的，那是胆小的黑眼黄羊出没的地方。我们常常骑着快马追捕黄羊，只有在追捕黄羊时才能知道马的勇敢。

高高的芦苇丛遍布在丘库尔奥瓦平原和它的湖边。芦苇花象金色的细雨撒落在湖面上。丘库尔奥瓦平原上，水仙花遍地开放，空气里整日整夜地弥漫着芬芳。啊，不幸的丘库尔奥瓦平原啊！……波涛汹涌的地中海啊！……白色的浪花……

部落搭起了帐篷，牧民的帐篷上炊烟缭绕。托普拉克卡列平原，从杰伊汉河到近山处的河上游地区直至海边是泰吉尔利部落的所在地。河的下游处，杰伊汉贝基尔利和穆斯塔法贝伊利部落在那里生息；现在的杰伊汉县曾经是杰利特部落生活的地方；在阿纳瓦尔扎和海密泰堡之间是博兹多安部落；阿纳瓦尔扎和考赞之间是列克库尔德人部落；在苏姆巴什河和托罗斯山之间有苏姆巴什勒部落；而在现在的埃克希列尔村和卡迪尔利之间有鞑靼人的部落。这些部落几经迁移。博兹多安部落曾经到过杰利特部落的地方放牧，而杰利特部落也到博兹多安部落那里去。最强大的部落是阿弗沙尔，在

丘库尔奥瓦平原上，他们可以任意占领任何一块地方，谁也不敢反对他们。

我还依稀记得那阿弗沙尔人与奥斯曼人的斗争。阿弗沙尔人的首领是考赞奥鲁老爷。他就住在现在考赞那个地方。以考赞奥鲁为首的所有部落与奥斯曼人交战。奥斯曼人胜利了。他们抓走了考赞奥鲁，把阿弗沙尔部落赶到博佐克去。奥斯曼人破坏了周围的一切。达达尔奥鲁的歌至今还在叙述那次阿弗沙尔人的惨败。这首歌是悼念考赞奥鲁的。”

考扎·伊斯马伊尔的话突然停顿了。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双唇在颤抖。他用浑厚低沉的嗓音为考赞奥鲁唱起了悲歌：

我登上了考赞山顶，
白雪淹没了我的双膝；
我已经遍体鳞伤，
渴望着有人前来救急。

难道儿子们能用刀枪，
把父亲杀死在地？
难道苏丹的士兵们，
能允许这样的罪恶再加延续？

漆黑的长夜既然已经降临，
那就让它吞噬整个大地。
我勇敢的考赞奥鲁呵，

面对凶恶的敌人，理应为正义捐躯。

“奥斯曼人强迫别的部落在丘库尔奥瓦定居，他们给每个部落划定土地，为了不让人们从高原牧羊地逃跑，奥斯曼人在山上站岗放哨。难忍的炎热，疟疾病吞噬着人们的生命……部落开始衰落、消亡……谁也不愿留在丘库尔奥瓦。牧人们烧光了奥斯曼人让他们种植的葡萄藤和树木。这就是为什么在丘库尔奥瓦平原上所有的村子里都没有树木的原因。后来，在丘库尔奥瓦，人们开始耕种土地。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挽救部落的解体。惯例破除了，时代变了，人们变得软弱无力，奥斯曼人达到了目的。”

考扎·伊斯马伊尔一讲起部族的过去，就会几天几夜地滔滔不绝、毫无倦意。他幻想自由的世界，他总是以这句话开始自己的故事：“我见到过达达尔奥鲁……”，他为此而感到自豪。

一九一七、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崩溃。

那些年，在丘库尔奥瓦平原上，逃兵们到处抢劫行凶，托罗斯山区几乎人烟灭绝。

后来，当法国侵略者来到丘库尔奥瓦时，所有丘库尔奥瓦的人：强盗、逃兵、小偷和失主、妓女、穷汉、好人、坏人、男女老少都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法国人被赶出了丘库尔奥瓦平原，后来又被赶出了我们国家。新纪元开始了。

十九世纪末，当各个部落在丘库尔奥瓦平原上定居许多年之后，平原上的人不得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开始显示出它

的价值。土库曼人对定居生活很不习惯，但他们不愿意打仗，便放弃了牧羊地，在给他们划定的地方定居了。

从此，丘库尔奥瓦未开垦的处女地给他们带来了从未见过的好收成。比播种的东西多收了四、五十倍，一九〇〇年之后，这里沼泽地缩小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灌木丛被烧掉，改造成良田，这样，可耕地面积增加了。现在，丘库尔奥瓦的一半左右的土地已经变成了耕地。

新政权企图结束拥有无限权力的小封建领主们的统治。

在封建统治的最后几年，土地所有制已经从内部崩溃了。封建地主的地位已经为那些企图尽可能占有更多的土地的新财主取而代之。他们不断获得成功，他们不择手段地兼并穷人的土地，法律、贿赂、暴力……无所不用其极。人们与新财主的搏斗开始了。财主们的土地与日俱增。有钱人利用躲藏在山上的强盗作为自己的武装去反对为了土地和争取自己权利而殊死斗争的人民。财主们用金钱、武器喂肥那些强盗，向政府隐瞒他们的行踪，几乎每个地主都求助于这种手段。有些地主未能在山上找到效忠于他的强盗，于是就给自己培植新的强盗势力。因此，托罗斯山上强盗们蜂拥而至。在保卫平原上富人利益的同时，强盗们也不断地互相残杀，穷人们因此遭灾遭难，而地主们的土地却日益扩大了。

阿里·萨法老爷是一个破落地主的儿子。父亲虽濒临破产的境地，但仍让儿子去受教育。他先是在阿达纳政法学校求学，后来，到伊斯坦布尔的高等法律学校深造。但是，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阿里·萨法老爷半途停学，回到镇上当了律师。他处理过的许多业务使他明白，他必须把生活和土地联

系在一起。

他使用了许多阴谋诡计把他父亲失去的土地又从农民们手里夺了回来。阿里·萨法老爷是贪得无厌的人。

但是，农民们也不象过去那么容易对付了。他们也明白了土地就是黄金，他们也会牢牢地抓住它不放的。在农民们和阿里·萨法老爷之间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殊死斗争，在斗争中，阿里·萨法老爷施展了自己的奸诈狡猾的本领。为了夺取农民的土地，他耍尽了伎俩。他唆使一个村反对另一个村，从中坐收渔利。这样做是再简单不过了，但玩这种花招是不能持久的。农民们最终会明白谁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可是，到那时，他们的土地至少已经丧失一半了。阿里·萨法老爷的领地却又增加了二、三个村庄。

年复一年，阿里·萨法老爷总是想出更新的花招来欺诈农民。每次斗争他总是胜利者，他的地产不断扩大。

农民们终于明白了主人的手段，就不再上他的当了。看来，他已经无计可施了，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又想出了新的计谋。

那些年，山里有许多强盗在活动。他们绝大多数是逃兵、强盗、杀人凶手和造反者……阿里·萨法老爷决定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对付农民们的阴谋诡计。他通过自己的人开始和强盗的首领接触。强盗们在阿里·萨法老爷的煽动唆使下去抢劫农民们的财物，农民默默地忍受着不敢反抗……只要有谁敢动动口，强盗们就会把他的房子烧了，把他的老婆抢走，糟蹋致死……农民们的心里明白这都是阿里·萨法老爷的主意，而阿里·萨法老爷却若无其事，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宪兵

们去追击强盗，但他们大都免不了覆灭的下场。

另一些地主看到阿里·萨法老爷这么干，也去求助于强盗们的力量。丘库尔奥瓦大地被鲜血染红了。谋杀、械斗……强盗们相互残杀、搏斗。一夜之间成群的人死于屠刀之下，一伙强盗消灭了，另一伙又兴起了，只有吉齐克·杜兰、库尔特·列希特和彻特戴列克为首的强盗们不为财主们服务，他们继续为保卫穷人的利益而战。

那些一度扬名于托罗斯山，双手沾满鲜血的强盗们的姓名早已被人们遗忘了，而真正的英雄却在歌声和传说里永远被人们颂扬着。

瘦子麦麦德到山上去时，恰恰就是强盗们为地主老财的利益相互残杀，而被迫失去土地的丘库尔奥瓦农民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那些日子。两年来，阿里·萨法老爷的土地从二十德纽姆增加到三万德纽姆。近来他的土地还在不断增加，三万五千、四万、四万五千、五万……五万一千……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给阿里·萨法老爷干活，他们成了自己土地上的雇工。

阿里·萨法老爷是个高个子黑头发的人。黑黑的脸庞，浓浓的双眉……脚上的靴子永远发亮，手上总是握着银把的短鞭子。他不时地用银把敲打那发亮的皮靴筒。

这事发生在星期二。阿里·萨法老爷得知卡拉伊泽那队强盗的弹药已经用完了，补充弹药一星期之后才能从叙利亚运来。

阿里·萨法老爷惶惶不安地在宽敞的客厅里来回踱步，反复考虑怎样才能用链条锁住他们……但在从瓦伊瓦伊村农

民手中把全部土地夺回之前，他必须忍耐几年，必须耐心等待。然后，不断地向安卡拉发电报，向那里报告镇里爆发了农民的反政府起义，山里强盗活动猖獗，需要政府来援助……必须等待一、两年！还有卡拉伊泽这支队伍！

阿里·萨法老爷的妻子坐在沙发上。她赞美地注视着丈夫，看着他如何用短鞭子抽打皮靴筒。阿里·萨法老爷狂怒时，总是把自己的秘密主张告诉妻子，这样做之后，他就感到轻松些。

“太太！”他象以前那样说，“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

“不知道，你告诉我吧！”妻子应声回答。

“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他又问了一句，“我真感到厌烦了，向真主起誓……我对自己也不满意，这都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要弹药！每天都在说宪兵队的事！……够了！农民们团结起来，昨天还跑到镇长那里去诉说土匪们弄得他们不得安宁，他们的生命、财产、名誉……都被糟蹋了。他们让那边给安卡拉发电报……我也去了，我劝农民们不要败坏我们镇的名声，不要反对大人物。我必须再等两年。我对这帮农民们能满意吗？我还要把瓦伊瓦伊村弄到手呢。你知道吗，我想干什么，我的太太？”

女人点了点头。

“我把农民们集合起来，就向安卡拉发出一封封电报，向政府报告说，这里发生了暴乱，山上都被土匪们占领了。他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土匪自治政府，到那时将会有一团军队或一个山地师开到这里来。那么，一切都好办了，会把所有的人都抓起来。政府曾经把库尔德人的一次大起义镇压下去了，

而这里总共只有两、三个光脚的瘸脚土匪……我已经命令报务员不要向安卡拉报告任何关于土匪和镇上的不安情况，等过了两年，等我把瓦伊瓦伊村的土地搞到手，我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强盗……

阿里·萨法老爷又沉思起来，抬起头，开始在房间里徘徊。

但是，阿里·萨法老爷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不只是等了两年，而是等得更久。他找到一个机会向安卡拉电告强盗袭击镇子的消息，并要求立刻派一团人来，依靠部队的帮助他消灭了敌对一方的强盗。

门微微地开了，阿里·萨法老爷的沉思被打断了，仆人报告说：

“一个头部受伤、长胡子的人想见您，老爷！”

“让他进来，”阿里·萨法老爷说。

一个老头一进门就呻吟着跪下来。

“你好，我的老爷，我的兄弟，我的阿里·萨法老爷！”

“你好！”阿里·萨法老爷说。

“你的父亲，阿里·萨法老爷，是我的好朋友。这是我，阿布迪，到你这里来了。救救我吧！我亲眼看到我的村子被烧毁了。只有你能救你父亲的朋友，我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你身上了。让我吻吻你的双脚！要知道，我和你的父亲象亲兄弟一样，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救救我吧！”那人说。

“别着急，”阿里·萨法老爷微微一笑，“喘口气，歇歇再说。”

“我怎么能不着急？”阿布迪老爷说，“这个坏蛋象一把死

神的剑在我头上晃来晃去，为了跟我算帐，他烧光了一个大村子，我的村子，阿克托兹鲁，我害怕，……让我吻你的脚，救救我！阿里·萨法老爷！我白天黑夜都不敢睡觉。这个家伙象一把死神的剑悬在我头上，我睡不着觉。"阿布迪老爷说。

"阿布迪老爷，" 阿里·萨法老爷半玩笑半认真地说，"我听说，你的这个瘦子麦麦德是个孩子！"

"这不是真的，不是！"阿布迪跳了起来，"他现在象白杨树一样高大。当他烧房子的时候，我亲眼看见的，他比我们两个人还高呢！真的，他以前是个孩子，但现在比我们还高大。难道孩子能干出这种事吗？"

"别担心，老爷，"阿里·萨法老爷安慰他说，"我们会想法子的。喝杯咖啡吧！"

阿布迪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仆人送来的咖啡。

屋子里散发着香味，阿布迪咕嘟咕嘟地喝着咖啡。阿里·萨法老爷的妻子走进屋来，坐在阿布迪身旁的沙发榻上。

"但愿你的苦难永远不会再现。听到你遭受不幸时，我的心都要流血了。他对你作了什么孽啊！不过，没关系，阿里·萨法老爷会和这个异教徒算帐的，真主会帮助他的，别难过，"女主人安慰阿布迪老爷。

火灾之后，阿布迪老爷不知道为什么变得高兴起来了。他没完没了地叙说着火时的情况。他见人就讲，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人们同情阿布迪老爷，诅咒瘦子麦麦德。镇长、宪兵署长官、宪兵、文书、官员，还有镇上的居民和农民都分担他的痛苦。当他开口时，眼里泪光闪闪，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同情。

看到面前站着一个愿意听他诉说的女人，阿布迪老爷高兴了，这使他感到安慰。阿布迪一开始讲述那段故事，他就显得可怜和悲伤，他那变了色的脸，显示出那天晚上的悲剧。

“我们都同情你，昨天晚上镇长太太到我们这里来了。她说，她丈夫气极了，已经命令无论如何要把强盗抓住。怎么能把这么好的村子烧掉？镇长太太想见见你。能从着了火的屋子跑出来的是怎么样的人啊！我们都同情你，等到阿里·萨法老爷把瓦伊瓦伊村的事情了结了，他就会管这件事的。他不会让一个强盗活着下山来的，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情你，阿布迪老爷。”女人说。

当他们谈话时，阿里·萨法老爷在屋子的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来回踱步，用鞭子的银把手敲打擦得发亮的皮靴筒。

“哦，尊贵的太太！”阿布迪拉长着脸说，他的双唇抖动，“如果您知道我受了多少苦，连奴隶也不会有这么可怕的遭遇。哦，我尊贵的太太，我美丽的女儿，维利是我的侄子，他个子细长苗条，就象一枝幼芽。哈切已经和我的侄子订婚了，可是那异教徒把他拐走了，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跑就跑了吧！当两颗相爱的心结合在一起时，对于他们干草房也象羽毛褥子那么暖和。难道我的维利就找不到媳妇了吗？只要他一挥手，立刻就会有五十个姑娘上门来的。我是五个村子的主人，我的祖父、父亲都是老爷，是有钱人。我是不记仇的，虽然麦麦德拐走了我侄儿的媳妇，我说了，让他回到村里来住吧！要知道，五个村的农民都是我的孩子。俗话说，养大了乌鸦，它就会啄去你的眼睛。我不信这话。俗话还说，怜悯会给你带来苦难，我还是不信。看来，我是个笨蛋，让他现在去到处流

浪吧！看来，是我自己让冻僵的蛇暖和过来，并把它引进了村子。他拐走了我侄儿媳妇，我原谅了他，并放他进村来，但他却打死了我的侄儿，打伤了我，我差一点没被打死。现在你们看看，我为他做了多少好事，他又是如何报答我的……”

“唉，阿布迪老爷，阿布迪老爷！”阿里·萨法老爷的妻子煞有介事地说，“对这些人是不能行好的，我们阿里·萨法老爷就从来不为任何人做好事。”

“是的，你们做得对，不该对他好，但现在已经晚了。喂饱了他，他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却往我的桌子上扔刀子。这个坏家伙把我打伤后就到山上入伙当强盗了。我想，他去就去吧，真主会惩罚他的，他想做什么就随他去吧——强盗也好，逃犯也好……有一天，人们告诉我说，他发誓要打死我，已经带着一队强盗到村里来了。真的，太太，一大队强盗呢！他夸口说要把我的血当清凉果汁喝！你们看看我做的好事和这个土匪干的什么事！他要把我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怎么样呢？我已经是一只脚踩进坟墓的人了。我时时祈求真主接受我的灵魂。我已经管不了田里的事情了。但这个坏家伙会来杀死我的。这个可恶的家伙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所以我逃出村子，撇下房子和家庭，躲在阿克托兹鲁村我的亲戚胡赛因老爷家里。还不如不到那里去呢，为了我，那么大一个村子都烧光了。”

“你要是躲在我们这里，就不会有这些事了，”阿里·萨法老爷的妻子说。

“谁知道呢，我的女儿！我怎么能料到这个坏小子会干出什么事来？我连想也没想过。唉，我的女儿，一个大村子变成了一堆灰，穷人们赤身露体，无家可归，孩子们连一块面包也

吃不上。看着他们，心都要碎了。他们没有穿的，到冬天就得挨饿了，因为许多人的牲口也被烧死了。除了孩子们，我谁也不可怜，当我看到穷人的孩子，我连自己的痛苦也忘了。我已经派瘸子阿里到村里去运面粉来分给不幸的人们。我总是关心穷人们的命运。这可恶的人会把我们的村子也烧光的，只要他想这么做。把它烧成灰烬……我的女儿，这条狼打听到我在哪儿，晚上就带人到阿克托兹鲁村来。半夜里我听到有人叫我，就知道是他来了。正好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他来了，梦中的情形清楚极了，就象白天发生的事一样。我很害怕……胡赛因老爷没有出卖我，他怎么会出卖我呢？这个坏蛋就砸门，后来就开枪了。他命令胡赛因老爷和他全家都出来。胡赛因和他的孩子都出去了，他有什么法子呢？然后，这个恶鬼就叫我投降，我没有投降，开始反击。他就烧着了房子，火焰从四面把房子包围了，三个人把门封锁了。没法跑出去，除了大门，房子里没有别的出口。我被烟和火包围了，在屋里冲来冲去，有好几次，我真想冲出去了，可又想，与其落到他手里，还不如在屋里烧死算了。烈火愈来愈近了，熊熊的火柱和浓烟把我围住了……我看不见门，四处乱撞，已经没有得救的希望了。突然，燃烧着的火柱落到我头上和周围。我想，我的死期到了。当时，我想到的只是我的孩子们——农民们。要知道，如果我死了，我那五个村子的农民也会饿死的。可怜的人们，我想。我的头发和衣服都已烧着了，我扑倒在地，挣扎着，就在我快要失去知觉时，'阿布迪老爷，阿布迪老爷'，我听到有人在叫我，这是胡赛因老爷的第一个妻子。她在烟雾中寻找我。'我在这里，大姐，'我说。'你到这儿有

铁皮的地方来，我把你裹在被子里。'她把我包在一个大铺盖卷里，拖出了屋子，而这个坏蛋却以为我被烧死了。如果没有胡赛因老爷的妻子，我真的会被烧死的。如果他们看见我，我也会被打死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该检查一下胡赛因老爷的妻子拿出来的东西。"

女人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幸亏他们没想到，老爷，"女人说，"否则，那个异教徒早把你打死了。"

"土匪们一直等到胡赛因的房子烧光，"阿布迪老爷继续说，"最后，房子烧光了，邻近的房屋也烧着了。胡赛因老爷因为我才被他们烧了房子，但他们知道他有钱，用不了几天可以再盖新的。但是，这些可恶的土匪为什么要烧农民们的房子？要知道，他们今年冬天就无家可归了。我心里一直在惦记这些穷人。"

"今年冬天，这些穷人将没有衣服穿，冻得全身打颤，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不幸的人们，"阿里·萨法老爷的妻子嘤嘤地啜泣，"没关系，阿里·萨法老爷办完了瓦伊瓦伊村的事情之后，山里就一个强盗也不剩了！一封封的电报会发到安卡拉伊斯梅特[①]巴夏那里……军队会开来的，而不是宪兵……所有的强盗都会被抓到绞死。他们烧毁了村庄。阿布迪老爷，你不要问我们的处境。许多年来，是我们一直养活着这些强盗！阿里·萨法老爷为他们、为军火花去了所有的钱，但愿瓦伊瓦伊村的事情能早日了结！"

---

① 伊斯梅特·伊诺努(1884—1973)，土耳其著名政治家，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七年任土耳其总理。一九三八至一九五〇年任总统。

在谈话过程中阿里·萨法老爷一直是沉默不语，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但是，当他听到妻子的最后一句话时，他象是突然醒来似的，抓住妻子的手问道：

“你对阿布迪老爷说了些什么？”

“没什么，阿里·萨法老爷，”阿布迪老爷插话了，“我不是外人！不要紧的，你父亲和我比亲兄弟还亲。”

“如果我把阿布迪老爷当外人，我能把这些话都告诉他吗？”女人负疚地说。

阿里·萨法老爷向妻子投去威严的一瞥，似乎是让她明白，她说了多余的话。

“出去吧，”他说，“我要单独与阿布迪老爷谈些秘密事。”

妻子感到做错了事，抱歉地站起来，走到另一间屋去。阿里·萨法老爷微微一笑，在阿布迪老爷身旁坐下，把手放在他膝上说：

“我考虑了许久，老爷。那个瘦子麦麦德可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你怕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政府、农民都没什么可怕的，但是那个烧了整个村子的人倒的确可怕。宪兵们在山里找了他一星期还没找到他，五十个阿克托兹鲁村的农民也在找他，他们村十五名枪法很好的人跟踪追击都抓不到他，这样的人是可怕的，要消灭这样的人是很困难的。”

阿布迪的脸色白一阵红一阵，他突然抓住阿里·萨法老爷的手吻了起来。

“帮帮忙吧！”阿布迪说，“把我从这个恶魔手里解救出来吧！明天他就会把丘库尔奥瓦的村庄全都烧光！帮帮忙吧！”

“对付他是很困难的，阿布迪老爷，很困难，但是有办法。”

阿里·萨法老爷煞有介事地说。

“那你就干吧！”阿布迪老爷说。

“我会尽力而为的，但我对你有一个要求……”阿里·萨法老爷补充了一句。

“我听你吩咐，”阿布迪老爷激动地说着站了起来，“我准备牺牲一切，把生命都交给你！”

“谢谢！”阿里·萨法老爷说，把阿布迪老爷按到椅子上，“我知道你爱我，但是你别以为我因为这件事向你要求什么，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我会对付瘦子麦麦德的，但是，你别感谢我！”

“好，好，向真主起誓，我会按照你的话去做，我亲爱的兄弟的儿子阿里·萨法老爷！”阿布迪老爷仍然很激动地说。

阿里·萨法老爷沉思了一会，抬头盯着阿布迪老爷的眼睛。

“你知道，阿布迪老爷，我的事情很多，赞美真主，近年来事情还少了些，少是少了些，但因为瓦伊瓦伊村的田地那件事也弄得我不得安宁。”阿里·萨法老爷说。

“是的，我知道，”阿布迪老爷说，“瓦伊瓦伊村的田地是属于你父亲的，那些地是他的。他死后农民们把地分了。你那时还在中学念书呢。你学到的有关房地产知识应该帮助你夺回这些田地。我早就对你说过了，这些事我那五个村的农民都知道，连阿克托兹鲁村的人都知道。该怎么说，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把这件有关田地的讼诉交给阿布迪大叔办吧。六个月后瓦伊瓦伊村的土地就是你的了。”

“老爷，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向你要报酬，”阿里·萨法

老爷说。

“不，不会的，”阿布迪老爷摇摇头说，“不会的。”

“我把许多人都从村里赶出去了，现在他们都不敢到那里去，都跑到于列伊尔去了，但他们是不肯罢休的。”阿里·萨法老爷说。

“把这件事交给阿布迪大叔办吧！我干这种事是老手。让你看看我将怎样打赢这场官司！”阿布迪说。

“一个星期以后军火就从叙利亚运来了。”阿里·萨法老爷说。

“你要这些军火干什么？”阿布迪老爷说。

“我把它交给卡拉伊泽他们。”

阿布迪老爷站起身鞠了个躬，说：

“阿布迪听候你的吩咐。”

阿里·萨法老爷请阿布迪老爷留下，但阿布迪觉得不方便。

“这几天我们不能见面，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阿布迪老爷说，“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十六

这天夜里，麦麦德和贾巴尔不停地赶路。天亮时分，他们已经走到阿克恰松林边的峭壁旁，就在那里停下休息了一会。一路上他们连话都没来得及说上一句。他们终于爬上了阿克恰松林峭壁，坐在石块上，面向初升的太阳，俯瞰着雾气弥漫的丘库尔奥瓦平原。

晨雾消散了，远处的村庄、道路和象带子一样的蜿蜒曲折的河流已经依稀可辨。

太阳升起，薄雾退尽。一望无际的大地展现在他们眼前，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些耕耘过的或尚未耕过的土地，黑色的，红色的，灰色的。

贾巴尔首先打破了沉默。

“你看，麦麦德，”他说，“昨天晚上我们还在那里呢。”

麦麦德没有回头看，他说：

“对，是在那里。”

贾巴尔看到麦麦德无精打采的样子，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也沉默了。但他总想说些什么，似乎有人在心里推他一样：

“你往阿纳瓦尔扎深处看去！那黑色的点点是荆棘丛。那边是阿贾萨真沼泽地……阿克托兹鲁还是雾气腾腾的。你看见晨雾了吗？它袅袅上升，飘向蓝天，看见没有？”

“看见了，”麦麦德忧伤地说着，低下了头。

“你在想什么？”贾巴尔问。

“这个异教徒烧死了没有？我就是对这件事放心不下。我还在想阿克托兹鲁村那些可怜的人。他们遭到了不幸，我能给他们什么帮助呢？”麦麦德说。

“别想这些了，”贾巴尔安慰他，“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收拾了。”

“对，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法收拾了。”麦麦德说。

“我们到沙勒·于姆迈特那里去，在他那里过一夜，明天再进山。”贾巴尔说。

麦麦德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贾巴尔？”

“不知道，”贾巴尔答道。

“我到迪肯利平原去，把五个村子的农民都叫来，告诉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阿布迪老爷。我告诉他们，他们手中的耕牛归他们自己所有，他们再也不是雇农，再也不用做牛做马了。他们是自己的主人，土地也是他们自己的，你们要种多少就种多少吧！只要我在山里，你们就可以放心！如果我被打死了，那你们就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然后，我们就到平原上去，把荆棘烧掉，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谁也不会到自己的地里去的。”麦麦德说。

贾巴尔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真棒！没有老爷的村庄！只要你干活，一切都是你的！”

麦麦德微笑了。

“对，你种什么，就收什么……”

“我们就拿着枪保卫他们的土地。”贾巴尔说。

“但是，这还不够。”麦麦德说。

“还有什么？”贾巴尔好奇地问。

“你知道吗，我的兄弟，我们还得想些办法。”

“还应该干什么？干什么呀？”贾巴尔问。

“我们给阿克托兹鲁村的穷人们带来了许多不幸。他们的房子是由于我们才被烧掉的，我们应该为他们想些办法。”

“是这样，但我们能干什么？”贾巴尔问。

贾巴尔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宽宽的双肩，直了直身子。麦麦德也松了松肩膀站了起来。他消瘦的脸晒得黑黑的。但是，他脸上一丝儿倦意也没有，当了绿林好汉以后，麦麦德大

大地变了。他的一举一动显得更加有力、更加沉着和更加机敏。他的话语充满自信。

在麦麦德的脑海中黄铜又闪闪发光，变大了，而且越来越大……

“贾巴尔，”麦麦德说，他甜蜜地舔了舔嘴唇，“农民们将成为自己劳动果实的主人，我们将保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

“对，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土地！我们来保卫它！”贾巴尔兴奋地喊起来。

他们从东坡下来，在小道上快步行走，麦麦德在前，贾巴尔在后。

“也许宪兵在跟踪我们？”贾巴尔问。

“他们肯定在找我们，我们得绕到村子里去。”麦麦德回答。

“对，你说得对。”贾巴尔说。

“当我想到关于土地的事情之后，我就不想死了。”麦麦德说。

“死？”贾巴尔问，话里带着不安的色彩。

“对，死……”麦麦德说。

在麦麦德眼前浮现出列杰夫·恰弗什的身影。

“你看我们的列杰夫·恰弗什……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地了解他，他临死时，还想到我们的安全。那熊熊烈火使他多么高兴啊……我怎么也不明白。列杰夫爱所有的人，又与所有的人为敌。村子烧光了，他感到高兴。如果我们为农民们做些好事，我想，他也会高兴的。”

贾巴尔贪婪地呼吸着针叶林的清香。他嘴里含着一小根松树枝，不停地咀嚼着。

"我也这样想，"他说。

"我心里感到很轻松，"麦麦德说，"头脑也感到清醒了。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土地……农民们会说些什么？"

凉爽的微风送来了马约兰的芳香。

正午过后，他们才走出林子，走近于姆迈特的家。

"太阳一下山，我们就去找沙勒·于姆迈特。"麦麦德说。

朋友们坐下休息。他们沉重地喘着气，汗流满面。

太阳下山了，天气渐暗。丘库尔奥瓦平原上空似乎挂上了巨大的黑色布帘。天空中繁星闪耀。东边，一颗不知名的星星闪着微光。间或有流星落到黑漆漆的山那边去，留下一条长长的亮光。

朋友们起身向沙勒·于姆迈特的家走去。

"于姆迈特大哥！于姆迈特大哥！"麦麦德轻声呼唤。

很久没有人回答。门终于开了，于姆迈特出来看了看，认出了麦麦德和贾巴尔，他有些惶恐不安，呐呐地说不出话，嘟哝了一声，站在那里不动了。

"你好，于姆迈特大哥，过得好吗？有什么消息吗？"麦麦德问候他。

于姆迈特向麦麦德弯下身子，悄悄地说：

"小声点！"

麦麦德立刻猜到出了什么事。

"跟我走，"于姆迈特贴在麦麦德的耳边说，"我给你们指一条上山的路。这里全都是……"

“于姆迈特，我们快饿死了。”贾巴尔说。

“你们等我一会儿。”于姆迈特说。他走进屋里，一会儿就出来了。

“走吧！”他说。

他们跟着于姆迈特在岩石上爬行，穿过密密的森林，半小时后爬到了山顶上。

于姆迈特终于在树丛中停了脚步，喘了口气。

“你们要完蛋了！”他说，“难道能这么干吗？把丘库尔奥瓦平原上的一个大村庄给烧光了！连吉齐克·杜兰①也不敢这样做。你们怎么能这么干？”

“有什么消息吗？”贾巴尔打断了他的话，“告诉我们，于姆迈特。”

在一块林间空地旁，于姆迈特停住了脚，他喘了口气说：

“听着！十个村子的武装了的农民，大约有一千来人，都来了。他们已经和宪兵们一起找了你们两天了。翻箱倒柜搜遍了所有地方。如果你们落到他们手里，会把你们撕成碎片的，难道有谁听说过把一个村子烧光的事情吗？算了，烧就烧了吧，但是……”

于姆迈特不说话了。

“烧了又怎么样？”麦麦德气喘吁吁地问。

于姆迈特没回答，麦麦德又重复着问。

“没什么，”于姆迈特说，“烧了就烧了……”

“烧了又怎么样？”麦麦德又反问。

① 吉齐克·杜兰在托罗斯山里多年为盗，以勇敢和劫富济贫闻名。有许多民歌赞美他。他还参加过丘库尔奥瓦的解放运动。——原注。

于姆迈特不十分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想转一个话题，“烧了就烧了……”说完，他又停住了，他想不出别的话题，突然，他脑海里象闪电一样闪过一个念头：“你们是否真地把那个坏家伙打死了？”

“他已经和胡赛因的房子一起化为灰烬。”贾巴尔说。

“山洞在这里。谁也不会到这里来的。他们没离开之前，你们就躲在这里吧！瘸子阿里现在在戴伊尔缅奥鲁克。明天我给你们送吃的来，千万别到处跑。”于姆迈特说。

于姆迈特走近山洞。

“就在这里，”他说，“如果宪兵们找到你们，可千万别再往丘库尔奥瓦跑，你们到那里只有死路一条。如果遇到危险就往山顶上逃，下面就是凯希斯河，再见吧！”

于姆迈特走了，朋友们坐在山洞旁很快就把他留下的东西吃光了。

“我去睡一会儿，你要想睡，实在支持不了，就叫醒我。”贾巴尔说。

麦麦德没有回答，黄铜的光又在他脑海里一闪一亮……

土地将属于耕种它的人们，麦麦德这样想。不管阿布迪活着还是死了，反正土地将归农民所有。长满荆棘的土地上将会燃起熊熊的烈火，火势象汹涌的水流在平原上蔓延，火的旋风将在黑夜里呼啸……就这样，十天、十五天、一个月。最后，火焰熄灭了，荆棘丛将化成一层黑色的灰烬，覆盖在大地上。

迪肯利平原上歌声四起，农民们跟在犁耙后面，荆棘再也不会刺痛他们的脚。

戴伊尔缅奥鲁克将举行欢乐的婚礼。杜尔穆什·阿里用一只脚跳舞，另一只脚踩出许多新花样来，引得大家都会笑倒在地。如果列杰夫·恰弗什知道这些，他也会高兴的，但是，他已经永远安睡在阿纳瓦尔扎的荆棘丛中了。

突然，麦麦德害怕了。一千个武装的农民！……这简直不能想象，他们到山里来做什么？村子烧掉了，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还有一连宪兵！别害怕，麦麦德！没什么，就这样吧。恐惧很快消失了，哪怕来一千五百，来两千，来多少都可以，他不怕。他有三百多发子弹，他弹不虚发。他象相信自己会活下去一样地坚信胜利。

麦麦德就这样想着、想着，一夜没有合眼。哈切的身影始终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想象着关押她的牢房，他的心悲痛得收紧了。一个人能忍受多少苦难啊！麦麦德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贾巴尔才醒来，阳光刺眼，他眯着双眼问道：

“你怎么不叫醒我？”

“我不想睡。”麦麦德说。

“我们吃一块饼，你睡一会儿。”贾巴尔说。

“好吧！”麦麦德说。

贾巴尔拿来一个包裹，打开了。里面包着新鲜葱和干羊奶酪。他们把这些都放到大饼里卷起来，慢慢地吃着。吃完走到对面山岩下的清泉边，趴在那里贪婪地喝着泉水。

“我在太阳下躺一会儿。”麦麦德说。

“睡吧，”贾巴尔应声说道。

麦麦德象孩子似地立刻就睡着了。他的脸色是平静的，稚气的。当他醒来时，已经烈日当头了。天气很热，麦麦德活动活动四肢，用泉水洗了脸，直到那时他才完全清醒了。

“但愿这个于姆迈特别和我们捣乱才好，”贾巴尔说。

“捣乱？”麦麦德反问。

“谁知道呢?!”贾巴尔回答。

“不，他不会干坏事的，他不敢，但我们最好还是离开这儿。到戴伊缅奥鲁克去。”麦麦德说。

“要是中了埋伏怎么办？”贾巴尔问。

“强盗是不会中计的，他们常常暗算敌人。”麦麦德说。

“要不，我们再等等于姆迈特？”贾巴尔建议说。

“你说得对，我们不能不辞而别。”麦麦德说。

过了一小时左右，从下面的灌木丛中传来了声响。麦麦德和贾巴尔都躲到石头后面去了。响声越来越近了。于姆迈特的头终于从松树后面露出来了。看见了石块后面的麦麦德和贾巴尔，于姆迈特微笑了，麦麦德也笑了。

“他们以为没有希望再找到你们了，”于姆迈特说，“我对他们说，昨天在阿纳瓦尔扎平原烧毁了村庄的那些土匪今天是到不了阿卡尔扎山的。”

“你对他们说得太好了，于姆迈特大哥！”贾巴尔说。

于姆迈特握住麦麦德的手。

“我爱上了你，象爱亲兄弟一样，”他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的孩子、妻子、全家都愿为你牺牲一切。”

“烧得劈啪直响，”贾巴尔得意洋洋地说。

于姆迈特沉默着。

“于姆迈特大哥，土地谁耕种就归谁所有，你看怎么样？”麦麦德问。

“那当然好啦。”于姆迈特说。

“如果农民们用的耕牛也归他们呢？”麦麦德问。

“那就再好没有了。”于姆迈特说。

“如果把荆棘全都烧掉，再翻耕土地，怎么样？”麦麦德又问。

“非常好……”于姆迈特说。

贾巴尔拿起于姆迈特带来的装满食物的包裹，把它绑在腰间。

“祝你幸福，于姆迈特，”贾巴尔说。

“如果你们遇到困难，就来找我吧，”于姆迈特说，“我会象保护亲兄弟一样保护你们的，我非常爱你，麦麦德，再见！”于姆迈特说。

走在前面的麦麦德停下脚步，贾巴尔跟上了他。麦麦德用左手紧紧地握住贾巴尔拿枪的手，他们久久地相互注视着。

“啊，兄弟，”麦麦德激动地说，“我多么高兴！我们决定了这么干，我多么高兴！……”

“我也是……”贾巴尔说。

十七

卡拉都特村座落在杰伊汉河岸边。村旁，河水象潮水一样，漫出河岸，流向原野。这里水流缓慢得象在原地停住了似的。杰伊汉河每隔十至十五年改一次河道，改道后留下许多

淤泥。所以，这些地区比丘库尔奥瓦平原上的其他地区更加肥沃，这里的土地也显得更加宝贵。

阿里·萨法老爷不久前弄到手的那块地与卡拉都特村的土地毗邻。那块地的一大半是从亚美尼亚人出走以后弄到的，另一半是他用暴力和阴谋诡计从卡拉都特村的农民手里夺过来的。阿里·萨法老爷与农民们的纷争持续了许多年，有时，事情竟到了动用武力的地步。阿里·萨法老爷用阴谋和欺诈手段夺取卡拉都特村农民肥沃的土地的事可以写成整整一本书。在这场官司里，为了争得一小块土地，阿里·萨法老爷的贪得无厌、卑鄙无耻的手段暴露无遗。

萨勒·贝基尔是卡拉都特村唯一识字的人。当他还在学校里念书时，人们就说他是个聪明的学生。萨勒·贝基尔是个勇敢正直的人，他诚实，从不说谎。他个子又高又瘦，脸上总带着孩子般明快纯真的笑容。萨勒·贝基尔总不给阿里·萨法老爷方便，如果没有萨勒·贝基尔，阿里·萨法老爷早就可以把卡拉都特村的土地全部归为己有了。萨勒·贝基尔象一座高山挡住了阿里·萨法老爷的去路。贝基尔勇敢地保卫了自己和其他农民们的土地，他与别的农民不同。农民们非常敬爱他，听从他。阿里·萨法老爷对他无可奈何。就这样，阿里·萨法老爷和农民们的官司一直拖了下去。农民们不愿让步，这事情一直拖到……

强盗头子卡拉伊泽·奥斯曼是贝基尔的堂兄。他是个二流子懒汉，是阿里·萨法老爷的一条走狗。他把村里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主人。农民们都憎恨他，厌恶他。所以，卡拉伊泽·奥斯曼在村里没有立足之地。他早就不肯干镀锡工这个

活计了，于是就去给阿里·萨法老爷做事。卡拉伊泽偷农民的牲口、烧毁他们的庄稼，干各种卑鄙龌龊的勾当。农民们对他那无法无天的行径非常愤恨。他们尊敬萨勒·贝基尔，但又不敢得罪阿里·萨法老爷，更不愿与这条"狗"打交道。

萨勒·贝基尔举行婚礼时，全村的人都来祝贺、唱歌、跳舞、敲锣打鼓、吹号，家家户户都沉醉在节日的欢乐里。在婚礼的最后一天晚上，在新郎的家门前响起了三下枪声，人们知道出事了，是卡拉伊泽开的枪。当着新娘的面，卡拉伊泽打死了贝基尔，在黑夜中逃到山上去了。

促使卡拉伊泽杀害萨勒·贝基尔的原因调查了很久，不管怎么样，婚礼上的谋杀是前所未闻的事。谁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这个恶鬼，"农民们异口同声地说，"难道能打死这样的好人？瞎了眼的！……"

有人说，"是阿里·萨法老爷给了卡拉伊泽许多钱，唆使他去杀贝基尔"；也有人说，"卡拉伊泽爱上了贝基尔的新娘，他不肯对这件婚事让步"；还有人说，"卡拉伊泽疯了，所以才去杀贝基尔"；了解他们俩的人说，"卡拉伊泽从小就忌妒贝基尔。卡拉伊泽之所以去讨阿里·萨法老爷的欢心，也是由于贝基尔赢得农民的敬爱。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贝基尔。贝基尔的婚事以及农民们对贝基尔的热爱，促使他干出这种勾当。"

不管怎么样，卡拉伊泽实际上没有任何理由要打死贝基尔。不过，上述各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这些猜测在卡拉伊泽身上都可以找到根据。

贝基尔被害之后，卡拉伊泽就成了阿里·萨法老爷使用

恐惧和威胁手段的一件武器。卡拉伊泽在山上收罗了一批流氓、恶棍。他恶魔一样残害丘库尔奥瓦平原上敢于起来反抗阿里·萨法老爷的贫苦农民，毫不留情地消灭自己主人的对手。

但是，即使在贝基尔死后，阿里·萨法老爷还是无法夺走卡拉都特村的一寸土地。而卡拉伊泽简直就不敢在村子里露面，农民们瞧不起他，不把他当人看，即使他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也不怕他。

当瘦子麦麦德在丘库尔奥瓦活动时，大家都深深地感到不安。人们不断地传说着麦麦德的事情。这个纵火犯！他烧毁了多少人家！自从麦麦德烧毁了阿克托兹鲁，关于他的传说越编越多，好奇的人们都去看那烧成灰烬的阿克托兹鲁。阿克托兹鲁的妇女和儿童对来看他们的邻村的农民们描绘了瘦子麦麦德："他象个巨人，他手里举着巨大的火把，从一所房子走到另一所房子，到处点火，他象风一样在村子里飞翔。如果房子不着火，他又跑回去点着它。哦，如果你们能亲眼见见麦麦德就好了。黑夜里他的双眼冒出火花。他忽儿象白杨树那么高大，忽儿又变得象青草那么矮小，子弹是打不中他的……"

在每个村里，都有关于麦麦德的不同的故事。人们为麦麦德编造了各种不同的传说。

一次，阿里·萨法老爷象往常一样，在镇上的公园里和卡拉伊泽会面，建议他除掉瘦子麦麦德。卡拉伊泽高兴极了，但他不露声色。

"这事可不好办，阿里·萨法老爷，"他说，"很不好办，对

付这样的人可不容易。”

“在丘库尔奥瓦关于麦麦德的传说可不少，你想要杀死他，最好现在就干，那么，你就可以扬名天下了。别错过这个机会！你把麦麦德消灭了，整个丘库尔奥瓦就属于我们了。”阿里·萨法老爷说。

“难办啊，”卡拉伊泽说。

“不要怕！”阿里·萨法老爷拍了拍卡拉伊泽的肩说。

“难是难，试试吧！我们总能想出一个结果他的办法。”卡拉伊泽说。

“你无论如何得找到他。不管他瘦子麦麦德多么勇敢，但他总还年青。他对山里的情况不熟悉，设一个圈套让他中计，他就完了。”阿里·萨法老爷说。

“试一试吧！”卡拉伊泽说。

和阿里·萨法老爷分手后，卡拉伊泽·奥斯曼就去找自己那伙人。

“有事干了，还是件很容易的活计……”卡拉伊泽说。

土匪们都盯着卡拉伊泽的眼睛。

“那个烧毁阿克托兹鲁的瘦子麦麦德来了。我们得想个法子把他除掉，他们答应给钱，要多少给多少。”卡拉伊泽说。

对卡拉伊泽匪帮来说，消灭一个瘦子麦麦德就象吃一块面包，喝一杯水那么容易。

自从卡拉伊泽上山后，已经有三股土匪被消灭了。据说如果把萨勒·贝基尔算在内，那卡拉伊泽已经结果了四十条人命。

卡拉伊泽·奥斯曼个子很矮，他长着一双象蛇皮一样的

绿色的眼睛，有时，那双眼睛又变成令人可怕的呆滞的深灰色。他的腮帮上长着几根稀稀疏疏的发黄的硬胡子，就象刺猬身上的刺。过于宽的双肩上长着一条被太阳晒成火红色的细脖子，使他的样子显得特别蠢笨。他穿着浅蓝色灯笼裤，裤子上挂着银线绣的口袋。他从头到脚都挂满了子弹带，子弹带也是用银线绣的。手枪、匕首和镶着珠母的短剑在腰间闪闪发亮。胸前挂着望远镜，在暗红色的包头巾下，露出一绺稀疏的额发。

卡拉伊泽既不大胆，也不勇敢，但他很狡猾，常常不和他所追击的敌人正面交锋，而从背面袭击。他诡计多端，谁也觉察不到。大家都知道他是按阿里·萨法老爷的指令办事的，他确实是阿里·萨法老爷的工具。卡拉伊泽到现在为止只和宪兵遭遇过两次。宪兵还没来得及出击，阿里·萨法老爷就已经派人去给卡拉伊泽报信了。冬天，卡拉伊泽一般住在阿里·萨法老爷专门给他准备的房子里。当他厌倦了主人家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他就到山里去找自己那伙人，过几天当头头的日子。卡拉伊泽匪徒自由自在地在山里出没。冬天，当大雪封山时，这伙土匪就到山区的村庄去，纵酒取乐，为非作歹。阿里·萨法老爷给他们提供所需要的金钱，所以，他们也对阿里·萨法老爷唯命是从，只要他说去死，他们立刻就会向生命告别。

“你们谁认识瘦子麦麦德？”卡拉伊泽问。

霍拉利靠着一棵树打瞌睡，听到卡拉伊泽的问题，他醒了。

“我认识他。我们一起在疯子杜尔杜那伙里呆过。”霍拉

利说。

“你到这儿来！”卡拉伊泽叫他。

霍拉利走过来。卡拉伊泽双手搭在霍拉利的肩上说：

“告诉我，这个瘦子麦麦德是个什么样的人？”

霍拉利咽了一口唾沫，用手擦了擦嘴巴。

“没什么特别的。瘦瘦的小个子，长着一个大脑袋，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有二十岁左右，但很严肃。没看见过他射击、没和他一起战斗过的人是很难了解他的。他枪法准得连铜钱都能射穿。他一来到队上就比疯子杜尔杜枪法好。你是知道疯子杜尔杜的枪法有多准的。瘦子麦麦德的枪法比杜尔杜还准。现在，他大概能射中针眼了。这个麦麦德是很机灵的。那次在游牧民的帐篷里争吵时，如果他愿意，就可以打死疯子杜尔杜和我们所有的人，但他没有这样做。如果瘦子麦麦德不是这样的人，难道疯子杜尔杜能忍受这个侮辱吗？疯子杜尔杜怕他……”

“你可把这个瘦子麦麦德吹得太厉害了。怎么，他雇你当拍马队长啦？”卡拉伊泽冷笑着说。

“没有，”霍拉利说，“你让我说，我就按我看见的说了。瘦子麦麦德就是这样的人。”

卡拉伊泽坐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在想什么。过了一、两个小时后，他又把霍拉利叫来。

“霍拉利，你好好听着，麦麦德相信你吗？”卡拉伊泽问。

“不……”霍拉利回答。

“为什么？”卡拉伊泽问。

“当麦麦德和疯子杜尔杜闹翻时，我站在杜尔杜一边。”

"那又怎么样?"卡拉伊泽说。

"反正他不相信我，他连自己的父亲都不会相信的。我想，连贾巴尔，他最亲近的朋友，他也不会相信的。"霍拉利说。

"你把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强盗夸得太好了，简直成了吉齐克·杜兰!"卡拉伊泽说。

"我了解他。"霍拉利说。

"那你就忘了他!"卡拉伊泽突然喊叫起来，象往常一样，他一发怒，就揉鼻子，开始揪从鼻孔里露出的鼻毛，"你是想说，瘦子麦麦德既不会中计，也不会中弹?"

"不，我不想那么说，"霍拉利说，"谁都可能中计的，要知道瘦子麦麦德是个新手，这要看看是什么计谋了。"

"这就指望你了，霍拉利，"卡拉伊泽说，"你行，在山上你是最有经验的强盗，我把这件事交给你干!"

"可以，但是老爷，他们是两个人啊!"霍拉利说。

"还有谁?"卡拉伊泽问。

"高个子贾巴尔。"

"贾巴尔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嗨，是个孩子。"卡拉伊泽说。

"我也这么想。他有什么可怕的? 要么连他……"霍拉利说。

"把两个都除掉!……"卡拉伊泽说。过一会他又突然说:

"霍拉利兄弟，先找到他们，然后你去请他们到咱们队伍上来，如果他们拒绝，那就另想办法。"

"也许他们会来的，那我们办这件事就容易多了，他们很可能会来，他不知道这是个圈套。"霍拉利说。

"就这样，说定了？"卡拉伊泽问。

"说定了。"霍拉利说。

"你能尽快打听到他现在在哪儿吗？他有确切的落脚点吗？"卡拉伊泽问。

"新手们哪有落脚点啊？"霍拉利冷笑了一下，"让我去找找吧。"

十八

麦麦德和贾巴尔连日来饥肠辘辘地到处躲藏，逃避追捕。他们穿过森林，爬过悬崖，疲惫不堪。他们还背着弹药，低低地弯着身子，艰难地挪动着每一步，四肢颤抖，就象打冷颤一样。

漆黑的夜，只有几颗星星在黑色天幕上闪亮。很快，星星隐去了，天色渐渐明亮起来。

突然，传来了可怕的轰响声。贾巴尔吓得打了个颤，问道：

"这是什么？"

"山岩里的泉水，"麦麦德说，"你记得吗，我们第一次经过这里时，我对你讲过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在泉水边休息一会儿了？"贾巴尔问。

"不，不行！"麦麦德说。

他很累，但还是不停地走着，片刻也不想休息。过了一会儿，他气喘吁吁地问：

"你怎么啦？贾巴尔兄弟，我们很快就到了。"他停了一

会，深深地吸了口气，“你怎么啦？过一会儿到村里再休息，天亮以前，我们必须进村。是的，我们已经走了这么长的路，而你，……你看，快到村子了，对吗，好兄弟？”

“我只是……你别在意，”贾巴尔说。

麦麦德再没说话。他疾步如飞。村庄已经近在咫尺，贾巴尔用尽最后的力量，好不容易才跟上他。

当东方刚刚透亮时，他们进了村。几条狗没有认出麦麦德，狂叫着向他们扑过来。麦麦德快步走到杜尔穆什·阿里家门前。

“杜尔穆什·阿里大叔！杜尔穆什·阿里大叔！”

杜尔穆什·阿里立刻就问：

“是你吗，麦麦德？”

“是我。”

“我马上就来。你好啊，孩子。你把那个异教徒怎么样了？我们听说你把阿克托兹鲁烧了，那个异教徒也烧死了。”

杜尔穆什·阿里开了门。

“谁告诉你们的？”麦麦德激动地问，“农民们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真主保佑你健康，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人死是不值得高兴的，但他是自作自受。连他的老婆都高兴呢，说是他罪有应得。一滴眼泪也没掉。进来吧，我的孩子们！”杜尔穆什·阿里说，突然醒悟过来，他问：“还有一个呢，那个年老的？”

“别问了，”麦麦德很难过地说。

“真主保佑，让他安息吧！我现在就去点火，你们饿了吧？”杜尔穆什·阿里说。

“杜尔穆什·阿里大叔，你们从哪儿知道我们的事？”麦麦德继续问。

“你猜不着吗？难道你不知道，瘸子阿里当了那个异教徒的奴仆？是他说的，着火时，阿里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从阿克托兹鲁离开时，看见了大火，后来回去时又看见人们把阿布迪尸体拖出来，全都烧焦了。”

“这么说，瘸子阿里站到阿布迪一边去了？”麦麦德问。

杜尔穆什·阿里拨弄着炉膛里的火。

“对，我的孩子，他不是人，是杂种。”

麦麦德笑了。

“怎么，你不信？”杜尔穆什·阿里看着麦麦德的眼睛问道。

“你真好忘事，杜尔穆什大叔，这还是昨天的事呢……”麦麦德说。

“想起来了……老了……”杜尔穆什·阿里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别在意，”麦麦德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没什么。”

他坐到火炉旁，贾巴尔也坐到他的旁边。杜尔穆什·阿里把火弄旺。

“还有什么消息吗？”他笑着问。

“没有了。”麦麦德说。

窗外天色已经大亮了，屋里射进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杜尔穆什·阿里的老伴胡吕在麦麦德身旁转来转去。

“他烧着时噼啪作响吗？喂，告诉我们，他怎么烧死的？你知道，麦麦德，你做了多么好的一件事啊，哈哈，噼啪作响！”

胡吕说。

他从炉子上端下汤，把油烧化了放到平底锅里，屋里满是油香味。

“烧死了？骨头也烧着了，真好！人家说，阿克托兹鲁村变成了一堆灰，变就变吧！”

胡吕拿来了桌布，铺在地上，把汤倒到一个大盆子里，放在桌布中间。她不停地说：“哈哈，噼啦作响……”

麦麦德不知在想什么，他把匙放在嘴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好象失去了知觉。贾巴尔看了看他，大家都沉默不语。杜尔穆什·阿里也默默地好奇地望着他们俩。麦麦德突然清醒了，把匙放进汤盆里，很快地吃起来了。他的眼睛里似乎在冒着凶光，那黄铜的亮光又象闪电似地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火焰呼啸着，在荆棘丛中蔓延……

麦麦德抬起头，他的黑黑的脸庞变得明亮了。

“你知道我想对你说什么吗，杜尔穆什·阿里大叔？”他慢慢地问。

杜尔穆什·阿里用询问的眼光看着瘦子麦麦德。

“我听着呢，孩子，说吧！”

“异教徒大概已经烧死了……”麦麦德嗓音颤抖地说完这句话后就沉默不语。

桌布撤去了。炉里的火被火钩子拨弄了几下以后烧得更旺了。

孩子们站在角落里，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瘦子麦麦德。杜尔穆什·阿里已经走出屋去两次了，可麦麦德还是沉默不语，杜尔穆什·阿里觉得麦麦德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

对他讲。

“呶，怎么样？”杜尔穆什·阿里忍不住问道。

“你看，我想……”麦麦德犹豫不决地开了口，“我不知该怎么对你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很快地说起来：

“这个村子的土地和其他四个村子的土地，所有的地……谁想种多少……所有种的东西……我会扛着枪保卫你们。而那些荆棘地，我们把它烧了。”

“别着急，麦麦德，”杜尔穆什·阿里打断了他的话，“我亲爱的孩子，慢点讲，否则，我该听不明白了……”

麦麦德稍稍平静了些。

“我想说，大叔，这些地不是异教徒的，也不是他父亲的。”

杜尔穆什·阿里搔了搔前额，沉思起来。

“土地是大家的，”麦麦德继续说，“土地不是这个异教徒开垦的。五个村子的农民象奴隶一样给他干活。丘库尔奥瓦平原上没有什么老爷。你要是听听哈桑·翁巴什说过的话就好了！”

“自古以来，这些地就是大家的，”杜尔穆什·阿里接过他的话说，“在这个异教徒的父亲还没到这世上来之前，这些地就是大家的，他骗了我们，夺走了土地。在这以前，谁想在哪儿耕种就在那儿耕种，想种多少就种多少。”

“就这样，”麦麦德兴奋起来，“一切都会象从前一样，象你说的那样。”

杜尔穆什·阿里低下了头，思考着。

“一切都会象从前那样，正象你说的那样，你在想什么，杜

尔穆什·阿里大叔?"麦麦德说。

"要是这样该多好……"杜尔穆什·阿里喃喃自语，热泪夺眶而出。

"会这样的！我要你请五个村子的农民都到这里来，我跟他们说说，然后把地分给他们。他们再也不会受欺压了。谁种哪块地，那块地就归谁所有。连牲口也是……"麦麦德说。

"哦，如果一切都能这样！"杜尔穆什·阿里高兴地喊起来，"如果……"

"告诉大家，请他们来。"麦麦德说。

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胡吕背靠着那根支撑着屋顶的柱子，手里捻着毛线，仔细地听他们说话，突然，纺锤从她手里掉落了。她浑身颤抖，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她跑到麦麦德跟前。

一只大蜘蛛在被烟熏黑了的墙上织网。

"看真主面上，我的孩子，这是真的吗？你会这样做吗？这老妇人吻着麦麦德的手，问道，"再也不用把收成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缴给别人了？"

"再不用当奴隶了，"麦麦德坚定地说，"我誓死保卫你们的土地，拿着枪，以后……"

"牲口怎么样？"女人问，"它们也归我们吗？"

"牲口也归大家……"麦麦德说。

老妇人放下麦麦德的手，走到屋子的一个暗角里放声大哭。

杜尔穆什·阿里走出屋去。他拿不定主意，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又回到屋里。他看了看麦麦德。麦麦德的脸上的

表情象岩石一样坚定、顽强。

“孩子，我该叫谁到这儿来？”杜尔穆什·阿里问。

“所有你认为智力健全的人。”麦麦德回答，没有看他。

杜尔穆什·阿里到潘贾尔·赫叙克那里，把事情告诉了他。潘贾尔也拿不定主意。然后，杜尔穆什·阿里就挨家挨户地去通知。农民们开始高兴，后来，又寻思起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许多人认为，麦麦德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所有的人，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农民们相互串门，激动地，惴惴不安地互相观望。后来，他们全都在杜尔穆什·阿里家门口停下来了，一动不动地等待着，甚至连婴儿也都停止了吵闹。

麦麦德听到了人群的脚步声。

“外面怎么啦？”他问胡吕。

她擦着眼泪回答：

“农民们都聚集到我们家门口了。都盯着我们家大门看，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胡吕走出大门，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她身上。

“你们要干什么？”她生气地问，“你们干吗都到这儿来？”

谁也不说话。

“你们干吗不说话呀？”

还是一声不吭。

“你们想见麦麦德吗？进屋去吧！”

还是没人作声。

“你们干吗象木头人似地站着不动？呆住了，怎么的？也许你们每家都死了人？看看这些人！这些男人，这些人能称

做男人吗?”她对女人说,“你们拥抱他们,和他们一起睡觉?跟这些蠢货们一起睡?一起跳舞,一起玩!”

人群象一块巨石一般呆立不动。

“见鬼去吧!难道你们没听说吗?瘦子麦麦德把阿布迪老爷烧死了!他烧着时还噼啪直响呢!”

人群骚动了。

“是的,是的,噼啪直响,”胡吕喊道,“阿克托兹鲁村全烧光了……难道你们没听说吗?昨天晚上瘦子麦麦德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在屋里呢。从今以后不用再给阿布迪老爷干活了。他噼啪直响呢?土地属于我们了……牲口,……一切!……阿克托兹鲁村也烧得噼啪直响……”

人群更加骚动了。有一个人迟迟疑疑地说了句什么话。一下子,所有的人都开口说话了,响起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喧闹声。狗叫、鸡啼、母鸡咯咯直叫。孩子在哭——所有的声音混在一起了。院子里马在嘶鸣、驴在叫唤……自古以来,戴伊尔缅奥鲁克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热闹。

过了一会儿,村子上空升起了一柱高大尘烟。响起了欢乐的歌声,人们吹着唢呐,敲锣打鼓,一片欢呼。

“啊,我们的瘦子麦麦德!”

“我们的瘦子麦麦德!”

“从小就看得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

“对,对,我们早就发现了这一点!”

“牲口也归我们了!”

“我们将在自己的土地上播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用把三分之二的收成缴出去了。”

“冬天不会再挨饿了！”

“再也不用象狗一样地讨饭了！”

“唉，我们的瘦子麦麦德！”

“不用再卖自己的母牛了！”

“谁也不会再压迫我们！”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每个人都可以邀请别人来做客！”

“每个人的愿望都能实现了……”

“自己将是自己的主人……”

“我们的瘦子麦麦德！”

“老爷噼啪地烧死了！”

“一个大村庄和阿布迪老爷一起化成了灰！”

“噼啪作响……”

“整个丘库尔奥瓦都吓得发抖！”

“看看我们的瘦子麦麦德是怎样的人！”

“噼啪作响……”

“哈切会从监狱放出来的！”

“五个村子一起来庆贺！”

“我们的瘦子麦麦德！”

“我们一起来庆贺瘦子麦麦德的婚礼！”

整整两天两夜，人们兴高采烈。唢呐声、锣鼓声不绝于耳，另外四个村子的农民们也高兴极了。从那里也传来了敲锣打鼓声。夜晚，长满荆棘丛的平原上灯火通明。大地、岩石、流水、树林都在欢笑……

五个村子里有声望的人都聚在杜尔穆什·阿里家。他们

都看着麦麦德，目光中时而微带担心和怀疑，时而充满了爱戴、赞美和希望。

第二天晚上，麦麦德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头领们，大叔们，你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开始或者就要开始耕种自己的土地了。我对你们有一个要求。”

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说吧，我们的瘦子麦麦德，我们能做到！”

“为什么你们在耕种以前，不把荆棘烧掉呢？”麦麦德问。

“我们连想也没想过！”有几个声音说。

“要知道，如果先把荆棘烧掉再耕地就省劲多了，不是吗？”麦麦德问。

“当然省劲了！”农民们喊了起来，“先把荆棘烧光，然后再耕地。”

麦麦德慢慢站了起来，其他头领们也跟着站起来了。

“我们去烧掉荆棘，然后耕地！”

麦麦德挂上子弹带，拿起枪就走出屋去，农民们跟在他后面。

“到荆棘地去！”秃头默斯特克招呼了一声，“唢呐、鼓乐，都去！……”

“从今以后，荆棘再也不会刺伤耕地的牲口和人的脚了，”杜尔穆什·阿里说。

农民们到地里去了，麦麦德走在最前面，他昂着头，眯着眼睛。贾巴尔跟在他后面，再后面是农民们。女人们、孩子们都爬到屋顶上去看麦麦德。唢呐声和锣鼓声也停息了。村里静悄悄的。

山那边吹来的秋风轻轻地抚摸着迪肯利平原。走了一会，麦麦德收住步子沉思起来。农民们也都停下来等着他。麦麦德回头看了看。农民们焦急地等待着，等待着麦麦德的行动……

一片雪白的平原展现在人们眼前。原野上荆棘丛里，不时可以听到咯吱咯吱声。这是因为荆棘的枝干承受不了蜗牛的体重，被压弯了，折断了。

“贾巴尔！”麦麦德轻声呼唤。

贾巴尔拨开荆棘丛，走到麦麦德面前。

“什么事，兄弟？”

“唉，如果当年我种地时就没有荆棘，那该多好啊？”麦麦德叹息着。

贾巴尔微微一笑。

有几个农民开始割断荆棘，把它们堆放在一起，其余的人也跟着干起来了，一会儿，割断的荆棘已堆成一座小山。

“够了！”杜尔穆什·阿里走出来激动地喊道。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松明，把它点着了，放到干荆棘枝堆里。刹那间，火焰熊熊，火舌冲天，把荆棘堆四周都烧着了，风把火吹得更旺。农民们围成半圆形，站在火堆旁看着，火势很快就蔓延到田野上。吹起了唢呐，敲起了鼓乐，歌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欢乐和大火一起燃遍了整个平原。人们又唱又跳，贾巴尔高兴地向空中鸣枪。

太阳落山之前，麦麦德一直默默无言地在荆棘丛里徘徊。

阵风吹拂着田野上蔓延的火舌，猛烈的火焰一过，地上就露出烧焦的荆棘丛。

火势随着落日渐渐向西奔腾。着了火的荆棘发出爆裂声，就象小鸟在歌唱。

麦麦德迈着和先前一样缓慢沉重的步子，从田野向村里走去。身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大人和小孩子们围着荆棘丛唱歌跳舞。人群在麦麦德的身后欢腾。

夜里，火势渐渐扩展。从克纳勒山岗到伊尔德兹山丘，从小泉到卡巴阿阿奇，烈火把一大片地方都包围了，后来，大火又向别的村子蔓延，直到丘吕克彻纳尔，方圆几十里的平原上一片火光。

突然，在阿里达厄山上跳出一个火球，一个巨大的火球！象彗星一样光芒四射的一个巨大的火球！阿里达厄山峰被照得如同白昼一样明亮，农民们都很惊奇，麦麦德也感到奇怪。阿里达厄山上着火还是第一次。

就在这时，有七个人走到麦麦德面前。他们都是哈切案的假证人。

“有什么事，说吧！”麦麦德说。

“是我们干的，……”他们说。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麦麦德说。

“我们是被迫的，我们的瘦子麦麦德！”

“我知道。”麦麦德说。

这几个男人低下头，走到一边去了。他们眼中含着眼泪。

因为这一切，麦麦德从早晨到现在都没合眼。哈切的苦难在他的心里隐隐作痛。

明亮的太阳在戴伊尔缅奥鲁克村上空升起，天空晴朗，整个村庄似乎都从欢乐的梦中醒来了。在清晨的阳光下，树木

也显得特别漂亮。田野上，荆棘已经燃尽。昨天还是雪白的土地，今天变成一片漆黑。

突然，有人看见瘸子阿里走来。麦麦德在等待着他。瘸子阿里艰难地拖着那条瘸腿，走到麦麦德跟前。

“来，阿里，来！”麦麦德笑着拿起他的手抚摸着。他们就这样默默地站着。阿里消瘦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几天不见，他似乎突然老了十五年。

“你怎么了，阿里老爷？你的脸色不好，”麦麦德急切地问。

“别问了，”瘸子阿里说。

麦麦德已猜到“别问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了。瘸子阿里说话时那种无精打采、痛苦、气愤的神态说明了一切……

麦麦德的大眼睛睁得更大。

“坏消息！发生了什么事了？”麦麦德问。

阿里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双手颤抖着。

“还是别问我了，别问了！”

“别吓唬我了，阿里老爷！”麦麦德说。

“已经发生的事是不能挽回的，我心里感觉到了，”瘸子阿里痛苦地说。

麦麦德又向他靠近了些。

“说吧！”

“这个异教徒……他……”

“逃出来了？”麦麦德倒吸了一口气说。

他象被雷电击中了一样，突然眼前发黑，摇晃了一下。

“我和他谈过话了，”阿里说，“他在镇上租了所房子。阿

布迪叫我到他家去。”

“没什么，麦麦德，别难过，”贾巴尔想安慰他，“他逃不出我们的手掌，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喊叫起来，走到屋里的一处暗角，嚎啕大哭起来。

“啊，我多么不幸！啊，真倒霉！我命该活到这时啊！唉！……”

“你哭什么呀，大婶？反正他再不敢回到村里来了。土地是你的，牲口也属于你，只要我们活着……”贾巴尔说。

“唉！唉！……”

大家很快知道了阿布迪没有烧死的消息，农民们都各自回家，街上空无一人。充满生气的喧闹声突然被死一样的寂静代替了。狗不叫，鸡不啼，就象村里一个活人也没留下似的。不久以前运动的，欢乐的，沸腾的一切突然都变得肃然无声。

寂静持续到中午。

杜尔穆什·阿里垂头丧气坐着不动。他的老伴面色苍白，缩在角落里。麦麦德把头枕在枪托上，在想些什么。

中午过后，村里又稍稍恢复了生气。公鸡拍打着翅膀，在粪堆上啼鸣，它那五颜六色的羽毛在阳光下闪亮，就象涂上了一层油。狗也叫起来了。农民们从屋里走出来，他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

“想想，还象个人样呢……”

“还算是人呢，……山里的瘦子麦麦德！”

“要知道，他是穷光蛋伊布拉辛的儿子！”

“竟想要分我们阿布迪老爷的地！”

“你看看他的样子！”

“他好象刚满七岁似的……”

“乳臭未干的小子！”

“连枪也不会拿。”

“还当强盗呢！”

“当强盗，烧了村子！”

“就象是他父亲的遗产一样……”

“把阿布迪老爷的地和牲口当自已的东西一样分了。”

“想想，象个人样了……”

“从前象小狗似地在阿布迪老爷的门口跑来跑去。”

“一直到昨天还……”

“倒霉的伊布拉辛不成器的儿子！”

“成了多么神气的人……”

“懒猪！”

“因为他，姑娘还在监狱里受苦呢！”

“哈切就为他才坐牢的。”

“看，呶，看哪！”

“哈，把荆棘烧了，为了不让农民们的脚再被划破！”

“为了干活轻松些……”

“看，呶，看哪！”

“到村里放空气说，他把阿布迪打死了。”

“把我们的老爷……”

“我们的老爷打死一百个象他那样的人都不费力气。”

“我们老爷……”

一大群人都到阿布迪老爷家去向他的妻子和子女们祝贺。

喧闹声直到深夜还没停息。

村子里一半以上的农民站在麦麦德一边。阿布迪老爷没有死，这使他们感到遗憾。支持麦麦德的人都没上街去。杜尔穆什·阿里非常难过，他的妻子躺在床上，象泥塑木雕一样一动不动。麦麦德也沉默不语，只有贾巴尔一个人不停地在说话，说服农民们。

"阿布迪老爷的那两条腿再也不敢迈进这个村子。别害怕，他反正很快就会死的，一定的。我向真主起誓，他会死的，别灰心。我说了，要他死，他就得死！"

农民们谁也不相信他的话。

没等太阳升起，麦麦德和贾巴尔就离开了杜尔穆什·阿里的家。麦麦德低垂着头，贾巴尔在他身边默默地走着。当他们出村时，狗叫唤着向他们扑来，麦麦德连这也没发现。贾巴尔向它们扔了一块石头。

荆棘烧尽了。烧焦了的土地铺上了一层黑灰。麦麦德在田野里停住了脚步。贾巴尔不敢和他说话，他等着，但麦麦德还是站在那里，好象不打算再前进了。麦麦德走近一块石头，坐了下来，把枪紧贴胸前。

太阳升起了，麦麦德一动不动地坐着，象一尊石像。他的身影向村子那边倾斜。太阳升高了，而麦麦德还是坐着不动，贾巴尔忍不住过去推了他一下。

"你怎么啦，麦麦德兄弟？"

麦麦德好象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

“别难过，麦麦德兄弟，”贾巴尔说，“你不可能期望人人都对你好，有的人就是忘恩负义。不过，我们无论如何得想个法子和阿布迪算帐。”

“无论如何要算帐！……”麦麦德咬着牙斩钉截铁地说。然后，他抬头望望那烧焦了的一望无际的平原。

十九

叙列米什山岗上长满了欧洲越桔树。放眼望去，到处是深绿色小越桔树丛。它们散发着一种酒一样醉人的气味，使人一嗅到它就感到头晕。羊肠小道上，越桔的刺鼻的气味使人感到懒洋洋的，昏昏欲睡。

平原从叙列米什山脚下向外延伸。它平平整整的，连一粒碎石也没有。这里的土地是松散、柔软的。田里长着石榴树。谁也不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就种植石榴树了。石榴树开着红花，这地方因此得名为“石榴园”。春天，石榴花把平原染成一片火红，一群群蜜蜂在树上盘旋。萨夫伦河流经石榴园的后半部土地，河的上游流经托罗斯山脉，穿过细长的中央峡谷。它穿透山岩，泛着白沫，把清水带到平原大地。平原上，流水停了下来，它象湖水一样向四周漫溢，水深不过踝骨，河面上露出一块块长着青草和灌木的小岛。也有几片小岛是光秃秃的。小岛上稀疏地长着几丛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灌木和几株树叶带刺的罗望子。河两岸亭亭玉立的玉兰树白花盛开。

许多年之前，在一个较大的名叫博斯坦泽克的小岛上，人

们开始种植香瓜和西瓜，库尔德人麦莫从一个大地主那里把这块地租了来，他的瓜是丘库尔奥瓦平原上最大最甜的。

霍拉利是管这片瓜地的，他干这活已经许多年了。瓜棚边扔着许多瓜皮，招来了许多蜜蜂，黑色的、黄色的、各种颜色的蜜蜂，它们在阳光下发亮，看起来又象绿色的。那些瓜棚边满地的瓜皮，告诉人们霍拉利的慷慨大方。不管谁到这里来，总会受到他的款待。谁也不能不尝尝他的西瓜和香瓜就离开瓜地。

没有人知道霍拉利是从哪儿来到这小岛上的。他很快适应了这个小岛。霍拉利生活在博斯坦泽克岛上，就象罗望子挺立在这儿一样平平常常。

谁也不知道霍拉利是否爱这小岛和瓜棚，就象谁也不知道这小岛是否喜爱那长在它身上的罗望子树一样。在博斯坦泽克岛上，他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除此而外，博斯坦泽克岛上还有一个使他高兴的原因：闷热的夏夜，汗水淋漓，这时，从流经恰尔达厄山脚下的萨夫伦河那边送来凉爽的气息。卵石在月光下晶莹闪亮。

春日的一天，农民们象往常一样到岛上来摘香瓜和西瓜。可是他们看见了什么？小岛消失了，一片水滩，霍拉利和小岛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年代，当强盗是时兴的事。只要有人和政府弄不到一起，就会拿起枪到山里去。有人说，霍拉利当了强盗，可是，很少有人信这些话。

而这个霍拉利就是当年博斯坦泽克岛上的看瓜人。现在，他不知疲倦地寻找瘦子麦麦德，想引他中计。他感到心中有什么东西刺痛，使他很不好受，他不知这是为了什么，可是

心里很难受。

开始，霍拉利询问戴伊尔缅奥鲁克村的人，农民们叫他到阿里达厄山里去找。霍拉利在阿里达厄山上找了几天，毫无结果，他有些急躁了，又到迪肯利平原的上端马兹勒克平原去找，但是麦麦德也不在那里，那些他询问过的农民象是什么也不明白似地说：

“你打听瘦子麦麦德？我们没见过他，也没听说过这么个人。”

山里的农民没有一个不知道瘦子麦麦德，也没有一个人不怀着热爱谈起他，所以，即使有人知道麦麦德的去向，也决不告诉别人。这个地方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要打听麦麦德的去向是很困难的。

但是，霍拉利还是没有失去信心，他找遍了山岗，最后，想出了一个新法子，他一见人就说：

“我原是和瘦子麦麦德在一起的，火灾之后，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霍拉利很快就找到了麦麦德的线索。他得知麦麦德藏在萨夫伦河的上游。有时，麦麦德在附近一些村的农民家里过夜，有时，又躲在萨夫伦河边的松树林子里。

那边，有许多小股强盗在活动，但麦麦德不和他们往来，还尽量设法避开他们。所以，强盗们对他又恨又怕。瘦子麦麦德象一个可怕的黑影在萨夫伦河流域游荡。

麦麦德不住在村里时，多半躺在松树干上，贾巴尔在下面给他放哨。轮到麦麦德放哨时，他拿着枪，守卫贾巴尔，但不下树，贾巴尔怎么也学不会爬树的本领。麦麦德在树上有一

个很好的“小屋”，还有很舒服的铺位。

“你上来看看吧，”麦麦德说。贾巴尔爬不上去，但对上面的情景很好奇。

一个农民把霍拉利带到一棵大松树下。麦麦德曾经在那个农民家躲藏过。贾巴尔看见了霍拉利就高兴地向他扑去。

“你的伤好了，我多么高兴，”贾巴尔喊着，“我多么高兴！你现在在哪儿？”

麦麦德很快就从树上爬下来了。

“你好啊！霍拉利兄弟，我们很为你担心呢。”

这样的会面使霍拉利震惊。

“没什么……”他不知所措地嘟哝着，然后，他控制了自己，开口说道：

“我现在在卡拉伊泽队伍上，疯子杜尔杜死了之后，我就到那边去，就这样，看来，命运就是这样。”

贾巴尔微笑了。

“有什么事吗，霍拉利？你看起来很忧伤，怎么啦？”贾巴尔问。

“别问了，”霍拉利叹了口气。

他们背靠着树，坐在地上。

“列杰夫·恰弗什在哪儿？”霍拉利谨慎地四面环顾着问。

“他死了，伤口要了他的命。”贾巴尔说。

“可怜的列杰夫，”霍拉利似乎感到可惜地说，“唉，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是的，这个世界是残酷的，骗人的。大家都要睡到土里去的，”贾巴尔补充他的话说。

“我们听说了疯子杜尔杜的事，”麦麦德心不在焉地说，然后，他又认真地问：“你也许能详细地给我们讲讲？你在他那里干过……”

“最好别问了，兄弟，”霍拉利哭丧着脸说，“他是他那些坏主意的牺牲品，可惜……”

“给我们讲讲，”贾巴尔要求，“你别折磨人了……”

“疯子杜尔杜和你们闹翻了以后，就再也不走正道。到村里去抢女人，把她们带到山里来给我们寻欢作乐。”霍拉利说。

“是的，如果强盗干起这种事来，他就完了，没救了。”贾巴尔说。

“如果仅仅这些那还好。这是小事情……”霍拉利说。

“还有什么？”贾巴尔问。

“他向所有的村子征税，每家都得给他缴钱，富的多缴，穷的少缴……”霍拉利说。

“还有什么？”贾巴尔说。

“还有……”霍拉利说。

“还有什么？”贾巴尔睁大着眼睛问。

“他在德维博伊努山口安营扎寨，谁走过山口，杜尔杜就砍掉他的右手，要是牲口走过，就砍去前腿。

“他疯了！”贾巴尔喊起来了。

“他砍了一百多人的右手，许多人死了……”霍拉利说。

“坏透了！……后来呢？”贾巴尔还要问下去。

“有一次，我们到阿克瑟于特村去，抢了几个女人，拖到广场上，其中还有老太婆呢。真不好意思说这些。强迫她们跳舞。那些可怜的人象羊羔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吓得发抖。

她们转了两圈就逃到人群去了。疯子杜尔杜就破口大骂这些女人。男人们都藏到屋里去了。突然，升起了一柱烟尘，把一切都遮住了。疯子杜尔杜不知去向，我却到了一家人家的房顶上。身上的枪也没有了。四周被烟尘笼罩着，足足有半小时，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当烟尘散去时，就看见广场上许多人在翻动那一层灰土……我象白杨树叶那样簌簌发抖，从屋顶上爬下来。这是怎么回事？打死我也弄不明白。我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人，但是，谁也没有发现我。人们渐渐散去了，广场上空荡荡的。农民们把疯子杜尔杜和他那一伙强盗都化成了灰。我在广场上，找到了几枝破枪托……还有疯子杜尔杜的一只靴子，其他什么也没有……我从那里逃了出来。"

"原来这样……"贾巴尔慢慢地说，"谁也没对我们讲过这些。"

"这是预料中的事。连他自己也明白，迟早会有这样的下场，否则他就不会冒这样的险。"麦麦德说。

"你的卡拉伊泽也是这号人，"贾巴尔说。

"他不象疯子杜尔杜，"霍拉利说，"他是个胆小、两面三刀的小人。他是不容易抓到的。"霍拉利说。

"记住我的话，兄弟，他早晚也会有同样的下场，尽量离他远一些吧！你就可以少受些罪，你在他的队伍上干，我感到遗憾。"贾巴尔说。

麦麦德站在一边不插话，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突然，他向霍拉利转过脸去，抓住他的手。

"你为什么找我们？"他问道，"有什么消息吗？你想要告

诉我们什么重要情况？”

霍拉利好一阵工夫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俩，垂下了头，满脸通红。

“卡拉伊泽请你们加入他的队伍，”他说得很快，“他想见你们，他很替瘦子麦麦德担心。卡拉伊泽问我瘦子麦麦德的情况，我告诉他说，你和我是一个队伍里的伙伴。我们象亲兄弟一样和睦，所以，我就来找你们，但好久没能找到。”

麦麦德向贾巴尔看了一眼。“这里有些问题，”他的眼神这样说。

“噢，原来是这样，”他说，“就是说，是卡拉伊泽派你来的？”

“是……是……”霍拉利吞吞吐吐地回答。

“找了我们很久？”贾巴尔问。

“很久……”霍拉利说。

“卡拉伊泽找我们干什么？”贾巴尔问。

“我在他面前使劲夸麦麦德……要是你这样夸他，他说，那么，把他找到我这里来。……”霍拉利说。

“你做得很好，霍拉利兄弟，”麦麦德说，“谢谢你！”

贾巴尔狠狠地瞧了霍拉利一眼。

“我们走吧，”麦麦德说，“我也很想看看卡拉伊泽，快走！他在哪儿等我们？”

“在考努尔达厄山……”霍拉利说。

“好吧！我应该接受卡拉伊泽的邀请。”麦麦德说。

贾巴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要知道，是卡拉伊泽亲自邀请我们……”麦麦德意味深

长地说。

“我使劲地夸了麦麦德兄弟……”霍拉利支支吾吾。

贾巴尔把那个带霍拉利来的农民叫到一边问：

“这个强盗怎么找到你们？”

“他见人就问你们在哪儿，”农民回答，“人家把他带到我这里。‘我’，他说，‘是瘦子麦麦德队伍里的人。把我带到他那里去，我和他们失散了。’我就把他带来了。是他苦苦哀求我的。”

“明白了，你走吧！”贾巴尔说。

到考努达厄山去的路很远，得走整整一天。

那个带霍拉利来的农民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看。

“胡赛因兄弟，过几天我们就回来了！”麦麦德对他喊道，“愿你幸福！谢谢你给我的同伴带路。”

“一路顺风！”胡赛因回答。

正午时分，他们到达斯伊伦加奇，傍晚时已经走到凯希斯小河边了。他们在邻近的一个村庄弄到了一些面包。吃完后，休息了将近两个小时，就又继续赶路。太阳下山时，他们已经快到阿克卡列了。他们在长满青苔的山泉边喝足水，解了渴。一路上，麦麦德始终走在最前面，霍拉利跟着他，而贾巴尔走在最后。

他们决定在阿克卡列附近的小山岗上过夜，在爬上山岗时，霍拉利落在后面了，贾巴尔利用这个机会问麦麦德：

“你难道不明白，麦麦德兄弟？”

“明白，”他微笑了一下。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贾巴尔有些不安。

“你猜不着吗？他们想让我们中计，所以，派了解我的霍拉利来找我……卡拉伊泽请我去，我能拒绝吗？他们会说，麦麦德害怕了。他设了个狡猾的圈套。”

“那我们真要中计了，他们有十个人呢！”贾巴尔说。

“即使他们有一百人，我们也得去，”麦麦德坚定地说。

“那我们现在把霍拉利打死，”贾巴尔建议。

“不行！我应该与卡拉伊泽见见面，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看看，看看……看吧，你能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吗？”贾巴尔嘟哝了一句。

“你看看霍拉利，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也许他在后悔不该扯到这些事情里去。看来，他会忍不住把一切都告诉我们的。他一次也没敢正眼看我们。也许已经在祈求真主别让我们到卡拉伊泽那里去呢。让他来，你看看他的眼睛。”

就在这时，霍拉利来了。麦麦德和贾巴尔不再说话。

“霍拉利，”麦麦德拍了拍他的肩膀，“看来，是这样，啊？”

“对，是这样，”霍拉利吞吞吐吐地回答。他摇摇晃晃，站也站不稳。

山岗上长着几棵巨大的核桃树。麦麦德、贾巴尔和霍拉利就在茂密的树荫下休息。

“你们躺下睡一会儿，我去放哨。”贾巴尔建议。

麦麦德和霍拉利躺在树下，立刻就睡着了。

他们轮流放哨、睡觉。当他们醒来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他们从阿克卡列拐向安德尔，路上都是悬崖峭壁，再往前走就是茂密的松林，树林里透出松树、薄荷和马约兰的清香。

还有淙淙流水和斑鸠的喃喃细语。

“我们快到鹰峰了，”贾巴尔说。

“明天早晨就可以到达卡拉伊泽那里了，他们在考努尔达厄山等我们，在格厄杰普纳尔泉水边，”霍拉利说。

麦麦德想说什么，但咬紧牙关忍住了。头脑里乱得很，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卡拉伊泽要设计杀害他。麦麦德想起了阿布迪老爷，但他不知道他们两者之间的联系。

山上阴沉沉的，淡蓝色的薄雾在林间缭绕，在地面上弥漫。最后，他们终于走到了考努尔达厄山。

“你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先去向卡拉伊泽报告。”霍拉利说。

“去吧！”麦麦德和贾巴尔说。他们俩背靠着一棵树坐下来。

“贾巴尔，他们会开枪吗？”霍拉利走后，麦麦德问。

“不会的，亲爱的！他们在没有请我们吃羊肉之前是不会杀死我们的。”贾巴尔说。

“你说得对！卡拉伊泽不敢向我们开火。如果他真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卡拉伊泽，那么，他会把我们的枪偷走，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打死我们。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但他为什么要打死我们？我不明白。”麦麦德说。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贾巴尔说，“他是替阿里·萨法老爷办事的。”

“啊？！”麦麦德非常惊奇。

“他替阿里·萨法老爷办事。”贾巴尔说。

“不可能。”麦麦德说。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奇怪，你怎么不明白，这些狗都是一路货。明白啦？”贾巴尔说。

“明白了，这就是说，阿布迪……”麦麦德说。

“对，就是这样，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况！”贾巴尔很有把握地说。

快到中午时分，霍拉利回来了。他把麦麦德他们带到格厄杰普纳尔山泉边去。

快到格厄杰普纳尔山泉边时，他们看见了远处卡拉伊泽的身影。他越来越近了。很明显，卡拉伊泽想伺机暗害他们。麦麦德和贾巴尔立刻明白了：卡拉伊泽设了埋伏。

麦麦德扑倒在地，开枪射击。

身后传来一声“我的娘啊！”麦麦德回头一看，贾巴尔一枪撂倒了霍拉利。霍拉利浑身是血，滚下山去了。

“我直到最后还在等你自己把一切都说出来，想留你一条狗命，”贾巴尔嘟哝了一句。

“卡拉伊泽逃跑了，”麦麦德遗憾地说，“我有些性急，大概没打准。”

“卡拉伊泽！”麦麦德高声喊道，“如果你还有勇气，你就出来！别怕，你是阿里·萨法老爷养的一条狗！胆小的人肉贩子！……出来，咱们公开比试比试！”

“你以为我们会跑掉吗？如果你是一个男子汉，就站出来吧！”贾巴尔喊道。

没有人回答。

过一会儿，四周又响起了枪声。

“嘿，卡拉伊泽又开始逞能了，”麦麦德冷笑了一下说，“给

他点颜色看看！”

战斗一直持续到半夜。

二十

阿布迪老爷和阿里·萨法老爷陷害麦麦德的计谋惨遭失败，麦麦德不费吹灰之力取得胜利和卡拉伊泽受伤及他的两个同伴被打死的消息，从卡迪尔利传到考赞，从杰伊汉传到阿达纳及奥斯曼尼耶，传遍了整个丘库尔奥瓦平原……

在丘库尔奥瓦，在托罗斯山，人们把关于麦麦德的传说编成许多神话，争相传诵。大家都站在瘦子麦麦德一边，山村里的农民们不顾自身安危，隐藏麦麦德，帮助他躲开敌人，为了麦麦德他们可以牺牲一切。

“瘦子麦麦德吗？”他们自问自答，“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他有一颗勇敢而善良的心……他为了自己的母亲向阿布迪报仇，阿里·萨法老爷也是自作自受，他给瓦伊瓦伊村的农民带来了多少灾难。”

麦麦德和卡拉伊泽开战的消息，在瓦伊瓦伊村激起巨大的反响。傍晚，传来了这两个强盗交火的事。瓦伊瓦伊村的农民们扔下活计，聚集到村子中央的空地上，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后盾——麦麦德。每个人都想为麦麦德编出一段新的光荣历史。在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为麦麦德编了那么多美丽的传说，以至这些事迹，即使十个象麦麦德那样的勇士，一辈子也做不完，可是关于这一点，农民们是不考虑的，瘦子麦麦德反对他们所有的敌人，反对卡拉伊泽。瓦伊

瓦伊村的农民们因为怕卡拉伊泽那伙强盗，已经有两年不敢出村了，而阿里·萨法老爷乘机逐步夺走村里的土地。农民不敢到镇上去争回自己的权利。只要再过半年，阿里·萨法老爷就会把村里的地统统夺走，把他们都变成奴隶。

考贾·奥斯曼坐在一口大井边，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

“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

考贾·奥斯曼是个瘦瘦的、个子不高的八十岁的老人，长着稀稀疏疏的小胡子和一双绿色的眼睛。他把十个儿子培养成人。这十个儿子现在和一些农民们都围着他，听他讲话。

“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考贾·奥斯曼对农民们说，然后站了起来，“他从来不抢劫，对吗？”他问大家。

“难道瘦子麦麦德会干这种事吗？”农民们异口同声地说。

“把我的马牵来，孩子们。而你们，”考贾·奥斯曼转身对农民说，“给我们的山鹰凑些钱，能拿出多少就拿出多少。山里需要钱，我给我的山鹰送去。”

太阳照射在丘库尔奥瓦大地上，地上升起了蒸气。天气变得闷热起来。考贾·奥斯曼赶着马向薄雾缭绕的托罗斯山走去。

“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

三天以后，他走到了戴伊尔缅奥鲁克村。这个老头儿已经累得只能勉强挪动步子了。他拉住缰绳，微微地跛着腿，在村里走着。他的马跑得浑身是汗。考贾·奥斯曼在村子中央停住了脚步。

他气喘吁吁，不知该往哪儿去。

村里的孩子们不再游戏了，他们好奇地瞧着这个老人。

“喂，孩子们，过来！”考贾·奥斯曼喊他们。

孩子们跑了过去。

考贾·奥斯曼抬起了头。

老人将全身泛着白沫的马的右腿往里拉了一下。

“居尔·阿里家在哪儿？”考贾·奥斯曼问。

一个最机灵的孩子说：

“他早就死了，那时我还没到这个世界上来呢！”

“瘦子麦麦德的家在哪里？”

“你怎么啦，大爷！你不知道瘦子麦麦德已经当了强盗？”

“我怎么会知道呢，孩子！我从丘库尔奥瓦来，难道麦麦德没有父母亲人吗？”

“没有，”小孩说。

“他要是回村，一般都到谁那里去？”考贾·奥斯曼问。

“到杜尔穆什·阿里大叔家。”小孩说。

“这样说来，麦麦德当了强盗？”考贾·奥斯曼说。

“是的，他到村里来说，把阿布迪老爷打死了，后来，他又分给农民们土地，就象这地是他父亲的遗产似的。瘦子麦麦德把地里的荆棘都烧了，阿布迪老爷会打死他的。我们村里的人除了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谁也不喜欢瘦子麦麦德。我们的老爷会把他赶出村去的。”小孩说。

“杜尔穆什·阿里家在哪儿？”考贾·奥斯曼问。

“就在那里，”那个小孩向房子那边点了点头说。

考贾·奥斯曼拉着马缰绳，走到杜尔穆什·阿里家门口喊道：

“迎接真主的客人吧！”

杜尔穆什·阿里穿着一条裤子走出来，他驼着背，胡子快长到膝盖了。

“您好，真主的客人！”他说，“我时刻准备以最好的礼遇迎接这样的客人！”

杜尔穆什·阿里把考贾·奥斯曼的马牵到马厩里，请客人进屋去坐。

屋子里炉火正旺，满屋都散发着干草和烤面包味。杜尔穆什·阿里在客人对面坐下，打开了生锈的烟盒请客人抽烟。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有没有瘦子麦麦德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考贾·奥斯曼小心翼翼地轻声问道。

杜尔穆什·阿里笑了。

“你为什么这么留神打听他？”杜尔穆什·阿里说。

“瘦子麦麦德是我的小山鹰。”考贾·奥斯曼骄傲地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打听到他的消息。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找到他。”

他详细地叙述了找麦麦德的缘故。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也在一旁听客人说话。考贾·奥斯曼用他爱说的那句话结束了自己的故事：“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

“瘦子麦麦德是我们大家的山鹰。你们很快就会看见麦麦德把那满身长癣的阿布迪打死，把地分给农民。那些没良心的农民，你知道吗，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总有一天我要在村里那块空地上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要把那些没良心的农民痛骂一顿。我知道该怎么教训他们。麦麦德为他们做了好事，而他们却让麦麦德到处流浪。我可知道该说些什么，”杜

尔穆什·阿里的妻子唠唠叨叨地没个完，"兄弟！你到瘦子麦麦德那里去，把一切都告诉他，让他把阿里·萨法老爷和那个异教徒都杀死，让他把卡拉伊泽的脑袋砍下来扔到丘库尔奥瓦平原上，告诉他，是大婶吩咐他这么干的，明白吗？兄弟。"

"别说了，看在真主的面上！"杜尔穆什·阿里打断他的话，"你把嘴闭上一会儿吧，让我们商量一下这位兄弟的事情吧！"

"你这个人啊！"老伴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杜尔穆什·阿里问。

"瘸子阿里要到瘦子麦麦德那里去，"老太婆不住地说，"听说他在奇切克利山谷，让客人和他一起去吧。"

"奇切克利远吗？"考贾·奥斯曼担心地问。

"很远，"老太婆回答。

"那我在这儿过一夜，明天就去。"考贾·奥斯曼说。

"就在我们家过夜吧，兄弟。我去找瘸子阿里，他现在给阿布迪老爷办事，但是他……他是我们的人。他会带你到麦麦德那里去的，"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替他出主意。

杜尔穆什·阿里睁大眼睛瞪了妻子一眼，她立刻闭口不言了。

考贾·奥斯曼靠着墙，把头歪向一边，立刻就睡着了。

"可怜的老人，"老太婆轻声说，"他在马上颠簸了多少天呀！"

杜尔穆什·阿里微笑着，老伴也笑起来了。

"谁能知道！"杜尔穆什·阿里说。

瘸子阿里和考贾·奥斯曼爬上了通往奇切克利山谷的小

道。从早晨起，考贾·奥斯曼不停地重复一个问题：

“我的山鹰是什么模样？”

瘸子阿里每次都这样回答：

“明亮的大眼睛，浓密的头发，脸色忧郁，面颊消瘦发黑，中等个子。他是个勇敢的骑手，枪法很准，一枪能射中针眼。他什么也不怕。即使知道要去死，他也不会畏缩不前的。”

“真的吗？”考贾·奥斯曼惊奇地问，又在想些什么问题。

“那么，我的山鹰一生都只能躲藏在山里了？”考贾·奥斯曼又问。

“不，但是今年他也许得留在山里了。奇切克利山谷离镇子很近。”

“哈切还关在监狱里。那些假证人否认了自己的证词，但还是把她关在牢里不放，”瘸子阿里说。

“我可怜的山鹰！”考贾·奥斯曼说。

“是啊，事情就是这样。”瘸子阿里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了一块绿草地上。那儿长着低低的、整整齐齐的、好象修剪过的青草。秋天，蔚蓝色的天空上飘浮着朵朵白云和乌云。

“还要走很久吗？我的山鹰在哪里？”

瘸子阿里指了指那座山，山上的峭壁被浓雾遮住了。

“就在那里。”他说。

“啊，让我亲眼见见我的山鹰吧！”考贾·奥斯曼说。

“会看见的。”瘸子阿里说。

当他们穿过密密的树林，走到一个窑洞旁时，天色已近黄昏。瘸子阿里吹了声口哨，贾巴尔出现在洞顶上。

“贾巴尔！”瘸子阿里喊道。

贾巴尔向窑洞里喊道：“麦麦德，你看谁来了？”

麦麦德也出来了。

“老爷，你好！”

“别生我的气，麦麦德，我早就在找你了，想告诉你一些消息，但不能及时来。你没有中卡拉伊泽的圈套真太好了，嗨！霍拉利这条狗！我真没料到他这一手，当他还在看瓜地时我就知道他。”

考贾·奥斯曼站在一旁。他的马浑身泛着泡沫。他手里握着缰绳，含着赞美的微笑，注视着麦麦德。

“这是谁？”麦麦德轻声问道。

“他从丘库尔奥瓦来，看来是从瓦伊瓦伊村来的。把你称做‘我的山鹰’。”

麦麦德慢慢地向老人走去，伸出了他的手。

“您好，大叔。”

“谢谢你，孩子。你就是我的山鹰吗？”考贾·奥斯曼问。

“谁？”

“瘦子麦麦德。”

麦麦德不好意思地微笑了。

“我就是麦麦德。”

考贾·奥斯曼一下就把麦麦德抱在怀里，吻他。

“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

老人拥抱着他，流下了眼泪。

贾巴尔把麦麦德从老人的怀抱里拉过来。考贾·奥斯曼坐在一块石头上，双手捂着脸，他高兴得哭了。

“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

贾巴尔走到老人身旁，把他扶起来，请他到窑洞里去。

洞里挂满了熊皮，墙上还挂着手榴弹，毛瑟枪，子弹带。

老人坐下后依然十分激动。

“我没法相信，孩子。我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你真是我的山鹰吗？”

每当老人这样称呼麦麦德时，他总会羞愧得脸红。

“真的是你吗？”

“请别见怪，”麦麦德不好意思地说，“在这里，在山上……我们没有咖啡……”

“这没关系，只要你健康，我的山鹰。”考贾·奥斯曼说。

麦麦德上山之后，变得老成多了。他长出了黑黑的胡子，双颊微微泛红，成熟的脸上的表情变得更加坚定。好象他每分钟都在准备扑向敌人，个子也显得比以前高大了。

“愿真主保佑奇切克利村不要遭灾。是他们养活着我们，”贾巴尔说。

麦麦德在奇切克利是主人，是法官又是政府。奇切克利的人不再去找政府。每一桩事都由麦麦德作主。他是公正的。

“你们摆脱了那个卡拉伊泽可真好，”瘸子阿里说，“我什么都知道了。阿布迪拜倒在阿里·萨法老爷脚下，向他乞求，而阿里·萨法老爷把卡拉伊泽叫去，命令他打死你。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但找不到你们。我想：可怜的麦麦德也许被卡拉伊泽打死了。我一直在寻找你们。

“后来，在阿克卡列，得知了你们与卡拉伊泽交了火，把卡

拉伊泽打伤了，还把他的两个同伴打死了的消息后，我就放心地回到村里。我等待了很久了！一个月以后，我打听到你们在奇切克利山谷。戈德·都兰告诉我的……"

"我的山鹰，"考贾·奥斯曼对麦麦德说，"我是从瓦伊瓦伊村来的。卡拉伊泽是阿里·萨法老爷的走狗，他把我们村的农民都吓坏了，而阿里·萨法老爷把我们的地抢了去。如果我们和他斗争，他就用卡拉伊泽的手来杀我们。我们听说……"

"这样看来，这一切都是阿布迪老爷的主意？"麦麦德对瘸子阿里说，"是这样吗？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听说，我的山鹰把异教徒卡拉伊泽打伤了，"考贾·奥斯曼继续说，"要是你把他打死该有多好！"

"昨天我们听说卡拉伊泽没能把伤治好，几天之前就已到地狱去了。"麦麦德非常平静地说，一点也不激动。

考贾·奥斯曼扑过去吻麦麦德的手。

"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的山鹰？现在土地将属于我们了，我们的土地！……真的吗？"他高兴得不由自主地再三问这个问题。

"真的，"麦麦德回答，"我还在想，我怎么没有打死他？我瞄的很准的。"

"真主一定会让你的理想实现的，愿真主保佑你！"老人庄严地说。他打开背包，拿出一个大包裹，交给麦麦德。

"这是农民们捐给你的，我的山鹰。赞美真主！现在，让我回去吧，我会使农民们喜出望外的……看看，他们将会多么高兴啊！"

考贾·奥斯曼很快走出窑洞，解开缰绳，在窑洞口跨上马。

“愿你幸福，我的山鹰！”他喊道，“我要赶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农民们。奥斯曼大叔还会来找你的，再见，我的山鹰！”

他催马飞驰而去。

麦麦德不知所措地看着奥斯曼的背影说：

“奇怪！”

贾巴尔也说：

“奇怪！”

“孩子们，告诉我，你们是如何走出奇切克利峡谷的，看在真主面上，告诉我吧！”瘸子阿里请求着。

麦麦德微笑了。

“就这样，找到了路就走出来了。”

“我们的村子离这儿多远啊！”瘸子阿里说。

麦麦德指着墙上的三弦琴。

“这是个什么玩艺儿？”瘸子阿里问。

“它会发出各种声音，”贾巴尔说。

“别磨人了，贾巴尔。”阿里有些生气了。

“阿里老爷，”麦麦德插话，“这是赛菲尔·阿里的三弦琴。他是个民歌手。我们在山崖上遇见了他，他坐在石头上玩琴，脚边放着一支枪。赛菲尔·阿里现在和我们一起干，看来他当强盗已经很久了。”

“赛菲尔·阿里是个非常好的民歌手！他的嗓音也是绝妙的！他唱得很动听，”贾巴尔说。

“我知道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奇切克利和这一切有什

么关系？”瘸子阿里奇怪地问。

“赛非尔·阿里他们村就离这儿不远，他的叔叔们都是村里非常勇敢的人，现在你明白了吗？”麦麦德说。

“原来如此！”瘸子阿里说。

“赛非尔·阿里不知在哪儿耽搁了，”贾巴尔说，“他快回来了，也许，不知在哪个山坡上编歌呢，谁知他编些什么？还没来得及走进窑洞，就弹起三弦琴，唱起歌来，立刻就变得那么高兴。他就是这样的。”

他又回头对麦麦德说：

“喂，麦麦德，解开那老人家拿来的包裹看看，瓦伊瓦伊村的农民们给我们送了多少钱？”

麦麦德非常小心地把包袱解开。

里面是一堆堆的银元。

“这都是钱吗？”贾巴尔问。

“都是钱。”麦麦德回答。

“现在我们成了大富翁了。”贾巴尔说。

“对，有钱了。”麦麦德说。

“老人万岁！”贾巴尔喊道。

“这还没完呢！你等着吧，他不会就此罢休的。再过一、两个月，他又会给你们送钱来的，真是个怪老头。”瘸子阿里说。

“穷人们都受够了罪，”麦麦德叹了口气说，“谁知道阿里·萨法老爷和卡拉伊泽给他们带来多少灾难啊！”

“你们再也不会缺钱花了。瓦伊瓦伊村就是你们的靠山。”瘸子阿里说。

“对，是靠山，”贾巴尔说。

“考贾·奥斯曼喜欢你，即使卡拉伊泽没有害苦他们，他也会给你送钱来的。这些人就是这样，只要他们叫你山鹰，你就可以走进他屋里去，把他的孩子当着他的面杀死，他也不会有怨言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瘸子阿里说。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当一辈子强盗了，又不费吹灰之力……”贾巴尔开玩笑说。

“不，贾巴尔，阿里·萨法老爷不会就此罢休的，卡拉伊泽是他的心肝宝贝。你们挖掉了他的心肝，他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

“你说得对，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暗算我们的，”麦麦德同意他的话。

“只要他做得到，”贾巴尔补充了一句。

“别废话了，”麦麦德说，“赛菲尔·阿里怎么说来着，白天过去了，黑夜总会降临的。

赛菲尔·阿里手里拿着枪走进来。他一进窑洞，就取下挂在墙上的三弦琴，调好琴弦，唱了起来，他的声音低沉，浑厚。这歌声仿佛是从遥远的过去，从高高的山上，从丘库尔奥瓦平原，从深深的海洋那边传来的。这歌声饱含着海洋的咸腥，松脂的清香和马约兰的芬芳……

“来吧，驱散我心头的忧愁，”赛菲尔·阿里唱着，“你拯救了苦难的人们……”

赛菲尔不唱了，三弦琴弹的更加响亮。

“你拯救了人们……”琴声和着他的歌声，赛菲尔又唱：“我到处看见我心爱的姑娘……”

手指在琴弦上突然停住了。歌手紧贴着三弦琴，似乎已经熟睡。突然，他又抬起头来，飞快地拨动着琴弦。

“群山，石块，飞鸟，”赛菲尔·阿里唱着，弹着。歌声象暴风雨席卷大地：

你若问我的名字，
大家都叫我穷阿里。
我不是没有一点聪明，
但糊涂的想法不可胜计。
我是澎湃汹涌的春水，
发源在那白雪皑皑的山矾。

突然，赛菲尔·阿里停止了歌唱，蜷缩着身子，象石头似的，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三弦琴放在他身旁。

麦麦德也呆坐在那里。火花在他的眼前闪烁，火花的后面是黄铜的光亮。他似乎看见了跳跃的火舌，这是燃烧着的丘库尔奥瓦在咆哮……

麦麦德突然从幻觉中醒来，他走到瘸子阿里跟前。

“阿里老爷！”麦麦德叫了一声。

“什么事？”阿里问。

麦麦德给他做了个手势：“跟我出去一下！”

瘸子阿里默默地走出窑洞，麦麦德随后也走了出去。贾巴尔捅了捅赛菲尔·阿里的肩膀。直到这时，赛菲尔·阿里似乎才醒过来。

“阿里，听我说，”贾巴尔说。

“出了什么事？”赛菲尔·阿里问。

“麦麦德把瘸子阿里叫出去干什么，你知道吗？”贾巴尔说。

“我能猜着，”阿里微笑了。

“麦麦德疯了。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你知道他和瘸子阿里说了些什么？他要和阿里一起到镇上走一趟，”贾巴尔说。

“我早就知道了。他逢人就求。丘库尔奥瓦的人谁不知道这件事。随便问谁，都会告诉你：麦麦德想再见他的哈切一面。即使死，他也要去和她相见，哪怕整个镇子都着了火，他也要去。农民们都在议论这件事。”

“他大概是活厌了。我劝他别这么做，可他象看敌人似地看着我，”贾巴尔说。

“他象喝醉了酒一样，在他自己没倒下之前，最好别惹他，”赛菲尔·阿里出了个主意。

“你说得对，最好别去惹醉汉，但是，在山里，再也找不到麦麦德这样的勇敢的好人了。他是个神圣的人。”

寒冷的北风猛烈地摇晃着巨大的松树的枝干，意味着风雪将要来临。一群大雁飞过高高的山巅，这是报告冬天即将到来的使者。……空气中散发着冬天的气息……

松树枝在北风中摇曳。麦麦德把瘸子阿里叫到树下。

“坐下，”他说着，就坐在阿里身旁。

麦麦德的脸上的表情凶狠，这使阿里有些害怕，他的双唇颤抖起来。

“阿里老爷，”麦麦德开口说，“你是个聪明人，就因为你我当了强盗，你是知道的。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个好人。”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麦麦德……”瘸子阿里嘟嘟哝哝

地说。

“是的，是的，阿里老爷。”麦麦德说。

“你直说吧，你想干什么？”瘸子阿里说。

麦麦德想了一会儿，他的脸变得很严肃，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

“明天我要去看哈切。”他终于说出了。

瘸子不知所措地问了一句：

“你说什么？”

“是的，明天我要到哈切那里去。”麦麦德平静而又坚定地重复了一句。

“不可能！”瘸子阿里说。

“什么不可能！我要去。”麦麦德又重复说。

瘸子阿里不作声了，他好象在考虑些什么。

“困难，”他叹了口气说，“非常困难，这等于去送死。”

“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了，我要去，一定要去。”麦麦德说。

他脸上显出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神色非常痛苦。

“我已经视死如归。就在这儿，在心里，象火焰在燃烧。我应该去，我不能再等待，明天一早我就到镇上去……”

“如果你被抓住呢？”瘸子阿里打断他的话，“在你身上寄托着我们全部希望，整个村子的希望。”

听到这句话，麦麦德脸色变得灰暗。

“整个村子？什么整个村子？”他非常气忿地呸了一声，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别生气，”阿里平静地说，“别生乡亲们的气，他们怕得要死，但他们的心还是和你在一起的……整个村子，五个村子的

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不管怎样，我要去。”麦麦德坚决地说。

他站起来，象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地爬到山上去了，北风从那儿送来了松树的清香。

瘸子非常不安地走进窑洞。

“麦麦德对你讲了些什么？快告诉我们！”贾巴尔急忙向他迎去。

“明天一早他要到镇上去。”瘸子阿里说。

“他发疯了！”贾巴尔喊着，“得把他捆起来，他会被抓住的，他们会打死他。捆起来！他现在到哪儿去了？”

“到山上去了。摇摇晃晃，象醉汉似的。”瘸子阿里说。

贾巴尔跳起来冲出窑洞就去追麦麦德。阵阵冷风吹断了树枝，空气中已饱含着雪的气息。

天上彤云密布。突然天色昏黑，大颗大颗的雨点落下来了。

麦麦德坐在松树下一块泥污的圆木上。那是一棵被砍去枝干的松树树墩。他坐在那里，完全被忧愁吞噬了，连贾巴尔走到面前也没发觉。贾巴尔轻轻地在他身旁坐下。

“我求你，好兄弟，别这样做！整个丘库尔奥瓦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你想这样干。连镇上的人也知道。你会被抓住的，别这样！”

麦麦德抬起头来，以责备的眼光看着贾巴尔。

“你说得对，贾巴尔。但是，你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你看看我的心，我不能！我必须看见哈切！如果不见她，我就会死！与其在这儿因思念而死，还不如看见她再死……你能给

我最后一次帮助吗？”

“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麦麦德，我们是兄弟，是不能分离的朋友。”贾巴尔说。

“那么，你给我找一件旧衣服，这就是我的全部要求！”麦麦德说。

贾巴尔没有回答，他的头低垂在胸前。

二十二

清晨，考贾·奥斯曼就骑着浑身泛着白沫的马飞驰而来。他进了镇子，急着要到市场去。他手里拉着缰绳，牵着马，从市场这头走到那头，“你们好，”他微笑着与见到的每一个人高声打招呼。

镇上的人都已经知道卡拉伊泽的死讯，人们猜测到了考贾·奥斯曼这么神气活现的原因。而他呢，满不在乎地在市场上转了好几圈，用眼睛寻找着什么人，但没有找到。后来，他走出市场，到泰夫菲克的咖啡馆去。他走近咖啡馆的窗口，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瞧，当他看见阿布迪老爷坐在角落里，就高兴了。他把马绳系在咖啡馆前的一棵洋槐树上，就走进门去，在阿布迪老爷桌子旁站住了。阿布迪老爷抬起头来，看见考贾·奥斯曼站在面前，立刻满脸通红，双手不住地颤抖。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考贾·奥斯曼微微一笑，而阿布迪老爷却脸色灰白。“你好！”考贾·奥斯曼高声说完，没有等到回答，就走出门去。阿布迪老爷张着大嘴恐惧地看着考贾·奥斯曼远去的背影。

考贾·奥斯曼解开马缰绳，跳上马鞍就向自己的伊瓦伊瓦村飞奔而去。村子离镇子还有两小时的路程呢。

当考贾·奥斯曼走出咖啡馆时，阿布迪老爷已经被吓瘫了。

他害怕一切，所以到哪儿也不敢久留，他的右手始终握着挂在宽腰带上的那支手枪的枪把，不管他干什么，数钱，扔骰子，还是吃饭，他的手永远不离开那支手枪，他觉得随时都有可能与看不见的敌人交战。

阿布迪老爷迅速站起身向抄写员希亚赛特奇·阿赫麦特走去。这是一个怪人。他说话时发出的声音就象嘴里滚动着核桃似的。希亚赛特奇是抄写员戴里·法赫里的死敌，是阿里·萨法老爷的忠实的仆人，他和卡拉伊泽有联系，他们一起干各种卑鄙的勾当，卡拉伊泽的死给希亚赛特奇的打击是很大的。

阿布迪老爷走进希亚赛特奇的铺子就喊：

"你写，阿赫麦特先生，如果政府真正掌握着权力，就让它显显自己的力量吧，就这样写！山上，各地，到处都有强盗，每一个树丛下都有一个新政府，就这样写！一个十五岁的男孩都可以发号施令，就照我说的写！他烧毁了村子，甚至还进攻镇子。我们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障，连老太婆都拿起枪造反了，镇里成立了不合法的政府，他们不尊重法律，就这样写！我们请求派军队来平息骚乱。"

希亚赛特奇·阿赫麦特的黑脸变得更阴沉了，他从头上摘下黑色的细毡帽，放在桌上，擦了擦额上的汗。

"把你说的都写上吗？"阿赫麦特问。

"对，一字不差。我们的宪兵对付不了这些强盗，明白吗？对付不了。要对付一个瘦子麦麦德，一团宪兵都不够，其余的……你写，让他们派军队来，'这里爆发了起义，一个我从前的长工，叫瘦子麦麦德的廿岁的小伙子，'你就照我说的写：'把我的土地分给农民，把我赶出村子，我有五个村子……

"即使在镇上，我也不敢出门。我在宪兵署对面租了一所房子，用沙袋把窗口堵住，为的是子弹不能射进来。我把烟囱都堵住了，要不就会有人往里扔手榴弹。昨天他冲进屋来想把我杀死，要没有巡逻的，他就用炸弹把整座房子都炸了。瘦子麦麦德声称要炸平整个镇子！就这样写。"

"什么？我怎么能这么写？"阿赫麦特轻声说，"会把我的手砍掉的。这是整个镇子的耻辱，我们别毁坏镇子的名声了……卡拉伊泽死了，但阿里·萨法老爷还在，他还会组织一支队伍的，阿里·萨法老爷不会同意写这样的信。"

"写！照我说的写！"阿布迪老爷喊起来。

"不行，"阿赫麦特说。

"写，我命令你！你写吧！"

"不行，我不写。"

阿布迪老爷发狂了，他站了起来。

"好吧，让法赫里先生给我写这封信。"

"你爱上哪儿写就上哪儿写去吧，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阿赫麦特说。

阿布迪老爷去找法赫里先生。在桌子上打瞌睡的法赫里老远就听到了自己主顾的脚步声，他慢慢地从桌上抬起了头。

二十三

鹰峰把奇切克利山谷切成两半。陡峭的山峰耸入云端。一股清水从山顶吐着白沫直泻而下。这就是鹰泉。绿荫围绕着山峰，这里小树丛生，芬芳的马约兰花四处开放，人们传诵着一个神话……

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青年人，他热爱山鹰。在山岩的裂缝里有许多鹰巢。春日的一天，在山鹰孵育雏鹰的季节，小伙子想去抓一个小鹰带回家。山鹰的巢筑在高高陡峭的山岩上。无论走哪一条山道都不能到达那山鹰栖息的绝壁。小伙子把绳子系在山顶的一棵树上，攀着这根绳子爬到了山鹰巢，抓到了一个小山鹰，藏在怀里，母鹰感到了灾难来临，飞向鹰巢，用利剑一样的双翅，把绳子砍断了。小伙子和小山鹰同归于尽。这就是鹰峰得名的由来。

晚上，麦麦德上路了，当他在鹰峰休息时，突然，听到身后有声响，回头一看，是贾巴尔默默地站在那里，他胸前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贾巴尔久久地默默地注视着他，麦麦德也低下了头。贾巴尔走近他，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握了几下，坐在他的身旁。麦麦德似乎什么也没感觉，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地面。

“兄弟！”贾巴尔的颤抖的声音在呼唤他。

这热烈友好的声音使麦麦德忍不住抬起头来。

贾巴尔又拉住麦麦德的另一只手。

“别这样做，兄弟！”

麦麦德遗憾地摇了摇头。

“连你也不能理解我的痛苦，贾巴尔兄弟……我还不如死了呢。”

“麦麦德！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贾巴尔说。

“那么，你就别挡住我的路，贾巴尔兄弟。我到哈切那里去，如果被抓住了，那也是我命该如此，如果抓不住……”他的脸因为仇恨而变了形：“谁也抓不到我。”

“你自己往镣铐里钻，如果有人认出了你怎么办？那个阿布迪老爷？那时你在镇里怎么办？”贾巴尔说。

“那就是命该如此了……”麦麦德的眼睛闪闪发亮，“我不会失败的。”

“那好吧，祝你一路顺风。”贾巴尔说。

“再见。”麦麦德说。

“我将在这里，在库尔德人泰密尔家等你三天，如果三天以后你还不来，那就是说——你被捕了。”贾巴尔说。

“是的，被捕了，”麦麦德站起身来说道。

贾巴尔久久地望着麦麦德远去的身影，后来，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连你也失去了，麦麦德！在这山区里，再也不会有瘦子麦麦德了！唉！”

麦麦德在奇切克利村里找到了一件破旧的土布上衣和一双穿破了的恰勒克。他穿上一件沾满石榴汁的坎肩和一条白色的脏裤子。那又短又小的上衣使麦麦德显得年青了些。他拿着一根牧羊鞭，把一顶破帽子低低地拉到前额上，在衣服里

藏好子弹带和手枪。

麦麦德走着，好象飞一样。他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他感到头晕，世界在他面前消失了，他似乎觉得自己处在一种无名的空虚之中。

半夜，麦麦德到达镇子。狗在村边的几座房子前吠叫不停。怎么办？这么晚到镇子里去有些冒险，但是没地方过夜，也许会被抓住的。不知从那里传来了水磨的声音，麦麦德向那个方向走去，走到近处，磨房里的声响简直震耳欲聋。四周充满了热乎乎的面粉味。

明天是星期五——探监的日子。只有哈切的妈妈有可能妨碍麦麦德。自从阿布迪老爷躲到镇子里以后，她每星期五都来看哈切，告诉她关于麦麦德的消息。她每次都带来好消息，从不讲坏的；她编出各式各样的故事夸奖麦麦德。她告诉哈切，麦麦德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还把荆棘烧了。她愈讲愈起劲，还不时地添油加醋。

"麦麦德长高了，更加男子气了，也结实多了，"她说，"他象清真寺的高塔一样挺立着。"

哈切听了母亲讲的故事，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她高兴得似乎要飞起来。她觉得，这里不是牢房，她已经到了天堂。哈切不断地拥抱伊拉兹，不断地亲吻她。伊拉兹也和她一样高兴。

自从麦麦德在奇切克利山谷落脚之后，他不时地请人给哈切捎去关于自己的消息和钱。

磨坊里整排地堆着一袋袋面粉。面粉从四个巨大的磨盘上落下来。磨盘转动时的轰轰声就象水流直泻而下。灰眼睛

曲卷胡子的磨坊主浑身沾满了面粉。磨坊里，炉火旁坐着十几个农民，麦麦德走进磨坊，大声向他们问好，农民们挪了挪，给他腾出了地方，又继续他们的谈话。过一会儿，他们已经忘记了麦麦德的存在。土地、收成、贫穷和死亡就是农民的话题。突然，他们谈起了骑着骆驼的商人被抢了的事情，有几个人说，这是麦麦德干的，一提到麦麦德的名字，大家立刻就讲起他给农民分地的事。一个老农民说："把地分了，这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个狗崽子，这个小疯子非要叫大家把荆棘烧掉？"大家也都不明白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麦麦德气极了，他差一点要跳起来了，可是，他突然明白了不能这样做，暗暗地骂了自己一句。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烧荆棘，这使他实在纳闷。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了些，微微一笑：丘库尔奥瓦的农民们怎么会明白那些荆棘是多么可怕呀！

后来，农民们不再争论了，他们一躺下就睡着了。麦麦德也很快睡着了。当他醒来，太阳已经高照了。麦麦德听到有人站在身边说："喂，小伙子，起来吧，早就天亮了，要不，马蹄子会把你踩烂了，起来吧！"

麦麦德揉揉眼睛，起来就往镇里走去，他很快走到镇子里，穿过市场。这儿一切还和从前一样：穿着黄衬衫的人在集市上走来走去叫卖清凉饮料，瞎子哈泽还坐在那个地方，聚精会神地打马掌，他一边工作，一边唱着关于考赞奥鲁的歌，烤羊肉铺那边散发着油烟味，穿着黑色灯笼裤的农民在小铺前穿梭往返。

为了不暴露自己，麦麦德小心翼翼地问从镇政府院子里走出来的一个农民：

“到监狱怎么走？”

“沿着这条街走，就在那门后面……”那个农民边走边回答。

麦麦德走进大门。院子里的宪兵正在列队等待军士的到来。麦麦德看到这么多宪兵在一起，内心感到很不自在，甚至想赶快跑回山里去。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孤独无援。

右边有一座低低的没有窗口的小房子，墙上长满了青苔。小房旁坐着几个农妇。

麦麦德蜷缩着身子，看起来个子很小。他知道，那屋顶上有哨兵站岗的那座房子就是牢房。他才走了几步，看守就挡住了他的路，厉声喊道：

“你要干什么，小孩？”

“我的姐姐关在里面……”麦麦德轻声说。

“谁？是不是哈切？”看守大声问。

“是的，……是的。”麦麦德低下了头。

“阿！……”

“哈切！”看守朝里喊了一声，“你兄弟来了！”

哈切听说“兄弟”二字，就有些不知所措。她激动地跑到院子里，向麦麦德走来。麦麦德蹲在监狱的墙角里，他的脸色象纸一样白。

“他在那儿呢，”看守说。

看见了麦麦德，哈切突然僵立着不动了。她激动得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麦麦德面前，扶着墙，坐在他身旁。他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互相注视。伊拉兹也走过来了。看到哈切苍白的脸，她非常吃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

说话。她走近麦麦德身旁说：

“你好！”

麦麦德不知咕哝了几句什么话。伊拉兹无论如何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快到中午时看守走过来了。

“喂，够了！会见结束了，回牢房吧！”看守喊道。

麦麦德艰难地慢慢地站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偷偷地把它扔给哈切。他拥抱了哈切，然后转身向出口处走去。哈切目送着他，直到他的身影在监狱的大石门外消失。

“这个小伙子是谁？”伊拉兹问。

“走吧，伊拉兹大婶，我们进去吧！”哈切轻声说。

她们走进牢房，哈切全身无力地倒在床榻上。

“你怎么啦？”伊拉兹不安地问。

“这是麦麦德！”哈切呻吟着。

“你说什么？”伊拉兹激动地叫了起来。

“这就是那个小伙子麦麦德！”哈切说。

“哦，我还不如瞎了眼呢！唉，我的眼睛！没把我的雄狮认出来，让我瞎了吧！”

她突然不作声，含着眼泪向哈切扑去，她们俩拥抱在一起。

“我们的瘦子麦麦德！”她们俩一起坐在床上笑着。

“于列伊尔平原……”哈切说。

“我们的房子，”伊拉兹补充着。

“我用泥抹墙，一定会很漂亮的，三十德纽姆……我什么活也不让伊拉兹大婶干。”

“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庭，应该一起劳动，”伊拉兹不同意哈切的话。

这些天来，监狱里的囚犯又燃起了希望。他们都在谈论大赦。不知哪位议员从安卡拉来了，他说，近几个月内要宣布大赦了。那些犯人甚至编起有关大赦的歌曲，白天黑夜地在牢房里唱。在犯人中有一位聪明的、有经验的穆斯塔法老爷，他安慰每个人，给大家出主意。哈切每逢祈祷日都问他：

“穆斯塔法大叔，监狱里不再关押犯人时，麦麦德能被宽大吗？”

“不仅是麦麦德，甚至连小鸟和野兽也不再关押了。”

哈切听了他的话之后感到很快乐。不管白天或者黑夜，这快乐一直陪伴着她。

于列伊尔平原上的土地是温和肥沃的。哈切向狱中熟悉于列伊尔平原的人详细了解了于列伊尔地区所有的情况。

“我们要搬到卡拉塔沙去住，对吗，伊拉兹大婶？”

“对，我们在卡拉塔沙安家，”伊拉兹回答。

哈切走到牢房门口，那里坐着几个男犯人。

“穆斯塔法大叔……”她招呼着。

“你要干什么，小疯姑娘？”他每次都这么和蔼地反问她，他早就预料到她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穆斯塔法向大门这边走过来。

“连麦麦德也能？……”她胆怯地问。

“对，对，连他，还有鸟儿、野兽……大赦令一旦公布，他就会下山来的。政府很快就要颁布大赦令了。”

“让我吻你的双手，穆斯塔法大叔！”哈切说。

“疯姑娘，”穆斯塔法老爷微笑着责备她，说完又回到自己那个角落去了。

“是的，快要大赦了，”哈切走进牢房时，伊拉兹说，“但是，星期三我们就要被押送到考赞去了。在这里不会对我们宣判的，地方法院就这样决定了。唉，如果大赦了，我们也就不会被押到考赞去了。我的心都要碎了……”

“麦麦德不能到考赞去的。我应该和他说几句话的，可当时我简直成了哑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哈切很伤心地说。

“要是我知道这就是麦麦德……”伊拉兹很遗憾地说。

“你看，很快就要大赦了。”哈切说。

“穆斯塔法老爷是个聪明人，他什么都知道，安卡拉有他的人。”伊拉兹说。

“今天是星期五，离星期三还有几天？”哈切扳着手指头数日子，“星期六，星期天……到星期三还有五天，得想法子告诉麦麦德……唉，如果当时他问我……”哈切忧伤地说。

“如果我当时知道他就是瘦子麦麦德，我马上就会把这事告诉他的。”伊拉兹说。

“真的会大赦吗，大婶？”哈切问。

“穆斯塔法老爷是一位聪明人，安卡有他的人。会大赦的，如果连他也不知道，那谁也不会知道了。”伊拉兹说。

“在我们房前，柳树低垂……”哈切说。

“低垂……”伊拉兹说。

“我们会有两头黑色小牛……”哈切说。

与哈切会面之后，麦麦德兴奋异常。他觉得自己似乎长上了翅膀，可又头晕目眩，觉得自己立刻就会倒在地上。麦麦

德费力地坐到市场中央一块白色的大石头上。过了一会儿，他感到清醒了些，向四周望了望，看见那堆成小山的桔子和白菜。他费力地站起身来，向泰夫菲克的咖啡馆走去。咖啡馆外有好些人，他们都穿着肩上打补丁的家织布短上衣。有一个细脖子小个子的人没完没了地向这群人叫喊着。麦麦德想："这里也许也有自己的阿布迪老爷。"那个小个子一刻不停地说着，人们眼睛盯着地面，默默地站着听他叫喊。突然，那个小个子和颜悦色地说道："弟兄们，我爱你们胜于自己。"随后，所有的人都慢慢地向河边走去。他们个个垂着肩，低着头移动着沉重的脚步。麦麦德感到很惊奇，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到稻田干活去了。"有人说。

这更使麦麦德感到奇怪。他站了一会儿，就向他熟悉的烤羊肉铺走去，铺子里冒出一缕缕青烟。麦麦德刚跨进铺门，一股炸肉味就扑鼻而来。他的头有些晕了。

"跑倌！要羊肉串，快些，兄弟！"麦麦德对向他过来的一个小跑倌说。

"跑倌！"有人叫唤另一个跑倌。麦麦德回头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眨了眨眼定神细看：是的，这是瘸子阿里，这不是幻觉，他脸上还带着狡猾的微笑呢。麦麦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种不幸的兆头在他的脑中一闪而过。瘸子阿里还是默默地微笑着。随后，他站起来坐到麦麦德身边的一个空凳子上。

"别激动，一切正常。我们谈谈，你就明白的，"瘸子俯身向他轻轻地说。

烤羊肉端来了。朋友俩吃完就走出铺子，遇上了一个端着黄铜罐卖清凉果子汁的人。

"给我们一人一碗果汁，"麦麦德说。

小贩倒果汁时，麦麦德摸了摸黄铜罐。

小贩微微一笑。

"金罐子，孩子，你不用怀疑，是金子做的。"

"贾巴尔告诉我说你到镇上来了，"瘸子轻声说，"我立刻就骑上马来追你。我在监狱门口等了好久。哈切怎么样？她气色好吗？谁有本事步行到镇上来！如果你不得不逃跑，怎么办？所以，我就一直牵着马跟着你。意外的事还少吗？到时你一跨上马就可以往山上跑了。"

泪水涌上了麦麦德的双眼。

"谢谢你，阿里老爷！谢谢你啊！"

"你是瘦子麦麦德。谢谢你，兄弟！"阿里说。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阿里老爷！"麦麦德问。

"说吧！"阿里说。

"我和哈切面对面地坐着，可就象哑巴似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我不忍心看她坐牢，我再也不到她那儿去了。你去一趟，问问她……"

"好吧，"瘸子阿里同意了，"你在这里等着我。我的马拴在市场边的桑树上，如果有什么意外，你就骑上马到山里去。"

"我会去的。"麦麦德说。

麦麦德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心里总感到不安，脊背上感到一股冷气渗骨，很不舒服。这似乎是一种想躲但又无法躲藏的感觉。他想逃跑，他想破坏什么，砍断什么东西。不幸的预

感折磨着他，他似乎感到有一种无名的恐惧和不安。

麦麦德向拴马的地方迅速走去，行人好奇地看着这个农村小伙子。他走着，对来往的行人似乎视而不见。马鼻上粘了几根稻草。麦麦德拔起一把青草擦了擦马的面部。这是一匹毛皮上有黑色圆点的枣红马。麦麦德摸了摸马背，走进咖啡馆去喝了杯茶。他的思想一刻也没离开哈切：她那么苍白，大大的黑眼圈，受尽折磨的脸庞。麦麦德的心痛苦地收紧了，眼泪不由自主地顺着腮帮往下淌，滴落在餐桌上。他喝完了茶，双眼紧盯着大路，焦急地等待着瘸子阿里。

不一会，路那头出现了瘸子阿里的身影。他的脸被愤怒扭歪了。

"她说了些什么？"麦麦德喊道。

"别问了！"

"坏消息吗？"麦麦德忍不住了。

"没有好消息。"

"快说呀！我知道，我心里有预感，我一直激动不安。痛苦快把我窒息了，快说呀！"麦麦德疯狂地喊着。

"星期三哈切就要被押到考赞去了。'请他原谅我，'哈切说。她似乎犯了什么大罪似的，地方法院就这样宣判了，伊拉兹也要被押到考赞去。"

听了阿里的话，麦麦德就象受到沉重的一击，立刻变得垂头丧气。过了一会儿，他有了主意，脸上显出了微笑。一分钟前，那个想烧毁整个丘库尔奥瓦，连同村庄、草地、石块、树林、城镇全都烧光的念头消失了。当他跨上马时，已经与几分钟前判若两人。

“走吧，阿里老爷，我知道该怎么办。”麦麦德说。

阿里在前面走，麦麦德骑着马跟着他，他们很快出了镇子，走过了宾博阿，穿过迪基尔利，来到了叫做卡拉贾勒奥斯曼的地方。

阿里勒住了马，看着麦麦德的眼睛：

“你怎么啦？想干什么？请告诉我！”

“我在路上等他们，从宪兵手里把哈切抢回来。”

“你疯了！在丘库尔奥瓦的中心，光天化日之下，从宪兵手里夺走一个姑娘？你难道是疯子？”

二十四

麦麦德兴高采烈地走进窑洞。自从贾巴尔认识麦麦德以来，从未见过他象现在这么高兴。赛菲尔·阿里也是第一次见到他这副神情。他在窑洞顶上走来走去，顺口唱着一个小调：

树上挂着五只梨，

草地上洒满晨光。

母亲没给她盖被，

雪白胸脯已冻僵。

如果以前有人说麦麦德会唱这样的歌，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平时，麦麦德说话轻声轻气，可是现在，他拉开嗓门喊道：

“赛菲尔·阿里，把你的三弦琴拿来，为我们弹一支活泼

轻快的曲子让我们乐一乐吧！”

赛菲尔·阿里弹起了活泼的小调，他唱道：

> 我走到她的门前，
> 她的大门已上闩。
> 我偷偷从门缝扒望：
> 她正在梳着乌黑的长辫。

麦麦德和着赛菲尔·阿里的节拍唱着歌。

突然，他发现了站在门旁的瘸子阿里，就一把拉住他；对赛菲尔阿里喊：

“赛菲尔·阿里，来，给我们奏一支舞曲！”

赛菲尔·阿里拨动琴弦。他们几个都跳起舞来。麦麦德很快就气喘吁吁了。他靠墙坐下，手指轻轻地抖动着。看得出来，他已经不能再等待了……

“贾巴尔！”麦麦德喊道。

“我听着呢，老爷，”贾巴尔说。

“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我的兄弟。”

“怎么，出了什么事？”

“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显示勇敢的日子……”

“别折磨人了！你就直说吧。”

麦麦德站起来，扯下那身破旧的牧人装束，扔到窑洞的角落里，穿上自己平时穿的那身衣服和那双用马拉什出产的粗皮子和汽车外胎做的穿得很破的红色皮鞋。那条咖啡色的斜纹布裤子还是从一个过路的商人那里抢来的呢。自从那次与卡拉伊泽匪帮交战之后，麦麦德和贾巴尔在通往马拉什路上

拦路抢劫了几个星期。他们抢到了钱、衣服、武器，很为这些收获而高兴。现在，他们又该到通往马拉什的那条路上去了。麦麦德那条枪用银子修饰得很精致。他不戴非斯卡小帽，而用天蓝色的绸带系着头，他的裤子已经脏得发黑。那把手枪和枪套是游牧民老爷送给他的，那个用银子镶嵌的皮枪套特别漂亮。皮子弹带交叉成十字挂在他胸前。子弹带也是用银子镶嵌的，这些都是游牧民老爷赠送给他做纪念的。

贾巴尔好奇地问：

“出了什么事？麦麦德？告诉我！”

“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麦麦德说。

瘸子阿里微笑着站在门旁，背靠着墙。

“瘸子，你总可以告诉我们吧，”贾巴尔要求他。

“哈切星期三将被押到考赞去，麦麦德准备从宪兵那里把哈切夺回来，你看他那高兴样。”

贾巴尔不做声了，紧锁着双眉坐着，赛菲尔·阿里也默默无言。他是从不参与这些事的。

麦麦德明白他们为什么沉默不语，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决定按自己的打算去做。让贾巴尔不满意吧！麦麦德谁也不求。不是完全成功，就是彻底失败。

在与麦麦德和贾巴尔认识的第一天，赛菲尔·阿里就向他们讲了关于柯勒奥鲁的故事。从那以后，麦麦德再也忘不了柯勒奥鲁和他的丰功伟绩。英雄的形象不时在他眼前显现。

“很久很久以前，在博鲁城街上，”赛菲尔·阿里讲道，“柯勒奥鲁看见一条很瘦的小狗。四条大狗扑向小狗，但是，那条

小狗没有逃跑，勇敢地反抗着，它赶走了大狗，自由自在地走自己的路。柯勒奥鲁久久地观看这个场面。”

“看这条小狗！只要有勇敢精神，就会……”柯勒奥鲁想。

从此以后，柯勒奥鲁成了人们传诵的英雄。他无所畏惧。在他父亲出事以后，他就上山了。

柯勒奥鲁引起了麦麦德的兴趣。听到赛菲尔·阿里讲述的关于柯勒奥鲁的故事之后，他杀死阿布迪老爷的决心更坚定了。

“你为什么闷闷不乐，贾巴尔？”他问。

“没什么。”贾巴尔说。

“别担心，我不要求你做什么。”麦麦德说。

“我为你难过，麦麦德。”

“贾巴尔，这么说你一直是为我难过啊！”麦麦德生气地说。

“你是勇敢的人。你这样做使我很难过。”贾巴尔说。

“究竟为什么？”麦麦德说。

“就是心里不好受啊！”贾巴尔说。

“你把不好受的原因告诉我，”麦麦德说。

贾巴尔生气了，他喊道：

“在丘库尔奥瓦中心，大白天，在平地上，你想从宪兵手里抢人？是吗？到了那里，就跑不出来了。要知道，对于反叛者们来说丘库尔奥瓦是个大陷阱。再说，去丘库尔奥瓦的路你也不熟悉。要是有列杰夫·恰弗什那样的人和你在一起，那还有些希望。难道能到丘库尔奥瓦去瞎闯吗？”

“你最好告诉我，你到底和我一起去，还是不去？”麦麦

德说。

“即使去，也不能自己往圈套里钻。”贾巴尔说。

“什么圈套不圈套的？你直说吧，去还是不去？”麦麦德问。

“不，不能去。”贾巴尔说。

“好吧，你呢，赛菲尔·阿里，你跟我一起去吗？”麦麦德问。

“我嘛，兄弟，对丘库尔奥瓦完全不了解，我怕那个地方，我当不了你的帮手，也许还会给你添麻烦呢。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去，因为兄弟嘛，不是吗？”赛菲尔·阿里说。

贾巴尔狠狠地看了赛菲尔·阿里一眼。

“是这样……”麦麦德说了一句，就沉默了。

他们各自吃了晚饭，只有瘸子阿里的情绪很高。

该睡觉时，贾巴尔说：

“你们睡吧，我去放哨！”

其他人和麦麦德都躺下睡了。

半夜，贾巴尔走到麦麦德身旁，推了推他。麦麦德生气地坐起身来。他根本没睡着。

“你要干什么，贾巴尔？你已经尽了朋友的义务了。你还要我干什么？”

“兄弟，”贾巴尔双手紧紧握住麦麦德的手，说：“兄弟！”

“你已经尽了义务，”麦麦德重复着刚才的话。

“别这么干。哈切会被释放的，不是证人们都否定了自己的证词了吗？他们不都站在哈切一边吗？他们现在都说，维利是麦麦德打死的。她会被释放的。”贾巴尔说。

“他们是否定了证词，但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起了作用，还要把哈切押送到关押主要罪犯的考赞去干什么？她现在要被解押到考赞去了。明白吗？就是因为我才把她抓起来的。我要么就把她救出来，要么就去死，我也不要求你和我一起去。你不和我一起去也许更好，要知道我这是去送死。”麦麦德说。

“为了你，麦麦德，我什么都愿意干，但你这样做是不理智的，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你应该怜惜我们和你自己。听我说，别让我伤心了，如果你就这样无缘无故地白白地去送死，我会难受。不要这样干，兄弟！”贾巴尔说。

“别说这些了，贾巴尔兄弟，你难道不为她的生命感到惋惜吗？你别说了！我知道，我是白白地去送死，但我还是要去。象现在这样，即使活下去，又有什么用处？不要再罗嗦了！”

“你要知道，一失足成千古恨。”贾巴尔说。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这三天来，麦麦德和贾巴尔互相躲避着不愿见面。每天清早，麦麦德就上山了，很晚才回来。

星期二清晨，太阳还没升起，麦麦德就起床推醒了瘸子阿里。

“我这就走，阿里老爷！”

瘸子阿里跳了起来：

“你一个人不行，你不熟悉丘库尔奥瓦。”他微笑了一下，又说，“我和你一起去，我不开枪，躲在一边看着，我给你从奇切克利村弄一匹好马来。我骑着马走在前面，给你报告宪兵的消息，你埋伏在山脚下的芦苇丛旁。你等着，我这就到奇切

克利村里去一趟，好吗？”

麦麦德高兴得双眼闪闪发光，他拥抱瘸子，吻他。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好事，阿里老爷。”

“你怎么啦？小兄弟，”瘸子阿里伤心地说，“我只是想把被我亲手打碎的东西再修补好。”

瘸子阿里快步走出窑洞。两小时后，当太阳已经升起时，麦麦德听见窑洞顶上马蹄嗒嗒响。他立刻走出去迎接瘸子阿里。

“万岁！阿里老爷！”麦麦德微笑着说。

“这是为婚礼准备的马，我把它打扮了一番。”瘸子阿里说。

马脖子上挂着天蓝色的珠串和五颜六色的彩带，挽具和缰绳都是用绸缎做的。

“真是婚礼用的马。”

“我还给你带了一个毡斗篷。可以遮雨，主要是为了……”瘸子阿里说。

“哦？”麦麦德说。

“谁也不会看见你带着武器。披上斗篷，只有头露在外面。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麦麦德跳上马，瘸子阿里也跟着跳上马。

贾巴尔和赛菲尔·阿里默默地注视着他们。贾巴尔的脸色象死人一样惨白。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象一座赫梯人的塑像。

“如果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请原谅我吧，贾巴尔兄

弟！还有你，赛非尔·阿里！”麦麦德说着就赶着马走了，回避着贾巴尔的目光。

贾巴尔脸上的表情丝毫没变，他确实象一尊赫梯人石像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

“愿真主保佑你们，”赛非尔·阿里回答。

麦麦德和瘸子阿里向山下疾驰而去。

他们的身影很快就消失了，而贾巴尔还是默默地站立在窑洞前。

二十五

天气时而阴雨，时而晴朗，太阳又躲到云层后面，下起了断断续续的毛毛雨。芦苇丛都湿透了。雨水从芦苇叶上往下滴，雨点在阳光的照射下晶莹闪亮。在斯特尔河下游有一大片芦苇丛。有一条道路从芦苇丛边通向远方。当他们穿过丘库尔彻纳尔村，来到了芦苇丛边时，太阳下山了，雨也住了。

“我拿来了斗篷，这个主意不坏吧？”瘸子阿里问。

“是的，正合适。”麦麦德说。

“雨已经停了。”

“还要下的。”

“在丘库尔奥瓦没有比这些芦苇丛更适合设埋伏的地方了。”

“阿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对丘库尔奥瓦了如指掌。”麦麦德说。

“年轻时，我在丘库尔奥瓦偷了一匹马，把它赶到山里去

了。所以，这地方我很熟悉，”瘸子阿里说。

“哦，原来是这样。他们会走这条道吗？”

“到考赞去有两条道。一条穿过丘库尔科普吕，另一条就得经过这儿。道路这样泥泞，他们怕陷到泥里，不会走丘库尔科普吕的，一定从这儿走。这儿再合适不过了，比这儿再好的设埋伏的地方我们是找不到的。你干完这件事以后就躲到山里去，要是贾巴尔明白这一切，他也会和我们一起来的。”

听到贾巴尔的名字，麦麦德皱起了眉头。

“我向真主起誓，他会来的，”瘸子阿里继续说，“他害怕了，大白天，在空地上……他害怕我们被抓住。”

麦麦德不说话。

“他害怕了！但他是多么机警啊！不管多少个反叛者下山来，一个也逃不脱被打死的下场，没有一个可以幸免，他很明白这点。”瘸子阿里说。

“一个也回不去吗？”麦麦德好奇地问。

“回不去。”

他们坐下来吃东西，吃得很慢，仔细地嚼每一块面包。

“我现在就到镇里去，”瘸子阿里说，“我要跟踪他们。你到山里去睡一会儿，天亮时就藏在芦苇里，把马隐蔽好，你自己到路口去等着。明天中午他们要经过这里。”

瘸子跳上马向镇子走去。

当瘸子从视线里刚一消失，麦麦德就骑上马向山脚下走去。

走到被水淹了的象窑洞似的采石场旁，麦麦德决定躲到里面去，这里还可以避雨呢。麦麦德把石头扔到水坑里，把马

拴在一棵老橡树上，裹上斗篷，躺在石块上。他睡得不沉，常常醒来，就这样挨到天亮。天刚亮，麦麦德就骑上马向芦苇丛飞奔而去，他在荆棘丛里把马牢牢拴在一枝粗壮的芦苇根上。

他情绪很好，但感到浑身酸疼。麦麦德坐在那里背靠着一堆芦苇丛。金黄色的蜜蜂，嗡嗡闹着，忙着建造蜂巢。芦苇尖上挂着一个蜘蛛网，芦苇花已经开放了，散落的花粉在清晨的阳光里闪着金光。

等待是多么折磨人啊！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好容易挨到了中午。芦苇丛中又潮湿又闷热，麦麦德等了整整一天，对面群山的影子已经斜向东方，麦麦德捡起放在芦苇丛里的枪走到路旁一个芦苇丛边的土坑里，不时地从土坑里探出头来向远处眺望。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象发疟疾似地颤抖着，恨不得一梭子打出去，打到荒野上，不管是什么地方，打吧，打到芦苇丛，打到路上。他愤怒地跺着脚。

他拔出短刀，焦躁地砍着地面，用手把土扒开，过了一会儿，又突然感到厌烦了。他气喘吁吁地跑到大路上眺望，但还是一个人影也不见。他垂着双手站着。路上还是空无一人，已经没有希望了。麦麦德走到荆棘丛中，拿起枪，又走到大路上，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太阳已经快要落到地平线上了，突然，他看见路上有一个黑点，那黑点渐渐变大了，麦麦德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但他没钻进芦苇丛。过了一会儿，已经可以依稀辨出四个宪兵和两个妇女的身影，麦麦德小心翼翼地躲进芦苇丛里，这时还能看见对面山上的半个落日。麦麦德瞄准走在最后的一个高个子宪兵放了一枪，那个人叫了一声，倒下了。麦麦德几乎不用瞄准就左右开火。宪兵们惊惶失措。

“喂！站在你们前面的是瘦子麦麦德，把妇女们放开，滚吧！”麦麦德喊道。

麦麦德又瞄准一个宪兵放了一枪，另外两个赶紧跳到路旁的小沟里还击。

天黑了，又下起了小雨。

两个女人不知所措，他们害怕得发抖，一下子就坐在泥地上。

“喂，宪兵先生们，赶快去干你们的事情吧！”麦麦德喊着，“别缠着我，即使你们来一营人，我也对付得了的。”

受了伤的宪兵大声哼着。

“快来啊！快扶着自己同伴走吧。”麦麦德又喊道。

宪兵们停止了射击。那两个女人也清醒了些。

“让他们都瞎了眼，”伊拉兹骂了一句，对哈切悄悄地说，“我们慢慢爬到麦麦德那边去。”

“这也是我要经历的不寻常的事情吗？”哈切呻吟道，“走吧！”

“麦麦德！”哈切喊。

“你们来了？”麦麦德说。

天已经黑得连两步远的地方也看不清了。

麦麦德从坑里跳出来，跑到大路上，一把拉住哈切和伊拉兹的手，把她们拉到芦苇丛中拴着马的地方。宪兵们无目的地胡乱放枪。马听见脚步声就高声嘶鸣。麦麦德解开缰绳。

“骑上马，”他对两个女人说，“跟我来！”

当他们走出芦苇丛时，宪兵们已经停止射击，正在与受伤的同伴们说话呢。一个骑手从他身旁掠过……“这也许是瘸

子阿里，”麦麦德想。那个骑马的人很快又回来了。

“瘦子麦麦德！”黑暗中听到他的喊声，“瘦子麦麦德！”

“我们在这里！阿里，到这里来！”麦麦德喊。

阿里走近了，他喘着粗气，从马上跳下来。

“麦麦德兄弟，把我的马牵去骑吧！到奇切克利就把它卖了。别耽搁了，到阿克恰达阿山里去吧。明天，阿斯姆·恰弗什就会带着一连人来追你的，最好别遇上他们，我会找到你的。天亮前你必须赶到奇切克利，然后到阿克恰达阿去……快马加鞭吧，祝你一路顺风！”

瘸子阿里转身隐没在黑暗中。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阿里老爷，”麦麦德赶上两步对他说，然后跳上瘸子阿里留下的马。

“哈切，”他呼唤着，“坐到我这里来。”

哈切坐在麦麦德前面，他们往山上疾驰而去。麦麦德迷了好几次路，天亮前才到达奇切克利。他们径直向村子里走去，在村子中央的一所农舍前下了马。麦麦德喊道：

“唉，谁在那里，出来！”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开了门，看见马，就笑了。他很高兴地接过缰绳，把马牵到马棚去，两匹马都浑身冒着汗珠子。

伊拉兹和哈切弯着腰，他们冻得发抖，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无法看清他们那失神的脸。他们走进屋子。女主人点着了炉子，在炉子边铺好褥子。女人们疲乏地坐到褥子上。

“唉，女主人，我已经整整两天什么也没吃了，”麦麦德说。

“就来，这就拿来，我们的瘦子麦麦德。”女主人说。

二十六

阿布迪老爷明显地衰老了。他两腮塌陷，脸皮松弛，终日昏沉沉的。

咖啡馆里的人从早到晚都在谈论瘦子麦麦德。这些谈话把阿布迪老爷气得发狂，但他毫无办法。要知道，人嘴不是面口袋，不能用绳子系住它们。

阿布迪又到市场去，可是在那里也无法给自己找到个合适的地方。他从马拉什人穆斯塔法先生的铺子走到泰夫菲克的咖啡馆，从咖啡馆又转到霍罗斯·勒姆齐的水果店，又从那里到希亚赛特奇·阿赫迈特那里。他到处没完没了地诉说，不让别人有插嘴的机会。

"小心！你们要牢牢地看住自己的财产。还说他是个孩子呢！我可是非常了解瘦子麦麦德这个恶棍的。你们好好听我说，到时候别说我阿布迪老爷没事先警告你们。麦麦德在山上将要建立自己的政府。把我的地，把我父亲遗留下来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些地我是有地契的。这不是政府是什么?!他将宣布成立政府……我向安卡拉呼救了一千次，但是一点回音都没有。……我们的政府也真令人费解，把这么多的公民扔在托罗斯山下不管，让一个强盗随意摆布。只要派一团人来，就可以把这帮匪徒消灭了……先生们，我再也不与政府打交道了，为什么政府要把我们变成一小撮土匪的奴隶？这不叫人遗憾吗？这难道不是一桩罪孽吗?!"

第二天早晨，两名受伤的宪兵被送到镇上。这个事件立

刻成为全镇的谈论中心。镇上的居民都站在麦麦德一边。

阿布迪老爷在市场上窜来窜去。脚下的土地似乎在燃烧，他已经不再唠唠叨叨，而只是重复着一句话：

“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

他不择对象地逢人就说，不管是至亲好友，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

阿布迪老爷走进泰夫菲克的咖啡馆，坐在小桌旁，双手支着头，一动不动地呆了好久。看来，他甚至忘记了吃午饭。

阿里·萨法老爷的仆人把他从半昏睡状态中唤醒。

“主人请你到他那里去，”他走近桌子说。

阿布迪老爷慢慢地抬起头来，无精打采地问：

“什么？”

“主人请你去一趟。”

阿布迪站起来。他的头疼得快要裂开了。

阿里·萨法老爷在门口迎接他。他拉着阿布迪的手说：

“请进来，老爷，请进。你完全把我们忘了。”

阿布迪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阿里·萨法老爷。

“难道我没讲过？”

“请进，请进！我们谈谈，”阿里·萨法老爷笑着说。

“难道我没讲过？”

他们慢慢地走上阶梯，不时地停下让阿布迪老爷喘口气。阿布迪老爷上气不接下气地好不容易蹭到沙发榻旁。

“难道我没讲过？”他非常痛心地再三问。

仆人送来了咖啡。杯子在阿布迪手中抖动。好象他故意要把咖啡泼洒在地上，又好象咖啡自己要从他嘴边流出来。

阿里·萨法老爷靠近阿布迪老爷坐下。

“嗳，阿布迪老爷，你快要把我们整个镇子都熏黑了！”他摸着小胡子婉转地说，“你都写了些什么样的告状信啊！要知道，政府很快就会派军队来的。难道咱们不害臊吗？难道你不珍惜我们镇子的荣誉？为了两条小狗崽子把我们的脸都丢光？”

阿布迪叹了口气，摇摇头说：

“我知道该怎么办吗？阿里·萨法老爷，我的孩子，”他嘟嘟哝哝地说，“他会打死我的，他不让我活。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是怕死，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我们的政府连一个还流着鼻涕的小子都对付不了！还不仅仅为了这个，你别问了，你还不知道我的痛苦，要知道，他到我村子里把我的土地都分给了农民，还告诉他们把我打死了，烧死了。这真使我日夜不安。他折磨我，威胁我，我不是怕死，阿里·萨法老爷。就现在这样子，我也已经一只脚迈进坟墓了。明天还会有第二个这样的强盗出现的。他会把你的土地分掉，以后还会有强盗，接连不断……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阿里·萨法老爷拍了拍阿布迪的肩膀。

“放心吧，阿布迪老爷，他们都会得到报应的，放心吧！”

阿布迪的眼睛发亮了，胡子也抖动起来，脸上有了血色。

“今天是我，明天就轮到你了。这就是我所害怕的事，”他说，“山上有强盗，有多少都没关系，让他去！强盗算什么玩艺！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使我害怕，这就是土地！这才是要害！……如果农民们明白了这一点，那就无法阻挡他们了。不，我不是怕死，你是知道的，阿里·萨法老

爷，……必须尽早地把这小子杀了。他是一个祸害，别再拖了，阿里·萨法，我的孩子，千万别忘记这个祸害！那个原来属于你们家的瓦伊瓦伊村的农民也指望着麦麦德呢。”

阿里·萨法老爷微笑了，似乎没有注意他这句话。

“我都明白，我的老爷，你别担心，麦麦德的头早晚会躺在你家门前的，阿斯姆·恰弗什带着一连宪兵和卡拉·伊布拉希姆为首的五十多个志愿者已经去追捕麦麦德了。卡拉·伊布拉希姆是个老强盗。他熟悉山里的情况，了解强盗们的习性。我命令他们把麦麦德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杆子上，插在你家门前。他们会这样做的。

“一天也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一天也不行！但愿你说的一切都能实现。”阿布迪高兴了。

“会实现的，你知道卡拉·伊布拉希姆吗？”阿里·萨法老爷问。

“知道。”

“我说的就是他。”

阿布迪又振作起精神，微微地燃起了希望。

“我相信卡拉·伊布拉希姆能够对付麦麦德，”他说，“瓦伊瓦伊村的事怎么样了？”

“自从卡拉伊泽死了以后，事情不妙。农民们不再怕我了。如果以后还这样……”阿里·萨法老爷刚说了一半就住了口。

“先把麦麦德除掉，”阿布迪老爷打断了他的话。

“会除掉的，你别担心……”

二十七

宪兵们给农民带来了一片恐怖。那些追捕麦麦德的宪兵接到一项坚决的命令："一定要把麦麦德抓来，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否则……"这个"否则"是严厉的，所以，在接到这个命令后，他们不管到什么村庄，到处为非作歹，见人就是一顿乱棍。村子里一片呻吟，但是，谁也不知道麦麦德藏在哪里，谁也不想去找他。那些同意帮忙的人也只是把他们往错路上引。麦麦德从监狱救出无罪的姑娘的事又成了山村和戴伊尔缅奥鲁克村的农民们编唱新歌的材料。人们到处传诵着瘦子麦麦德的事，连农活也不干了。从宪兵手中劫夺哈切的事，一天就编出了十几支歌。

在芦苇丛交战的两天后，宪兵们来到戴伊尔缅奥鲁克村。来到杜穆什·阿里家，把老汉从家里拉出来，在大门口，用火烤他，但杜尔穆什·阿里一声不吭。宪兵们拷问了很长时间，但威胁对老汉是起不了作用的，于是，他们又用枪托拷打他。

杜尔穆什·阿里的妻子胡吕在一旁不住地咒骂。一个宪兵用枪托把她打倒在地。她不作声了。

宪兵们把这一对遍体鳞伤的老人扔进草堆，就挨家挨户地搜查去了。直到深夜，他们还在拷问村里的人。晚上，他们在阿布迪老爷家过夜，第二天早上又接着拷问农民，希望能从他们嘴里挤出哪怕一个字关于麦麦德的消息。但是，这一切努力都徒劳无益，于是，他们就逼着农民们相互拷打。

被追捕麦麦德这一苦差事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宪兵们把怒

火都发泄在农民身上。

而瘦子麦麦德这时正往阿里达厄山走去呢。这个山岩陡峭的地区是长角的紫色扁角鹿经常出没的地方。在利剑般峻峭的山岩上攀登是很艰难的。越往山顶植物就越加稀少，这里林子稀稀落落，山顶上是光秃秃的，终年积雪。人们常说：“阿里达厄山顶覆盖着五光十色的雪，夜晚寒气袭人，人们无法入睡。”

麦麦德对阿里达厄山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曾在这里捕捉扁角鹿。他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块岩石。在阿里达厄山的顶峰，有一个山洞，必须爬过五米高的陡峭的岩壁，才能到达那里。

麦麦德和他的两个同伴从奇切克利村出发后就遇到了困难。宪兵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们，后来，又知道了卡拉·伊布拉希姆亲自前来追捕。牧人、看林人，农民们都会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他的。麦麦德可以把当天发生的事情了解得一清二楚。伊拉兹和哈切的脚都磨肿了，麦麦德决定在奇切克利附近的山上休息一阵，可是宪兵们和卡拉·伊布拉希姆也追到了这里。“快跑吧，你们会被包围的，”赛菲尔·阿里大叔家的放牧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麦麦德。但是已经晚了。

天亮时，双方交了火。追捕的宪兵开始射击，从四面包围他们。麦麦德为了节省弹药，总要瞄准了每一个敢于再往上爬一步的人再开枪。阿斯姆·恰弗什向他喊道：“投降吧！”麦麦德回答：“可以，”接着就扣动扳机射击。

宪兵们躺在山坡上，麦麦德的还击使他们动弹不得。突然，麦麦德的枪发生了故障：子弹卡在枪筒里了，枪身烫手。

他把步枪立在地上，让子弹掉落下来，又换用手枪继续射击。哈切吓得浑身发抖。麦麦德向她微笑了一下。他周身污黑，汗流如注。衬衣的背面上满是一点点的白色汗渍。

伊拉兹帮助麦麦德还击。枪身冷却以后，她取出了子弹，把步枪递给麦麦德。麦麦德很高兴，因为又可以用步枪射击了。

傍晚时分，对方突然停火了。这是卡拉·伊布拉希姆的作战方法，摆出撤退的架势，然后再突然向企图突围的敌人发起攻击。麦麦德识破了这个诡计。

宪兵队和卡拉·伊布拉希姆撤退了。

他们在山坡上慢慢地爬行。麦麦德必须在他们下山时向他们进攻，才能克敌制胜。刹那间，麦麦德高喊着向他们冲去。哈切尖叫了一声，但麦麦德不听她的。追捕的人们被这一着弄得惊惶失措，四处逃散。趁太阳还没下山，麦麦德不停地射击。半夜里他才回到哈切她们那里。哈切看见麦麦德就扑向他的怀抱，抱着他的脖子，不住地哭。

伊拉兹把哈切拉到一旁。

"你怎么啦，傻姑娘？难道遭到什么大灾大难吗？这是造反的事！强盗的妻子应该能够忍受一切。别哭了，也许，因为麦麦德救了你，你才感到不幸。"

麦麦德气喘吁吁地说：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

"说吧！"伊拉兹说。

"如果我们还留在这里，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必须赶紧走，不留下任何足迹。振作起来吧，到阿里达厄山上去。四周

都是宪兵，但是，没有别的出路。我们的食物够一星期吃的，两天就可以到达阿里达厄山。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一间房子，我知道一个别人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有一次，我在那里追捕扁角鹿，受伤的鹿把我引到了那里。我记住了那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住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

“不是等到生命结束，而是等到大赦。听说，今年在成立新政府的那一天要颁布大赦令！”哈切说。

“什么大赦？！你还提什么于列伊尔的土地……在我没有和这个人算清那笔债之前……”麦麦德说。

麦麦德不再说话。黑暗中没有一丝声响。

“在大赦之前，我来得及做完这一切。”

“是的，是的，不做完这一切是不行的。哪怕他躲到老鼠洞里，也……”哈切接着他的话说。

“绝对不行！”麦麦德说，“起来吧，该上路了。”

麦麦德，伊拉兹和哈切上路了。他们冷得发抖。星星在夜空中闪烁。森林里十分潮湿，树叶上洒满了露水，他们在林中穿行，全身被露水湿透了。树叶划破了脸庞。突然哈切叫喊了一声，但立刻又不作声了。要知道，她是强盗的妻子，她应该咬着牙忍耐。麦麦德在前面开路，伊拉兹跟着他，哈切走在最后面。天亮时，他们下了奇切克利山。麦麦德的脸色明朗兴奋。他的目光和哈切相遇了。伊拉兹回过身很快地躲到岩石后面去了。

二十八

要登上阿里达厄山顶是非常艰难的事。他们被通往山洞的崎岖小道上尖尖的石块划破了手脚，累得头晕眼花。下面，山脚下是一片长满荆棘丛的平原。透过云层看见迪肯利平原小如掌心。五个村子象五个黑色斑点散落在平原上。

这三个逃跑的人在悬崖边停住了脚步。必须从那里攀上山洞。这对麦麦德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两个妇女怎么走呢？真是难哪！

“你们休息一会儿，”麦麦德说，“我先把东西背到山洞里，然后来接你们。”

麦麦德爬上陡峭的山岩。他那灵活的动作使伊拉兹和哈切非常惊叹。过了半小时，他回来了，他的眼光中充满着喜悦。

“我们的山洞比房子还好，还牢固，”他说，“山洞旁是鹰巢，山鹰将做我们的邻居。”

麦麦德拉起哈切的手。

“走吧，伊拉兹大婶在这里等我。我们把你留在这里喂山鹰了，”他开玩笑地说。

“我们得从这块峭壁上爬上去吗？”哈切担心地问。

“对，你拉住我，而不是拉着峭壁，走吧！”

他们开始往上爬，哈切眼前发黑，她害怕得不时地发出叫声。麦麦德说了她几句。终于他们爬到山洞里了。

伊拉兹决定不等麦麦德，她独自一人往上爬，紧张和劳累

使她双手发软，但她还是努力向上爬着，但当麦麦德要回来找她时，她已经爬上来了。

“伊拉兹大婶，你从前大概当过强盗。”麦麦德说。

“对，孩子。”

山洞的入口处不很大，但洞里却很深很长。地上盖着一层松软的黑黑的象煤一样的土，这是鸟粪。洞壁上有一条条白色的细纹。

“这里还从未有过人迹呢！”麦麦德说。

“那更好，”伊拉兹回答。

“这是我们的村子，”哈切说。

“我们的家，”伊拉兹纠正她。

哈切高兴得泪流满面。

“让我们一起来收拾我们的家吧！”哈切建议。

“好吧！”伊拉兹说。

“我到村里去一趟，你们拿着这支手枪，以防万一。我该带些什么东西到家里来？”麦麦德问。

“镜子，”哈切说。

伊拉兹微笑着说：

“唉，年轻人！”

哈切又补充说：

“二个枕头，一条被子，松树杯子，锅、平底锅、面粉，你再看看还该带些什么，你自己想想，愿你快些回来！”

“愿你们在这里也平安无事！”麦麦德说。

半夜里，他到了杜尔穆什·阿里家门口。胡吕开了门，看见了麦麦德，她吓了一大跳。

“别说话！”她悄声说，“别说话！”

麦麦德踮着脚走进屋里。

“出了什么事，胡吕大娘？”

“别说话！”胡吕大娘说。

麦麦德不再多问。

女人点亮了灯，紧紧地关上窗，到街上绕着房子走了一圈，看看有没有旁人。

“你怎么到了这里，孩子？”她问，“村子里来了许多宪兵……杜尔穆什大叔被打得半死，这可怜的人被他们揪着胡子在村子里拖来拖去，宪兵们用棍子抽打乡亲们……这都是那山羊胡子干的，你没把他打死真可惜。他们问杜尔穆什·阿里你藏在哪里，但他什么也不说，就因为这个他们把他打得半死，他现在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呢……他们也打我，打得浑身一块青，一块紫的。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异教徒打死？”

“有没有瘸子阿里的消息？”麦麦德问。

胡吕的脸色阴沉。

“你怎么啦？”她气愤地问，“怎么对你说的？你多么糊涂啊！他要是落到你手里，你就把他宰了！我以前没对你说过吗？他当了阿布迪老爷的奴才。那个异教徒把你家的房子给了他。哼，要是当初你听从我的话！现在瘸子阿里成了宪兵们的引路人了，带着他们到处追捕你呢。他还替阿布迪老爷向我们收人头税，让宪兵打大家。你错了，麦麦德，你大错特错了！”

“他现在在哪儿，这个瘸子？”

“他能住在哪里？住在你家。昨天才搬进去的，那么好心

的德涅家住进了这个臭瘸子的讨厌的妻子。我全看见了，我心痛啊！与其看见这一切，还不如让我死了呢。”胡吕大声叫喊。

“我到他那儿去，”麦麦德站起来说。

“那儿都是宪兵。你悄悄地进去把那个异教徒打死就跑回来！”女人说。

麦麦德向自己家走去，他贪婪地呼吸着那牛奶、小牛和春天的青草味。

“阿里老爷，”麦麦德向屋里喊。

阿里听出麦麦德的嗓音，从床上跳起来，“不，这个人发疯了，”他想，“他肯定发疯了！”他非常担心地走到街上，向麦麦德做了个暗示，让他别出声，高声说：

“好啊，你来了，做得好，兄弟。这么说来，你到阿克恰达厄山上去了？我们都想到阿克卡列去呢。哦，真好。”他弯下腰凑近麦麦德身边轻声说：“你快到杜尔穆什·阿里家去，我这就来。”

瘸子阿里回到屋里，叫醒了宪兵们。

“我的朋友们，这个家伙到阿克恰达厄山去了，你们到那里去象抓沙鸡似地把他抓来吧！我的人刚从那里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坏家伙瘦子麦麦德藏在哪里了。你们在阿克恰达厄会很快把他抓住的，他完了。我向阿布迪的妻子报告这个好消息去。”

黑漆漆的夜，在往杜尔穆什·阿里家去的路上，阿里一直为麦麦德的勇敢惊叹不已。

胡吕看见瘸子阿里走进屋里，简直不知该怎么办。她悄

悄地看了看麦麦德，"唉，你是多么糊涂啊！"她的眼睛在说。

"胡吕大娘，我们俩得谈谈，"麦麦德说。

"谈吧，我看见这头脏猪就心里不好受。你们谈吧！"

瘸子阿里笑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对他做了什么坏事？"

胡吕摇了摇头，咬牙切齿地说：

"我知道你干些什么，瘸子猪，现在你是和宪兵们一伙的，难道不是吗？要不是麦麦德在这里，我是不会让你进我家的门的，用石块把你的脑袋砸碎才好呢！砸个稀巴烂！"

她边骂边走出屋子。

"麦麦德，你怎么走到这地狱来了？"瘸子问。

"就这么来的，"麦麦德说。

"卡拉·伊布拉希姆匪帮在追击你，是阿布迪派他去的……是阿布迪和阿里·萨法老爷，他们以为卡拉·伊布拉希姆能够对付你，他们现在就指望他了，还给了他许多钱。但卡拉·伊布拉希姆已经不如当年了，他老朽了，发胖了。他带着自己的队伍等在路上，想等你出现时打死你。你不要走那条路。卡拉·伊布拉希姆会把你打伤的。还有，我现在成了阿布迪的宠儿了，他一步也离不开我，什么都问我。唉，这个恶棍没有被烧死！要是那时你们不放那个女人走进那烧着的屋子就好了……"

"我们怎么会知道！一片混乱，要是……"麦麦德很伤心地说。

"他们还想把你的脑袋挂在镇上阿布迪老爷家门前呢，阿里·萨法老爷向他保证一定要这样做。阿布迪家就在宪兵署

旁边。”

“这些事以后再说吧！现在，你给我拿两个枕头、两条被子、镜子、松树杯子和一些面粉，把这一切都放在马背上，还有盐、辣椒、油……”麦麦德说。

“这好办。让真主去保佑我的主人吧！……他的家现在全由我作主了，那里什么都有。”瘸子阿里说。

二十九

阿斯姆·恰弗什带着一连宪兵、卡拉·伊布拉希姆和他那一帮匪徒整个秋天和冬天在山上追捕麦麦德。受尽他们折磨的农民们想方设法蒙骗他们。宪兵们在阿克恰达厄、格厄辛山、贝利特达厄山、宾博阿、阿拉达厄、卡伊兰勒达阿、考努尔达厄山和麦尔耶姆奇尔峡谷搜捕。他们搜遍了所有的地方，衣服都磨破了，搞得晕头转向，甚至连老鼠洞也不错过，但是，还是不见麦麦德的踪影。麦麦德似乎钻到地下去了。半个冬天宪兵们驻在戴伊尔缅奥鲁克，他们搜遍了阿里达厄山上的每一条缝隙。在追捕扁角鹿时，他们走到了窑洞边，但还是没找到麦麦德。

瘸子阿里带着宪兵们在山上跑来跑去，不时地说：“一定要找到他！”

他把他们带到宾博阿去，似乎他找到了麦麦德的踪迹。

“你的嗅觉哪里去了，瘸子阿里？”人们问他。

“老了，嗅觉不灵了，”阿里叹着气回答，“我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

但是，事实正相反。瘸子阿里变年轻了，他走起路来象风一样轻快，在他的心灵深处燃起了希望。

宪兵们和他们的助手卡拉·伊布拉希姆匪帮整整一个秋天和一个冬天毫无结果地在山上搜寻麦麦德。他们精疲力尽，满腹牢骚地回到镇上。他们虽然消灭了两股强盗，但却没有找到麦麦德的踪影。整个镇子都沉浸在忧愁之中。

卡拉·伊布拉希姆一下子好象老了十年。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他说，“麦麦德有神的智慧，他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他无影无踪，好象化成一股气体，消失了。但我早晚会抓住他，我要一对一地与他较量，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一定要和他算账。当我们与他在奇切克利交火时，我向他放了一百枪，满以为击中了他的头部……但是，他刀枪不入，否则，我一枪就可以把他打倒了。”

镇子里立刻传开了这样的说法：“麦麦德刀枪不入。”这种说法也传到了阿布迪老爷耳里。他完全干枯了，只剩下皮包骨头。他现在等待的唯一的消息就是麦麦德的死讯，他隔一天就到阿里·萨法老爷家去问：

“呶，怎么样，孩子？我已经望眼欲穿了，已经无法忍耐了，你的诺言什么时候实现啊？”

“耐心等等，大叔，”阿里·萨法老爷安慰他，“先苦后甜，现在需要的就是忍耐，我向你保证把麦麦德的脑袋挂在你家门前。只是需要忍耐！”

当阿布迪得知麦麦德枪弹不入的消息后，他简直发狂了。他立刻跑到希亚赛特奇那里，求他给安卡拉写一份电文。希亚赛特奇本来已经很蠢的脸显得更愚笨了，连舌头也不听使

唤了。

"你写吧，"阿布迪老爷说，"给政府写上：山里出现了一个强盗……吸血鬼……他残杀孩子、抢劫、侮辱年轻纯洁的姑娘们，他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他的影响在日益扩大。他把土地分给农民，还告诉他们这样做的好处，是的，是的，就这样写，好好写！在这句话底下划黑线。现在往下写：他把强奸过的姑娘切成碎块挂在树上，马拉什—阿达纳那条路上都布置了他手下的人，谁也无法通过。写吧，希亚赛特先生，写吧，兄弟！让安卡拉那边好好考虑考虑，请求他们派军队来，我去买邮票，"阿布迪老爷说。

镇子里一片混乱。"啊，这个瘦子麦麦德！这么个毛头小子，可干了这么多坏事……还这么自由自在呢！"人们到处这么说。阿布迪老爷的狂怒，阿里·萨法老爷的阴谋，使镇上更加混乱了。母亲们常常用这句话吓唬好哭的孩子们："麦麦德来了！"

得到增援以后的那连宪兵在阿斯姆·恰弗什的率领下，又准备出发去搜捕麦麦德。卡拉·伊布拉希姆也到山上去了。在上山之前，他向阿布迪老爷保证一定要把瘦子麦麦德捉拿归案。

三十

黄色的菟丝子那短短的枝干上的花似乎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远处看去，好象山岩上铺上了一张张巨大的黄地毯。在这些地毯上，淡紫色的风信子花，温柔可爱的紫罗兰，还有一

些不知名的野花……万紫千红，竞相开放。

站在阿里达厄山顶，透进一层饱含着雨水的薄雾，可以看见那绿色的原野。山岩在阳光下变幻着各种色彩，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花香。

在阿里达厄山脚下，土地的颜色由红到紫渐渐变深。山上白云缭绕，给人以一种山峰在缓缓移动的感觉。

在面向宾博阿的阿里达厄山坡上，在稀稀落落的几棵松树间有一股清泉，麦麦德常到那里去取水。

阳光灿烂，山下，长满了荆棘的迪肯利平原沐浴着阳光，阳光在树上，灌木丛中，石块上，山岩上嬉戏，原野上百花争艳。……

哈切坐在山洞前，头枕在伊拉兹的膝盖上。伊拉兹在她的头发里找虱子，她的头发里的虱子可真不少呢。

这几个逃亡的人就在山洞里过冬了。他们把这个洞装饰得象一间富裕农民的房子。用水苣蕢铺地，然后再把象春天的原野一样的绿色的游牧民地毯铺在上面，这地毯是萨彻卡拉勒部落的头人凯里姆奥鲁送给麦麦德的，洞壁挂着扁角鹿皮，那闪闪发光的巨大的鹿角一直垂到地面，鹿皮闪着金光。

严冬，当暴风雪从阿里达厄山顶席卷而来，大雪扑迷了双眼时，山洞里经夜篝火通明。就这样，他们还是很担心会冻死。麦麦德化了半个月的工夫在岩石上打开一个通口。当暴风雪来临时，整个山洞烟雾腾腾。为了不致于憋死，他们不得不打开出口处的门，到雪地里喘口气，直到手脚冻僵了才回到烟雾弥漫的洞里去。

麦麦德、伊拉兹和哈切把所有一切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

上：被子、毯子、毛皮。他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躺着。

每天拂晓，他们就分手。麦麦德去追捕扁角鹿，女人们就在洞里准备食物，织袜子。

麦麦德把鹿打死，他们吃鹿肉，鹿皮风干后就挂在洞壁上。他们准备了够一冬吃的肉。瘸子阿里给他们送来面粉、盐和油。他把这些东西藏在山脚下的一个山洞里，麦麦德就去把那些东西取回来。连阿里也不很清楚麦麦德他们究竟住在什么地方。麦麦德为了不在地上留下足迹，身后总拖着一大把荆棘。这是扫掉雪地上足印的最好的办法。不管雪地上的足迹多深，只要用荆棘扫帚一扫就看不见了。所以，宪兵们无论怎样在阿里达厄山搜捕，总是找不到麦麦德住的山洞。白茫茫一片林海雪原，没有任何足迹，他们连猜也猜不到麦麦德的山洞在哪里。

哈切靠着伊拉兹的膝盖坐着。

"大婶，"哈切说，"那个……那个大赦怎么还不宣布啊？看来穆斯塔法先生是个骗子。"

"再等等，孩子，会宣布的。再等等吧，每一座山坡后面都会升起太阳的。"伊拉兹说。

哈切和伊拉兹都消瘦了。她们脸色发黑，眼睛变得更大，更加炯炯有神了。

"唉，亲爱的大婶，太阳只要能在一座山坡上升起就够了，我别的什么也不希求。"哈切说。

"再等等吧。"伊拉兹说。

"要知道，我们所经受的这一切就象一场梦，我至今也不敢相信我所经历的这一切。我甚至不敢相信麦麦德活着，和

我在一起。”

在狩猎之外的空闲时间，麦麦德教这两个女人射击，伊拉兹是个很聪明的学生，她很快就学会了，而且瞄的很准。哈切学不会，她恨那些枪和子弹，一看见它们就感到恶心。

“能摆脱它们才好呢……”有一次哈切说。

伊拉兹立刻就转过话题：

“在丘库尔奥瓦，小麦已经齐膝高了，开始抽穗了。蚂蚁出洞了，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爬着。在这个季节，整个丘库尔奥瓦阳光灿烂，”伊拉兹的眼里涌出泪水。

“‘小岛’旁，我们的那块地……”伊拉兹继续说，“但愿在大赦之前，麦麦德能把阿里打死，否则我要亲手把他杀了……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在丘库尔奥瓦安居乐业，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种、收割。我的勒扎的父亲就是用这块土地使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富裕的。”

“‘小岛’旁的那块土地……”哈切双手掩着脸幻想着，“在那儿，在岩石间，水仙花正在开放，……对吗？”

“是的，”伊拉兹回答。

“在这块土地上可以收获种子的四十倍粮食，一年就可以盖一座房子了。如果我们能下山，我们就有钱盖房子。”

“在地契上写上我们麦麦德的名字，”伊拉兹说，“大赦之后，‘小岛’旁的土地就属于他了。如果没有大赦，我们就到他们不知道的别的地方去，劝麦麦德把阿布迪老爷忘了，现在就可以上路了，我们改名换姓。麦麦德会和杀死我儿子的凶手算账的，不，不，我应该亲手杀死阿里。我就是为了这样做才学开枪的。”伊拉兹说。

“你好象糊涂了，”哈切说。

“对，你说的对，有时，我会忘记过去，平静下来，麦麦德代替了我的勒扎，我竭力不再去想他，可有时候，又坐立不安，简直要疯了。哺育勒扎的乳房在隐隐作疼，有时，我简直想这就下山去把阿里杀了。以后，就随便他们拿我怎么办吧。等等’孩子，啊，但愿你瞎了眼，阿里！你怎么敢向我的儿子举起罪恶的手？”伊拉兹说。

“你忍耐一下，大婶，每一座山坡后面都会升起太阳的……但是现在我感到害怕，太阳升起了，但是……”哈切说。

“什么‘但是’，你又来了！”伊拉兹很厉害地问道，生气地看了哈切一眼，“又是‘但是’，你想把麦麦德毁了吗？你想活活地把小伙子埋葬掉？！”

哈切忧伤地低语着：

“他已经走了一星期了，他在别的地方从来不耽搁三天以上的，而这次已经过了整整一星期了，唉，这些抢劫，这些山……我害怕，害怕，亲爱的大婶，我害怕，我的心在作疼。要知道，他从不在别的地方耽搁三天以上的。他出了什么事？我要到村里去找他，我到路上看看，如果没有什么事，他早该回来了。”哈切号啕大哭起来。

“我要去，大婶，”她哭着说。

伊拉兹皱着眉头。

“坐下，糊涂姑娘！”伊拉兹喊起来，“你敢走一步我就揍你。你这样会把小伙子害了的，别说蠢话了，不会出什么事的。”

哈切走进山洞，在那里哭了个痛快，她哭哭停停，双肩不

停地颤抖。

伊拉兹走进来坐在哈切身旁。

“我的女儿，你为什么这样折磨自己？我都替你害羞！麦麦德不会出什么事的。他一个人就可以打死一百人，你别难过了。”

“哦，大婶，但愿如此，”哈切擦着眼泪说。

山下，在迪肯利平原上升起了薄雾，蓝天上孤零零地飘浮着一片黑色的云彩。

突然，麦麦德出现在她们面前。他浑身是血、汗流如注、气喘吁吁地闯进山洞里。看到这个情景，哈切哭着扑向他的怀抱，不停地抽泣。

“安静些，哈切！”麦麦德说，“听我说，安静些……让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们，安静些！”

他抚摸着哈切的头发。

伊拉兹生了气。她拉着哈切的手，把她带到一旁。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姑娘，……你这样会把小伙子害了的。”

“等一等，”麦麦德微笑着，“听我说这几天我碰到的事情，当我从凯里姆奥鲁那里回来时，卡拉·伊布拉希姆在萨勒贾设了埋伏。这个卡拉·伊布拉希姆是个坏蛋，但很勇敢，又有经验，他一直追我到山脚下，现在他们也许已经知道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了。三天来，我一直和他们捉迷藏，跑来跑去，我又跑回萨勒贾平原。现在，他们在沿着我的脚印跟踪我……但是，我和贾巴尔终于还是把他们骗过了，把足迹也弄乱了，这一星期里我们哪儿也别去了。快给我包扎伤口吧！”

她们把他的衬衫脱下来一看，子弹射中了肩头。当她们把子弹取出来时，麦麦德浑身发热，为了止痛他把膝盖顶住腹部，他不停地颤抖。哈切心慌意乱，急得不停地在山洞里来回走动，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麦麦德高烧了整整一星期，伤口发炎了，肩头肿得厉害。一星期后，他稍稍恢复了一些，才告诉她们这件事的经过。

"在去萨勒加平原的岔路口我与宪兵们交了火。阿斯姆·恰弗什带来大约十来个人。嗨，这个阿斯姆·恰弗什早晚会吃我的子弹的！他径直向我走来，'怎么回事？'我说，'你想死吗？'我将子弹推上膛。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他突然大喊一声扑倒在地。'别害怕，阿斯姆，'我喊道，'你没有过错，如果我想打死你，我已经有十次可以打死你了。你走吧！'他站起来，微微一笑，就集合起宪兵们走了，他什么话也没说。后来，我必须在萨勒加平原等一个人把弹药转交给我，当我走到约定的地点时，四周响起了枪声。卡拉·伊布拉希姆和他那伙人向我射了一阵密集的子弹。我两只手都受了伤。他们追了我两天，一直追到山脚下。突然，我听到了贾巴尔的声音，我知道他来帮助我了。贾巴尔向匪徒们发起攻击，我配合他，他们沿着我的足迹撤退了。后来，贾巴尔把他们引开，我得救了。我再也没见到贾巴尔，但我知道，他能对付他们。我们必须离开这里，他们不会让我们安宁的，这是阿里·萨法老爷的主意。"

麦麦德又躺了一星期，山脚下不时响起零落的枪声。

伤口慢慢地痊愈了。

三十一

秋天到了。农民们在不久前还长满荆棘的迪肯利平原上认认真真地收割庄稼。这一年的收成很好。沉甸甸的麦穗直垂地面。

胡吕大娘象一阵风似地在田野上跑。她叫喊着，自从宪兵们打了她之后，她的右边的腰老是疼，所以，她敷了一层浓浓的萨克兹①。每一次呼吸她都疼得紧锁着眉头。

"让他们瞎了眼吧！他们要把我这个老太婆怎么样？"她诉着苦，又开始叨叨没完，"阿布迪老爷不敢到村里来，你们就不必再向他缴四分之三的收成了。谁缴谁就是傻瓜，还能有什么样的傻瓜啊！你们可以说，今年收成不好，什么也没收上来，我们不能饿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了，庄稼都焦了，枯死了。"

胡吕大娘又从戴伊尔缅奥鲁克到别的村去，一路上自言自语，看见收庄稼的人或者打麦场上打麦的人，她就是说：

"为瘦子麦麦德祈祷吧，从早到晚祈祷吧，明白吗？如果没有他，阿布迪老爷就会象鹫鹰一样在你们头顶上盘旋。赞美真主，异教徒不在村里，一颗粮食也别给他。他什么也不干，坐在镇子里休息呢。"

听了胡吕大娘的话，农民们摇摇头，摘下帽子，搔搔后脑勺。

---

① 白色、气味很浓的香树脂，土耳其农民用作治伤的药。

"看看吧，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信心不足地说，"再看看吧，结局会如何？"

农民们把收来的庄稼各自运回家去，谁也不给阿布迪老爷一粒粮食。阿布迪老爷的村长们和瘸子阿里从这家走到那家，但不管找谁，他们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

"我们愿意为阿布迪老爷做任何事，没有比他更好的主人了。我们不会让他倒霉的，但是，今年我们一颗粮食也没收上。没有也只好没有了，也许明年真主会给的……真主给我们，我们就给主人……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主人吗？瘦子麦麦德这个异教徒把我们亲爱的阿布迪老爷赶出村子了，阿布迪老爷会饶了他吗？真主帮助我们明年有个好收成，我们就把全部粮食缴给主人。我们自己可以挨饿，但一定会缴给他的，迪肯利平原上五个村子的农民都愿意为主人牺牲……"

"你们为什么撒谎？"村长们说，"迪肯利平原有史以来，还没有象今年这么好的收成呢，你们就直说吧，你们一粒粮食也不想给阿布迪老爷。"

"唉！"农民们叫喊起来，"如果我们真不想给老爷缴租，那让我们都瞎了眼吧！可怜的老爷还流落在镇上呢。我们能这样做吗？我们愿意跪倒在他脚下。哦，但愿这个瘦子麦麦德死了吧！"

胡吕高兴极了。她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一个农民肯给阿布迪老爷缴一粒粮食。

胡吕用指甲花染了头发，换下了那块普普通通的包头布，扎上了那条鲜艳的绸头巾，脖子上挂上了三块金元和年青时戴的项链，还在绸裙子上扎上了一条从的黎波里带来的珍贵

的绸腰带。她微笑着，唱着歌词庸俗的小调，从这家走到那家。那歌声连姑娘们听见都会脸红的，人们都说："胡吕又想做新娘了！"

阿布迪老爷得知农民们不肯缴租的消息后，气得发了狂。他到希亚赛特奇那里叫他写一份向安卡拉告状的电文。从那里出来后，阿布迪见人就诉说，哭个不停，他还到镇长和宪兵队长那里去哭诉。镇长和宪兵队长对农民们的行动也极为愤慨。一大队宪兵被派到戴伊尔缅奥鲁村去。宪兵们把一部分粮食从农民那里夺过来，还逮捕了胡吕大娘。但是，她和农民们一句话也不说。毒打咒骂都无济于事。五个村子的农民都沉默着，就象他们的舌头被割了似的。事情发展到必须镇长亲自到迪肯利去走一趟了。但是，不管他怎么办，不管他如何威胁，农民们只是用那茫然失神的眼睛看着他。

瘸子阿里首先开口说话：

"为了我们的主人，我们愿意牺牲一切。那个瘦子麦麦德算什么？那么个小不点儿！难道我们会服从他的命令？哪怕我们能收到一粒粮食，我们也会把它缴给主人的。唉，瘦子麦麦德这条狗。今年收成不好，我们不饿死就算命大了……我是阿布迪老爷的管家，就连我也得挨饿。只要有一粒粮食，我们也会缴给主人的。"

瘸子阿里看了看那群象绵羊似的挤在一起的农民。听了他的话他们都大吃一惊。

"喂，你们讲吧！"阿里对他们说，"如果我们有一粒粮食，我们难道能不缴给那好心肠的主人吗？"

人群蠕动了。

“会缴的，”农民们说。

“如果他需要我们的生命呢？”阿里问。

“我们也会给他的。”

“假如瘦子麦麦德到村里来呢？”阿里又问。

“他不会来的。”

“如果来呢？”

“打死他。”

镇长不相信农民的话，他命令到各家去搜查。奇怪得很，无论哪所房子里都颗粒无存。农民们把这么多的粮食藏到哪里去了？

每天都有消息从村子里传到镇上来。迪肯利平原的大门已向全世界敞开。阿布迪简直气疯了。他垂头丧气，疲惫不堪。很清楚，这一切都是麦麦德在作祟，必须立刻消灭他。胡赛因老爷夜间在阿克托兹鲁村自己家的床上被杀的消息就象在伤口上加盐和辣椒一样使阿布迪更加痛苦。谁会杀死胡赛因老爷？当然是瘦子麦麦德，阿布迪被吓疯了。

阿斯姆·恰弗什是个勇敢的人。他对山上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连他也抓不到麦麦德。宪兵队长没完没了地咒骂他。阿斯姆·恰弗什甚至没脸在镇里的大街上走。他听到不少人在背后议论他：

“瘦子麦麦德还是个孩子呢。这么个小毛孩子就把阿斯姆·恰弗什玩得团团转，让他跟着他的调子跳舞呢。”

阿斯姆·恰弗什也气得发狂。

三十二

阿里达厄山雪花纷飞。白雪覆盖了岩石、树林、草地、山坡。甚至连天空都变成一片乳白。从阿里达厄山到长满荆棘的迪肯利平原，再往前，一直到阿克恰达阿、奇切克利和丘库尔奥瓦，到处是茫茫白雪，看不到一星黑色的斑点。太阳照耀在这无边无垠的白色大地上。偶而飘过一片白云，遮住了阳光。只有在这时，这白色的原野才刹那间变得阴暗了。白云飘过后，皑皑白雪又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

山洞里的人景况不好。面粉、柴火都已用尽，一点吃的都不剩了。

麦麦德头发和胡子连成一片，他瘦了，下巴尖尖的。伊拉兹脸色苍白，弯着腰，哈切即将临产。伊拉兹说，哈切最近几天就要分娩，她脸色黄黄的，脖子又细又长，从前那么油亮亮的头发现在象枯草一样垂在肩上。

入秋以来，阿斯姆·恰弗什一直在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周围和阿里达厄山下守候着。

伊拉兹把麦麦德叫到洞口外说：

"孩子，今天山上很安静，哈切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生了，我们要不就下山到村里去，要不就得在这里准备接孩子了，不管怎么样，得赶紧想办法。"

麦麦德还是那样缩着身子坐着，一绺头发垂到脸上。他皱着眉头说：

"村里是不能去的，那边，每天都挨家挨户地搜查，要是行

的话，还是在这里准备吧，”他说。

“那得赶紧收拾了，哈切很快就要生了。我们准备吧！”

麦麦德每次下山到村里去时，总是用一把荆棘扫帚把足迹扫掉。

麦麦德和伊拉兹走进山洞，哈切背靠墙坐着，目光死死地盯住一个地方，似乎连她的眼睛也冻僵了。

“哈切，”麦麦德说，“我和伊拉兹·哈顿大婶到村里去一趟，你把枪装上子弹，等着我们，我们晚上就回来。”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行。”哈切说。

“那怎么办呢，哈切？”麦麦德说。

“我和你们一起去。”

“你别这样，哈切！”麦麦德说。

“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死的。”哈切说。

“那就让伊拉兹大婶和你一起留在这里。”麦麦德说。

“不，不，我不留下。”哈切说。

“你怎么这样固执？”麦麦德说。

“我就是固执！”哈切说。

“留下吧，我的孩子。”伊拉兹插嘴了。

“不，我不能留在这里。”哈切说。

“自从我们到这里来以后，你变得固执了，”伊拉兹说。

“我就是固执！”哈切说。

麦麦德骂了一声：

“天杀的！”

大家都不作声了。麦麦德走出山洞，坐在门前一块石头上，双手捂着脸，在考虑着什么，沉重的思想负担压得他几乎

喘不过气来。在他的头顶上，一只山鹰张开巨大的翅膀，在广阔的天空翱翔。

麦麦德又气又恼。

“你们留在这里，”麦麦德说，“我一个人去，”他象疯了似地很快就跑下山去。

“瞎了眼的，你为什么总是缠着他？”伊拉兹责备哈切，“就这样他的事情已经多得使他头脑发胀了。宪兵们搞得我们不得安宁，你还给他添麻烦……”

哈切不再作声了。

午后伊拉兹走出山洞，突然看见麦麦德用来扫除足迹的那把荆棘扫帚还留在洞门口。

伊拉兹又惊又怕，她喊叫着，但麦麦德早已不知去向了。

伊拉兹冲进洞里。

“多么不幸！他忘了那把荆棘扫帚，现在没下雪；他会留下足迹的，要不，我下去把他的脚印扫掉？但是，他能爬过去的地方我是爬不过去的……”

第二天傍晚，麦麦德回来了，他脸色很不好，沉重的包裹几乎把他累垮了。

“我很担心，到了下边我才想起忘了拿那把荆棘扫帚，要赶回来已经太晚了，天快要黑了，我决心赶紧回来把脚印扫掉。宪兵们弄得瘸子阿里日夜不安，强迫他找我的踪迹，如果他看见我的脚印，那就由不得他自己了。瘸子阿里自己求我把脚印都清扫掉的。我知道他控制不住自己，我很害怕，又偏偏在这个时候……事情不好……”

“别担心，瘸子阿里不会当叛徒的，他为了你可以豁出命

的，”伊拉兹安慰麦麦德。

“这个我也明白，但是如果他看见脚印，他就身不由已了。尽早把这个瘸子除掉就好了。……”麦麦德说。

三十三

生活已使阿斯姆·恰弗什厌烦了。

“这个瘦子麦麦德象一个响雷击中了我的脑袋。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躲开他才好呢。”阿斯姆·恰弗什这样想。

宪兵们已经精疲力尽。“这么冷的天，天天在山上爬来爬去，有什么结果？”他们不停地发牢骚。发现了一些足迹，他们就整天整天地沿着它去追踪。在寻找麦麦德的过程中，他们围歼了几股土匪。

他们在阿里达厄山脚下守候了整整一个月。一个被宪兵们抓来的牧童经不住拷打，承认在山里看见过瘦子麦麦德。

宪兵们从四面八方把这座山围住了。

阿斯姆·恰弗什不敢相信在这么严寒的冬季麦麦德会留在山上，但听到牧童的供词之后，他就再也不肯离开阿里达厄山。

一次，宪兵的马队好不容易越过大雪纷飞的迪肯利平原，给他带来了消息：

“恰弗什，我们看见麦麦德在用荆棘扫帚扫掉自己的足迹，他一看见我们，一枪不放就逃到山里去了，没来及把足迹扫掉。现在，他那些脚印都已成了一个个冰窟窿了，用荆棘扫帚扫也无济于事。我们看了脚印，那都是几天前的足迹。”

阿斯姆·恰弗什高兴极了。这是第一次找到麦麦德的足迹。他派一个宪兵到阿布迪家去找瘸子阿里来。

“你有什么吩咐,阿斯姆·恰弗什?”瘸子阿里问。

“找到足迹了,”阿斯姆·恰弗什说。

“雪地里我没法找,我必须在泥地上找。”瘸子阿里说。

农民们都附和着他说。

“是的,是的,瘸子阿里在雪地里找不到足迹,白雪刺眼,他会迷路的。”

但阿斯姆·恰弗什坚持着。

“即使他不去寻足迹,他也必须和我们一起走。”

瘸子阿里听到他的话,用颤抖的声音请求道:

“让我吻你脚,恰弗什,……这么冷的天别拉着我一起去了。”

“不行,跟我们走!”阿斯姆·恰弗什坚决地命令道。

瘸子阿里扑倒在墙上,象石头一样一动不动。

阿斯姆·恰弗什带着宪兵们向阿里达厄山出发了。

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找到了瘦子麦麦德的足迹,找到了!”

男女老少都跟着宪兵们走到了足迹开始的地方。女人们注视着足迹。

瘸子阿里看到那些足迹之后,惊惶失措,他的心狂跳起来。

“这个狗崽子为什么不拿荆棘扫帚把脚印扫掉?”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这下他们就要找到他了,脚印那么清楚。”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阿斯姆·恰弗什抓住瘸子阿里的手，把他拖到脚印前。

“你在那里咕哝什么？这是他的脚印吗？”

“不是，”瘸子阿里说，“这是牧童的脚印，而且还是一个月以前的。”

阿斯姆·恰弗什气势汹汹地把瘸子阿里推倒在地上：

“你这个坏蛋，”他喊道，“瘸腿的混蛋！你是阿布迪老爷雇的管家，吃他的面包，却掩护瘦子麦麦德，你们和他都是一路货！只是真主还没有给你们找到他那样的好机会罢了！”

阿斯姆·恰弗什向宪兵们命令道：

“跟踪脚印！”

宪兵们在齐膝深的雪里沿着脚印走了两天，他们终于走到山洞旁，把山洞包围了。

整个村子都被悲痛淹没了。

“他们找到了……找到了我们的麦麦德……”瘸子低着头哭着说，“他们找到了我们的麦麦德！”他已完全失去理智和谨慎。

胡吕大娘喊叫着：

“让他们找吧，他们会知道瘦子麦麦德是什么样的，哪怕有一千个宪兵，麦麦德也会把他们全都打死的。”

傍晚，宪兵们和麦麦德第一次交火。宪兵们找到了通向山洞的小路和进口处，就往山洞里扔手榴弹。为了不让他们靠近山洞，麦麦德开始还击，但是宪兵们没有后退。这时，哈切开始阵痛，听见外面的枪声后，哈切哭了。

“我早说过了！”伊拉兹叹了口气说，“都是忘了拿荆棘扫帚的缘故。”

"对，就因为我没有扫掉脚印。但是，即使那样他们是不可能找到我的。看来，瘸子控制不住自己，不得不跟踪我的脚印，把他们带来了。我应该早把他除掉就好了，如果有暴风雪，他们在这里一分钟也呆不住，况且，在那种天气，他们走一星期也到不了这里。哦，那个瘸子！"

阿斯姆·恰弗什在洞外喊道：

"麦麦德，投降吧，孩子，你已经中了圈套了，你被包围了，逃不脱了，很快就要宣布大赦了，来投降吧，我不想让你死。"

麦麦德不回答，一枪就把阿斯姆·恰弗什身边的一块石头打得粉碎。

战斗激烈。双方都在还击。

"我准备在这里坐等一星期，一个月，直到你弹尽粮绝，"阿斯姆·恰弗什喊道。

麦麦德咬着牙说：

"我知道，一切都会象你说的那样。但是我决不放进一个人。我要把你们全都打死，决不投降。你们只能在洞里找到我的尸体。明白吗，恰弗什？"

"我可怜你。即使你把我们全都打死，还会有另外一些宪兵接踵而来。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还是投降吧，今年就要大赦了。投降吧，麦麦德！"

"别废话了，恰弗什，这次我要打死你，以前我可怜你，现在不了，你一直在跟踪我。"

枪声把他们的喊话声淹没了。双方都沉默着。

麦麦德身旁的子弹壳越堆越多。还剩下两袋子枪弹。他担心不够用，因为必须不时地还击。

伊拉兹在照顾哈切，哈切不时地发出阵阵喊叫。

“唉，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伊拉兹伤心地说。

伊拉兹放下哈切，拿起枪去帮助麦麦德，直到哈切又呻吟起来，她才停止射击。哈切满脸是汗，在地上滚来滚去。

“啊，妈妈，你还不如别让我出生在世上，”她哭着说。

麦麦德和伊拉兹脸色忧郁，洞里散发着汗酸味。

“妈，我完了，”麦麦德喊了一声，但立刻又后悔地咬住双唇。

听到了麦麦德“我完了”的喊声，哈切箭一般地向麦麦德扑去，跌倒在地上。

“我的麦麦德，你受伤了？我要死了。”哈切说。

伊拉兹跑过去，扯开麦麦德的衬衣。

“子弹打中了肩膀，”她说着，给麦麦德包扎伤口。

受了伤的麦麦德继续还击，阿斯姆·恰弗什不知道他的子弹从哪儿来的，几个宪兵受伤了，阿斯姆·恰弗什已经信心不足了。

突然，哈切又不住地呻吟了，伊拉兹把她抱起来：

“使劲些，使劲些！”她教哈切。

在哈切满是汗水的脸上，显现出痛苦和惊惶的神色。突然，响起了一阵婴儿的哭声，麦麦德回头看了一下，婴儿躺在血泊中，哈切的脸象死人一样苍白。麦麦德转过脸来，他双手颤抖着，枪从手中落下了，伊拉兹接过枪开始射击，哈切象一具死尸躺着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儿，麦麦德稍稍清醒了。

“给我吧，大婶，”他轻声说着接过枪。

伊拉兹走到孩子那边，把他擦干后，向麦麦德喊道：

“男孩子！”

一丝苦笑从麦麦德唇边掠过。

“男孩子。”

直到傍晚，枪声不绝。

麦麦德用一只手射击，伊拉兹帮他装上子弹。麦麦德把枪托放在石块上不停地还击。

“子弹用光了……”突然伊拉兹垂下头，绝望地说。

麦麦德完全把子弹不够的情况给忘了。他叫了一声，绝望地把头靠在枪上。过了一会儿，他竭力控制自己，站起来，走到孩子那边，他掀开小脸上的包布，久久地注视着他，微微地笑了一下，从地上拿起枪，走到洞口，从口袋里拿出白手帕，象扎旗帜似的把手帕扎在枪杆上。

他向伊拉兹转过身去，伊拉兹坐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边，痛苦地抽噎，她显得比平时更加苍老憔悴。

“伊拉兹大婶！”麦麦德喊道。

伊拉兹抬起头，含泪的双眼注视着他。

“哈切，”他又喊，但哈切没有听见他的呼唤，她昏迷了。

“听着。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的。给孩子起名叫麦麦德吧。”

麦麦德走出山洞，举起枪喊道：

“我投降！阿斯姆·恰弗什！”

阿斯姆·恰弗什身材魁梧，步履沉重，胡子又宽又长，他有一双大眼睛，长着厚厚的嘴唇，是个漂亮的男子汉。

听到了麦麦德投降的喊声，阿斯姆·恰弗什简直不相信

自己的耳朵了。

“你投降了，瘦子麦麦德？”他问。

“我投降了，恰弗什。”麦麦德有气无力地重复着，“你达到了目的。”

阿斯姆·恰弗什回头对宪兵们说：

“你们走出掩体，我亲自到他那里去，他在耍诡计。”

恰弗什走进山洞，走到麦麦德身边，拉住他的手。

“愿你一切都好起来，瘦子麦麦德，”他微笑着说。

“谢谢。”瘦子麦麦德说。

伊拉兹蜷缩着身子，坐在角落里，她的个子显得更小了。

“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你已经投降了，瘦子麦麦德，”阿斯姆·恰弗什微笑着说。

麦麦德默默地伸出双手让阿斯姆·恰弗什给他带上手铐。

伊拉兹飞一般地向他冲过去。

“你以为麦麦德投降了？”她向恰弗什喊叫。

她走到角落里，掀开包着孩子的小毯子。孩子安静地闭着眼睛。

“这就是让麦麦德投降的人，你们还自以为自己是真正的男子汉呢。”

阿斯姆·恰弗什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他的目光从麦麦德身上移到伊拉兹身上，又从伊拉兹转向哈切，微笑在他的嘴唇上凝固了，他伸手去拿手铐。

“瘦子麦麦德！……”他叫了一声又停止了。

麦麦德和阿斯姆相互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沉默不语。

"瘦子麦麦德！……"

"瘦子，我不是要在这种情况下俘虏你的那种人！"

他从子弹带上取下五夹子弹扔在地上。

"我走了，"他说，"向我的背后开枪吧！"

他叫喊着跑了。

麦麦德放了一枪。

阿斯姆·恰弗什跑回宪兵那里说：

"这个没良心的家伙难道肯投降吗？他永远不会这样做的，他演这出戏的目的是想打死我。只要再稍等一会儿，他就把我打死了。暴风雪快来了，我们快下山去吧，否则都要冻死在这里了。"

宪兵们又累又失望地下山去了。他们还不时地回头看看那山洞。

乌云聚集在阿里达厄山顶，暴风雪临近了。飘起了第一阵雪花，然后，雪越下越大，北风咆哮……

傍晚，天摇地动，狂风怒吼，整个阿里达厄山在咆哮。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它凶狠地扑向每一块山岩。山上山下、大地天空，都连成白蒙蒙的一片。风暴凶猛地驱赶着大团大团的雪浪……

三十四

麦麦德被击毙的消息很快在几个村子和镇子里传遍了。据说暴风雪一停息，就会把他的尸体运下山来。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农民的目光似乎都凝聚在阿里达厄山白雪皑皑的顶

峰上。

威严的阿里达厄山吞噬了瘦子麦麦德。

农民们躲在家里，等待着阿布迪老爷的到来。只要他一得知麦麦德的死讯，他立刻就会回到村里来的。瓦伊瓦伊村的农民们已经从阿里·萨法老爷那里夺回了自己的土地。考贾·奥斯曼似乎变得象十五岁的小伙子那样年轻，他向阿里·萨法老爷挑战。

“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他时常这样说。

麦麦德的死讯传到了瓦伊瓦伊村，考贾·奥斯曼被这意外的消息惊呆了。他一言不发，就象哑吧了一样，双眼涌出了泪水。

“哦，我的山鹰！”老汉叹息着说，“他是多么好的英雄啊！大大的眼睛，那眉毛……长长的手……象柏树一样挺拔……哦，我的山鹰，他还对我说：‘奥斯曼大叔，我要到你家去做客。’还没来得及呢，他妻子那时和他在一起。她现在在干什么，这个可怜的人？我们把麦麦德的妻子请到我们村来，给她土地，养活她，要知道，是麦麦德帮我们摆脱了那个异教徒，要是她被关进牢里，我们也要帮助她，同意吗？”

“同意，”农民们一齐回答。

但是，对于阿里·萨法老爷的惧怕又开始折磨他们了。

得知了麦麦德的死讯后，阿布迪老爷赶紧到阿里·萨法老爷家去，但没有找到他。

“麦麦德被消灭了，”阿里·萨法老爷的妻子高兴地对他说。“我祝贺你。你看见了没有，我的阿布迪老爷，凡事都是有报应的，我恭喜你！”阿里·萨法老爷的妻子说。

"我也祝贺你，我的女儿。"阿布迪老爷说。

阿布迪老爷又赶到镇长那里，吻他的手和衣襟。

"愿真主保佑我们的政府和国家，我的镇长老爷，阿斯姆·恰弗什是个真正的英雄，勇敢的人，即使为这样的人献出生命，我也在所不惜。"

"祝贺你，阿布迪老爷，"镇长回答，"你给政府写了多少申诉书啊！如果没有阿里·萨法老爷，你可真要给我们镇丢脸了，感谢阿里·萨法老爷把你的电文都压下了。"

阿布迪老爷目瞪口呆：

"是的，是的，那些电文没有发出去，"镇长微笑着说。

"一张也没发？"阿布迪问。

"一张也没发，如果这些电报都发到首都，那我和你都将逃不脱绞刑。你发了疯，能往安卡拉发这样的电文吗？"镇长说。

阿布迪老爷想了一会儿，突然笑着说：

"真的，幸好没发这些电报，否则我们镇政府就不光彩了，一个人情绪不正常时，就把世界上的一切事都搞糊涂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的堂堂政府竟对付不了一个小毛孩子。别生我的气，镇长老爷，真对不起！"

从镇长家出来，阿布迪老爷又到了宪兵队长那里，向他表示感谢，和他一起分享快乐，还问队长能不能给阿斯姆·恰弗什送礼物。阿布迪还希望把麦麦德的头挂在村子里他自己家门口，而不是挂在镇上。宪兵队长答应按阿布迪老爷的要求办。

是瘸子阿里把麦麦德的死讯带到镇上来的。

“你的敌人可以长眠了，阿布迪老爷，”他说，“他完了。牧羊人说，他亲眼看见阿斯姆·恰弗什砍下了他的脑袋，我立刻就来向你报告这条新闻。”

起先阿布迪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又高兴得发了狂。这三天从山里来的人都证实了瘸子的话。

从宪兵队长那里回家时，阿布迪老爷在路上碰上了瘸子阿里。

“如果阿斯姆·恰弗什对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你别见怪，”阿布迪老爷对瘸子阿里说，“他是个勇敢的人，他把我们的敌人消灭了。而那些农民们，”阿布迪老爷恶狠狠地说，“都是些要饭的家伙，今年他们连一粒粮食都没给我，我很快就要回村去给这些没良心的家伙一点颜色瞧瞧，看他们还敢说没收成不！我对他们说，你们期望麦麦德的支持吗？现在，去拿他的脑袋吧！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看见了瘦子麦麦德没有？我现在就给你们带来看看！

阿布迪老爷拉住瘸子阿里的手：

“阿里！”

“你有什么吩咐，老爷！”

“今年收成比往年好，对吗？”

“高二倍呢。”瘸子阿里说。

“阿里！”

“听候您的吩咐，老爷！”

“我怎么处罚那些农民？”

“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阿布迪老爷穿上最好的衣服，在念珠上洒上香水，到理发

馆理了发，高兴得简直不知所措。后来，他往马拉什人穆斯塔法先生的小铺走去。阿布迪微笑着走进店铺。

“不要为别人的死而感到高兴，即使敌人死了也别高兴，谁也不知道以后会怎样呢，”马拉什人穆斯塔法先生打断了阿布迪老爷滔滔不绝的讲话。

阿布迪老爷在市场上逛来逛去，小铺的主人们都向他祝贺。后来他又打算骑上马回到村里去。

“麦麦德受伤了，从恰弗什手里逃脱了，”人们告诉他这不祥的消息。

“谁说的？”

“阿斯姆·恰弗什自己说的。”

“他现在在哪里？”

“我在沙巴布勒看见他的。”

阿布迪老爷猛地一下掉转马头，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下了马，就掉了魂似地去找法赫里先生。

“你写，兄弟，直接给伊斯梅特巴夏写，他们全都联合在一起，镇长、电报员、阿里·萨法老爷、宪兵队长和瘦子麦麦德这个强盗。你写，我的巴夏，不管我给你写多少份申诉，他们一份也不发，就这样写，写吧！”

三十五

“我的山鹰打断了老爷们的脊梁骨。阿里·萨法老爷还不断地派人到山上去呢，但是，我的山鹰会把他们都打死的，”考贾·奥斯曼说。

农民们都聚集在村外的一棵大桑树下。

金色的秋天，落叶纷飞。

“我们夺回了全部土地。是全部吗？”

“是全部。”

“谁帮助我们的？”

“瘦子麦麦德。”

考贾·奥斯曼站起来说：

“阿里·萨伊普[1]从安卡拉来了。”

农民都竖起耳朵听着。

“他好象和伊斯梅特巴夏谈过了，今年秋收，在国庆节那天要宣布大赦，再过半个月，麦麦德就自由了，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应该分给他一块土地，让他住在我们村吧。你们看怎么样。”

“让他住在我们村，”农民们异口同声地说，“他在我们这里应该享有尊贵的地位，我们的地也是他的，他是英雄！”

考贾·奥斯曼分给麦麦德一百德纽姆村里最好的地。这块地是寡妇埃谢的，农民们凑足了钱从她那里把地买来，耕好了地，播下了麦种。

考贾·奥斯曼捧起一掬松软的土。泥土象流水一样从指缝间滑下去。他说：

“现在我可以安心死去了。阿里·萨伊普老爷不会撒谎的，快要宣布大赦了。他和伊斯梅特巴夏很接近的。”

镇上一片惊慌，阿里·萨法老爷因为抓不到瘦子麦麦德，

① 乌尔法议员，他在丘库尔奥瓦有两座庄园，由于企图刺杀穆斯塔法·凯末尔而被公审。

搞得镇长和宪兵队长不得安宁。他告状说，宪兵们包庇强盗，电报一封紧接一封发到安卡拉，而安卡拉命令一定要把强盗捉拿归案。

宪兵上尉带领队伍又出发了，他们搞得村子里鸡犬不宁。

瘦子麦麦德无处躲藏。他忍饥挨饿，抱着孩子在山上流浪，有几次还中了那个上尉的法鲁克的埋伏，但每次都侥幸逃脱了，这全都是靠了凯里姆奥鲁的帮助。凯里姆奥鲁给麦麦德弹药，粮食和钱。瓦伊瓦伊村的农民凑了钱也由凯里姆奥鲁转交给麦麦德。凯里姆奥鲁和考贾·奥斯曼一样焦急地等待着大赦。

但是，戴伊尔缅奥鲁克村和迪肯利平原上所有村子的农民们都不很满意。他们知道大赦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结果：只要瘦子麦麦德一下山，阿布迪老爷就会回村来的。农民们很担心。"什么叫大赦？"他们想，"真正的强盗应该留在山里，我们如果处在麦麦德的地位，决不下山，如果他成了和我们一样的人，又有什么好处？现在大家都怕他。"

三十六

"你听说没有，瘦子麦麦德？"瘸子阿里问。

"没有，没听说，"麦麦德微笑着说。

"你怎么啦，真的没听说？"

"向真主起誓，真的什么也没听说。"

"那你听着。"阿里说。

"快说吧！"

"记得吧，我把考贾·奥斯曼带到迪肯利去找你，阿里·萨伊普老爷从安卡拉来了，说是国庆节那天要宣布大赦。知道这个消息后，考贾·奥斯曼把农民们都叫来。他们决定请你到他们村去过日子，农民们都赞同考贾·奥斯曼的主意。他们还替你买了一百德纽姆土地。考贾·奥斯曼亲自挑选的，他们正在为你盖房子呢。考贾·奥斯曼相信阿里·萨伊普老爷说的是真话。'让他保重自己，'考贾说，'请转告他：关于大赦的消息，我要亲自告诉我的山鹰。'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那个上尉弄得我不得安宁，他抛开其他的强盗，放走了真正的杀人犯，只追击我一个人，"麦麦德说，"我已经和他遭遇十次了。现在不是完全成功，就是彻底失败，再遇到他，我一定打死他。"

"你别这么干了，要知道，快大赦了，快自由了。"阿里说。

"他这样对我，太过份了，我一定要打死他。"麦麦德说。

"别这样，再忍耐些日子。"

瘸子走了。

哈切知道关于大赦的消息后，高兴得彻夜不眠。

阿拉亚尔的土地红得象血，象切开的熟透的西瓜。

这几个逃跑的人已经藏在阿拉亚尔三天了。虽然法鲁克上尉象鹞鹰一样在他们头顶上盘旋，但他们还是感到很幸福，甚至还唱起了歌。他们给孩子起名叫麦麦德，孩子长得胖胖的。

这几天，小麦麦德听见了最美妙的摇篮曲，哈切和他玩耍，把他高高抛起又接住。

"伊拉兹大婶，你看看真主的恩赐，我们只希望三十德纽姆土地，但真主却给我们一百德纽姆，还有房子。"

哈切逗着，笑着，象十二岁的小孩子一样。

"啊，麦麦德，很快要大赦了，"她常常对麦麦德说，"我们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你为什么不高兴？你笑一笑啊！"

麦麦德只是忧伤地笑了一下。

天亮时分，法鲁克和宪兵们把他们包围了。

"喂，瘦子麦麦德！我可不是阿斯姆·恰弗什，"上尉喊道，"你来试试吧！"

麦麦德没有回答，他已很明白应该怎样从宪兵的手掌里逃走。他不时地还击，等天黑以后，他就打算突围逃跑。伊拉兹的枪法比有经验的强盗还准呢，她可以一个人坚持三天牵制宪兵。法鲁克上尉发了狂。一个男人、女人、还有孩子，鬼知道都是些什么玩艺儿！

"你跑不了！"他向麦麦德喊道。

麦麦德决定打死上尉，他往宪兵那边爬得更近些。他生平第一次这么小心翼翼。

"我被他们打中了，"他突然听到身边的哈切的声音。

麦麦德惊呆了，但他没有回来，刹那间，他向宪兵上尉那个方向扔出几颗手榴弹。

他跑回哈切身旁，她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孩子躺在她身旁，微笑在她脸上僵滞了。

麦麦德好象发了狂，他不停地开枪，扔手榴弹。伊拉兹帮助他。

上尉受了伤，宪兵们坚持不住，撤退了。

伊拉兹扑在哈切身上哭着，她神色绝望，就象第一次被关进牢房一样。

麦麦德坐在那里，枪放在膝盖上，伤心地哭泣。伊拉兹抬起头来，看见蓝天上飞过一群大雁。

哈切的鲜血染红了阿拉亚尔的土地。

孩子哭了，麦麦德抱起他，紧贴在胸前。他来回地走着，唱着摇篮曲，努力使孩子安静。

"我到村里去，请他们安葬哈切，"伊拉兹打断他的歌。

伊拉兹走了，麦麦德抱着孩子，久久地注视着哈切，他象一块石头，毫无表情地立在那里。

听到不幸的消息，农民们男女老少一起跑来了。

"哦，瘦子麦麦德的不幸的哈切……"

麦麦德把村长叫到一旁，把钱给他：

"按照隆重的礼节安葬我的哈切吧！"

他走到哈切的身旁，久久地看着她，然后把孩子抱在怀里。

"走吧，伊拉兹大婶，"他说，似乎突然醒悟了，往山上走去，伊拉兹跟着他。

在山顶上，他们找到了一个山洞。

麦麦德和伊拉兹坐在石块上。树下落叶纷飞，一只不知名的小鸟在哭泣，从对面那块山岩上飞起了一只鸽子，树墩里藏着一条蜥蜴。睡在麦麦德手上的孩子醒来了，他哭了。

伊拉兹碰了碰麦麦德的手，看着他的眼睛。

"兄弟，"她说，"兄弟，我想和你谈谈，我的瘦子麦麦德！"

麦麦德默不作声，等待她说话。

"把孩子给我吧，我带着他到安泰普村去。在这里，在山上，他会饿死的……我不想再为我的勒扎报仇了。他可以代替我的勒扎！把他给我吧，我会把孩子抚养大。"

麦麦德慢慢地把孩子交给了伊拉兹，她把他紧紧地贴在胸前。

"我的勒扎！我的勒扎！"

伊拉兹用一只手解下子弹带放到地上。

"愿你幸福，瘦子麦麦德！"她说。

麦麦德拉起她的手。孩子已经不哭了。麦麦德久久地注视着他的小脸。

"愿他幸福！"他说。

三十七

考贾·奥斯曼家门口站着一匹马，椭圆的臀部，竖起的耳朵，额头上有个白色斑点，马腿又短又细，毛色红灰相间，还有一块块铁灰色斑点。这匹细腰的马，长着一对象姑娘一样明亮的大眼睛，眼神忧郁悲伤，它的尾巴垂到地上，长长的马鬃倒向一边，当它飞奔时，马鬃竖起，象牧人的号角一样。这匹马不时地嘶鸣，不断地用前蹄踢着地面，焦急地等待着主人。

庆祝盛大节日的同时颁布了大赦令。大部分山上的强盗，除个别几个人外，都下山缴了枪枝，形形色色的强盗们都站在宪兵署院子里。

考贾·奥斯曼抚摸着马鬃说：

"你是配得上我的山鹰瘦子麦麦德的，配得上我的儿子

的。"

"配得上，"农民们都赞同他的话。

考贾·奥斯曼骑上马，对农民们说：

"这两天我就和瘦子麦麦德一起回来，把鼓手从恩戴尔村请来，瓦伊瓦伊村的农民们要隆重地在镇上迎接瘦子麦麦德，所有的强盗都步行，而我们的瘦子麦麦德应该骑着阿拉伯骏马下山来。"

考贾·奥斯曼驱马直奔云雾缭绕的托罗斯山。

贾巴尔把大赦的消息告诉了麦麦德，老朋友们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后来，他们沉默着坐了很久，最后，贾巴尔站起身来，分手时他对麦麦德说：

"我去自首了。"

麦麦德什么也没回答。

中午时分，麦麦德走到戴伊尔缅奥鲁克村。他脸色发黑，眼窝塌陷，额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他象岩石一样严峻，双眼似乎显得小了些，但含着一种自信的光。麦麦德生平第一次这样情绪低沉地到村里来。他摇摇晃晃，象醉汉似的，差点没昏倒在地上。妇女们从门缝中激动不安地看着他。农民的孩子们屏声息气地跟在他身后。

人们告诉胡吕，麦麦德回到村里来了。胡吕立刻跑到街上，在广场上追上麦麦德，抓住他的衣领。

"麦麦德，"她气得发疯地喊道，"你让哈切在他们手里送了命，现在又要去自首?！阿布迪会象巴夏一样地回来的，他会高高在上，随意支配你，你决定自首？你是个娘们！要知道，今年迪肯利平原上没有一个挨饿的人，只有今年大家才吃

饱了肚子。你又要阿布迪老爷来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了。你去吧，瘦子麦麦德，你这个孬种，去自首吧！”

整个村子的人都聚集到广场上。周围是死一般寂静。人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你的心肠象娘儿们一样，麦麦德，你看看，多少人在指望着你！去自首？让阿布迪老爷再回来？连亲爱的德涅的遗骨都会不得安宁的，还有美丽的哈切的尸骨……”

麦麦德脸色苍白，他颤抖着，一动不动地站着，低下头来了。突然，胡吕迅速放开麦麦德。

“去自首吧，娘儿们的心，孬种！反正已经大赦了，”她冲着他说。

就在这时候，考贾·奥斯曼骑着马飞奔而至。

“瘦子麦麦德，我的山鹰，”他挤开人群，冲上去拥抱麦麦德，“我的山鹰，你的房子已经盖好了，我已经在你的土地上播种了，这匹马是农民们为你买的，整个瓦伊瓦伊村要奏着乐，唱着歌欢迎你。你与别的强盗不一样，让阿里·萨法和阿布迪老爷去发狂吧！你骑上这匹马走吧！”

那一大群站在广场上的人骚动了，人们不满地说：

“这可恶的老头！……让你瞎了眼才好呢！臭老头！……”

麦麦德从考贾·奥斯曼手中接过缰绳，跨上马，来到瘸子阿里面前。阿里站在人群的最后面，农民们都回头来看着他。

麦麦德向瘸子阿里做了个手势，叫他到前面带路，瘸子阿里顺从地走了。麦麦德扬起鞭子，马蹄踢起一股尘烟。

农民们呆立着，他们好象都成了哑巴，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们打破这沉默。

麦麦德在鹰峰旁下了马，把马拴在悬铃木树上，四周撒满了带着红色细纹的金黄色树叶。树根旁厚厚的一层树叶，把一半树干都掩没了。山泉旁的一切都是绿的，鲜嫩的绿色……

麦麦德双手抱着头坐在石块上。

瘸子阿里好不容易才赶上他，他一边气喘吁吁地坐在麦麦德身旁，一边擦去额上的汗。

“哦，我快要累死了，”他说，“气都喘不过来……”

麦麦德慢慢地抬起头来，他的眼睛又闪射出凶狠的光，黄铜的亮光又在他脑海中一闪一亮。

“阿里兄弟，你看，他晚上能在家吗？我能遇上他吗？”

“能遇上。他害怕得晚上不敢出家门。”

“那你详细告诉我他家在哪儿。”

“你知道监狱吧，在监狱左边，是宪兵署。再过去一点，在街的尽头有一座刷了靛青色油漆的孤零零的两层楼的房子。黑夜里，油漆的颜色无法分辨。但是，那座房子上有一个象清真寺高塔似的烟囱，周围的房子都是一层的，一下就能认出阿布迪的房子来。阿布迪一般睡在窗子朝西的那间屋子里，他一人睡一个屋，一楼的大门是用一根大门闩鼻插住的，门上有一条缝，可以用匕首插进缝里把门闩抬起来……”

麦麦德一言不发地走到马跟前，解开缰绳跨上马，向镇子急驰而去。马儿象一阵轻风掠过平原。

直到听到了水磨坊的轰响声时，麦麦德才清醒过来。他勒紧缰绳，停住马，仔细听了听。他慢慢向镇里走去，边走边把步枪和手枪都装上了子弹。

在磨盘旁，马儿被流水的轰响吓住了，颤抖了一阵，又向前跑去。麦麦德快马加鞭，很快就到了镇上。他从市场上奔驰而过。咖啡馆里还灯火通明，几个久坐在那里喝咖啡的人奇怪地看着这个骑手。最近几天带枪的人已经不很引人注意了，大赦后，经常可以在街上看见带枪的人。麦麦德根本没看见他们，他看见了清真寺左边那个有高高烟囱的房子，到了这座房子前，麦麦德跳下马，把它牵到院子里，拴在桑树上，走进大门，他用匕首把门闩抬起，走进屋里。二层楼上亮着灯，麦麦德跨过三级台阶，沿着楼梯跑到楼上。女人们和孩子们看见他都尖叫起来。但是，麦麦德根本顾不得他们，他冲进阿布迪老爷的屋里。

"怎么乱哄哄的，出了什么事？"睡眼惺忪的阿布迪老爷不紧不慢地问道。

麦麦德抓住他的双手摇晃着说：

"老爷，老爷！我来了，老爷！！"

阿布迪老爷看着麦麦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吓得魂飞魄散。

门外有人不住地喊叫着。

麦麦德把枪口对准阿布迪老爷的胸膛放了三枪。灯火随着枪声熄灭了。

麦麦德闪电般跑到楼下，冲出房子，跨上了马。

这时，宪兵们闻声赶来，围着房子开火了。

麦麦德向着托罗斯山飞奔，密集的子弹象雨点一样跟着他。他骑着快马，很快出了镇子。

天亮时分，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马儿浑身是汗，马皮变

得又湿又黑，马胸脯象风箱一样不停地一起一伏。

麦麦德汗流如注，头发被汗水湿透了，粘在一起。

太阳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长长的影子斜向西方。浑身冒汗的马在阳光下闪亮。麦麦德骄傲地昂着头。孩子们，小伙子们和成年人都紧紧地围着他。四周是这样地寂静，连人们的呼吸声都能听见。成百双眼睛都盯着麦麦德，看来，这些人已经发誓沉默不语了。

突然，这个骑手象是从睡梦中醒来了。马儿又向前走了几步。麦麦德抬起头，向人群扫视了一遍。干瘪的胡吕大娘脸色苍白，她那大大的眼睛盯着麦麦德，等待他开口说话。

马儿焦躁地用蹄子不住地踢着地面，麦麦德骑着马走到胡吕大娘跟前，勒住缰绳。

“胡吕大娘，”麦麦德说，“我完成了。原谅我……”

麦麦德没有说下去。他猛地调转马头，向阿里达厄山疾驰而去，象一团黑色的云彩，冲出村子，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这是耕种的季节。迪肯利平原五个村的农民们聚集在一起，姑娘们穿上最漂亮的裙子，妇女们戴上雪白的头巾，鼓声四起……盛大的节日开始了，甚至连杜尔穆什·阿里也不顾挨打后浑身酸痛，跳起舞来。第二天清晨，农民们一起到地里把大片的荆棘烧掉。

从此以后，再也听不到关于瘦子麦麦德的消息，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了。

自从那天以后，每年开耕前，迪肯利平原的农民都到地里

把荆棘丛烧掉，然后，他们就开始庆祝盛大的节日，三天三夜，巨大的火舌疯狂地舔食着平原。迪肯利平原在火焰中噼啪作响。这些天里，在阿里达厄山顶上升起了一团巨大的火光，火焰的光辉把雪白的山顶照得通明。